

技擊
長篇
小說

邊城俠侶

鄭證因著



古燕一編
吳越作圖

上海育才書局印行

鄭證因著

技擊長
篇小說

邊

城

俠

侶

育才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邊城俠侶 全一册

實價

著 者 鄭 證 因

發 行 人 清 祖 明

出 版 者 育 才 書 局

上海(1)郵區金家坊如意里

代售處

百新書店 南京聚珍書局 蚌埠商務印書館
 正氣書局 廣州東方書局 汕頭新華書局
 匯文書店 廈門振華書局 漢口廣益書局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技擊長篇小說

邊城俠侶

鄭證因著

-
- | | |
|-----|----------------------|
| 第一章 | 平地啓風波鬼影子尋仇盜馬……………一 |
| 第二章 | 雙俠顯身手鬥勁敵牧場懲凶……………二八 |
| 第三章 | 隱患已潛伏鐵騎臨含冤被捕……………五〇 |
| 第四章 | 緝服成大獄賢孝女夜探大牢……………七四 |
| 第五章 | 聯袂下寧安宿荒山雙小遇禍……………一〇二 |
| 第六章 | 採參劍峯谷鬥羣兇一戰成功……………一二七 |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月初版

技學長
篇小說

邊城俠侶

(著者保留劇影攝上演權)

郭澄因著

第一章 平地啟風波 鬼影子尋仇盜馬

廣漠無垠的原野，綠草沒腰，一陣陣的狂颯過去，綠波起伏，直如碧海翻濤，往往數十里中渺無一跡，唯有自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老林，被野風震撼得，時發絲吼，點綴着這片草原。近老林處有一巨大的牧場，佔地週圍二十里，築有五尺高之木柵，木柵中時有馬師督率牧場弟兄，調馴烈馬，場中兄弟皆爲塞外健兒，各具好身手，唯性皆粗暴壯烈，正如烈馬之不易駕馭，此數十名健兒皆能控制烈馬，往往於不施鞍韉之烈馬上，安若泰山，馳驅於二十里之木柵中。

場主寶馬金弓季萬方，精技擊術，以金槍二十四式，金弓鐵彈名震遼東，豪放不羈，慷慨好義，居於酒酣耳熱，跨銀星火驕駒。指金弓奔騰，馳於老林中，戰蹄翻飛，風馳電掣，場中之馬師，亦各跨駿馬互試騎術，與場主一較身手，繞牧場數週，興盡始已，烈馬英雄當之無愧，故關東道上以寶馬金弓稱之。

季萬方經營牧場十有餘年，歷盡風波險阻，始有今日之成就。場中人只知其爲山左曹州人，他的少年事跡，從來緘口不談，場中之馬師，及朋儕，每於談話中涉及其少年事，季場主輒以他語支吾，對其少年出身事，諱莫如深，不願道出隻字，衆人亦知其定有難言之痛者。

一日有小左綠營派委員至季家牧場，選購軍馬，成交已畢，寶馬金弓季萬方，令掌竿胡開泰，押馬進關，彼時關外到處有綠林豪強盤踞，不論是馬販子，是官家，捺了馬匹，不易平安運過，往往給綠林道上送了禮，季萬方仗着一張金弓，交遊又廣，結識了許多綠林豪首的英雄，由老林至關內，

經過二十多處大小墩子窰，凡是有名的舵主全避帖拜過，所以只要是馬搬子過境，全得閃閃面，後來雖把「萬」兒闖出來，季場主依然不敢大意，每次只要遇上整購買馬的，必要派馬師或是掌竿的，能了護送一程，故此寶馬金弓季萬方益得一般販馬客人的信仰，牧場生涯鼎盛，積資頗豐。此次這一批馬賣的價格很高，馬師們全十分高興，方把馬匹運走，季萬方正要轉身回櫃房，馬師呂燕輝用手往牧場外一指道：「場主那別是壽石嶺的弟兄們又「上線開爬」了吧？」（江湖術語謂在道上作買賣）

寶馬金弓季萬方順他手指處一看，只見東北方數里外，一行騎士，捲起一片砂塵，遠望如同煙雲擁護着一般。一羣約六七騎。季萬方搖頭道：「不是吧，壽石嶺的弟兄上線，全是一色唐紅馬，你看這一羣是雜色的牲口。」季場主方說到這，略一頓，復向呂燕輝道：「燕輝，來人不止不是作買賣的，多半是往咱這來的了。」

馬師呂燕輝注意到這一行騎士，越行越近，果然順着草原上一條平坡的砂土道，奔牧場而來。馬師等恐有意外，手指往唇一按，駝駝的連響了兩聲胡哨，守柵門的弟兄，聽到馬師使暗令，警戒柵門一帶，立刻各持利器，衝出牧場柵門，同時十餘健兒，各控烈馬，分東西抄木柵門內巡迴察視，季場主則鎮定如常，負手來到牧場門前眺望，不大功夫，這一行騎士離木柵門已經不到一箭地，環守場前的弟兄，突發響箭，警戒來人，不得再往前闖。

來人一共是七騎，聽到了牧場的警告，紛紛下馬，季萬方細看來人，連忙向馬師等招呼道：「燕輝，趕緊吩咐弟兄，不得無禮，是自己人，第二騎是公主嶺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陸老師。身後許是他的大弟子師雲吧？不要把好朋友得罪了，我們迎接去吧。」

馬師呂燕輝，馬映神杜明，左隆，鐵金城，一齊隨着寶馬金弓季萬方趕奔牧場外，先向巡守的弟兄招呼了聲：「來的全是朋友，趕緊列隊迎接，無須戒備了。」於是弟兄們各收強弓硬弩，挺身分列

兩旁，寶馬金弓季萬方緊走幾步，迎上前去，抱拳拱手招呼道：「貴客臨門，我季萬方未曾早來迎接，太失禮了，陸老師一向可好。」

那來客金刀陸建侯，忙抱拳答禮道：「萬方五弟，你我知己之交，怎麼說起這些客氣話來，可是這幾位朋友你認識麼？」

寶馬金弓季萬方一看內中有風化鎮的老武師金豹掌武南生，銀髯叟陸明，這兩位全是金刀陸建侯的師弟，還有一位是瀋陽鎮東鏢局老鏢師孟遐齡，全是江湖道上會過面的，自己趕忙向前招呼，後面那兩位一個比一個瘦，一個比一個乾，全是六旬上下，中等身材，兩人穿裝打扮，也是一樣。全是毛藍布的長衫，可是這長衫只比短衫長一點，將過膝蓋，大鋼的鈕子，下面是白粗布襪子，十納幫莊家酒鞋，一身惡頭惡腦，可是這兩個瘦老頭子全是眼光隱含異彩，行家一望而知是內家功夫，已竟登峰造極，寶馬金弓季萬方忙向金刀陸建侯問道：「陸老師，這兩位老師傅怎麼稱呼，快給我引見引見」。金刀陸建侯微微一笑道：「萬方你這可輸眼了，他們老哥倆是以輕功絕技名震遼東的遼東二老，碧天一鶴晏翼，天馬行空晏鴻，你雖沒見過，總有個耳聞吧。」

寶馬金弓季萬方忙躬身施禮道：「老前輩昆仲名震江湖，弟子早懷景仰之心，輕功提縱術，獨步武林，大俠的碧天一鶴，二俠的天馬行空，走遍遼東無敵手，今日竟蒙光臨敝場，算是弟子平生以來的最快意事」。遼東二老大俠碧天一鶴晏翼，哈哈一笑道：「場主我弟兄不過舍乎莊家把式，那有什麼驚人本領，場主你這麼過獎，太教我弟兄討愧了，季場主，行俠尚義，輕財重友，武林同道沒有不欽佩場主的俠名，今日仗着陸老師的汲引，冒昧登門，魯莽之處，場主還要原諒。」季萬方又謙遜了一番，金刀陸建侯的大弟子鍾雲，來到寶馬金弓季萬方的面前拜見過，更令四位馬師挨次的見過禮，場主季萬方一抱拳道：「衆位這裏那好儘情閒談，宴請吧。」跟着向待立欄門兩旁的弟兄一點手，教他們把客人的馬全接過去牽到場內去刷溜飲喂，場主季萬方遂陪着一般風塵豪客，往裏走。馬師呂燕

雄隨在衆人的身旁，全暗想着，俗語說的人不可以貌相，真是一點不假，遼東二老在關東三省威名遠震，所有關東三省的綠林道，全畏之如虎，這遼東二老行俠仗義也真作了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有許多成名綠林，栽在他弟兄手內的，已有多人，內中像獨霸龍口金二虎，手底下是多黑多辣，有四五百名弟兄，石龍江一帶拉大幫的就得屬他稱雄道霸，只爲跟碧天一鶴鬃鬃結了不解的「樑子」，竟被他老弟把舵子審給挑了，完全栽在遼東二老的手內，關東三省不能立足，像他弟兄具這種威名，沒見過的不定想着是怎樣驚人的像貌，誰也想不到是這樣憨頭憨腦的兩個瘦老頭子，要不是說明萬兒來，任憑誰也得把他弟兄當着莊家的主財主，不過練過真功夫的，心細的，只要和這二老一見，從他那種神光射人的眼睛上，也能看出可異來，不過這種地方極容易忽略，看起來身入江湖，眼底下一個看走了，就許碰了大釘子呢。馬師們這麼思索着，更注意到遼東二老的行動，所有這牧場中人，聽到遼東二老的名字，全是十分驚異，這種成名的人物，平常想見他們是難了，如今突然來到牧場，全看到遼東二老的廬山真面，那得不各人有些驚異呢！

這時已走到柵門前，場主季萬方謙遜着請這老弟兄走進牧場，金刀陸建侯到牧場裏來過，遼東二老是初次到這裏來，一打量這牧場的情形，佈置的十分雄壯，方圍是有二十里，一律用木柵圍着，木柵築得十分堅固，在木柵外面，挑着四尺多寬的壕溝，一半爲隄防野獸跟盜馬賊的侵犯，一半也爲防水防火，在伏雨的時候，有時雨勢太大了，牧場裏一積雨水，牲口全不能放，挖掘這種壕溝，正可用他來洩雨水，並且草原最旺的地方，還得防備野燒，那時野火燎原，有時能够延燒數十里，在關東一帶，大部的草原上是常有的事。

寶馬金弓季萬方是一個久走關東的朋友，對於關東一帶的風土人情，以及所有的習俗，全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自從經營牧場，對於這種設備，全不肯絲毫疏忽，遼東二老看到牧場這種情勢，十分

大家往裏走了有半里多路，一座沙石堆壘的平台，高有丈餘，場主季萬方引領着遼東二老等順着平台的磴道，到了上面，要請遼東二老一覽全場形勢。

這座平台雖只丈餘高，在這上面往四週圍一看，全場的形勢全可收入眼底，只見沿着木柵欄，每隔一里多遠，有一間板房，這板房是四面全有孔洞，用作守衛牧場的第七駐守之所。因為關東這一帶，凡是大撥子的馬賊，跟開山立櫃的老頭子，雖全是寄身綠林，可全講究硬摘硬剪，像那種鼠竊狗偷之輩，在關東三省絕沒有他們立足之地，「可是單有一種馬駁子，在他們本堆裏單有一種名目，名叫「風子幫」，是專吃牧場，趕上他們一下手，劫掠牧場，一伸手就許掠個二三百匹走，還有一種不在幫口的風子幫，他們的手段就不同了，和吃黑錢的手段一樣，全在黑夜裏作活，他們單有一種木柵，多堅固的木柵，他能開。不論多厲害的牲口，只要一到他們手中，立刻馴若綿羊，任憑他擺佈，牧場中最怕的這種小駁子的風子幫，不論你牧場防範的多麼嚴，也是常常的吃他們虧，往裏面看去在約隔開一里多地，在平地上挑着兩道長溝，深有四五尺，修整的非常整潔，溝的兩頭，往溝底下到平地是斜坡式，在那往斜坡上來的地方，兩邊全裝有木柵門，木柵門可以開閉這種溝，專為是馬販子來買馬用的，場主季萬方把這種溝的用法也略說了個大概，每逢遇到馬販子來買馬時，在關東牧場的習慣，論匹講的少，全是論馬講價，若是買的少，就另當別論了，不果馬販子輕易沒有論匹講價的，全是論溝買馬，獲利甚厚，在過馬時，由大圈裏把馬趕出來，馬師們監視着，掌竿的各持長鞭，吧啦啦的一個勁的把馬鞭子揮動，不教馬走散了，趕到馬羣攪進溝裏，前頭的木柵閉着，這掌竿的一看够了數，把手中執的長竿一截，立刻那馬夫用敏捷的手法，把後面的木柵一關，把這一溝馬全撒上網頭，然後再過第二溝，一溝馬按着一百二十匹計算，可是掌竿的要存心公買公賣，上下不準差兩匹馬數，可是若接受了馬販子的好處，最後一鞭子，截斷馬羣時，就能一溝多擠出五六匹去，任憑場主瞪着眼睛看着，也看不出他手底下作了活，這種成溝論價的買賣，掌竿的全憑手底下賺的錢，場主就是看出

來，也不能當面揭破，你過於嚴苛了，他能把你的顧客全得罪了，不再照顧你，所以幹這種事業，全仗場主把舵拿得穩，賞罰嚴明，恩威並用。不然你是白給別人幫一輩子，這種牧場行規，非片言所能盡的，容後文再詳述。

再往後看去就是牧場的櫃房，房子的建築，全是因陋就簡，粗具屋形，原本這種遊牧生涯，就不能單保這一個地方，就能長住了，這種生涯，全仗水草豐富，倘或這裏一個水源乾涸，草地枯乾，就得往別處遷移，在邊荒一帶，經營這種事業的，多半連屋子全不蓋，全用帳篷，緣寶馬金弓季萬方這片牧場，接近老林，土脈肥沃，水草豐盈，才一勞永逸在這裏站住腳，所以大興土木，蓋起許多房屋，在這櫃房後，就是一座敞廳，敞廳左右的馬師掌竿的宿舍，再往後就是弟兄們歇宿的「排房」，和供應全場飲食的大灶，終日裏炊烟繚繞，在這一帶屋舍偏東，一片青翠的柳林，圍着一所較比潔整的小院落，是這牧場場主的住所，離開一箭多地，才是馬圈，往北望去，一片參天古木，象氣陰森，形成這牧場的屏障，遼東二老，看罷全場形勢，十分讚美，馬寶金弓季萬方，不愧是草莽英雄。

大家下了瞭望平台，一同來到櫃房，到了櫃房裏，二老一看，在外面看着是顯着簡陋低窄，趕到一進屋，反顯着軒敞潔淨，雖然全是一色的白磁桌椅，可是淨潔無塵，大家落坐之後，手下弟兄獻上茶來，寶馬金弓季萬方這個買賣是十分興旺的，所以飲食一切平常就很豐富，這時貴客臨門，那能不竭誠招待呢。

一班風塵豪客吃過一盞茶，寶馬金弓季萬方含笑問道：「陸老師！不想師兄弟會在一起，竟與晏老前輩也聚在一處，可是有什麼公幹呢？」

這位公主嶺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答道：「萬方，我們的來意，你真個不知道麼？」寶馬金弓季萬方忙道：「小弟在陸老師面前，焉敢明知故問。」

原來寶馬金弓季萬方當年沒得勢時，不識一箇漢子，仗着掌中一桿大槍，要在關東三省硬闖「

萬一兒，實非易事，後來在老林這裏一立牧，就有江湖道上硬吃硬摘的朋友，看寶馬金弓季萬方這麼容易的立起牧場，未免就有點妬心，

本領大，部下勢力厚的，故意跟寶馬金弓季萬方爲難，不是我上門來訪他，就是等到馬羣一上總，就結拾了，就是捨不下來，也要把馬羣擠散了，季萬方那時，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拿定了主意，寧叫名在人不在，絕不能灰頭土臉離開關東，遂不顧一切的和關東道上綠林道結下「樑」子，這一來，寶馬金弓季萬方一身全是危險，簡直終日在刀尖上呆着，金刀陸建侯，在公主嶺一帶也是成名的英雄，頗有個「萬」兒，朋友也多，寶馬金弓季萬方立起牧場來時，到處拜訪名師，曾向這位公主嶺的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遞過弟子帖，陸老師居然虛心若谷，不驕不做，遂以朋友待這寶馬金弓季萬方，這寶馬金弓季萬方在陸老師那盤桓數月，自己說明，創一番事業的事，阻難叢生，自己要回去和關東線上的朋友們爭一席地，金刀陸建侯也不留他，只囑咐他有什麼急難，只要給我個信，定能盡力來援，可見寶馬金弓季萬方雄心勃勃，自己不立起一番事業來，終不願意依靠他人，始終也沒有往金刀陸老師那送信求援，後來，還是陸建侯得着信，知道結怨江湖，終要遭人毒手，自己遂趕到老林牧場，一間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經過，遞出自己的名帖，撒俠義帖，請東三省有名武師，跟綠林道，到老林牧場給牧場開賀。

人的名，樹的影，果然請到了不少成名的英雄跟俠義道。陸老師當面一給寶馬金弓季萬方引見，說這寶馬金弓季萬方是自己過命的弟兄，來這老林應這買賣，全仗着大家捧，衆位關照季萬方，就是關照自己，金刀陸建侯，是恩怨分明，有恩必報，有情必補，可是有仇必報的話，沒有說出口來。

所到的一班朋友，因爲這分明是金刀陸建侯當衆要求道上朋友，往後要竭力關照寶馬金弓季萬方，要是有不閃面子，那不要給金刀陸建侯過意不去，所以的這一班豪客中，雖有幾個合着不慣的，終因陸武師的威名大，不敢過分的得罪他，只有全把面子送到陸武師身上，當時歡然讌後，衆賓朋歡

去，自此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牧場就算立住了。

這寶馬金弓季萬方對於這位熱骨俠腸的陸武師，是感恩圖報，可是絕不形諸辭色，季萬方對於陸建侯視之如師，但是陸建侯却依然以朋友相待，絕不肯做慢居功，便拿着季萬方當兄弟看，所以見面總是稱季萬方爲五弟，只於這兩人結成生死之交絕非泛泛之交可比。

當時這位老武師金刀陸建侯，一聞季萬方對於自己的來意實情不知，遂說道：「我想着你在關東這些年，朋友也不少，耳目也够靈的，趕情還是這麼不愛管閒事，你可聽說寧古塔參場裏發現了參王麼？」寶馬金弓季萬方道：「這些日子也未嘗聽說過，不過沒留意。」

金刀陸建侯道：「寧古塔萬山之中，是產參之區，長白山雖然也一樣參苗旺，只不如這寧古塔的參地，不料近來有多少採參的老手，發現仙苗，只是這仙苗參王，發現的地方，就在這寧古塔前，先前還有鳥道可通，後來劍峯谷一露塌，塔前更成了絕地，這塊奇峯環抱的盆地，慢說是人不能上去，就是猿猴也不易上下，這種地方不僅奇險，下面更有多少毒蛇猛獸盤踞着，你就是僥倖的到了這仙苗之地，也要飽了毒蛇猛獸的饞吻，這種人跡不到的絕地，偏生的土脈肥沃，下面幾十里高低起伏，迴環曲折的崗嶺，生了不少的人參仙草，不用說那參王是千年的靈物，就是那附近所產生的參枝，也世俗所罕見的。據到過那參場裏的人說，從那劍峯谷最高處，往那盆裏，用葉赫族特製的觀星筒，往下察看，只見下面草木十分繁茂，直如塞外仙境，絕非近塞高寒地帶所有的，那還用得着那參王嗎？」

金刀陸建侯說到過，那吉林萬勝鏢王盧振業插言道：「哦！陸老師，這一說起來，這世上真有這種靈枝仙草，那年我們小字號往口北走鏢，我師弟徐鴻志護鏢，不料在吉林場失事，劫鏢的是鐵掌韓振，此人手黑心毒，再遇上我師弟初入江湖，恃勇輕敵，兩下說僵了，動起手來，那鐵掌韓振，真受過名人傳授，掌法絕倫，我師弟被他擊了一掌，正打在關元穴上，當時就暈死地上，手下弟兄竭力救回來，我一看就知道敵人下了毒手，每隔一個時辰，就吐一口血，並且心忪，白天就如同死了鬼似的

駭怕，我就知道這是按穴道打傷，決非尋常藥物所能治療，後來有朋友指引的，叫我找遼東異人炊餅叟，可以救我的師弟的命，我整整三日三夜，沒離馬鞍子，在公主嶺赤爾蘇河畔，找着這位異人，那知我師弟難脫大難，炊餅叟一聽我說出傷勢情形，一口回絕，說是無法可治，經不得我跪地要求，把炊餅叟請到鏢局，可是治的已經晚了，據炊餅叟說是：鐵掌韓振，曾授異人傳授，深明穴道，他這種重手法傷人，若是受傷後，不過一晝夜，遇着精於點穴的，還可以救治。如今已隔多日，縱有和緩復生，也難爲力了。像這種重傷穴道，若是有「龍涎蕊」，尙能於百日後痊愈如常，只是「龍涎蕊」百年中不會發現一株，那裏會得的到，這算是炊餅叟念着武林一派，運用「雷公針」的奇法治療，總算把我師弟的命保住了，不過從那時就算作了殘疾，不能再論武林二字，我從那時，才聽說有「龍涎蕊」的名字。

但是這些年，只要到一個地方，必要向藥商醫師們探詢，但是始終沒有人見過這種靈藥，顯然是很難得的奇藥仙枝了，後來我也灰心了，私下想着，正如瑞鳳祥麟，徒有其名而已，不想仙參奇藥，相繼出現，在這邊荒之地，真是感世難逢的事了。

這位公主嶺的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道：「龍涎蕊，是天地間一個異寶，不亞於靈芝仙草，實有起死回生之力，只要一暴死，內傷摔斃，毒藥暗器，種種死傷，全能在十二個時辰內救治，只要心頭有微息存在，就能救治的了，這種龍涎蕊，非尋常藥物可比，有起死回生之力，奪天地造化之功，天種仙枝，乃是白龍遭貶在深山窮谷裏，不能飛昇，口中流的津涎，深入地下，够三尺三寸，趕到龍得到風雲際會，依然飛騰，可是這塊地得龍涎滋潤，就生出這種龍涎仙蕊，但是年代少了不成，必須經過千年，這龍涎蕊的植本，不爲鳥獸所毀，才開花結蕊，請想這種異植仙枝，那容易見的着，就連我也是才聽說，這種仙枝發現，平常那會見的着呢？」

寶馬金弓季萬方道：「陸老師一定是想得這種千載難逢的仙枝了？連遼東二者也要一試身手，老

「師們豪興真不淺呢！」

金方陸建侯說道：「萬方五弟，你這可沒猜對，這種奇藥仙枝發現了，我們不去動他，也有別人想着他，早晚也被人採去，我們此來，倒是有意，不過來意尚有原由，只因各參場已然傳揚開了，像這種曠世難逢的仙苗靈藥，同時發現，任何人也想染指的，遂有著名的老仁和參場，挑出二十多名採參老手，運赴劍谷峯，想得這希世之珍，他們本沒有超人的本領，趕到一進那峻嶺崇山，相繼却步，才到了絕頂孤峯，就遇見了怪蟒，人傷了過半，這一來就是再有別人仍存覬覦之心，但是看到老仁和派出的那麼些人，連仙苗生長的地方全沒走到，就遭了慘禍，別家未免相率裹足。

跟着就是陳記參場，仍然不肯甘心，又連合了四五家大參莊，請了幾名走江湖跑碼頭的老師們，說明得了仙苗每人五百兩銀子，這次帶的人，非常之多，錢也充手，竟到了地方，總算這幾位老武師真不含糊，竟能到了山環絕頂之上，他們竟用百丈長繩，想攀援着下去，這兩位武師沒安好主意，把帶去的伙計先送下兩個去，下面的腥風起處，一條烏鱗巨蟒，挾風而至，可憐兩個夥計，置身絕地，那還能活，竟慘死這毒蟒之口，所去的一班武師，見這條怪蟒是有三四丈長，走起來挾着腥風，一個個情知不敵，知難而退，趕到一回去，參場的夥計們竟謂兩個同伴死的太冤，定是那兩個武師同兩個夥計有仇，存心把兩個夥計騙入虎口，不然他們爲什麼先不去探探路？反叫兩個沒有本領的夥計擋頭陣，分明是送死，這兩人死的太屈……他們一口咬定這兩人死在武師的手裏，非替這兩人報仇不可，事情越鬧越僵，後來竟鬧的驚官動府，還算這陳記參場認頭吃虧，所謂的武師，他全早早逃走，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厚恤苦主，把一場人命官司，給壓下去。說現成話的，竟說陳記場主多於化那種種冤枉錢，他們冤有頭，債有主，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何必多化這份冤錢，說風涼的話，不過是小人之見，人家陳記參場那種措置，雖說是多化了幾千兩銀子，無形中消滅了一場大禍，試問這場事若是不這樣從自己本行夥計下手，那所請的江湖武師，莫若採參時沒不領到除怪蟒，剿別的禍，可不

算什麼了，參行夥計趕緣太急了，就許再料理死五個六個的，本就是亡命之徒，鬧完了事抖手一走，或者出來一個頂兇的，釘着打官司，請想陳記參場主着多大的牽累。是以像陳記參場主持人，真稱得起眼光遠大，那會不執吉林全省參行的牛耳。參莊鬧出事來，對於這種仙參雖然怎樣紅眼，可是也生了戒心，誰也不敢再輕易冒險，可是官家已經注意。盛京將軍把當地參行傳了去，仔細盤問仙參奇藥發現的經過，又派員調查了一番，誰想這位將軍一時多事，竟把這件事奏與了朝廷。將軍倒是也給自己留了地步，奏摺上說是，寧古塔劍谷峯下盆地，發現成形仙參，更產生一種千載難逢的靈藥龍涎蕈，實是國家祥瑞，不過這兩種奇寶，全生在人跡難到的地方，非人力所能採取，然有此仙苗相繼出現，亦是爲聖主在位，國祚昌隆之兆，等等的頌詞，將軍只想着按歷來不論什麼地方，禾生雙穗，要奏明朝廷，不惟所屬官員全有封賞，皇上還要答謝仙麻，朝野同慶，這種豐年瑞兆。

這次那知竟弄巧成拙，朝廷接着盛京將軍奏摺，皇上倒是歡喜，可是跟着降了一道旨意：「甯古塔既發現成形參王，實是國家祥瑞，該將軍仍宜將仙苗採取，以免被禽獸踐踏損毀，使希世奇珍，毀於無用，參王產地，縱屬奇險，然長白山一帶，原爲產參之地，參場林立，業是者頗多能手，盡可懸重賞，募集能手，即日着手採取，由該將軍妥慎派員督呈御用，至於龍涎蕈，雖云亦爲仙品，究屬傳聞，不能據爲信讞，可連同參王採取，以便令太醫院研求仙異之處，是否有起死回生之力？」這一來，這位盛京將軍算是自己給自己找了麻煩，並且更給甯古塔將軍找了麻煩，因爲甯古塔在甯安府西，這裏當初本是極荒寒之地，只以這座塔而得名，後來這裏做了軍流犯的配所，可是軍流犯發往甯古塔軍台效力，也是到甯安府收容，甯古塔不過徒存其名而已。甯古塔發現參王，甯安府將軍是應該奏報，盛京將軍這一多事，甯古塔將軍險些落了處分。

可是盛京將軍，這番措置，把自己算加了罪辜，遂趕緊派人招參場應募採參，這參場若是得到手，那還等到秦明皇上呢？任憑你把關東三省參場參莊找到了，恐怕也沒有應募的。這位將軍可着了

慌，因為禍是自己栽的，若是不把這仙參貢上去，自己先有欺君之罪，一半動着官府勢力，那知道連派出三次人去，不但沒把參採來，反傷死七八個人。

這一來將軍可急死了，可是這種事，絕不是一急可以了之的，知道要採參靈藥，不是平常採參人所能辦的了的，遂又出了重賞，雇了四名精擅武功的能人，將軍親自交派下來，叫他們無論如何，要把這參苗採來，如若不能把這參苗採下來，定把四人問罪。

當時所應募的四個人，自恃武功，竟自捨命到劍峯谷，環山盆地中，那知那毒蟒肆虐，惡蛇肆虐，竟把這四名武師傷的傷，死的死，去的是四個全身武功的武師，十幾個參場的能手，及將軍府裏的幾名勇士，趕到回來時，可惜只剩了七個人，這一來，生生的把這位盛京將軍急的束手無策，這是幕僚們制策，說是這種數十丈壁立的環山盆谷，就運會武功的全不容易上下，何況下面還盤據着毒蛇怪蟒，慢說還要採取仙苗靈藥，只要能夠到盆谷已非易事，何況採這種成形的參王，還要懂得採參的訣竅方法，不是僅擅武功就行的事，必須本領驚人，還得參場的內行人跟着下手，所以這件事不易下手，惟有趕緊出示，曉諭四民，不論士農工商，滿漢僧道，只要能把這參王，龍涎蕊，獻到將軍府，除受千金重賞外，並賞五品頂戴，原有功名官職的，加級晉升，這道告示裏，暗含着就是不問你是如何人，不論你是甚麼人，你用甚麼方法，用多少人，官家全不過問，只要你肯把奇珍獻出來，就是名剝雙收，果然這張告示一發出去，立刻驚動了一班草野英雄，風塵豪客，全要一試身手，攬班風塵豪客中，固然有貪圖重賞，可是就有些人想借這個機會，要在關東闖「萬」兒，並且這次給將軍出主意的幕僚，也想趁着這場事，羅致些江湖能手，所以告示上決沒有限制投信報到才能錄取，所以綠林豪客，全想這個機會各顯身手，獨佔鰲頭，從此獨霸關東的綠林道，果真是把仙苗靈芝得到手中，名利雙收，若是不能奏功，那時闖然散去，在江湖上還不致有損威名，所以這次把關東的綠林道全驚動了，雖然不約而同的都要一顯身手，全是懷濟毒或則現，軍政期限，絕沒有一個到將軍那裏報名應

募的，只是像我們弟兄，雖然不能說是任俠尚義，濟困扶危，但是用金錢如糞土，視功名如浮雲，可說是自入江湖以來，不敢或忘之志，何至就被這點金錢富貴把素志移動，不過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既已在東邊少博微名，仗着同源的愛戴，容我立足，只是此次採參的綠林道上朋友，有一個得手，我們這班人還有何面目在關東立足，所以大家一計議，只好與綠林道上朋友一較長短，倒要看鹿死誰手，大家明知這一出頭，不啻明與東邊綠道結怨樹敵，只是勢逼處此，無可如何，我們因為聽得過去所傳說，這環山岔谷險絕的情形，去的人十九難望生還，所以我們結伴而來，正是要先實地查明，環山岔谷，險峻的情形，以便預備下手，這一帶地理，萬方，你一定很熟悉，我們投奔你來，一來是這裏離寧安已近，我們還約了幾位朋友，全約定了在你這牧場裏聚會，二來想煩你給我個熟悉劍峯谷一帶地理的人，作我們的嚮導，好在我賴個厚臉說，你一定能幫我們這個忙兒吧？」

寶馬金弓季萬方聽了，公主嶺老武師金刀陸建侯說完，哈哈笑道：「陸老師，這話實在說遠了，咱們的交情比什麼全重，這點小事，我還承的了，何況衆位老師傳全是成名的老前輩，我季萬方想請還請不到呢，這實在是賞給我臉，」

東二老碧天一鶴晏翼，含笑說道：「季場主，別這麼過謙，我們既全是武林道上同源，一切要脫略形跡才好，我們要不是因為場主熱心慷慨，我們不敢這麼打擾了，」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向寶馬金弓季萬方笑道：「萬方五弟，你不要以為我們另蓄貪心，想借他參之力，成長生不老之身，我們若再存那種貪心，何以對江湖上武林同道，並且爲要結怨於綠林道，因爲無論如何不能被他們得手，正爲的是不能叫他們這殺人越貨慫不畏法的綠林中人，再得了將軍的寵遇，因爲將軍只知道取信於民，有功必賞，那又無形中助長瘡風，引起將來的隱患，我們這班人已相率在前設誓，此舉完全本俠義道天職，保全寄身武林同道的人格信義，不爲虎狼添翼，我們這班得手後若起貪心，定遭天報，只要得到我們手中，定要獻給當今，你難道還信不及我們尚能言行如一

麼？

寶馬金弓季萬方忙不迭的站起來，莊容的說：「陸老師這可是多疑了，我季萬方沒有陸老師焉有今日，大恩未報，時時感覺得問心有愧，陸老師只要有我用我之處，肝腦塗地，亦所心甘，陸老師對我只要不起客氣之心，我就十分欣幸了，」說着話馬師呂燕雄，已走進來，督飭着弟兄調擺桌椅，盛設酒筵，給這班貴客接風，雖則是地處邊疆，沒有多少奇珍異品，但這羊羔美酒，倒也賓主騰歡，席上寶馬金弓季萬方不住的向，兩位老武師金豹掌武南生，銀髯叟陸明等，請教他們成名江湖的絕技，和獨到的功夫，這幾位武師倒也不吝寶馬金弓季萬方當生朋友，倒也推誠相與，把各人武功造詣，以及歷來在江湖上所遇的風波，全坦白的說了一番，夕和老鏢師孟退齡談了會子鏢行的事，寶馬金弓季萬方等不住的點頭讚嘆，這一席酒直吃到起更之後，大家才散席，飯後又飲茶談笑了一會，外面忽然滴起雨來，季萬方說道：「這天時也不錯，這時正是缺雨的時候，這場雨就可以把地全滋潤過來了，我們早歇息，明日雨晴，我陪眾位到老林一遊，雨後的草原森林，」

這時遂由本場的馬師等照料着這班風塵俠客，在橫房客室裏分開歇息，衆人歇息之後，外面瀟瀟細雨，已經有漸漸之聲，約摸有三更左右，寶馬金弓季萬方查完場子，回到橫房，陪着公主嶺老武師金豹陸建侯兄弟三人，及陸老師的弟子鍾雲入睡，遂東二老及老鏢主盧振業，孟退齡，由呂燕雄等陪着，在籌備客人住的客房歇宿，以才敬意。

季萬方也就是才一矇眊，耳中似乎聽到一種異聲，不過自己不大理會，跟着又有馬嘶之聲，季萬方隻身半起，心想，這裏離着馬圈有二里遠，怎麼聲音這麼近，可是場中獵犬也一點沒有動靜，寶馬金弓季萬方因為有許多朋友們在着，更因為牧場已樹立了威名，一向平風浪靜，從來沒有出甚麼意外的事，身為場主，沒見着甚麼，祇聽馬嘶聲可疑，別教朋友們笑話自己沉不住氣，遂又躺下。

那知才一躺下工夫不大，外面突有胡哨聲響，有細一聽，是從東北方起，跟着四面響聲，人聲

吶喊，季萬方不禁大驚失色，這時那公主嶺老武師陸建侯也霍然驚醒，連兩位師弟金豹堂武雨生，銀鬚聖陸明，全被外面警報的胡哨聲驚醒，可是全因為身為座上客，在沒聽出是甚麼事時，全是滿面疑之色，不肯遽然開口，向寶馬金弓季萬方問，只有老武師陸建侯因為和他關係最深，不以平常的友誼來論，向寶馬金弓季萬方問了聲：「怎麼，場中有什麼事嗎？」季萬方，方在用手推門查看，扭頭才待回答陸老師的話，風門猛然向外一開，從外面闖進來一名弟兄，披着雨衣，戴着雨帽，順着衣帽往下流雨水，左手倒提着一柄明亮亮的單刀，右手提一盞孔明燈，一進門道：「場主，馬圈被盜，竟失了二十多匹，客人的牲口也被盜走三匹，請場主趕緊驗道追賊，」寶馬金弓季萬方聽弟兄這一報告，面色陡變，赤紅的一張臉，立刻變成鐵青，這一來，無限風波平地起，霜刀竟染血腥紅。

寶馬金弓季萬方，在老林這裏立這片牧場，慘淡經營，良非易事，恐掌中一桿槍，背上一張弓，經過了多少大風大浪，還仗着公主嶺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的盡力幫助，始有今日這種局面。

近些年來，寶馬金弓季萬方的『萬』兒算闖出來，沒人跟他為難，也沒人敢跟他為仇，這次竟於嘉賓盛聚之時，竟自有人到這里盜竊排出來的良馬，損失了幾十匹駿馬，很不算一件事，不過寶馬金弓季萬方的威名，從此掃地，老林這裏絕不能立足，所以季萬方絕不想是遼東道上的『風子幫』，（江湖聲典，稱專盜劫牧場的綠林，）認定這是摘自己牌匾來的，這次事若辦不起落來，寶馬金弓季萬方以往的威名，付於流水，當時就得把牧場歇業，關東門，自己不能再立足，事關寶馬金弓一世的榮辱，成敗，那會不怒發衝冠，憤火中燒。當然不是一兩個人所為，我季萬方從全往別人身上推，那不是漢子作的。

麼大的事，全場十幾處卡子，心拆我的台，你去問問他們。

的弟兄厲聲喝道：「被盜這些馬，都不得說理，有了事，罪辜得問問，馬圈出這在外放，這是誠

報事的弟兄，被場主這聲

季萬方一擺手道：『五弟，現在

內中實有高手，就憑在你這種收

到圈上看看就明白了。』

寶馬金弓季萬方聽陸老師一攔自己，

趕快傳令各卡子嚴密守護，

出事的圈上，任甚麼別動，我倒要開開眼界，看看照舊咱們的這份驚人的手段，順便叫他們送幾身雨衣來，快去！』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道：『不要拿雨衣，我們不要耽擱，趕快到圈上去查看看要緊。』這時連武南生，陸明以及鍾雲，全把衣服整理好，全預備一同出去，公主嶺老武金刀陸建侯看了兩位師弟一眼，立刻說道：『師弟！我們今日來的太湊巧了，我看這班強盜多半是爲我們來的，誠心給我們個難堪，我們不能不領這份盛情，把傢伙帶着，我們就許得會高人。』陸武師一邊說着，把自己成名江湖的厚背紫金刀從枕下抄起來，斜着往背後一插，把勒刀的四股黃絨繩往胸前一繫，這時金豹掌武南生，銀髮叟陸明，各把兵刃包裹抖開，武南生是一對純鋼掌，陸明是一對鑲鐵雙鐮，鍾雲是一對鷄爪雙鐮，各把兵刃抄在手中，那寶馬金弓見這幾位武師全意慷慨幫忙，絕不是拿自己當平常朋友，自己反覺得十分不安，遂說了聲：『還是我先走一步，老師們略待片刻，還是等着他們取來雨衣再出去吧！』金刀陸建侯道：『五弟！我們是甚麼交情，還過這麼客氣嗎？趕緊去吧！』

寶馬金弓季萬方此時也不便再客氣，頭一個闖出櫃房，外面這時天陰如墨，四下裏黑沉沉的，對面看不見人，細雨還是朦朦的下着，胡哨吱吱的，四下裏一應一應的響着，在這種情況下，更顯胡哨聲十分淒厲，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等全跟着出了櫃房，寶馬金弓這才扭頭打招呼，忽從左側裏黃光連續閃動着，跑來兩名弟兄，分持着四件雨衣雨帽，到了場主面前道：『雨衣取來了，老師們穿用吧！』這時由陸武師只接過四頂帽笠來，這種帽笠形狀極大，僅當這種笠足可以遮蔽烈日雨雪，

侯向寶馬金弓

「，「風子幫」

合所能爲，我們先

分給了兩位師弟，和徒弟鍾雲，向這名弟兄說道：『只這個就好了，雨衣不用了。』這時對面有兩道黃光連閃閃着，向這裏奔過來，來到近前，見正是馬師左降，鐵金城兩人，各捧着孔明燈趕來，請場主到出事馬圈驗看，以便趕緊追賊，再延遲了，只怕不易再追捕盜馬的盜黨了。

寶馬金弓季萬方此時把滿腔怒氣強自抑制着，只從鼻孔中「吮」了一聲，遂跟兩位馬師趕奔馬圈，場中情形十分緊張，有八隊馬巡，每隊是八名弟兄，較比平時增加一倍，平時是四隊馬巡隊，入夜後是分班一值，是兩隊為一班，沿着木柵欄校巡，這時不僅增加了四隊，這三十二名馬上健兒，不啻給場中原有的馬巡隊添了生力軍，六十四騎烈馬，圍着木柵奔馳，可是稍離遠一點，就看不出是守圈子的馬隊，鐵蹄翻飛，黑影中把這牧場籠起了騰騰殺氣，再加上各卡子上，添了幾盞孔明燈，一道道的黃光倏明倏暗，忽隱忽現的，縱橫照射着，這種佈置已足驚人。

寶馬金弓季萬方在前面引着路，這時腳底下全把夜行術的工夫施展開，雖是雨地裏腳下有點溼滑，但這牧場步地上滿鋪過一層細砂，絕沒有泥濘，更兼這班人全是武功造詣極深，下盤經過多年的鍛鍊，依舊是健步如飛，撲奔後邊馬圈，遠遠的見馬圈一帶，燈籠火把照耀着，看情形是似列隊候令，果然寶馬金弓季萬方等離着馬圈還有一箭多地，馬師左降，鐵金城全竄在頭裏。跟着馬圈那邊亦有四名步履矯健的弟兄，掌着四枝極粗的火炬，雖是在「雨」息裏的曠地奔馳着，那夾烟帶火的藍火苗子拔出一尺多長，向後吐去，四名弟兄來到近前，腳下頓一停，全是一側身，向場主躬身敬禮，內裏有一名弟兄，聲着洪鐘的說道：『呂老師等候場主傳令，所有全場弟兄全部出動，請場主趕緊近圈查看吧！』這四名弟兄跟在兩旁用火把照着，給場主和陸武師等引路來到馬圈前。只見馬師呂燕雲，馬殃神杜明全在場，在馬圈裏分雁翅排開，站着四十名弟兄，全是在各馬師手下操練出來的健兒。每人牽着一匹備好的駿馬，各提着兵刃，敬候着令下出發，這時呂武師與杜武師拿着滿面羞愧的迎着場主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陸武師等，金刀陸建侯看到兩位馬師的情形，恐怕寶馬金弓季萬方憤怒之下，口

角不謹慎，傷了弟兄們的感情，遂緊行了幾步，迎着馬師呂燕雲道：「呂師傅，我們弟兄來到牧場，連夜金沒過，這夥『老合』們竟給我們做難堪，倒累得你們哥幾個跟着我栽跟頭，叫我們太抱歉了。」老武師金刀陸建侯把這場事硬往自己頭一攬，爲是給牧場師傅們保全臉面。馬師呂燕雲全是老江湖，那會聽不出陸武師的心意，心裏十分感謝，佩服陸武師的世故，一面答道：「陸老師說那裏話來，我們弟兄職掌着全場守護的全責，如今被人家這麼出入如無人之境的，做了這水漂亮買賣，我呂燕雲丟人現眼不算，竟把我們場主的威名，和鐵筒的江山斷送了，我們哥幾個只有和他們拚着看，不把這場事辦出個樣兒來，老林這裏沒有我們弟兄立足之地了，事情發現之後，我查着來人實具有非常的身手，所以我沒等我們場主來，先派兩名熟悉附近道路的弟兄，緞下去，這兩個弟兄對於老林這一帶大小壕子窳也全熟識，能够見機而行，覺這羣小輩不會逃出手去，陸老師們不必客氣，近兩年你輕易不到我們這裏來，又是這樣的客氣，老師們還是請回櫃房歇息去，我們弟兄有個接不下來這場事，陸老師再接後場吧！」

寶馬金弓季萬方聽馬師呂燕雲這番話，一半是和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客氣，一半是向自己遞話，季萬方一聽呂燕雲，已把自己的身份及到自身應負的責任，坦白的向陸武師說出來，隨順着呂燕雲的話，鋒說道：「呂師傅說的不差，今夜出這種事，我也覺得怪不安的，只是我再三攔阻，陸老師們非出來不可，我們只得多借着陸老師們幫忙啦！」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忙說道：「萬方五弟，別跟我鬧這種客氣了，辦正事要緊，呂師傅，你是深知道我和你們場主的交情的，不管這夥「風子幫」是朝誰身上下手，我既然趕上，焉能袖手旁觀，呂師傅，這件事不用介意，我們不是說狂言大話，鼠輩們竟敢在我們身上露手段，我們要是叫小輩們逃出掌握，枉在遼東道上立足了。呂師傅，賊人是怎麼下的手，我們看看也好追趕，」寶馬金弓季萬方也是想趕緊察看，免得把賊人走脫了，事後再踩跡就費事了，遂同呂燕雲等一同走向馬圈正中的道

門，馬圈裏地勢極大，裏面能容四百匹烈馬，從前面正門到最後槽頭，是四十丈長，東西二十四丈寬，裏面是四排槽頭，四條馬道，每一排槽頭是一百匹馬，凡是已挑出的馬匹，全在這座大圈，生馬全在後圈，後面單有十幾座小圈，每座小圈至多二十匹烈馬，還得用單槽，四面堅硬的範圍圍着，任憑烈馬怎麼犯野性，咆哮掙扎，也不易衝出去，或是傷了別的牲口。這座大圈是四匹馬一槽，由南往北是二十五個槽，滿用杉槁架子隔開，對面馬槽，當中是五丈寬的馬道，每天黎明開圈，放青，四十七名弟兄一齊動手，外面是十六名頭目拿着長鞭，分駁子，六條獵犬，也全由把式帶着監視，至於後圈的生馬，就得人多了，每次至多放二十匹，並且後圈還養着兩頭鎮馬圈的馬猴。

場主陪着老武師，金刀陸建侯，走進馬圈，裏面莫看數百頭馬，絕沒有那馬鬃蒸騰的氣味，一進圈就看出被盜的情形，這夥「風子幫」是從東面後排大槽下手，並沒從這邊大小三個圈門出入，反倒多費手脚，在東牆開了一個僅容一匹馬出入的明門子，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由鼻孔中哼了一聲：「萬方五弟，照顧你的這班道上的朋友，真有驚人的地方，這倒值得我們與之過旋，倒教他們哥幾個看看鹿死誰手？」陸武師跟着向跟進圈來的牧場弟兄手中，要過一盞油紙燈籠，因為馬圈雖也有燈籠挑着，但是偌大的馬圈，僅是四角和當中馬道上燃着六隻紙燈籠，所以裏面黑沉沉的，只能看出馬圈裏大概情形，馬圈外雖有很亮的火炬，不能進圈，油松的火把，烟火大熾，怕驚了牲口，所以單有四名弟兄，撐着四隻油紙燈籠，跟進來，這時陸武師從弟兄手中，接過來一隻燈籠，向寶馬金弓季萬方說道：「萬方，如果我的『招子不昏』的話，這來人不僅是『風子幫』的能手，實是綠林道中罕有的人物。」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口中說着話，用手中的燈籠向東面橫着穿行的馬道兩側，用燈籠細照了照，回頭向跟着進來的馬師鐵金城道：「鐵師傅，難道出事時，還傷了人嗎？」鐵金城聽陸武師向自己問話，忙趕過來答道：「不錯！倒是有人遭了暗算，可不是平常傷，他是掌管守衛大圈的醉鬼齊靈，被人用卸骨法，把兩膀的骨環給卸了，更兼他酒醉之後，骨傷後嘴啃地的按在地上，工夫太長了，直到

事情發現之後，管後園草料的黨鬚子聽見了，趕緊把醉鬼齊靈抬到後園，他們住後『排房』，據說醉鬼齊靈，這兩膀要不在一個時辰內合上槽，人算殘廢了，盜馬人用的是南派卸骨法，並且還是，西撫州那一派嫡傳。他們這種卸骨法和北派不同，非常厲害，有死人的力量，能救人也能殺人，雖沒有點穴術那麼深奧，可比點穴術中軟麻穴的手法重的厲害。當時後園黨鬚子把老齊的腿接上，想趁勢問他傷他的盜黨動手情形，臉按在地上的工夫太大，閉過老半天的氣，黨鬚子給他用手術時，又幾乎疼暈絕了，問他出事的情形，說得糊裏糊塗的，神智不清，無法盤問。只聽他說那來人竟喬裝巨猴，醉鬼齊靈無意中碰上，已看出是喬裝，從後面猛撲過來，老齊手底下雖沒有什麼，可是這腕子笨力氣也够擔的，只要被他抓上，武功稍弱的就不易逃出他那鐵爪去，他居然把這個猴子抓着，不過老齊所遇見

的喬裝盜匪，手底下真有功夫，當時不是醉鬼齊靈撒手的快，一條右臂非先給卸下來不可，並且一剎那間，不知那盜徒逃往那裏去了，齊靈趕到發覺那喬裝的假猴子，已騰身躍到棚上的橫柱，醉鬼方要向外邊喊，那盜徒已竟又到了齊靈的身後，來人略施身手，齊靈已被來人所傷，這是他經過的情形，細追問他，又前言不搭後語，這時他還在後園由黨鬚子照料醫養，我們因為醉鬼齊靈所說的話不敢作準，所以還沒有敢向場主報告，陸老師，怎麼竟知道場中弟兄和匪徒對了盤？（江湖奇典，謂兩人見了面。）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用手一指槽口橫樑道：「鐵師傅你看，這就是盜黨留下的痕跡，和進橫樑的轉角杉槓上，木槓子下，全掛了幾處獸毛，以馬匹的高矮來測度，以及皮毛脫落那麼容易全不像，及至看見那團子皮毛和地上已竟砸結實的泥墩背，馬道竟有四五個淺深的脚印，分明是有極純武功的能手，遽然動手，用力登出來的痕跡，所以我推測已然有人動過手，不過方才還看不十分真切，趕到借燈籠的光亮一細辨，這才敢確定我猜測絕不會差了。鐵師傅這一說，那就對了，那團子皮毛就是管園的一把給抓下的了，可惜萬方你手下有這些些好手，竟會叫來人得了手去，真叫不幸！」

馬師鐵金城說道：「老師越這麼說，我們更愧死了，要不是能人太多，還許栽不了這麼大的跟斗呢！」寶馬金弓李萬方也說道：「醉鬼老齊，氣力是真有，兩膀雖沒有千斤的臂力，七百斤重的他動着不費事，可惜空有氣力，武學一竅不通，他是嗜酒如命只爲力氣大，在關裏闖了大禍，不敢再回去，因爲常常酗酒滋事，關外也是沒有人敢用他，從我一立牧場，就投在我手下，在我這兒還沒有惹禍，我憐他是條漢子，倒爲他落了不少的怨言，我只得派他這種守老家的差事，他倒少惹多少事。那個黨鬚子是江南人，倒也是江湖道上的朋友，此人十分古怪，平日只愛靜坐，輕易不愛和別人說話，他曾得異人傳授推拿接骨法，他還是江西撫州的嫡傳，可是他會這種手術，要是在江湖道濟世，足可以名滿武林，得人的敬仰，只是他脾氣古怪，他給人家治傷科，竟得着他的高興，人不對不治，傷不重不治，他要是認爲他這點傷不值得他來動手，你就是擺上整桌酒席，他連采也不采，若是他願意給他治，你也不用求他，也不用敬奉他，他那份盡心治療的情形，絕不是平常人肯辦的，他有這種怪脾氣，我這裏還能湊合着，要論他這份本領，他在我這牧場，就能憑他這身本領，受全場弟兄們的供養，祇是他竟不肯拿所學來換衣食，仍然是拿勞力來換衣食，這種推拿神術，却要應他的高興，不得強求他。」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答道：「這兩個人雖沒有別的本領，倒也算得是江湖中兩個怪人了，這醉鬼齊靈，可以說是避禍天涯，棄家遠遁，那黨鬚子是籍歷江南，來到關外，過不慣這種高寒的氣候，更不服關外的水土，反倒肯強自在這牧場，甘心作這種清苦生涯，我看他定有難言之痛吧？有工夫我看倒要看這兩個草莽異人。」

寶馬金弓李萬方道：「好吧！把眼前的事辦完，我叫他們兩人到陸老師面前請教吧！」當時所有跟前大團來的馬師，弟兄們對於陸老師這種厲害的眼力，能够在旁人不注意的地方，明察盜跡，真叫人折服！果成然爲的英雄，處處有勝人的地方，馬師鐵金城把陸老師發現的那團假猴毛檢起來，放

在囊中，相繼來到盜黨開的明窰前，寶馬金弓季萬方和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略一查看，寶馬金弓季萬方帶着驚疑的語調，向陸武師道：「我看這個活，很像五六年前，轟動遼東三省，所有幹牧場的聞名喪胆，怕他如蛇蝎的那個主兒做的，老師想想，這種身手可有些相似麼吧？」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笑了笑，點頭道：「我看看也很像，不過我不能下武斷的話，就是此人已竟五六年沒在遼東三省作案，我以必須找着真正的贓證，以免弄成惹火燒身，多一層麻煩。」寶馬金弓季萬方此時似乎想起一事，向陸武師道：「果真是此人，那倒容易追尋線索了，我們倒要今夜求個水落石出，真要是這個主兒，我正好連舊債一筆清了，倒免天將來也是麻煩，我們無需看了，趕緊的跟蹤追跡要緊。」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點點頭，轉身往外走着，管獵犬的弟兄陳永壽來到場主面前道：「今夜本是仍然按照每夜的時候放狗，因為雨一時住不了，沒敢全放出來，在二更一過，放出四條，不料離着大圈邊有一箭地，大祥，二祥，似乎像全發現什麼，如飛的過去，三黑四黑，全被絲林人用藥醉倒，我知道已有能手溜進牧場，疾疾趕奔大圈，大祥二祥也是離着大圈不遠倒在地下，這時我鳴警號報警，業已晚了，竟自被人盜走馬匹，我忙着救治這四條獵犬，沒有工夫向場主去報告，現在全場弟兄全部出動，獵犬還往外撒不撒？」

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陸武師看了一眼，却向看管獵犬的弟兄陳永壽道：「現在無須乎了，難道盜黨真把我季萬方看成了廢物，再來個捲土重來嗎？你好好的照料獵犬要緊。千萬別把三黑四黑遭踏了，我最愛這兩條獵狗，你是知道的，何況他們還曾經在木場裏立過兩次功勞呢。」陳永壽答應着，趕緊走出大圈。寶馬金弓季萬方，和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鐵金城等，來到大圈外，遂向呂燕雄道：「呂師傅，我今夜無論如何也要辦出個眉目來，現在請呂師傅不必出馬，你和鐵師傅，左師傅，在牧場坐鎮，我帶着杜師傅去，有陸老師們幫忙足行了。弟兄們也不用多帶，只挑十六名手底下利落的，道路全明白的足行了，這次和我們為難的主兒，我敢斷定不會落在附近。這幾處壕子壁，也不會往甯安府

那兒銷贖，我們只有兩條道好追趕，所以不用帶多少人，陸老師，是不是？」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點頭道：「我也想跟蹤追跡，雖不能掩蔽行藏，可也不宜過於明張旗鼓才好。」說話間已由呂燕雄挑出十六名弟兄來，每人一匹白馬，另外鐵爪鷹陳天義和鍾雲，騎的是自己的馬，神拳邱敦，和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的馬，在被盜之內，由馬師給配了兩匹駿馬，場主的銀尾火驢駒，因為不在大圍這裏，單有槽頭，所以沒有被盜黨所劫，寶馬金弓季萬方吩咐這十六名弟兄，要帶四盞孔明燈，凡是箭手，要帶響箭，以便分途追緝時，好互相策應。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的兩個師弟，和大弟子，全是初到季萬方的牧場，看到他們這種遊牧生涯，設有這應雄壯的設備實是初見，這時兒挑出這十六名弟兄，全是年富力強，一個個驍悍矯健，內中只有兩名四十左右的，其餘的全不過三十歲，全是一身紫灰布襖褂，青絹包頭，下面是敞尖大酒鞋，打裹腿，每人一口雪亮的刀，內中單有幾名措弓跨箭的，一個個精神百倍。

寶馬金弓季萬方吩咐完了，向弟兄們一揮手，這十六名狼虎似的弟兄，各自先左腳一點裏蹬眼，身形矯捷的翻上馬背，巧快的身形，令人一望而知是久經訓練的。

寶馬金弓季萬方，又向金刀陸建侯等一拱手道：「老師傅們請吧！」陸武師等也紛紛上馬，寶馬金弓季萬方也跟躍上馬背，馬師杜明，撮唇一聲胡哨，十六名弟兄各料絲繩，跨上駿馬，鐵蹄翻飛，向外馳去。寶馬金弓季萬方和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等，也抖絲繩風馳電掣的往外飛馳而來，來到木柵門附近，寶馬金弓季萬方在最後面，耳中聽得後面有人招呼道：「季場主慢走，我難道就不能少效微勞嗎？」

寶馬金弓季萬方一聽是吉林萬勝鏢主，盧振業的聲音，忙向前招呼杜師傅：「招呼弟兄們慢一點，盧老鏢頭來了。」一千武師全把跨下牲口一打盤，各自放慢，後面的蹄聲沓沓，已到了近前，正是老鏢主盧振業，盧老鏢主，來到近前，向寶馬金弓季萬方道：「季場主，我只顧查驗盜跡，一時來

遲，險些落個畏刀避劍之徒，我盧振業在遼東三省，仗朋友捧我，才有這點虛名，不想來到季場主這兒打擾，反勾惹起這件事來，不管他是爲誰來的，我們既適逢其會，焉能袖手旁觀，坐觀成敗，好歹我們也得見識見識這個主兒，他長了三頭六臂，吃了熊心豹胆，徧徧要在今夜勸季場主的牧場，我們決不能恃勇逞能，硬往頭上攪，這會事我認爲我們不和這夥強徒朝朝相，（江湖各典兩下會一會。）我們實無面目再見別的朋友了。」這位老鏢主盧振業說這話時，金刀陸建侯等全趕着打招呼，這時聯騎出了牧場木柵門，這裏守柵門的，明卡暗椿，已有四十名武勇弟兄把守着，這班風塵奇士，出了牧場，由明着下卡子的二十名弟兄，囑令管啓閉柵門的伙役，把柵門緊閉，這二十名弟兄全在柵門左右外散開，各持利器，嚴加防守，把二十名暗椿全在柵門內散佈着，絕不露一點形跡，這時雨勢稍殺，細雨如絲，天陰如墨，野風陣陣，把氣候變得好像深秋，前面馬上弟兄已離開牧場，前面就是大道，遂令弟兄們請教場主，奔那條道路走？

寶馬金弓李萬方，因爲遼東二老，和盧老鏢主在一處歇宿，此時來到大半都到了，只見二老和孟鏢頭沒到，遂向盧鏢主問時，盧振業道：「二老一聽見這事，就離開了客房，臨行時向我只說了一聲：『要是追尋不到下落來，再不回來了。』二老叫我不要輕視來人，並教我看來人出入的痕跡，定能知道大概情形，和來人的路數了。我請着老鏢頭留守牧場，我出來一查右木柵出入的痕跡，動手人實非平常的身手，我趕到後園場主和陸武師已率隊出發，這才和左師傅要了匹馬追趕下來，陸武師都是多經多見，諒已看出來人的路道？」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忙說道：「似已稍獲端倪，不過這次來到牧場，動手的定非一人，我們方才已和季場主推測過了，不過我們猜測的這個人，現已四五年沒在遼東一帶做案了，今夜突然在我們拜訪季場主之時，奉現身手，大教人可疑了。我們猜定是當年名震遼東三省，綠林巨盜，鬼影子索雲形所爲，眞要是他，這回事也要一伸手就完，也許從這點事鬧大了，我知道鬼影子索雲形只知道我們豈是

弟全到牧場裏來，誠心連我們弟兄的「萬」兒一塊折，他可沒想到遼東二老，會同時到了，他要準知遼東二老晏老前輩也同時來到牧場，我想他絕不敢來搗虎鬚，這兩個老頭子，歷來是任俠尚義，給遼東道上綠林道和武林朋友解了多少大事，今夜來人，竟敢這麼不閃面子，請想這個怪老頭子，能肯和他們罷手不肯，我們現在雖知二老已竟殺下賊人去，可是我們辦我們的，我肯往西去經過兩個墩子窩，青石嶺和沙窩子，這兩處當家的，和萬方這兒有好些年交情，不管是鬼影子以及別人，只要沿着老林往南往北，帶着馬羣想從這兩處墩子窩經過，不說出起落來，決不能放他們過去，所以沿老嶺這一帶，不用我們去搜尋，那麼正北是老林，只奔東北，三十里集，鐵沙溝，往南去的虎頭崗，及鏡波湖一帶，很窩着幾撥橫行邊寨的「風子幫」我看這兩條道全不要放鬆，我們到前面的枯樹前邊好了。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這番話，正和寶馬金弓季萬方的心意，自己也正是這麼打算，連忙答道：「陸老師，所推測的實有見地，這樣一來，任憑他是怎樣的綠林高手，也不易逃出掌握，我們就這麼辦吧。」

「跟着馬師杜明，向前面的弟兄傳話，到前面的枯樹林候令前進。這時前面十六名馬上健兒，各科僵繩，向枯樹林疾馳，路程很近，轉眼間就到了。十六名弟兄把牲口勒住，武師和老鏢主盧振業，不約而同的全翻身下馬。」

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牲口一到，陸武師招呼道：「五弟這蹄跡頗多，我們看看這夥賊人的遺跡，倒許省却許多手脚。」寶馬金弓季萬方等全下了坐騎，一面答着話，立刻從弟兄們手中要過四盞孔明燈來，自己持一隻，遞給老武師金刀陸建侯一盞，單有兩名弟兄，已不待吩咐，到枯樹林前三岔路口，一個把着東北角路，一個把着東南角路口，用所持的孔明燈照着，雨後泥沙上凌孔的蹄跡。這兩名弟兄怕亂了地上原有的蹄跡，全在枯樹林前草地上着腳，這時寶馬金弓季萬方，和武師金刀陸建侯在頭裏，金豹掌武南生，銀鬚叟陸明，老鏢頭盧振業，和鍾雲全隨在身後，在這昏黃的燈光照射下，只見地上浮着一層薄薄的水漬，在三岔路口地上的馬蹄的印子尤其多，尤其亂，任憑怎樣精明，也不

容易在這種凌亂的蹄是下，查出盜匪真實蹤跡來，起到再看走的方向，按地上顯然的蹄跡來看，分明是往南往北全有蹄跡，這一來寶馬金弓季萬方從鼻孔中哼了聲，恨聲說道：「好狡猾的鼠輩，竟想用這種手段亂追趕他們的耳目，我季萬方難道就被你這種手段所騙嗎？」自言自語着，一抬頭，在黑暗中，見老武師金刀陸建侯木立在自己身旁，沉吟不語，兩隻眸子，燦燦的閃着異光，看出這位老武師正在思索甚麼。

寶馬金弓季萬方遂說道：「陸老師，賊人用這種狡猾的手數，對付我們，我們倒要和這羣小輩一較長短，我們不如雙管齊下，分爲兩路跟踪趕跡，看地上的蹄跡分明過去沒有多少，這裏雖沒有人跡，但因爲浮着一層雨水，工夫大了，也能把蹄跡沒了，我們分途追趕怎麼樣？」寶馬金弓季萬方說這話時，老武師金刀陸建侯，似全神正在凝視着枯樹林一帶，手中的孔明盞光，也正向林邊地上照着，這片枯樹林是沿着南北大路，東西疎疎落落，倒有里許，只爲十幾年頭，經過一次野燒，野火燎原，最利害不過，把這片樹林燒了大半，如今雖是夾雜着有重活的，仍是枯枝死幹多，地上的地倒很旺，陸武師對於寶馬金弓季萬方的話，只口邊諾諾的答着，却向枯樹林邊走來，同時那老鏢主盧振業也要了一盞孔明燈，和陸武師不約而同，向枯樹林走來，不過陸武師是在三岔路口這兒，盧老鏢主却向南沿着樹林邊上，有時更穿進樹邊，用燈照着走。

寶馬金弓季萬方也是精明幹練的主兒，一見這兩位老英雄的情形，已明白二人的心意，是因爲盜黨既是防到追緝，沿途恐較疑陣，處處弄的狡猾，官道上絕不會找出甚麼迹象來，林邊草地，反許能搜尋出來跡痕，故此陸武師和盧老鏢主，全看到這步棋，所以方不約而同的齊向林邊搜尋。寶馬金弓季萬方向馬師杜明打招呼，教他和鍾雲持燈往南搜索，寶馬金弓季萬方的話聲還未說完，就聽盧振業如獲異寶似的驚呼了一聲，這是甚麼，鼠輩們你也有漏空的地方，我看你們還往那裏逃？」

老鏢主盧振業這驚呼的聲音，寶馬金弓季萬方不知出了什麼差頭，腳尖點地，騰身飛縱過來，趕

到老鏢主面前，忙問道：「老鏢主，甚麼事？」老鏢主盧振業用手指着地上說道：「場主，這裏果然留有賊人的跡象。這裏分明是馬撥子過去遺留下的馬糞，針對着當夜的情形，盜馬的時候，正是方上過夜料，這當然是匪徒的真象腳跡。」此時寶馬金弓一看盧老鏢主所指處，是枯林近邊處，地上散着些馬糞，遂即點頭道：「不錯，這正是匪徒的遺跡，略看了看，遂撮唇一打呼哨，立刻招呼自己人，往一處集合，那位老武師金刀陸建侯，正在枯林邊查看，但是並沒走開，聽得這邊的胡哨聲，頭一個趕過來，金豹掌武南生，和銀髯叟陸明、鍾雲等，及一干武師，全聽到胡哨聲，先後的如飛趕過來，老武師金刀陸建侯來到近前，再看盧振業所發現的敵踪，倒也十分高興，向老鏢主道：「我也想到雨濕的地面，任憑有驚人的絕技，能够掩去行藏，可他是有一二十多匹馬蹇着，絕不會不留一點痕跡。但是匪徒真個狡猾，連枯樹林也佈了很多疑陣，我正看到兩處有漏窰的地方，不想這里已得這麼顯然的蹤跡，事不疑遲，我們趕緊追跡，不要被匪徒真個逃出掌握才好。」

寶馬金弓季萬方遂把一班馬上健兒，全調集一處，吩咐他們不要過顯聲勢，雖不能掩祕行藏，可也要分散開了，這枯林草原上，只要走的了，總以多避開大道爲是，馬上健兒，各自應諾着，齊抖繩，向虎頭崗的道上馳去，孔明燈全把燈門掩上，三三兩兩，在這昏黑的叢林平野中，飛奔下去，這時場主寶馬金弓季萬方，更吩咐馬師馬映神杜明，「督率着這班弟兄到虎頭崗鐵鷄鷹方琪的卡子上，務必拜山，我們報過「萬」字以後，務必要向他們探詢，有「風子幫」借路沒有，我跟着就到，沒有許多耽擱。」馬師杜明答道：「場主不用吩咐，我自能隨機應變的辦理。」馬師杜明，跟着一班馬上健兒淌下去，這時老武師金刀陸建侯，老鏢主盧振業，金豹掌武南生，銀髯叟陸明，鍾雲，相繼往前馳去，寶馬金弓季萬方，隨着這班風塵豪客，才把跨下銀尾火鬃駒撒開，這種駿馬，性情暴，脚程快，只要和別的牲口一塊走起來，它非得超越過去，越是和別的馬羣一同走，你想羈勒着他，實非易事，這時這匹火鬃駒昂首揚鬃，希聿聿的一聲長嘶，竟往斜刺裏竄，這匹烈馬是想超過一班武師去，

往一個斜山崗子上一落，蹄殘蓬蒿，寶馬金弓知道他撒野性，腿裏暗中用力，槍裏扣上勁，嗖的一聲，一行小樹梢子，險些掃在臉上。

寶馬金弓季萬方罵了聲：「畜生，又要撒野性麼？」騎着話聲，一甩頭，突又覺得頂上一股勁風掠着頭頂過去，跟着就聽得左側裏有人嘆哧一笑，似乎說了聲：「可惜」二字，這時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牲口已縱下高崗，自己聽到這種異聲，不禁機噠一戰，忙用一手掙韁繩，往左一個迴旋，立刻竭盡目力來察看是否夜行人？寶馬金弓季萬方的手底下不算不俐落，任憑這匹銀尼火驢駒那麼烈噉，依然把牠圍住，打了一個盤旋，雖是黑沉沉的，也能看出兩丈外的形跡來，這時身後靜悄悄的，那有一點夜行人的蹤跡。寶馬金弓季萬方暗叫怪道，季萬方這裏爲暗聲所警，稍一耽擱，前面的武師們，已出去十幾丈，寶馬金弓季萬方久歷江湖，今夜所遇的事，全是出人意料，遂不願再告訴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兩腳躡一磕馬證，一抖韁繩，追了過來，才走出四五丈，又聽得背後似帶番譏諷的口吻道：「雄據老林的英雄，還這麼魯莽從事；已往的威名，豈不從此斷送！」話聲來自身後，季萬方入耳聽心，他那知道暗中已有武林異人以一身絕技與盜馬賊一較高低。

第二章 雙使顯身手鬥勁敵收場懲兇

寶馬金弓季萬方此時極爲心驚，不及回身，就問道：「那位同道，既是指示季萬方，我承情不盡，不過請朋友你不要存戲弄之意，推誠相見才好。」這時身形已轉過來，可是任你怎樣的查看，依然不見一點蹤跡，寶馬金弓季萬方未曾遭過別人這等戲弄，這時也有些怒氣，遂向身後來路上說道：「朋友，你怎麼戲弄我季萬方，雖有誠情，恕我不領了。」寶馬金弓季萬方依然抖韁繩催馬前進，那知牲口才往前一竄，道左裏突又發聲道：「被城人們戲弄，還不察覺，竟自依然走向歧途，老夫沒有別的办法，這點東西送給你吧。」打「這打」字一出口，立刻有一件暗器劈面打來。當時寶馬金弓季萬

方一聽暗器的風聲，風勁極緊，不像重暗器，一偏頭，竟把打來的暗器接在掌中，寶馬金弓季萬方幹了多年牧場的生涯，對於馬匹身上的一切，不自覺的另有一種熟練，觸手既知馬糞，一怒之下，才罵了聲「討厭」才待隨手棄去，驀然想起，不對，這馬糞既是牲口才遺的，怎會這麼堅硬，自己隨手把它一捏，果然已是風乾的，寶馬金弓季萬方催動了牲口，往前追趕，見有一名弟兄，牲口落了後，季萬方把他招呼住，問他手中有孔明燈沒有？這弟兄答道：「場主，我這裏現成，你用麼？」季萬方道：「趕緊拿過來。」遂把燈門拉開，教這弟兄隨在自己後面，牲口可放慢了，季萬方用燈光往道路上照着，果然沒有多遠，見這條路上的當中，又有遺留下的馬糞，季萬方忙令弟兄，你把那馬糞檢一塊來，睇開看看，是濕是乾？這名弟兄，雖是不願意，不敢違背場主的命令，檢起一塊馬糞，睇開看時，外邊全是濕的，裏面完全乾透，季萬方點點頭說道：「好狡詐的賊子，他竟用這種手段，令這名弟兄趕緊把牲口放開，追趕前面的人，用口誦制止他們前進，我有話和大家商量，趕緊去。」這名弟兄一抖韁繩，如飛的竄下去，吱吱的連響起三聲胡哨，寶馬金弓季萬方這匹銀尾火驕駒，也撒開韁繩。前面淌下去的人，聽見胡哨聲，知道後面有事，令把牲口勒住，這時季場主已然趕到，大家緊攏來，問是「有什麼發現，為何阻止不令前進。」季萬方遂向金刀陸建侯，老鏢頭盧振業等說道：「這綽道上，有武林同道，暗中幫我的忙，警戒我，不令我入了賊子的圈套，我們是完全為得發現馬匹的遺糞，才往虎崗邊邊追來，可是現在得另行打算，我穿過一片樹林，被人打了我一馬糞，我竟把他接到手中，才想起暗中這人，用這種乾馬糞打我，取其何意？我忽然想起，賊子們莫非是故佈疑陣，趕到我把道路上馬糞再檢起看時，也是三四天到裏的風乾透了，放到這雨地裏，教我們看做方經過的牲口所遺，我怕賊子們領我們上這道路，他未必往這裏逃吧？我們真被他愚弄，他若是往相反的道路逃去，我們可全栽給他了。」老鏢師盧振業，很不以季萬方的話為然，旁人跟着都互相推測，他只沈吟不語，因為往虎頭崗來，他是主持最力，自己的話又說的滿些，回不過脖來。

季萬方見他不說話，遂問道：「盧老鏢頭，以爲這件事怎麼樣？」盧老鏢頭頗有些不悅，淡然說道：「這也不算場主多慮，我們本應雙管齊下，不能顧此失彼，這裏離虎頭崗不足二十里，我想場主和別位老師傅們往這裏相反的道路上追趕，我仍然趕奔虎頭崗，我和那裏的當家的多少有點情面，還不至於多生出枝節來，盜黨是否往這條道路上走脫的，一問便知，免得顧此失彼。」盧老鏢主說這話，這老武師金刀陸建侯沈吟不語，容盧老鏢主的話說完了，遂說道：「盧老師傅，我們和萬方賢弟，全是道義之交，今夜的事，無論辦到怎樣結果，在場的人，絕不能意氣用事，見仁見智，那倒沒有甚麼，現在我說句澈底的話，萬方賢弟這牧場是陸建侯捧起來的，也許被我再斷送了，我可準知道萬方沒有一字怨言，這就是我和他已有換心的交情。現在連老鏢主，都這麼幫忙，不僅萬方賢弟感激不盡，連我陸建侯全承當十二分厚情，老鏢主既想奔虎頭崗，倒也是很要緊的，我們分途倒也是正理，老鏢主就請多偏勞吧。」

寶馬金弓季萬方，聽到老武師金刀陸建侯說出這種話來，也明白他話中的用意，正是爲的顧全盧老鏢主的顏面，並且也明白了自己忽然中途變計，另有原由，遂也趕緊順着陸武師的意思，向盧老鏢主道：「老鏢主的意思很好，這一來我倒沒有甚麼懸念了，我派四名得力弟兄，跟隨老鏢主，以供驅策，老鏢主待我的盛情，我倒不便說感激的話了。」

寶馬金弓季萬方令馬殃神杜明，撥了四名弟兄，陸武師暗中示意大弟子鍾雲，教他自己當面說出，願隨盧老鏢主身旁，從這條線上搜索盜黨，這時盧老鏢主才稍消愜意，寶馬金弓容老鏢主盧振業帶着鍾雲，牧場的四名弟兄，趕奔虎頭崗。自己趕緊吩咐十二名弟兄，撥轉馬頭，重循原路，奔枯樹林。金豹掌武南生，銀鬚叟陸明，及馬師杜明緊隨着馬上健兒，這三位武師對於寶馬金弓季萬方的話也覺可疑？遂乘蹄聲凌亂中，互相猜議場主所說未必是真，或者另有用意。寶馬金弓季萬方這時竟把適才所經所見，從實告知陸武師，陸建侯遂點頭道：「我從方才就知道，今夜已遇勁敵，我們不

容易十拿九穩就踩着了賊跡，只爲在枯樹林前老鏢主發現了馬羣的遺棄，我也輕視了賊黨，竟着了他們的東擊西，欲虛返實的招兒，不過我甘心受賊黨這麼愚弄，另有我的打算，我正是爲得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我們是輕視了對手，再教小輩們走上驕傲的路子，不想竟有高人指示了你一切，我想這一耽擱，前途怕有些棘手，真要教匪徒入了鐵沙溝，恐怕定要另生枝節，鐵沙溝原爲單掌追魂李玉峴盤據着，使着他那手獨門祕技，威震綠林，名聞塞外，他和我們全有個認識，可暗存着過節兒，我們彼此對兵不戰，誰也不易輕易套上事。因爲我們知道單掌追魂李玉峴，已竟樹起「萬」兒的綠林道，在東邊一帶，很有些聽頭，我們要是一招惹他，焉能善罷干休，他們只要是一安心和我們作對，我們也不是容易對付的，萬方弟你說是不是？」

寶馬金弓季萬方一聽，遂趕緊答道：「陸老師所慮極是，我也深知這鐵沙溝不是好惹的，只是事情擠到這，沒有別的法子，我們只有撞着看了，要是那麼顧忌，只怕今夜的事，只有罷手才能免禍，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我們遇到甚麼全算着就是了。」寶馬金弓季萬方口中雖是這麼說着，一邊也是不時催促着前頭的弟兄，緊着趕，不要稍有耽擱，這一行馬上健兒，聽到了場主的命令，各把馬上功夫，全施展開，真是具有身手，就憑這沉沉黑夜之中，奔馳在這種荒郊野地裏，雖有通行的官道，爲了不願意過顯聲勢，反倒揀那遍長蓬蒿，荒林密菁的地方走，可是這班健兒，仗着騎術精練，仍是疾走如飛，約摸又走出二十多里，這裏估計着，距離那鐵沙溝不過十餘里了。遂由馬師杜明，竄到頭裏，恐怕弟兄們魯莽闖禍，杜明才竄到頭裏，耳中突聽得遠遠的聾聾一聲馬嘶，立刻向後面的弟兄一打手勢，教他們不要往前走，把牲口圈住，要查明了前面的馬聲，再往前進，一衆弟兄即刻全把牲口圈住了，各就林邊草際隱藏蔽住形跡，後面寶馬金弓季萬方及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等，全趕到了。寶馬金弓季萬方聽到馬師杜明一報告，卽行翻下馬背，身蹲在地上，側耳傾聽，果然一陣蹄聲凌亂，辨方向是在東北，以寶馬金弓季萬方多年牧場經驗，細辨蹄聲，分明是不過十五匹的馬羣，絕不

撥子。能聽出這種馬又是有人騎，或是空馬，非得幹這種生涯的，平常人絕不易辨別的那麼準。

寶馬金弓季萬方一長身，向馬師杜明招呼道：「杜明師傅，這事真叫蹊蹺，這種深夜，這種地方，竟還有馬羣從此經過，這倒是怪事，這老林附近三五十里內，沒有別人在這裏立牧場，怎麼這時竟會有人趕着馬撥子奔這條道上來，我們倒要看明白了。」馬師杜明也注意到，又仔細再聽了聽，向寶馬金弓季萬方道：「場主所猜測的還是一點不假，的確是有馬羣向這邊來的。」當時場主和杜明問答之間，那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和金豹掌武南生，銀鬃叟陸明，也覺得馬撥子可疑？遂向衆位武師們一打招呼，各自甩韁離鞍，翻身下馬，向牧場的弟兄打了個招呼，教他們看守馬匹，這三位武師也沒和寶馬金弓季萬方商議，一齊竄入叢林蕪草中，仗着一身輕功提縱術，身手矯捷輕靈，身形到處，只聽得輕輕一響，立刻身形又竄起來，起落之間，這三位武師已竟往前踏了下去。寶馬金弓季萬方這時，吩咐十二名弟兄，也全下了馬，留四名弟兄把所有牲口全牽入道旁草際，督飭着八名弟兄往兩旁草木深處，把身形隱住，迎着馬蹄聲往前察看，不論見到甚麼事，不要輕舉妄動，務要聽令而行。牧場弟一答應着，向兩邊林深草密處散去，各把身形隱住，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馬師杜明，容得一手下弟兄往前走下去，遂和杜明滑着一帶叢林掩蔽着身形，輕登巧縱，時起時伏，往正北撲過來。這時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和兩位師弟是先走下來的，陸武師的武功造詣，比這一班人全高得多，往前走過半箭地來，前面馬蹄聲越聽越清楚，這位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劍眉一挑，立刻把身形施展開，縱躍如飛，向那馬蹄雜亂的一帶撲過去。當時這位陸武師還以為這定是這一帶掌山頭的「上線開爬」乘夜下道，或者就是遼東的鬼影子索雲形的接應，所以不論如何，也得把來的馬撥子察看明白了，免得自己這兒的弟兄和他們朝了相，這位陸武師一邊思索着，一邊細察這一帶的形勢，趕情還是一條別無退步的道路，往東是一片遮天蔽日的野林，西面是七虎林山蔓延過來隆起的山脈，成了一道數里長的山梗子，時值夜深，雖不是崇山峻嶺，不識這一條道路的，也不敢往前硬闖，這一來無形中這條路成了一

像死路，來的馬撥子，定是往這邊來無疑了，這要是不早發覺，兩下裏形跡已露，再想躲避就不容易了。老武師金刀陸建侯，正停身這片山梗子上，這時已隱隱望見前面道上，黑壓壓的一片馬影蠕動，這位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看出是所聽到馬羣無疑了，自己一相度停身之處，正是個咽喉路口，潛身的地方，只要是由北往南來，非從身旁經過不可，離立身處更有一段石屏聳立，高有丈餘，陸武師雙臂往上一抖，脚尖一點地，騰身竄上石屏，往下一伏身，用掌骨縮形的功夫，身形縮到如嬰兒大小，潛身在上。慢說別人不易理會到上面有人，就是看到上面可疑，至多只看出石屏上有鸞鵲鳥之類停留，絕想不到上面竟是江湖豪客，武術名家，這時金豹掌武南生，和銀髯叟陸明，也跟蹤趕到，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遂向兩人一打招呼，教兩人在石屏下各自潛踪，隱住身形，這時陸武師居高臨下，往前一看，又見一樁怪事！只見這條大道上，冷寂荒涼，那馬羣已可以看出形體，果如寶馬金弓季萬方所推測，不過三十多匹，可是最教人可疑的是，這羣馬匹既沒有掌竿的，也沒有押馬的，內中似有馴馬領頭，可是往這邊走着，忽然從後面竄過來一條黑影，疾如鷹隼，快逾猿猴，一幌的工夫，竟落在馬羣頭裏，只見這條黑影，往下落時，非常矮小，趕到一長身，身形顯得格外頎長，跟着手中似有甚麼東西，隱隱聽得嗖留之聲，那馬羣竟自往那頭撥轉去，反向四下奔竄，陸武師雖是經多見廣，但是這種情形，太覺離奇，趕到這撥馬羣才順了撥子，忽的在那黑影中，陡發怪聲，分明是喊「回來！」兩個字。那才走的與匆匆的馬羣，忽的往開一炸，一陣奔騰蹴踏的烈馬，竟似挨了極重的鞭撻，疾閃快避的又復轉回來，幸而是這條道兩旁全沒有正式的道路，那牲口有的就要從旁處竄逃，只是不爲崗巒所阻，就是被蓬蒿中暗藏怪影給撞回，只有仍然順着大路往回下竄。就在這種情形下，驀地從東面一片荊莽中，發出一聲刺耳的人聲，聽他說的是：「索二太爺一生就是不服這些邪魔外道，我到要見識見識，你能有甚麼驚人的本領！」這人喝叱聲中，竟自向那蓬蒿撲去，在他身形起處，更有兩件暗器先向那蓬蒿中打出去，這人喝罵的情形，分明是那鬼影子索雲形，見他那種身手矯捷的情形，果然名

不虛傳。這時那蓬蒿中候的飛起一條黑影，如飛鳥凌雲這般快，往上起到兩丈多高，才斜着落了下來，那撲向蓬蒿中搜索敵人的鬼影子索雲形，見遇到這種勁敵，二次騰身飛躍，向湧起的那條黑影撲擊。只是眨眼間敵一復渺，那先前現身的頗長人影，竟往那鬼影子索雲形身邊追去，似乎彼此打了個招呼，馬羣正往南翻回來，那鬼影子索雲形和那盜黨，竟自各展開輕功提縱術的本領，疾如脫絃之箭，竟自翻到了馬羣的頭裏，那知道才往下落，悠的從左側裏發出一股子暗器的勁風，這兩個江湖積盜，全是好身手，不約而同的往旁一躍，把打來的暗器避開，那左首竟自有人喝了聲：「還不給我回去！」跟着頭裏的三騎駿馬，竟自像是被甚麼打了一下，各自一揚蹄猛躍，好像在馬師的鞭策下，仍然退了回來。這次那名震江湖的積盜索雲形，似乎被這暗中的異人給惹得惱極了，只見他身形一幌，竟往那叢蒿怪莽中撲了過去。

那暗中潛伏的異人，這次微露顏相，只是沉沉黑夜，那看得出廬山真面貌，僅看出是一個形如猴子的老人。鬼影子索雲形盛怒之下，不計利害，也不想，遼東道上有這麼好身手的能有幾人？既然敢公然爲敵，並且自己在遼東綠林道中，以鬼影子成名，同道中沒有比自己再快的，今夜竟遇上這種異人，當時就應該覺悟，當局則迷，鬼影子索雲形竟自要和這暗中捉弄他的一較身手。才撲過來，那鬼影子已然二次騰身而起，這次暗中這人，一露形跡，鬼影子索雲形也有些吃驚，因爲他所露的輕功縱提術，分明是草上飛的絕技，自己相形見絀，本想交待幾句場面話，就從此罷手，給他個後會有期。不料這次却由不得他了，自己身形才一停，那前面的黑影也把身形停住，向這邊招呼道：「喂！相好的，今夜是給你辦收緣結果的時候到了，只怕你不識老夫的好意，老夫要領你到一個好所在，只怕你也未必領的了老夫好意，相好的！你敢來隨老夫去見見世面麼？」

鬼影子索雲形冷笑一聲：「你就是五殿閻羅，我也要見識見識你。」跟着一回頭，向他手下同黨鐵爪神獼夏九洲招呼了聲：「併肩子，得了手，自管亮青子劍他，寧可全折在陣頭，也不能受匹夫們

這麼拆辱。」鬼影子索雲形這是教鐵爪神彌夏九洲要打住了，不要給綠林道丟人現眼，自己抱定了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定要和敵人拚生死存亡。鬼影子索雲形安着了這種心意，遂把一身絕技全施展出來，身形這樣巧快，實非一般江湖道所能望其項背。這時前面那條黑影，時疾時徐，倏隱倏現，鬼影子索雲形是藝高胆大，到了這種強弱已分，是可以警醒他的妄念，只是他此時已竟破出與敵人以生死相拚，那肯罷手，一鼓勇氣，竟順着東面一帶叢林追趕下來，漸漸離馬羣已遠，鬼影子索雲形此時已一意與敵人較長短，寧願今夜落個同歸於盡，也不肯輕輕罷手，所以對別的事全不再介意，連已得到手中的馬羣全不要了，只注定了前面倏隱倏現的黑影追了下來。這道東一怪，鬼影子索雲形，名震東邊，實受高人傳授，輕功造詣，爐火純青，今夜若是稍含糊一點的敵人，也不易脫出他的掌握。老武師金刀陸建侯潛在石屏之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見這兩人，全是武功精滿，造詣極深，棋逢對手，這倒是值得一看，究竟鹿死誰手？只是自己的行藏也不願早露，更要監視馬羣，一察這暗中阻擾他竄逃的，到底是敵是友？陸武師在石屏上，暗中查看盜馬賊蹤，忽的見那護馬羣的顧長匪黨，一邊驅逐馬羣，仍想教馬往北走，只是黑影中這個勁敵，竟絲毫不肯容情，掩形隱跡，發怪聲，並且本領更是驚人，喝聲：「要想把我們的馬羣帶走，那是自尋死路，趁早罷手，還許網開一面，放了你們這羣遊魂怨鬼，你難道非要教老夫給你看看甚麼才甘心麼？」這人似譏諷，似謔似莊，可是手底下可不含糊，在他發話聲中，幾點輕微暗器破空之聲，全向那馬羣打去，見那馬羣驚躍嘶鳴的情形，既可看出馬羣雖被打，只有痛楚，沒有受傷的，這一來更可證明這是只捉弄賊黨，不肯傷着馬羣，定是萬方的朋友，暗中相助無疑了。

且說那鬼影子索雲形的至友，鐵爪神彌夏九洲，此番爲索雲形所約，不得不前來，趕到知道想動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牧場，鐵爪神彌夏九洲好生不悅，一再勸他不要和寶馬金弓季萬方結這種樞子。寶馬金弓季萬方已經成名，不是無名之輩，倘若僥倖得手，試問季萬方能否善罷干休？這場禍起來，就

够瞧的，何必多此一舉。鐵爪神獮夏九洲這麼再三攔阻着鬼影子索雲彤，且非是他醫於寶馬金弓季萬方的「萬」兒怕弄場殺身大禍。因為夏九洲在遼東道上，也是綠林道中說得起的人物，那那麼麼胆小怕事，只因夏九洲和這位寶馬金弓季萬方頗有淵源，當年自己身入綠林的時候，全仗寶馬金弓季萬方給他幫過大忙，才能在關外立足，夏九洲得以保住「萬」兒，鐵爪神獮夏九洲自經那次風波，知道自已神功太弱，火候還差，遂竭力的鍛鍊成功，暗中却對於「風子幫子」，一切小巧的功夫，十分注意，趕情夏九洲是懷了一種心意，他想到寶馬金弓季萬方的武功造詣及慷慨情形，自己想報答他，實無機會，遂想了一個不近情的乖僻主意，寶馬金弓季萬方經營牧場，自己想教他在遼東三省獨霸這一行，無論誰的牧場也不准再在這裏立足，那麼只有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牧場獨霸遼東，這一來鐵爪神獮夏九洲竟自放棄了搶盜劫掠，改業了「風子幫」，轉眼好多年的工夫，遼東三省的牧場，被他擾亂的到處全驚於他的威名，這次夏九洲被約，趕到一聽是要不利於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牧場，在先攔阻，後來聽出和寶馬金弓季萬方有不解的樑子，這才不再過於攔阻，暗中却要給他兩家化解這場怨仇，自己拿定這種主意，反倒十分高興的追隨着鬼影子索雲彤，到老林寶馬金弓季萬方牧場來作這次買賣。趕到鬼影子索雲彤下手時，還幸虧是鐵爪神獮夏九洲暗中幫助了寶馬金弓季萬方，鬼影子索雲彤為掩飾本來面目，及制服烈馬，用他獨有的西藏得了來最利害，最凶狠的馬猴皮時，忽的被寶馬金弓季萬方手下弟兄撞破，險些敗壞了他原定計劃，索雲彤一怒之下，竟要把那醉鬼齊靈置之死地，鐵爪神獮夏九洲暗中矯作牧場伏椿，略施小計，把醉鬼齊靈的命保住，可是夏九洲一看寶馬金弓牧場聲勢設備，是名符其實，防守雖嚴，但是因為相安已久，沒有敢捋虎鬚的，人心未免鬆懈，會看出鬼影子索雲彤懷着復仇之心，他此來，勢在必成，非把寶馬金弓季萬方「萬」兒折了，不肯罷手，自己若是暗中助了寶馬金弓季萬方，牧場裏雖能把整個力量全用上，或許能對付的了鬼影子索雲彤，若有一個動手的人釘不住，那一來反倒饒上幾位馬師，還不如教他早早的得手一走，反倒省却多少麻煩，憑寶馬金弓

季萬方這種威名，以及過去的這份勢力，想復仇還不算費事，夏九洲村度當時的情勢，遂不敢再多事，反倒竭力幫助鬼影子索雲形把這買賣作下來，就這麼還是無形中給寶馬金弓季萬方留了幾分臉面。那鬼影子索雲形本知道寶馬金弓季萬方有一匹寶馬，名叫銀尾火驢駒，在遼東三省，這匹寶馬已出了名，綠林道中沒有不知道他這匹寶馬的，索雲形來時就說下，非把這匹寶馬得到手不可，幸而寶馬金弓季萬方這匹寶馬，歷來不入大圈，單個在場主寢所圈內，鬼影子索雲形當時的心意，不得此馬不回，鐵爪神獼夏九洲是竭力的阻攔，鬼影子索雲形這才罷手，夏九洲見禍已造成，挽回不易，那寶馬金弓季萬方一世英名，眼看着付與東流，自己又不是鬼影子索雲形的敵手，說翻了說許連自己也斷送他手中，焦急之下，竟想出一條計策，自己明着是助鬼影子索雲形，故佈疑陣，好亂追緝人的耳目，暗中却是留下這點迹象，好教寶馬金弓季萬方從這點蛛絲馬跡上，查出盜馬的去向來，以寶馬金弓季萬方那種經多見廣，手底下頗有幾位能手，定能悟出其中的奧妙來，那時自然能够趕上馬羣，只要雙方一朝相，寶馬金弓季萬方看出是他所爲，自能相機應付，以寶馬金弓季萬方交游之廣，遼東道上到處賓朋，那詩節或者就許被好朋友給化解了，寶馬金弓季萬方能够仍在遼東道上稱雄道字號，自己也算稍報大恩，鐵爪神獼夏九洲這條計策，還是真用上了，不過寶馬金弓季萬方等可沒悟出，暗中竟被武林能手遼東二老看破，暗暗綴上了馬羣，雙方全是能手，鬼影子索雲形，始終防到有人跟綴，自己不願把自己的行藏先落在人家眼內，從一離牧場，把假猴皮脫去，就把形跡隱藏起來，這種地方，倒真稱得起英雄所見略同，場主寶馬金弓季萬方等，也全是隱秘着行跡，不願意驟然以形跡令盜黨查覺，兩下裏是棋逢敵手，趕到馬羣被事主發覺之先，就有兩位江湖異人，暗中這一露面，竟自把馬羣阻攔得無法前進，鐵爪神獼夏九洲還恐怕鬼影子索雲形見疑，遂施展一身本領，盡力與暗中戲弄自己的敵手較量，趕到鬼影子索雲形忿怒之餘，竟自不再掩蔽行藏，連發暗器，連敵人的形跡全沒看見，竟自被暗中的敵人誘走，這一來鐵爪神獼夏九洲知道這次所遇上的敵手，全是武林中能手，量來

自己真個與他較量上，非裁個大的不可。自己打定了主意，不再在這種名家手裏丟人現眼，夏九洲拿定了主意，遂乘着鬼影子索雲形追敵走後，遂略與暗中作的弄敵人周旋，把馬羣撒開，任憑他循着原路往老林的大路奔馳，趕到行近枯樹林北，才要奔上那一段虎林山脈隆起的山梗子下，眼看着前面的馬羣已竟要上了那山梗子，鐵爪神獮夏九洲在後面督着馬羣，忽的斜刺裏一股子勁風撲過來，夏九洲就知道有夜行人撲到，肩頭一抬，左掌往外一穿，用「蛇行一式」身隨掌走，竄了出去。脚尖一點地，藉路旁的叢蒿怪草，半隱身軀，向後察看。見一團灰影，已輕飄飄的落在地上，落地無聲，身形一長，夏九洲已看出來人正是鬼影子索雲形。夏九洲倒被他嚇了一身冷汗，忙問道：「併肩子，怎麼樣？點兒追飛了麼？」

這位遼東一怪鬼影子索雲形，語聲疾促，不似平時那麼從容，平時不論作多大的案子，遇到這麼個勁敵，也是談笑自如，夏九洲就知道他已遇到非常的事，果然鬼影子索雲形，竟自神色惶惶的答道：「夏二弟，我們今夜遇上對手，大約今夜我們不強存弱死不能算完，二弟你這麼狂奔來途，是否已爲敵人所制，我們今夜不用同歸於盡的手段，絕不能善罷甘休，夏二弟，還不捨掉這些累贅物，與敵人一較高低，我們難道就這麼俯首認輸，離開遼東道上麼？」鐵爪神獮夏九洲方要答話，突然在山梗子左側，有人一聲冷笑道：「姓索的，既曉得了老爺子的厲害，就該抖手一走，季萬方的事自有我來担承。急早抽身，尙可保你在遼東道上的威名，你若再執迷不悟，只怕你眼前就有無限苦惱，姓索的，你還不罷手等待何時？」在暗中這人發話時，鬼影子索雲形已扣了雙手的暗器，左手是七粒鐵蓮子，右手是一顆喪門釘，這時聽暗中話一落聲，鬼影子索雲形凜然答道：「朋友既是遼東道上同源，看的起我索老五，伸手管我們這場事，就該推誠相見，朋友你三番兩次的在暗中戲弄索老五，我焉能聽信你一派胡言，你倒是何如人？姓索的不見識見識你，絕不甘心。你要是想這麼化解我兩家這場事，我索雲形焉肯甘服，你真憑武功出衆，藝業驚人，我索老五真個不是你的敵手時，我從此洗手

江湖，隱跡埋名，你若是這麼戲弄姓索的，我可要無禮了。」說話間竟自目望着暗中發聲之處，果然在自己話一落聲，那片叢蒿中刷的一響，仍然是先前那人發話道：「你自不願和老夫相見，怨着誰來？要見識老夫又有何難，其實老夫在這裏恭候多時了。」

鬼影子索雲形竟自乘暗影中話未落聲：「索某正要見識你這種武林國手。」這個手字出口，右手一振腕子，喪門釘向黑影發話處打出去，這隻暗器力量非常大，隨着喪門釘之後，左掌中的七粒鐵蓮子，用連珠彈法打出去，雖則這麼輕暗器，打的既準且疾，帶着一陣輕微破空之聲。索雲形暗器這麼厲害，可是暗影中鼓掌狂笑道：「多謝你的厚賜，這種見面禮，老夫可不能拜領。」索雲形一聽答話的聲音，已竟移了地方，就知道自己又栽給人家，立刻從那叢蒿中打回來七粒鐵蓮子，鬼影子任憑怎樣閃避，只是這七粒鐵蓮子全是擦着頭頂，兩頰，兩肩頭，打過去。鬼影子恨怒之下，伸手從腰中把兩的九煉純鋼蛇骨鞭亮出來，一提丹田之氣，脚尖點地，用草上飛行踏浪登萍的絕技，向那暗影中撲去。鬼影子索雲形這次把一身本領全展開，要和這位武林怪客一決雌雄。身形捷如飛鳥撲了過去，掌中的九煉純鋼鞭隨着身形砸了下去。只是無論他身形怎麼疾，怎麼快，依然是照樣撲空，蛇骨鞭落處，一聲輕笑，竟自凌空湧起一條黑影，鬼影子索雲形是精研輕功的能手，認識對手施展的是「一鶴冲天」的輕功提縱術，自己暗暗吃驚，今夜算是遇上強敵能手。這時那條黑影已竟出去兩三丈，往下一落，似乎向這邊招着手道：「相好的，值不值的就亮傢伙，太以小家氣了，你不服老夫這兩下子，這裏來，我教你再見識見識。」說話間，那遼東一怪鬼影子索雲形立刻一語不發，又撲了過去。他這條九煉純鋼蛇骨鞭，在他掌中已有精純的造詣，更把一身本領全施展開，想和這暗中戲弄他的較量較量，只是任憑怎麼追撲，只是那武林怪客，總是若即若離，這時那鐵爪神獮夏九洲，見鬼影子索雲形已被人誘走，不過深知索雲形狡詐多疑，自己雖不便隨着他去搜索敵人，可是也不敢公然就把得來的馬竄往回下趕，仍想把馬竄往北圈回來，只是這次可糟了，不僅牲口圈不回來，連兩旁也齊發飛蝗

石，只有逼着他奔回枯樹林這邊來。

原來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寄身在石屏暗影中，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寶馬金弓季萬方不算是運氣不好，居然有這種江湖異人，在暗中相助，總可以保全住了威名，自己才要翻下石屏，招呼季萬方等，自己身形未動，頭頂上微風過處，就聽得有人說了聲：「既要幫忙，爲甚麼一旁看起熱鬧來了。」金刀陸建侯一回頭，一條黑影斜穿着石屏落到幾株枯樹後，陸建侯聽出來此人並沒有惡意，才要答言，那枯樹後穴又發話道：「陸老師不用多疑，速與季場主等合力監視馬羣，看住了那姓夏的匪黨，不要教他走脫了，不論如何也要逼他走向牧場，那遼東一怪，自有我來對付他，老夫去了。」說了這話，也沒見那枯樹一帶有些麼動靜，這時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金豹掌武南生等全到了。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等候大家到齊了，隨即囑咐大家全散開了，等待馬羣上了這段山梗子，兩邊分持暗器監視着，只和那隨在馬羣左右的盜黨「朝相」，任憑他走向牧場。那押馬羣姓夏的匪徒，是遼東道上有名的積匪，手底下絕非一般平常匪黨可比，雖是不和他動手，可要以全力來對付他。「寶馬金弓季萬方道：「那麼陸老師可是已認出這盜魁了麼？這匪徒究是何人？」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道：「勁敵當前。不暇細講，五弟你要趕緊派十二名弟兄，趕回牧場報告留守牧場的呂師傅，教他派得力的弟兄放箭到枯樹林，要把行藏掩祕着，只要等到馬羣一到，由呂師傅出聲吶喊。出迎潛伏的弟兄，齊提亮子，自然隨着你們到牧場，我們在暗中仍然監視着他，絕不至容他妄逞豪強。」說到這裏用手向那山梗子下一指道：「五弟你看是奔這裏來了不是？」

寶馬金弓季萬方順着陸武師手指處一看，只見那馬羣果然竟不聽匪黨的驅策，向山梗子上走來，這時寶馬金弓季萬方已知果然有武林妙手，對付這匪徒，自己今夜這個已丟了的臉面，可以找回來，遂向陸老師說了聲：「好吧！我這就吩咐他們趕回牧場，說與呂師傅，教他們照着命令準備，免得誤事。」當時寶馬金弓季萬方把一班弟兄們吩咐完了，交他們趕回牧場，這時馬師杜明也從路旁閃出，

向寶馬金弓季萬方說道：「場主據我看還是由我統率着他們回牧場爲是，場主看怎麼樣？」寶馬金弓季萬方略一沈思，隨既點點頭道：「也好，就請杜老師多辛苦吧！」馬師杜明說了「領命」二字，立刻一轉身軀，脚尖點地，向右首裏一擡身，竄向叢莽中，督率着一班馬上健兒，悄悄向那山梗子以南馳去，這裏寶馬金弓也和老武師陸建侯，金豹掌武南生，銀髯叟陸明，老鏢師雷遐齡，全分散開，全把暗青子喂好了，潛伏在暗影中，跟着那山梗子北邊的馬羣也到了，這幾位武師遂在暗中監視着所過來的馬羣，一過這段山梗子，那鐵爪神獼夏九洲遂不想脫身，鬼影子葉雲彤又被人誘走，自己想到今夜之遭，更足令人難堪！這位鐵爪神獼夏九洲遂不想脫身，前後左右的暗器全打過來，四面受敵，這種情形，實是離奇，此時要真是憑自己一身本領，和暗中捉弄自己的一決強弱，自己倒還真敢一拚。不過自己和寶馬金弓季萬方的關係，倒不顧中途抽身，倒要看看鬼影子怎樣收場，寶馬金弓如何對付，自己雖是暗中幫了寶馬金弓季萬方的忙，究竟不願和他相見，怕落個賣友求榮，忘恩負義之名。鐵爪神獼夏九洲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真是事在兩難，進退維谷，自己寧願得罪了別位武師，也不願和寶馬金弓季萬方相見。自己打定了主意。暗中戒備着，一路隨着馬羣，只要是不想脫逃，暗中跟綴的絕不相迫，只要自己一想撤身，或是馬羣一要往別處逃，定被暗器打回來，就在這種被人監視下，直被迫到枯樹林，這時已折騰到將近五更，鐵爪神獼夏九洲一看這種情形，竟自不出自己所料，果然是逼迫自己往牧場這條道而來，自己想到倘若真個被迫往牧場奔，那只有破出死命和他們一拚了。當時夏九洲打算雖好，無奈這暗影中監視他的全是武林中有本領的武師，又受了高人的指示，這時各顯一身本領，用全力來對付他，夏九洲任憑本領怎麼高強，也不是對手。可是一暗一明，一勞一逸，情勢懸殊，強弱已判，從枯樹林竟轉入了奔牧場的大道。這時夏九洲可急得熱火中燒，走頭無路，自己暗叫自己，你一片熱腸，將要不爲好朋友所諒，此時不脫身一走，難道真到了牧場裏橫刀自刎才算完麼，

想到這，立刻把兵刃按了按，向黑影中喝道：「我夏九洲是遼東道上好朋友，暗中給寶馬金弓季萬方幫忙，好朋友们未免辱我太甚，我夏九洲雖是無能，願在衆位台前領教，好朋友们不能再這麼戲弄我姓夏的，夏某只有無禮了。」說話間，把背後插的純鋼鎗刀撤下來，安心要闖出暗中監視人的掌握。這時馬羣可是依然往前走著，已入了奔牧場的大道，這時夏九洲才撤下兵刃來，只聽得路旁叢蒿暗影中一聲胡哨，立刻從兩旁黑影中颯颯的竄出來四十名遼東健兒，一律的疾飛勁吸，身背後斜插一口厚背鬼頭刀，全是垂着二尺多長的紅刀衣，青絹包頭，下面打裹腿，穿酒鞋，這四十名弟兄分兩隊，一隊二十名，貼着路旁，筆挺的直立，每隊是十枝火把，全是隨着這兩隊健兒現身時才幌着的，隨着又從道旁縱出一人，身形也十分矯捷，往這條道當中一站，穿着一件藍綢子長衫，白襪青鞋，手中拿着一柄竹扇，袖管肥大，袖口高挽着，向鐵爪神獮夏九洲一抱拳道：「這位朋友，敢請是夏當家的嗎？在下姓左名隆，奉敝場主季萬方之命，請到牧場一敘，夏當家的一定肯賞我在下個臉麼？」

鐵爪神獮夏九洲還沒想到來人真個是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牧場武師，並且來人竟用單刀直入，直道出自己的來歷，轟的夾耳根子通紅，自己悔恨之下，向馬師左隆一拱手道：「左老師，過蒙台愛，我夏九洲愧不敢當，請左老師轉致意季場主，我夏九洲寄身綠林，恩怨分明，季場主於我有恩，今夜的事，勢非得已，我們將來自有黑白分明之時，我夏九洲此時絕不能和季場主見面，請左老師不必相強，所帶走的馬匹，原馬交回，我夏九洲暫且告辭，請左老師原諒吧。」說罷立刻向左隆一拱手，一擡身竄入路旁，飛登着一株枯樹叉子，越過了道旁一片叢蒿，竟自向荒郊馳去，這次暗中竟沒有人阻攔，一任他逃去。

原來寶馬金弓季萬方雖在暗中跟綴着，可是始終沒有和鐵爪神獮夏九洲朝相，趕到行近了牧場前的大道，夏九洲遣一現身報「萬」兒，季萬方才十分驚異，竟不料是與自己有一段淵源的鐵爪神獮夏九洲，這一來季萬方反倒把身形嚴祕隱藏着，倒要看看夏九洲對自己的賊心惡念，怎麼施爲。在先

雖是聽着那老武師金刀陸建侯道出是姓夏的盜黨，但是絕沒想到是他，到這時竟有這種出人意料之事，寶馬金弓季萬方怎的不驚訝，趕到聽他把話說完，又借着牧場弟兄手中的火把之光，看出那夏九洲懷裏羞愧的神色，相信夏九洲的確是行爲豪放，恩怨分明的江湖客。自己若一魯莽，非落個不够朋友不可。在暗中候機待變，趕到錢爪神獮夏九洲說出不願和自己相見的話，寶馬金弓季萬方才不禁點頭暗嘆，此人天良未泯，不愧是遼東道上的綠林豪客，寶馬金弓季萬方趕緊吩咐，金豹掌武南生等不要攔阻姓夏的去路，任他逃走。寶馬金弓季萬方這樣一吩咐，一班萬師才不肯動手，夏九洲才能安然逃去。錢爪神獮夏九洲逃走後，這裏老武師金刀陸建侯也從後面趕到，向季萬方道：「五弟，我看這馬羣既由匪徒逃還，總算自己竟在我們手內認栽了，我們不硬起盡殺絕，先吩咐他們把馬羣護送回牧場，我們還是趕緊散開，仍把行蹤隱秘起來，我們還要看看這名遼東的鬼影子索雲形怎樣收場？」季萬方點頭道：「好！」把馬師左隆喚到面前，吩咐他把馬羣趕回牧場，連衆人的坐騎，也全帶回去，當時馬師左隆領着，趕着所失的馬羣，由四十名弟兄兩邊護着，趕回牧場。

這裏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金豹掌武南生，銀髯更陸明，老武師金刀陸建侯，仍然分散在叢林茂草中，身形隱起，這位陸武師知道鬼影子索雲形既已被人跟蹤上，絕不會容他再脫身逃走，遂向季萬方說道：「我們還是這趕緊回牧場，那裏定有一場熱鬧，我們雖全是事中人，據我看今夜很可以借身事外，看看這位名號遼東的鬼影子索雲形，和這位武林中怪客怎樣互顯身手，五弟，你以爲怎麼樣？」寶馬金弓季萬方點頭道：「陸老師所測度的諒不會差，不過今夜所遭遇的，令人不盡有些迷離莫測，我看這暗中幫忙的武林怪客，頗似遼東二老弟兄的情形，這種神龍見首不見尾，武功這麼超羣絕俗，在遼東道上實想不起有這麼位異人呢？」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微笑道：「我何嘗不這樣想，以適才在那段由梗子上所見的那種略顯身手，輕功提縱術已至爐火純青，絕非平常武師所能及，的確遼東道上尚不容易找出這種異人來，我也想到適才那種輕身術，頗與遼東二老的八步趕蟾，一鶴冲天

的絕技相似，不過兩位老俠挾絕俗之技，可有些怪脾氣，他不願意露色相時，就是你認出他來也不必理他，他倒能幫忙到底，假若是勉強的非見他不可，倒許把他惹惱了，就許抖手一走，那種冷酷無情的情形，令人絕不信他是遼東道上行俠仗義的怪客。我們既知道他是這種古怪脾氣，何必非觸犯他這種忌諱不可呢？我們還是趕緊到牧場，全要暫掩形跡，倒要看他個水落石出。」寶馬金弓季萬方忙答道：「既然是陸老師也看出大致情形來，我們不要儘自在這裏耽擱，趕緊往牧場趕吧。」

陸武師和金豹掌武南生從道北穿叢林枯樹，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銀髯叟陸明，從道南穿着高可及人的蓬蒿往回下去，迅捷如飛，來到牧場切近，只見這一帶已竟由馬師呂燕雲分派場中一班得力的弟兄，到處埋着暗椿，潛伏下強弓硬弩，把牧場一帶佈置的如鉄桶相似。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和金豹掌武南生才飛縱到牧場的柵牆外，只見暗影中從草內微然一響，跟着嗖的掠空射起一枝響箭，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知道已被牧場的伏椿發現，趕忙把牧場的口令報了過去，立刻那伏椿知道是自己人，遂從叢草中射出一道昏黃的燈光，向這邊一掃，跟着燈光已然斂去。這時金刀陸建侯，和金豹掌武南生一打招呼，各用輕身提縱術，從躍如飛，翻過了木柵牆，這種地方就立刻顯出武功強弱來，金豹掌武南生的輕功提縱術就差多了，越那道壕溝，就費了很大勁，仗着是在自己的牧場，所以脚下雖顯出重濁之聲，沒有甚麼妨礙，金刀陸建侯已竟先闖進牧場，寶馬金弓季萬方從偏東北進來的，銀髮叟陸明也跟蹤而入，這時季萬方只向守柵的暗椿報過當夜的秘密口令，帶着陸明順着牧場柵房奔後面西大園，留守的老鏢師孟遐齡趕到，季萬方暗打招呼，教老鏢頭一同走，季萬方要看看這裏在呂燕雄馬師統率全場佈置下防守情形。

這時已交五更，斜月西沉，只有疎星佈滿在碧藍的天空，這種廣大的牧場，全在黑沉沉的暗影中隱去，只有邏守盤查柵子的馬駿子，一撥跟一撥的蹄聲雜沓，冲破這種沉寂的夜景。寶馬金弓季萬方才和陸明，孟遐齡越過牧場的瞭望台，越過馬溝，斜着够奔大園，那知才一移身，場左側斜刺裏突

有一股子颯風襲到，寶馬金弓季萬方一擰身，腳下一個箭步，竟斜縱出丈餘，「鶴子翻身」一掌護身，一掌應敵，銀髯叟陸明和老鏢師孟遐齡，也覺出一條黑影撲到，來勢很疾，銀髯叟陸明用龍形穿手掌往左一枕身，老鏢師孟遐齡往右一個箭步，也全竄出丈餘來，和場主季萬方全是不出一點聲息，身形落地，往下一矮身，伏身細察來人，果然見一條黑影往那瞭望台轉角一落，身形那份輕靈，跟着又騰身躍起，竟竄上瞭望台的東北角，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陸明，孟遐齡老鏢師，才待移身察看時，只見這條黑影身形才往瞭望台一落，突聽得上面喝了聲：「死約會，不見不散。」立刻候的這人翻了下來，一個「雲裏翻身」，仍然輕飄飄落在地上。這時那上面的人只說了這麼句話，已縱出去兩丈多遠，銀髯叟才待移身向季萬方打招呼，忽見從瞭望台的後面，飛縱出一條黑影，身形一現，只聽他鼓掌說道：「相好的，你還想逃出老夫的掌握麼？」跟着身形展動，竟向前追下去。這裏寶馬金弓季萬方才竄到銀髯叟陸明和老鏢師孟遐齡的面面前，低聲說道：「我們不要過露形跡，趕緊追趕，咱們倒是真可以看一場熱鬧，你們看那個現身的兩條黑影，身形那麼矯健，看情形全是武林高手，說不定前面那條黑影就是鬼影子索雲形，後面的現身時相離太遠，連身形高矮，全沒看出來，不敢斷定是不是他，大約全奔了馬圈那邊，我們緊追。」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銀髯叟陸明，全施展輕功提縱術。縱躍如飛，向大圈這邊追來，相離大圈不遠，季萬方和銀髯叟陸明，低聲招呼道：「陸老師，我們別往前走了，你看這一帶全變了形勢，怕是呂師傅在這裏擺下陣式，馬圈裏的號燈全撤了，只有圈裏出入的地方，留下了兩盞半明不滅的油紙燈籠，照着那馬圈裏昏昏暗暗的，偌大的馬圈，却把巡更察夜的全撤了。」寶馬金弓季萬方道：「我們索性找個隱身之處。」

陸明點頭道：「好！」兩人全向馬圈的右首退下來，才把身形隱在黑暗中，忽的聽得頭頂上有人發話道：「季場主，那鬼影子索雲形，自恃武功，不肯就範，我們倒要把他制的馴服了，你們不要儘自看熱鬧了，趕緊翻上馬圈子頂上來，仍然別和敵人「亮盤」兒，我們四下裏已竟密佈網羅，倒要看

看究竟鹿死誰手。」

寶馬金弓季萬方忙問道：「老師是那一位？」寶馬金弓季萬方答了一會，上面連聲也不答，季萬方不敢過於耽擱，快的飛身上上大圈的頂子上，銀髯叟陸明也隨着上來，兩人的身形才站穩，跟着從東面飛撲過一條黑影來，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陸明趕忙着蓄勢以待，那來人身形相離有丈餘遠，竟自停身說道：「那邊可是萬方五弟和陸師弟麼？」寶馬金弓季一聽，來人竟是老武師金刀陸建侯，忙答道：「是我，陸老師有甚喜事？」陸武師來到近前，低聲說道：「我們猜測的不錯，果是遼東二老，竟自要與這鬼影子索雲形一決雌雄，非把這綠林怪傑索老五擺弄得不能逞強才算完。這兩位老頭子每作一件事，必要有始有終，這場事遇到他手裏，索老五是該着倒運，這時二老俠已經算是把索雲形圍住了，絕不容他再脫身了，我們全是領遼東二老之命，教我們不用再管別處，全往大圈這裏集合，全要在大圈頂子上分四面把守住了，每一面全得有一人兩人，教我傳語你們，務必按照他的話辦，不論是鬼影子索雲形怎樣急鬥，只用暗青子殺住他，切莫教他脫身，那時他們二位老俠自有制服他的手段，可是諱囑着季場主，千萬不要冒然朝相，只在暗影中釘住了，那時二老俠只要出聲招呼，五弟你再出頭和那索雲形相見，今夜要連你兩家的新仇舊恨一筆勾消，二老這麼諄囑，就因為鬼影子在急怒之下，要在玉石俱焚之心，他自己不能脫身，也要再毀一兩個藉此洩憤。所以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我們應該避開這種鋒銳，這次決不用我們和他狠鬥，萬方五弟，你明白這意思了麼？」寶馬金弓季萬方欣然領命，遂和銀髯叟陸明把守着大圈頂子的東南角落，寶馬金弓季萬方佩着一槽甩手箭，只在前面虎林山脈的山梗子上，用了三枝有還有九枝沒用，銀髯叟陸明一囊飛蝗石，這兩人全是以多為勝的暗器，兩人伏下身軀去，在這種黑沉的屋面上，我暗敵明，不用較量已佔着便宜。這時老武師金刀陸建侯也從暗影中退出。

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陸武師把身形隱去，銀髯叟陸明湊到身邊，低低說道：「場主，你看這大約許

是那鬼影子索雲形，被二老擠過來了吧？遼東一怪是多大的威名，竟也落到人家網羅裏，我們這裏還許是他入網之處呢。」寶馬金弓季萬方順着陸武師手指處仔細一看，只見是從西南方過來的，看情形分明是在瞭望台那邊轉了一週，只見頭一條黑影是想往南折回去，才往南一縱身，隱約中似聽得有人喝了個「打！」字，那意思似要竄逃，竟不敢再往南竄，折轉奔正東。才往東一騰身，驀然在黑暗中縱起一人，喝了聲「回去！」那被截的黑影，似乎不敢動手，竟自翻身奔了大圈這邊，這次竟容這條黑影連縱身形，轉眼的工夫，竟出來有十幾丈，迎頭竟沒有堵截的，可是他後面那條黑影竟隨後追趕了來，這次毫不避忌的招呼道：「喂！相好的，自己滾上門來，主人那好不領情，你已是網中之魚，痛痛快快的隨我老頭子去吃壓驚道勞酒，絕不會難爲你，再這麼藏藏躲躲，你可要自我難堪了。」

那前面逃的黑影倏然止步，反身答道：「甚麼人敢這麼戲弄你索五太爺，你是活膩味了！你這老匹夫究竟是甚麼人？弄這種鬼門道，就想留住你索五太爺，真是癡心妄想，你不敢在五太爺面前報「萬」字，是怕五太爺寫上生死簿，老匹夫你給季萬方擋橫，是要給季萬方那匹夫作替死鬼！你五太爺今夜不要了你的命，誓不爲人。」末後這句話沒落聲，矯健身軀，已隨着最後的話聲撲過去，那知身後那人，身形雖隱，半空竟一聲冷笑，隨着這笑聲，那東邊暗影中，竟有人喝了聲：「相好的，這是東門關，你叫鬼影子，這到你老老家了，你還想要誰的命？」跟着從東往北竄出一人，身形巧快，如一縷輕烟，那鬼影子這次竟蹣跚着向北來的人追了來，一前一後，越來越近，寶馬金弓季萬方本是凝神注視着下面，大圈內掛的兩盞油紙燈，撲撲的連響了兩聲，竟自全行熄滅，只在這滅燈的剎那間，前面那人的行蹤又渺，鬼影子索雲形也是腳下略慢了一步，竟把人給追丟了，寶馬金弓季萬方也在疑惑，憑自己的目力，並不算差，怎竟會沒看見前後的人影，怎樣隱蔽的，那鬼影子索雲形口中似在喃喃咒詛，只是這次聲音低，聽不出甚麼？忽的在寶馬金弓季方和銀髯陸明的身旁，不足一文遠，有人發話道：「相好的，這就是鬼門關，你怎麼不上來？怕死麼？」鬼影子索雲形怒叱道：「五太爺就

是不信這種胡言，你是刀山油鍋，我也得比劃下來才算，老匹夫，看五爺要你的命！」寶馬金弓季萬方知道這是故意的誘他到上面，自己和陸明武師，屏聲靜氣的看這鬼影子索雲形怎樣上鉤？

這時鬼影子索雲形怒叱聲中，竟向馬圈這邊撲過來，身形才往馬圈前一落，忽的暗影中有人喝道：「你嘗嘗這個，嘎吧吧一陣暴響，由暗影中連珠弩如雨點般向鬼影子索雲形射去，那箭射的別看那麼迅疾，可是這位俠盜遼東一怪鬼影子索雲形，身形矯健，施展一鶴沖天的輕功絕技，往起一縱身，立刻把一排連珠箭避開。這時遼東一怪鬼影子索雲形，竟自因為閃避連珠弩，飛落到馬圈頂子上，這次錯非索雲形有非常的身手，就是這排連珠弩就搦不過去。索雲形脚尖一點大圈的邊沿，忽的從左側裏竄過一條黑影來，一照面雙掌挾勁風，「雙照掌」竟向索雲形打來。索雲形身形往左側一恍身，用「單推手」往來人的右臂上一劃，跟着左掌是「順水推舟」，往來人右背上打去，這一掌用了十二分力氣，真要是打上，那來人休想逃出他手去。這一撒招，眼看着掌鋒已然用上，那來人竟把身形一轉，已到了索雲形的左側偏後，立刻用了手「如封似閉」，雙掌並沒打出來，只見他虛着往外一推，索雲形只覺着下盤不固，脚下踏的地方似乎不着力，身形一恍，好似被推了一掌，索雲形是久經大敵的綠林道，論起來便可以懂的這種內家掌力，有混元氣掌法的力量，這種神功，對於武術家會者無幾，鬼影子索雲形是個中好手，不過因為萬想不到遼東道上有這種能手，所以一時蒙住，竟不往這上想，更兼他橫行江湖，輕易沒遇上敵手，未免目空一切，養賊縱驕的習慣，總脫不掉輕敵驕敵的意，這時把身形拿穩站穩，查看敵人時，只見那黑影已奔了大圈的後部。鬼影子索雲形遂向前縱身形躍過來，暗中却把腰間圍的九煉純鋼蛇骨鞭抖開，身形逼近，一振腕子，由右往後一帶，鞭身抖起，照着那黑影中打去。鞭風勁疾，身形巧快，前面那條黑影連頭也沒回，只有上身微向左一恍，如一縷輕烟，向左邊圈頂子上落去。鬼影子索雲形掌中這條蛇骨鞭，質具非常身子，頭一招用空了，見敵人往左一逃，遂也乘勢往左用連環步「濺風盤打」，橫着向敵人中盤打去。敵人依然頭也沒回，雙臂向上

「抖，「用一鶴冲天」的輕功提縱術，身形凌空而起。鬼影子索雲形第二招撒出去，竟自依舊用了空招，這次變招更疾，用腕力往回一帶，硬把蛇骨鞭已圈過來的鞭鋒，硬給帶回去，腕子上憑着靈巧之力，竟自用了手「烏龍穿塔」，蛇骨鞭向上追着敵人的身上向上打去，這一招鬼影子索雲形用的是撒手鞭絕招，任憑敵人身手怎樣快，只是才把身形縱起來，身在虛空，那能躲閃。眼看着蛇骨鞭已然打上，那敵人竟自一個「雲裏翻身」，上盤往後一仰，頭上腳下的往下落來，是正往鬼影子索雲形的頭頂上砸，如被蠅上，雖是不至死，也得落個兩敗俱傷，當時鬼影子索雲形得只往前一上步，一個「白蟒翻身」，把掌中鞭往身後用泰山壓頂的招術，向倒墜下來的敵人砸去。這一招尤為險絕，鬼影子索雲形鞭一橫出去，眼看着敵人非栽在鞭下不可，那知對手武功精湛，有超羣脫俗之能，鬼影子回招術雖快，但是這位武林怪客身形更快的各別，肥大的袖管一拂，身隨掌走，蛇骨鞭往下一落，人已失蹤，鬼影子索雲形返身追敵，跟着這人已竄下了大圈頂，鬼影子索雲形趕緊一縱身，想要跟蹤追過去，還算好，身形是往圈頂邊簷子下一落腳，再飄身下去，不料腳兒才一點簷口、從暗中有入發聲喝喊：「與我回去。」唰唰的從黑影中連打過來兩般暗器，鬼影子索雲形趕忙閃避，是一枝甩手箭，兩塊飛蝗石，手勁非常大，飛蝗石是奔胸膈要害穴打的，竟被鬼影子索雲形給接了去。跟着索雲形喝了聲：「來而不往非禮也。」隨手兩塊飛蝗石打了回去，只是這兩塊飛蝗石全落在這大圈下。這時鬼影子索雲形是憤怒十分，抖蛇骨鞭轉身形，想往北面搜求敵蹤，也好乘機逃走，才一轉身，只見身後正有一條黑影落下來，鬼影子才待細辨來人面貌，只聽迎面這人說道：「朋友，你兩家不過有些微嫌，何必怨仇牢結，老夫願作和事老，給你兩家解嫌釋怨，你們能聽老夫的話，化干戈為玉帛，言歸於好，兩下裏全把威名保全住，全不為遼東道上的好朋友。你若執迷不悟，可莫怪我的無情，你要知道寶馬金弓季萬方的「萬」兒不是容易折的，好心已盡，聽不聽由你！」

第三章 隱患已潛伏 鐵騎臨含冤被捕

鬼影子索雲形在敵人發話的工夫，竭力向對面細辨來人的面貌，只是相隔稍遠，僅能看出是一個瘦大枯乾的小老頭兒鬼影子索雲。形眼望着這人，一時間竟猜不出他究屬何人，遂冷笑一聲道：「朋友！你是這牧場中甚麼人？竟敢這麼戲弄你索五太爺。你要知道索某在遼東道上，沒有人敢這麼稍存輕視之態的，如今既跟姓索的這麼爲仇作對，你定是成名露臉的人物，請你報個『萬兒』來，索某倒可以領教領教。」索雲形一邊說着，脚下漸漸往對面移動，暗中是恨極了這人，他想跟上步眼，用旱地拔葱的身勢，猛撲過去，蛇骨鞭不把他砸死，也教他多少帶傷，他打算的雖好，無奈暗中却有人已識破他的詭計，才往前湊了兩步，肩頭上突有人輕拍了一下，有人輕叱道：「喂！索老五，江湖上還這麼不識相，你再嘗嘗老夫的手段！」鬼影子索雲形不禁大驚，一個燕子翻身，左掌在胸前一封門戶，右手的九煉純鋼蛇骨鞭舉火燒天式往上一舉，預備迎敵，就在他轉身作勢之時，身後這人已如飛鳥般退出數丈去，隱入黑影之中，鬼影子索雲形恐怕腹背受敵，忙的一斜身，再看適才答話那人，已竟逃的無影無蹤，自己前後左右，靜蕩蕩的眞成了無人之境，鬼影子索雲形既憤怒又懊喪，憑自己縱橫江湖一二十年，雖也不斷遇着勁敵，可沒吃過這麼大的虧，不想今夜竟會被人軟困上，無法退身，這分明是要教索某認敗服輸才算完，我姓索的在江湖道上，已竟創出『萬兒』來，焉能落在他人手內，這麼栽跟頭丟人現眼，只要眞個不能脫出敵人之手，寧可揚鞭自殺，以結餘生，也教敵人看看鬼影子雖死不辱，自己想到這。把掌中九煉純鋼蛇骨鞭提起來，看了看自己，不禁咳了一聲道：「你在索某掌中會過多少成名露臉的英雄，在遼東道上成名立『萬兒』，全仗你捧我，今夜就是你我葬身之地，不過我還要藉你之力，抖抖威風，咱們再一同離開這遼東道上，奔那枉死城中吧。」說到這，把這條蛇骨鞭提在手中，用了用力，立刻打量四下裏，此時雖是敵蹤已渺，可是深知道敵人全在四下裏埋伏。

着。自己打定主意，從東北角逃活，這時鬼影子索雲形已破出死命，要逃出羅網，事若不成，只有與敵人同歸於盡，多料理一個算一個，脚尖點地，騰身躍起，飛身撲奔了東北，這座馬圈前者已竟交待過，足有四十丈長，鬼影子索雲形連縱身形，已離着東北角數丈遠，竟一路撲過來，沒有一點阻攔，心中方在詫異，趕到再往前一縱身，只聽得東北兩面的角落上，同時有人喝了聲：「回去！」立刻嗖嗖的打過兩支暗器來，鬼影子索雲形全用蛇骨鞭磕飛了，身形仍然往前直撲，這次是安心拚命過來的，不管攔截的暗器怎樣厲害，依然是往前硬闖，堪堪離着馬圈邊已近，立刻有人喝道：「相好的，不要存着拚命脫逃之心，你要知道，寶馬金弓季萬方和你有樑子，憑你一身本領，可以另去找他，今夜這手作的不大漂亮，連好朋友全一塊埋了，好朋友存着息事寧人之心，趁寶馬金弓季萬方向未回來，給你兩家解和，焉能容你脫身一走，你聽信老夫的話，尚可保全你兩家的威名，你想仗着橫行江湖的蛇骨鞭往外闖，那算妄想，這裏有四十張連珠快弩，尙還沒肯用，憑你闖得過去麼？相好的你見好就收吧！」

鬼影子索雲形一邊提防着暗器，一邊冷笑着說：「索五太爺今夜認了命，我不領這空頭人情，如果真看得起我，就應該出頭相見，我們尚可商量，要以這藥以武力令索某認敗服輸，你就刀山油鍋我也要見識見識。」索雲形才說到最後這句，又覺背後微風動處，自己才要翻身應敵，肩頭已被人拍了一掌，這次比方才掌力稍重，隨有沉着的聲音說道：「你不服非就招呼一下子。」鬼影子索雲形一翻身揚鞭猛起時，這人已退出兩丈去。一鞭砸空，背後又有風聲，這次索雲形用「巧燕翻身」「烏龍盤柱」，連蛇骨鞭帶身形一塊往後捲，可是任憑翻得怎樣快，依然撈不着敵人，這時索雲形已知自己身入網羅，勢窮力拙，可是話已出口，甯死不能再服輸，當時這暗影中已步步緊逼來，不得不以死相拚了，翻身二次砸空，再找敵人，只看見一條黑影，鬼影子往斜刺裏再一縱身，那知暗器一隻跟一隻打到，索雲形此時才知道這暗地潛伏監視的實非庸手，全是很好的手法，實在可怕，是不容自己再逼

礙，剛將兩件暗器避開，覺得右肩頭忽然有人暗中襲到，容得再想閃避時，已竟被人暗中點了一指，右臂一麻，鬼影子雖是綠林，可是他遇過名師，深得武道真傳，自己雖不會點穴術，可深明穴道，覺得來人似要向自己「肩井穴」下手，自己閃避得快，未被點入「正眼穴」，可是敵人手法很重，只覺得輕輕一點，一條右臂險些不能支持，趕緊在縱身之時，提丹田之氣，貫到右臂，身形才着地，左臂又有敵人撲到，疾若颯風，快似閃電，掌到左肩頭，往右一恍肩，右手的蛇骨鞭一抖，「橫架金樑」式掠敵人的右臂，來人才站即走，身隨鞭起，業已失縱，跟着身背後敵人又襲到，趕到翻身應敵，敵又隱去，跟着暗器，鏢，石，還乘隙攻擊着，四面受敵，又不是暗中與自己搏鬥的對手，索雲形認爲自己就把全身本領施展盡了，也難脫圍困，到這，索性往後一撒身，大吼一聲，立刻把掌中的九煉純鋼蛇骨鞭往胸前一橫，厲聲說道：「朋友毋須動手，索某有一言，朋友們聽我說完，索某自有個交待，我鬼影子索雲形在遼東綠林道上，多少有點虛名，我與寶馬金弓季萬方當年結下樑子，我才負氣離開遼東，我立誓這遼東道上兩人不能併立，不料寶馬金弓季萬方竟得一班好朋友之助，名成業就，我索雲形講到江湖道的氣節，尤其不能再往這遼東道上行道，可是我近來因有不得已的事，非在這一帶露露「萬兒」不可，在我沒在這一帶動手作案之前，非得和這位場主了結了當年的舊賬，這才大膽的來動他的牧場，不想竟自有武林名手，暗中拚命維護姓季的，這一來我索雲形落了他人的圈套，事到如今，索某落在你們手中，我一生英名，從此算是付與東流，索某在遼東道上闖了這些年，尚沒被人這麼輕視過，要想奴顏婢膝的在你們面前，作那怕死貪生之舉，那算妄想，不過暗中幫忙姓季的朋友們，不教索某見識見識，我死也不瞑目，現在話已道明，我也不便要求朋友你們亮一「萬兒」了，咱們下一世再見吧！」

鬼影子索雲形說到這話的把掌中九煉純鋼蛇骨鞭往起一舉，就往自己頭上砸，當時鬼影子索雲形是真安着不落到別人手中，掄鞭自殺，臨死落個英雄，那知鞭掄起，往下再落，嘖的蛇骨鞭竟被人抓

住，鬼影子索雲形耳中聽得有人說了聲：「索賢弟你這可是想不開，我季萬方一步來遲，險些教我落個不會交朋友之名。」鬼影子索雲形機靈灑灑打了個冷戰，剛要掙扎，嘎嘎的左右飛縱過兩條黑影來，這兩人身形一落，突然發話道：「朋友，寶馬金弓季萬方能依然拿你當好朋友敬重，你要識相的，應該千事了萬事休，再要是不講交情，可有點不够朋友了！那你不肯想和寶馬金弓季萬方講過節兒，有什麼事胡着吳老大晏老二說吧」跟着哨聲，忽忽的四下同時恍着了亮光，從這馬圈的頂上四週同時亮起四十多支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單有牧場中四位馬師，呂燕雄，左隆，馬殃神，杜明，鐵金城，各持有一枝火把湊了過來，這時遼東一怪鬼影子索雲形知道已落到人家掌握，想自裁全不能如願，遂把手一鬆，蛇骨鞭已被背後過來的寶馬金弓季萬方接去，這時也看出暗中戲弄自己這兩個武林怪客是兩個形若鄉農的老頭子，自己心中一動，從外貌上看，沒有甚麼驚人之處，可是映着火炬，兩老人的目光全炯炯發異光，以及才戲弄自己的情形，輕功提縱術已有絕頂的功夫，錯非遼東二老那會有這般身手，真是這兩個老兒，那真是自己時乖運蹇，命裏該當。自己低頭不語，這時左邊這個瘦老頭子向寶馬金弓季萬方招呼道：「季場主，你身為主人，好朋友到了，還不陪櫃房款待，難道還要教人家挑你的眼麼？」

寶馬金弓季萬方忙的把接過來的蛇骨鞭向馬師呂燕雄手中一遞，隨既轉過身來抱拳拱手道：「朋友，我季萬方和朋友你不過一語之嫌，當年在崔四天王的揀子緊裏，實出於一番善意，朋友你認我季萬方藐視綠林道，有獨霸遼東，不容線上朋友立足之意，你想當時若不是朋友你逼我過甚，我季萬方絕不肯那麼反臉無情遽然動手，盛怒之下，才用金槍二十四式得罪了朋友，是非曲直，有在座的好朋友評論，公道自在人心，是非不容顛倒，朋友你竟自放一派狂言，徜徉而去，不想朋友你不能相諒，依然在今夜找上門來，把我季萬方慘淡經營的牧場，毀於一旦，若非正趕到遼東二老二位老前輩一再攔着，不教我們各走極端，我們何必落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呢！如今朋友你既來到我這牧場，速來

是客，我李萬方也得稱盡地主之誼，至於我兩家的事，若能從此一筆勾銷，固然是季萬方之願，若不願這麼完呢？我們用開今夜，朋友你另外割出道兒來，我李萬方准接着就是了，這裏有兩位老前輩，我先給朋友引見引見，還是請朋友你到櫃房一敘。」寶馬金弓季萬方說這些話時，那鬼影子索雲彤只是丁字步一站，口邊帶着一絲冷笑，一語不發，更顯出一派陰險傲慢的神色，寶馬金弓季萬方非是暗中嫌遠東二老一再囑咐，不準動火性，要忍到十分，耐到十分，倒實不能再忍耐時，也不準動手，自有遠東二老擔當一切，所以季萬方才這麼委曲求全，要不然以寶馬金弓那種爽直的性子，早不愛看他這種神色了，那鬼影子索雲彤冷笑一聲答道：「好好，我索雲彤正要領教這兩位的「萬」字，今夜成全我的，虧了他們二位了。」

寶馬金弓季萬方不拾他這個話碴，一指右首這位道：「這是遠東二老，碧天一鶴晏大爺，單名一個翼字。」又一指左邊這位道：「這是二爺，人稱天馬行空，單名一個鴻字」。朋友你也是遠東道上的老江湖了，該有個耳聞吧！」鬼影子索雲彤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索某所料不差，若非遠東二老，他人焉有這樣好身手。」說了這句，把雙拳微抱，帶着極不自然的神色，向遠東二老說道：「二位老前輩，這麼看的起我索五，教我沒世難忘，我焉能不答二老的大德，倘若索某依然能活在世上，總有教晏老前輩看我索雲彤是否忘恩負義之輩，今夜的事今晚了，將來的事，將來談，季場主你還要拿主人的身份，把我這鼠盜狗竊之輩當作上客，那真比罵我還利害，我索五縱然厚顏，也無面目再在這裏逗留片刻，縱算季場主有好朋友接後場，我索五沒遇上好朋友就完了！二位老前輩和這位季場主怎樣打發我索老五，靜候一言，我是謹從尊命。」鬼影子索雲彤這種含憤無禮的說出來，寶馬金弓季萬方不禁哈哈大笑，方要答言，那天馬行空晏鴻向寶馬金弓季萬方微微擺首，隨向鬼影子索雲彤道：「朋友你這可有點辜負好朋友的美意了，我們弟兄多管這場事，也不會過，姓晏的是何如人也，朋友你應該知道吧。我們弟兄當着朋友你說句放肆的話，我們本俠義道的門規，專愛管江湖上不平事，天

下人管天下事，已竟伸手管了，就讓他有起有落，絕不能中途撒手，今晚我弟兄正趕上做這裏場主的座上客，朋友你竟這麼巧，和姓季的事隔多年的過節兒，偏在今夜裏要找回來，連姓晏的全一塊毀，說句朋友你不愛聽的話，要是操在別的江湖道，姓晏的早把他打發了，焉能容他在這裏耀武揚威，只爲都在綠林道中雖有些心毒手辣的地方，尙還有些分寸，更念在成名江湖良非易事，你與寶馬金弓季萬方又不是殺了奪妻之仇，我們這才一心給你們化解這場事，保全你兩家的威名，不致落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如今朋友你不僅不領這個情，反倒說出這種負氣的話來，朋友你有些錯認了人了，依我相勸，還是化除前嫌，言歸於好，由我老弟兄給你兩家作個和事老，杯酒言歡，從此把以前的事，一筆勾消，朋友你可要明白，姓季的可不是怕事，姓晏的更不是省油燈，事情擠到那兒，莫說這個牧場算不得什麼，就是天大的事業也一樣的扔，現在息事寧人，就另當別論了，朋友你難道除了今夜還要我後場麼？」

鬼影子索雲彤冷笑道：「遼東二老在遼東道上，綠林中聞名喪胆，我索五焉能那麼不知趣味，不過今夜的事，太教索雲彤難堪，現在我已落在季場主的掌握之中，教姓索的怎樣？不過一舉手之勞，可是我索五不是怕死貪生之輩，雖是綠林道的小卒，倒還是可殺不可辱的性情，有負姓季的美意，咱們後會有期，現在老伙的杯酒言歡，我索五寧死不能從命，二位不必相強了。」碧天一鶴晏翼，乃連說了幾個「好！好！好！」字，底下的話沒出口，突然從大圈頂上的東側，縱過一人。

颯聲喝叱道：「姓索的你太的不識相了！」這人身形一落，鬼影子往後一撒身，蛇骨鞭已不在手中，雙掌一分，一掌應敵，一掌護身，鬼影子索雲彤，莫看他敗兵之將，可是依然餘勇可嘉，這一來不懂鬼影子猝然一驚，連寶馬金弓季萬方，也是愕然驚顧，因爲遼東二老深知鬼影子索雲彤，爲綠林盜中最刁狡，最難纏的人物，目下雖不懼他再萌甚麼惡念，可是來日方長，只怕他另生詭計，所以委曲求全，囑咐陸建候一千武師等，千萬金不必露面，使鬼影子索雲彤少一分難堪，也少一分復仇

惡念，不料鬼影子恣意刁難，雖入了網羅，仍然不肯就乾服遼東二老那種威望，反倒苦口婆心，給他兩家解冤釋怨，他反倒惡語相加，頗有與寶馬金弓季萬方誓難兩立之勢，金刀陸建候是豪放不羈的武林豪客，那看得慣這種惡徒，立刻怒叱一聲，飛縱出來，寶馬金弓一看是陸武師，遼東二老也往後撒了半步，大爺碧天一鶴晏翼，用沈著的口吻說道：「陸老師這些年在江湖上磨練的，難道還不能忍耐麼？」金刀陸建候恨聲說道：「弟子在江湖上已是憂患餘生，那會不能忍耐，不過這個索朋友一意孤行，不講江湖道義，老前輩為兩家息事甯人，稍懂面子的，應該承老俠十二分人情，不料索朋友，你竟自這麼嚴辭峻拒，分明是目中無人，心不甘服，陸某闖蕩江湖以來，敬的是光棍漢子，不打死老虎，很知道是老前輩，就是說個古做督焦，你也未必甘心，你不用話裏話外，季場主有好朋友相助，你姓索的人單勢孤，咱們見面今夜，凡是季場主的事，我們作朋友的既已伸手管了，就管到底，接到底有天的事，陸建候全敢接着「姓索的，你自管去你的，三個月內，任你施展，你有不滿意的地方，自管到七虎林廳找姓陸的，我陸建候拱手恭候！」老武師金刀陸建候，說到末句，向遼東二老一拱手道，老前輩不必再費心了，我陸建候以私人的情義強壓着我萬方兄弟，念在江湖道的義氣，化除前嫌，言歸於好，姓季的這麼忍事，可並非怕事，姓索的你對這場事，算完不算完聽便，晏老前輩，也是姓陸的請出來的，有甚麼事，你只朝我陸建候一人身上招呼，我絕不含糊就是了。」老武師金刀陸建候這番話，說得十分強硬，認定了索雲彤心懷叵測，二老雖是一番善意，他絕不會罷手，故此索性把他得罪了，把事情攬在一人身上。

鬼影子索雲彤一聲冷笑道：「原來季場主竟有這班好朋友幫忙，我索雲彤不度德量力以蛋擊石，那會不自取其辱，明人不做暗事，我們是大丈夫說話，如白染皂，索某對於晏老俠客的一番美意，承着天大的人情，可是我這麼一完，心甚不甘，既是你陸老師橫打鼻樑，我索雲彤更得再來領教，如若再落在你們手中，慢說一了百了，就是叫我索某在牧場裏當一名小卒，我也認了，一言為定，這就告

辭，只要姓索的不死，三個月以內必到牧場領教。」說到這句，手一抱拳，向遼東二老一拱手道：「咱們是後會有期。」說着話這就要縱身想往馬圈上逃走，金刀陸建侯遂冷笑一聲，把鬼影子索雲彤的九煉純鋼蛇骨鞭從季萬方手中要過來，高聲說道：「你的兵器還不帶走，豈不叫季場主作難，還是勞駕請你帶去吧，再者朋友你自己走出牧場還有點小麻煩，陸某和場主若是親身送你出去，索朋友你定然不肯，只得勞動本場的呂老師替我們送客吧。」這些話說得鬼影子面紅耳赤。遂憤然說道：「但憑尊便。」呂燕雄和馬殃神杜明說聲：「朋友隨我來。」兩人各執一枝極粗的火炬，身形一縱便到了馬圈頂子的邊上，向下招呼道：「奉場主之令，送好朋友出場，所有排弩手弓箭一律撤退。」下面原是靜悄悄的，呂武師話聲未落，從黑暗中現出一隊健兒，全是排弩硬弩，鬼影子索雲彤雖是久經大敵，看此情形也自吃驚不小，自己憑着一身本領雖也闖得出去，究竟這種伏樁暗卡，十分厲害，闖着十分危險，這時馬師呂燕雄和杜明掌着火炬頭前引路，暗中全把脚底用足了力，健步如飛，直奔柵門，凡是有埋伏的地方，全由呂燕雄杜明二人打招呼，教他們齊隊撒卡子。鬼影子索雲彤沿途看到牧場這份防守緊嚴，若是暗中往這牧場裏來憑自己雖有一身絕技往裏硬闖，恐怕未必容易進得來，想起來時實是估了牧場沒有十分提防，出其不意，被自己得了手，看起來要想復仇，沒有撒手的絕招，絕難對付，一溜隨着二位馬師往前走，一邊盤算，此時鬼影子索雲彤越看越到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牧場聲勢大，越覺惡念橫生，如火中燒，勢欲與寶馬金弓季萬方同歸於盡。這時呂燕雄杜明已持火炬來到木柵門前，這裏暗卡全得到了場主派快馬繞過柵欄來通知，命他們列齊隊伍送盜馬賊鬼影子索雲彤出牧場，這裏才由四五十多名弟兄，和二十多枝火把分列柵門兩旁，弟兄們全是一色的紫灰布短褲短襖，各提一把明晃晃的厚背鬼頭刀，遠遠望着這般弟兄，如同兩條火龍相似。這位呂燕雄來到近前說道：「奉場主令守柵門弟兄禮送這位索朋友出場。」守柵門的弟兄一聲答應，持火炬不算，其餘的弟兄，各把右手往例提刀鑽的左手一搭，一躬身，這一來鬼影子是敗兵之將，如何受得了敬奉，含羞帶愧一

語不發，向呂燕雄和杜明一拱手，說了聲：「二位老師請回，我們相見有期，改日我素雲形定要登門拜謝。」說了這兩句話，立刻奮身一躍，竄出兩三丈去，連着身形展動工夫，縱躍如飛，一眨眼之間，沒入蓬蒿荆棘中。馬師呂燕雄，杜明看鬼影子矯捷情形，不禁也點點頭嘆息道：「可惜這一身本領，武林中能够練到這種火候的能有幾人，天賦異譎，更得名家真傳，只是性情乖張，不行正道，失身綠林，把一身本領全埋沒了。瓦罐不離井口破，綠林道中得好結果的又有幾人！」呂杜二人一邊嘆息着，一邊往回下走，纔過瞭望台，東方已竟有些發曉，遠遠望見從大圈那邊人影迷離，一隊隊全撤下來，場主陪着遼東二老，金刀陸建侯，金豹掌武南生，銀髯叟陸明，老鏢師孟退齡，一邊說着話，齊奔樞房，場中所有昨夜間派出邏守柵牆的馬隊，也全奉到場主的命令，全撤了下來，三匹一撥，五匹一羣的往馬圈那兒過圈來，自有走上的馬夫們伺候這班澈夜辛勞的弟兄，替他們刷溜喂飲，這班弟兄全趕到伙房用過早飯，全去歇息不題。且說寶馬金弓季萬方見金刀陸建侯直斥鬼影子素雲形不顧江湖道義，竟自仍想懷仇報復，陸老師把這事一力承擔，看鬼影子太不够朋友，竟把他逐出場去。鬼影子一走，寶馬金弓季萬方因爲無論如何，這場事是自己的事，仗着遼東二老及金刀陸建侯等義胆俠骨，他慨幫忙，保全住自己的威名，雖是後患方殷，自己說不出來不算，只是怎麼來怎麼接，縱然落個瓦解冰消也不能含糊了，別說武林前輩遼東二老把自己看成畏刀避劍怕死貪生之輩。遂向遼東二老說道：「老前輩，能得賞臉光臨，弟子自幸何福，定着多承教益，不想鬼影子素雲形，要把我季萬方毀到一敗塗地，遼東道上不能立足，才合他的心願，幸蒙老前輩及陸老師拔刀相助，給我消除隱患，竭力週全，索雲形這匹夫身落綠林，乖僻自恃，不識好友，竟敢和老前輩爲難，放下狂言，逃出老前輩們掌握，弟子認定這小輩不肯甘心，弟子適才一再容忍，全爲着從老前輩的訓示只要這匹夫真要捲土重來，弟子情願和他一拚強存弱死：真在假亡，我們也可以把已往的新仇舊怨，一筆勾消，老前輩一番成全，沒齒難忘，說到這隨即深深一拜，復向金刀陸建侯道：「陸師老也無須和這匹夫賤

氣，此人才狡成性，難與理論，老師不必再和他賭氣了，我季萬方該着在姓索的手內丟人現眼。我也認了命了，他就是不來，我倒要把這片牧場收巾，不論到了天涯海角，倒也要去找這匹夫，老師傅們一夜辛勞，叫我季萬方好生不安，請到櫃房先歇息歇息吧。」

碧天一鶴鼻翼含笑說道：「我們這麼竭力成全這匹夫，原是想着三全齊美，不想這匹夫竟敢輕視老夫的好意，他是忘了我遼東二老，只要伸手一管他人事，沒有辦過有始無終半途而廢的事，慢說這匹夫還沒有甚麼驚人絕技，獨步武林的功夫，就想掌中那條蛇骨鞭，和囊中那幾條喪門釘，就敢這麼狂傲不馴，我看他有甚麼毒招惡計，鬧出老夫的掌心去，他錯開今夜，我若不叫他低首認罪，我們枉在關東三省闖了。」晏大爺話才落聲，天馬行空晏鴻，哈哈一笑道：「大哥，我們弟兄若真和這匹夫較量，實有些不值，就憑鬼影子索雲彤仍要和我晏老二較量高低，他焉能逃出了我晏老二的掌握，不過我弟兄還不屑和這鼠輩週旋，我們好在還要等候活藥天全虎撞盧庸盧九先生，他還得三兩天趕到這裏，我們索性趁着等人須要就攔，一時看看這匹夫有怎樣作爲？」

金刀陸建侯道：「晏老師對這種不講信義的匹夫，豈屑老師傅們親自動手，還由弟子一人和他週旋，弟子雖是沒有甚麼驚人本領，自問還能對付得了這匹夫，老師傅們不要管了。」說話間已來到了櫃房門口，有木場弟兄們把這班風塵俠客迎接進來，大家才落坐，呂燕雄等也進來，向寶馬金弓季萬方報告鬼影子索雲彤臨走的情形。季萬方點了點頭，這時天光早已大亮，有弟兄們伺候大家梳洗一過，寶馬金弓季萬方令廚房備辦了豐盛的早點，大家在櫃房裏吃過早點，外面大圈上已然放青，季萬方向陸武師道：「陸老師，鬼影子雖則已然打發了，只候他捲土重來，只是盧老鏢頭怎麼一夜沒見回來，難道又生甚麼舛錯了麼？」

老武師金刀陸建侯搖頭道：「那倒不至於，老鏢頭的全勝鏢店在關東省已立住「萬」字，綠林道中很有些面子，虎頭崗鐵鶴鷹方琪，雖是十分扎手，但是盧老鏢頭絕不會跟他翻臉，再說到是老林收

場的事，多少有些面子，難道我們就憑這條線兒上全打不通了麼？」碧天一鶴晏翼道：「鐵鶴鷹方琪說如陸老師所說的，絕不會出事，不過這位盧老鏢頭莫看年歲已然到了，可是火性依然沒退淨，很有些剛復自恃，好大喜功，他一到虎頭崗，越問越沒有頭緒，老鏢頭見自己完全看走了眼，在自己手裏也得算栽了一點，請想他這種性情，自己辦了灰頭土臉的事，那肯回來，再見我們，不信我們賭個東道，盧老鏢頭若是沒有辦法，絕不肯回來。」才說到這句，外面有伺候櫃房的弟兄招呼道：「鐘師傅回來了，請裏坐，全在這裏呢。」跟着有人推門進來。來的正是陸建候的大弟兄鍾雲。這時大爺碧天一鶴晏翼哈哈一笑道：「這盧老鏢頭果然搗了火性，這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我們倒多找了麻煩了。」鍾雲往裏走着，外邊一撥馬隊，從櫃房前過去，正是盧老鏢頭帶去的弟兄回來。

鍾雲到了衆人面前，先給一班前輩行過禮，才給師傅金刀陸建候請安，然後向寶馬金弓季萬方報告，和盧老鏢頭頭索敵蹤的情形。果然不出大家所料，這位盧老鏢頭自信過深，領着牧場的一班弟兄和陸武師的大弟子鍾雲，順着往南的大道追去。沿途上盧老鏢頭把馬隊手中的孔明燈要過來一盞，不時的向下面照着，竟在出去四五里地光景，連着發現兩處馬糞，更有時隱時現的凌亂蹄跡，老鏢頭越發的高興，在馬背上竟向鍾雲道：「我幸虧極力的主持着不能放棄這條道路不追，鍾老弟你看如何？盜馬賊足智多謀，他這種真假虛實，太教人難測，所以對付他這種成名露臉的綠林道，也得用些手段，這次若是依着場主和你師傅只往鐵沙溝一處追下去，那豈不中了匪徒的巧計，這算咱們該着露臉，連你老師這次會全看走了眼！」老鏢頭一路上再不遲疑的，儘自趕奔虎頭崗，這時也就是四更過後，才走入虎頭崗的外嶺，就有人家守土埋樁的擋着了。盧老鏢頭報了「萬兒」，那知守嶺的頭目一點沒有面子，說是半夜拜山，沒有緊要事不敢回報，還是等着天明後再來拜山，並且話中還露出果然訪友來的，不應該後邊跟着按座的馬撥子，鏢頭遂也不再隱瞞，說是所率領的五騎全是老林寶馬金弓季萬方的部下，因爲事也是季萬方的事，大家不過是幫忙而已。盧老鏢頭這一把牧場的「萬」字報出

來，虎頭崗守線的頭目竟自一變先前傲慢的態度，說是既有牧場的弟兄，盧老鏢更是爲季場主幫忙，他情願看在鏢局和牧場的面子，請大家到他駐守防卡的木屋中，暫時稍候，請老鏢頭說明一切，他趕緊飛馬到他「瓢把子」那兒去回覆，以免誤事。盧老鏢頭聽出那頭目是十分敬重寶馬金弓季萬方的牧場，自己十分不快，當時不便說甚麼，遂和他們到虎頭崗第一道防卡木屋中，和那頭目說明一切，那頭目說是據他所知，有「風子幫」在此借道，可是他不敢擅自答覆，還是回明了「瓢把子」再說，趕到這頭目去了半個更次才回來，盧老鏢頭已等得不耐煩，那頭目竟自回覆說是他們「瓢把子」鐵鶴鷹方琪因礙於山規，晝夜間不能請盧老鏢頭進寨，這裏從昨天到現在，沒有風子幫和別路同道在這條線上借道，並且和寶馬金弓季萬方也是好朋友，只要有大批馬羣從我們虎頭崗經過，除了老林季家牧場的馬騾子，不論是那兒的全得到這里「拜山驗關」，請老鏢頭給季場主帶個話兒去，牧場裏有甚麼事，只管打招呼，只要有老林季萬方二指寬的紙條兒送到虎頭崗，用人力，用財力，全不能含糊，那算姓季的看得起鐵鶴鷹方琪了。這位頭目把這番話交派完了，盧老鏢頭當時只說了聲：「季場主在遼東道上真沒白闖，真有一班好朋友給他賣命。」當時謝了虎頭崗的頭目，立刻告別，離開虎頭崗的卡子，走出只有一箭地來，盧老鏢頭却向我們交待，說是：這次來到牧場，原是隨陸老師到寧古塔劍峯谷開開眼，多長些見識，原沒有那種貪心想得千載難逢的寶物，想不到牧場中當晚出事，身爲牧場座上客，實覺臉上無光，不想鬧得太差，竟依然沒有季場主「萬兒」正，來到虎頭崗又受了鐵鶴鷹方琪的冷淡，姓盧的總算沒闖開，如今決不有意再去甯古塔，要單人獨騎去訪盜馬賊，有了頭緒定來牧場送信，這場事一完，自己倒要見識見識這位威鎮虎頭崗的瓢把子鐵鶴鷹方琪，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領？……盧老鏢頭說完這番話，立刻不容我們相勸，竟自隻身向岔路而去，我們當時也無法攔阻，這才率領本場弟兄們趕回牧場報告。」

寶馬金弓季萬方和金刀陸建候聽了全十分着急，知道這位老鏢頭又犯了少年火性，這一走，他不

探出確實信息來，絕不肯罷手，更與鐵鶴鷹方琪結下了「樑子」，盧老鏢頭是隨陸武師來的，負氣不別而去，這敦寶馬金弓季萬方好生難堪。遂向鍾雲道：「鍾老弟你多辛苦了，今夜多虧陸老師和晏老前輩幫忙，盜馬的人已竟全朝了相，（術語謂兩下對了面）只是盧老鏢頭這一走，教我季萬方何以爲人，我們先商量着，你到客房歇息歇息吧。」遂招呼伺候櫃房的弟兄跟着去照應鍾師父一切，寶馬金弓季萬方遂又向遼東二老和金刀陸建侯道：「這場事教我季萬方好生灰心，我現在自己落了灰頭土臉，又得罪了朋友，我焉能在遼東道上再交朋友，盧老鏢頭這種情形，更教我難堪，我打算親自趕奔吉林萬勝鏢店，把老鏢頭請回來，也好教我於心稍安。」

這時遼東二老的大爺碧天一鶴晏翼向寶馬金弓季萬方道：「季場主，這種事無須介意了，我們在江湖道上立足，無論是交朋友，與他人往還，只要胸懷坦白，行事光明即可，至於偶有禮貌不週，細微小事，何須介意，君子相交須要往大處着眼，我晏翼行道江湖，絕不肯教這些小事拘束我，『但求無愧我心，豈能盡如人意。』老鏢頭的事我們置之不理，固然稍差，可是你若親自去到鏢店找他，更像多此一舉，我看你寫一封信，派一位口齒靈利的弟兄趕到鏢店，請盧老鏢頭到牧場來，有急難相求，請他念在武林道義，慷慨援手，這封信送到了，不論他是否已回鏢店，把你這方面的交情算是擱在頭裏，你這裏有強敵，暗中尙在圖謀你，你那好攪灘牧場，我想這麼辦，陸老師想想是否可行？」

金刀陸建侯道：「晏老師這種辦法很好，這倒是兩全齊美，盧老鏢頭的面子也顧全住了，萬方也可以免得落個不夠朋友，就這麼辦吧！萬方，這封信是你自己寫，還是教你們這裏管賬先生代筆？」

寶馬金弓季萬方忙笑着答道：「陸老師，我肚裏有多少墨水，你老盡知，別教我現眼了，我們這裏的管賬先生也不通甚麼文墨，還是陸老師替我代筆吧！」

天馬行空晏鴻笑吟吟道：「陸武師是自己攪買賣。你是文武全材；武林中誰不聞名，這種文墨的事，只有陸老師最爲勝任，請你多多偏勞吧。」

陸建侯道：「晏老師怎麼也拿我開玩笑，我不過略識之無，那懂甚麼文墨，只要不怕寫出來教人家笑

話，我倒願意獻醜。好在有萬方替我雜看就是了。」說着話大家把早點已用完，有伺候櫃房的弟兄給拿過來信紙筆硯，這位老武師金刀陸建侯真是風塵俠士，文武兼通，提筆展開信箋，不加思索，一揮而就，連信封也寫好了，向大家說了聲：「獻醜！」隨即遞與了碧天一鶴晏翼，晏大爺接過來看了看，這位公主嶺老武師，不僅文理通順，還寫的一筆好行書，從字跡上流露一派豪放不羈之氣，晏大爺含笑說道：「陸老師文武兼全，不愧是風塵奇士，從來草澤間不知埋沒了多少英雄俊傑呢。」金刀陸建侯笑道：「老前輩把我看得也過高了，再這麼捧我，這裏我有些坐不住了。」晏大爺擰脣長笑，把信箋交與寶馬金弓季萬方。

寶馬金弓季萬方遂喚來一名精明幹練的弟兄，教他把這封信帶好，備快馬，到賬房取二十兩銀子，趕奔吉林萬勝鏢店，投遞這封信。老鏢頭盧振業在店中，你就面見盧老鏢頭，他如若不在，或是沒回去，可與鏢店中主事的鏢師說明這裏的情形，把信留下，老鏢頭幾時回去，務必請鏢頭念在已往交情，趕到牧場幫忙才好，這名弟兄一一答應，領了信和盤纏，趕赴吉林不題。

且說牧場中當天一班武師全是整夜未眠，白天全在牧場歇息，唯有二爺天馬行空晏鴻，却在午後獨自向外走去，寶馬金弓季萬方問：「晏二爺到那裏去？」晏鴻只說是到老林一帶，遊散遊散，寶馬金弓季萬方還要陪着晏二爺去，晏鴻說是：「你也是整夜未眠，更兼身為場主，事事操心，夜間尙得防備一切，爲什麼不趁着白天歇息歇息，養養精神，既全是道義之交，到你這裏來的，莫不是賓至如歸，何必再有客氣之意。」寶馬金弓季萬方遂任晏鴻自己離開牧場。趕到夕陽銜山，場中又到了放青排馬的時候，場中又火熾起來，呼喝之聲，貫激牧場，這時陸武師等全歇息得精神足煥，全在櫃房和場主談着閒話，那晏大爺才從客房裏出來，在櫃房前站着，看那場中馬上健兒各試身手，晏大爺看到馬師們監視着這班武勇弟兄，控制不服羈勒的烈馬，長鞭一個勁的吧啦吧嚮，那烈馬咆哮掙扎，只是被套馬牢牢套住，直到力竭聲嘶，由那善於控制烈馬馬師們，鞍轡不施，只有一條籠頭，馬師飛躍上

馬背，吧吧的連着兩鞭，這匹烈馬好容易脫離馬竿的束縛，又有人來騎它，那能那麼馴善，先把兩隻前蹄往起一揚，想把背上的馬師掀下去，那馬師卻會被這隻毛帶掌橫骨插心的畜生所算計，窩裏全有各別的功夫，竟自兩腳往裏一合，兩足踵一捺馬腹，竟自如同韃吉馬背上一樣，這匹烈馬怎樣顛躍奔騰，只是奈何那馬師不得，這樣烈馬，你非得把它力量折騰盡了，它才能馴服。這位碧天一鶴晏翼，看着場中弟兄們和馬師們馴烈馬，這種勇猛精神，好生高興。寶馬金弓季萬方在櫃房中正和金刀陸建候說着話，見天色已昏不早，見晏大爺在櫃房外，晏二爺還沒回來，自己才站起要到外面看看，忽見伺候櫃房的弟兄進來說道：「報告場主，有我們守柵門的弟兄進來回稟，說是本場押馬竿師傅委託人帶了信來，這帶信人說話滿江一帶口音，我們問他姓名，以及在那裏遇見本場馬竿？他說是姓盧名曰盧豐，是鄧行當子手出身，如今老了，在這一帶種了些荒田，不在江湖上跑了，他因為往鏡波湖探親去，歸途上和咱們場裏馬師遇見，全是熟人，所以託他帶了封信來，不過託帶信的，一再囑咐他，必須把信親交場主，若是見不着場主可把信帶回去，可是守柵門的聽他說話離奇，我們場裏除了押奔山海關一撥官家採辦的馬，別的全是少數。十頭二十頭，全是馬販子自己押運走的，那有奔東邊的，來人楞說，往鏡波湖這趟道遇見咱們場中馬師，這不是怪事嗎？故意又用別的話詐他，這個膚豐除了不肯答，所答的言語支離，守柵門的陰暗中戒備外，趕忙進來報告場主，是見他不見，反正這人來路有些不對，若是先把他扣住了，洗洗他身上，只怕來人定有別情。寶馬金弓季萬方聽了這名伙計的話，不禁愕然，立刻向伙計說道：「難道是那鬼影子索雲形，他敢有什麼圖謀，也太以胆大了，叫他進來。」碧天一鶴晏翼，微微冷笑道：「季場主，我就不信有這麼胆大妄為的狂徒，恐怕不是吧，叫他進來也好，更怕已走到門口的伙計叫住，晏大俠向他說道：「你囑咐弟兄們，對來人不要不客氣，不要搜索他，只管領他進來，我晏老大倒看看他究竟是有什麼手段。」

若論平時牧場中，任憑來了多生疎的人全不算一件事，這事雖然也幹着一種營業，但是這種營業

不同，所交結的多是草野英雄，風塵豪客，所有往來的人，是很雜亂，不過今日的事是過分離奇，一者昨夜才出了這場事，二来所說的，這條道上，決沒有自己人到那里去，顯見得來人定有非常的事，鬼影子索雲形他藏在牧場，不肯甘心，必要報復，這是必然的事，所以對於來人不得不提防一二，金刀陸建侯，與老鏢師孟遐齡，全把暗器扣在掌中，以防不測，季萬方跟晏大俠如無其事的坐在那裏等候。不一會，伙計把來人領進櫃房，這人一進門，金刀陸建侯，跟老鏢師孟遐齡，悄悄把暗器納入囊中，凡是非江湖的，眼光銳利，和這人一見面，就能看出大概來，這人服裝上，雖是土頭土腦，可是臉上手脚上，似乎也有功夫，不過一團正氣，決非歹人，他進得門來，拱拱手說道：「那位是季場主？」金刀陸建侯答道：「老哥，沒領教你貴姓大名，是那位馬師煩前來送信，信在那裏？」來人的眼光不斷的看晏大俠，聽陸老師這一問，忙答道：「小人名叫何勇，我住家在子家坨，可是冒問一聲，那位敢是遼東二老晏大爺麼？」晏天一鶴晏翼也站起問道：「老兄你好眼力，不錯，我正是晏翼，老兄你奉何人差派，趕緊說明，不要自誤？」這自稱何勇的說道：「晏大爺，不必懷疑，小人是五年前才退出鏢行，我幹了十幾年的迴子了，久走關東三省，現在在家鄉種幾畝地，吃碗安生的飯，晏二俠和我頗有認識，他老人家在遼東道上，很幫過小人的忙，我在十里屯地方經過，這位老英雄把我叫住，似乎有很緊急的事，他到一個極僻靜的地方，用樹枝燒成枯炭，寫了一篇字，交與我，囑咐我務必送至牧場，而交場主，離開樹林，不准再題他老人家一字，遼東二老行通江湖，是我們鏢行所盡知的，我知道事關重大，我故意隱蔽着行藏，這一直來到牧場，就沒有人看見我，我說了那片假話，正為是怕走露風聲，誤了大事，我還不知道晏大爺也在這裏呢」，說話間從懷中掏出一張紙來，折疊的齊齊整整，遞與季萬方道：「場主你慢慢的拆看，字跡不甚清，再塗抹了，恐怕看不出所寫的事情來，豈不是誤事？」寶馬金弓季萬方把字帖接過來，輕輕打開，果然字跡模糊，仔細辨認之下才看出來，只見上寫着：

散步老林，無意中發覺敵蹤，窺聽祕議，包藏極大禍心，報復之期恐在目前，敵黨有盛京之行，事機迫切，不得不跟蹤追蹤，一查究竟，啟暗我明，鬼域技倆防不勝防，我願與一較身手，匆匆草告，請慎防云。

知名不具

這時金刀陸建侯，初天一鶴晏翼，全湊在一處，把這字箋看完，未免全帶着驚疑之色，季場主不願意在外人面前露出懼怯之意，忙向何勇讓坐道：「老兄多辛苦，這叫你幫忙了。」何勇落坐，伙計們送上茶來，季萬方更問晏二爺還有別的話沒有？何勇道：「別無一言，並且走的很急，所以小人越發不敢耽擱了。」季萬方殷勤道謝，這何勇也是久走江湖的人，知道這牧場有事，自己受人所托，已經忠人之事，更不便在此耽擱，站起告辭。季萬方道：「何老兄，那好就走，來到我這裏，就是別無微意，也得攪我一杯水酒，何老兄，你知道我季萬方是好交朋友的人，你就是不爲我的事而來，我也應該稍盡朋友之意。」何勇忙答道：「季場主，你這話說遠了，你這牧場我早已知道，對於場主，更久仰大名，慷慨好客，我往的又難這裏不遠，今日我還有要緊事，這已經就攔了半日，過了今天，我儘有叨擾場主的日子呢，我們何在一時。」季萬方道：「我們江湖道中的朋友，不會虛偽的客氣，那時有工夫請何老兄賞臉，到我這裏盤桓幾日，我這裏先謝謝吧。」何勇忙的拱手道：「季場主你太客氣了，咱們改日再會。轉身往外走，季萬方隨着送了出來，何勇回身攔住說道：「季場主，你這裏還有朋友在座，難道非和我客氣麼。」季萬方拱手道：「何老兄原諒，恕我不遠送了。」由牧場的弟兄引領着，何勇向外走去。

季萬方轉身回來，臉上已經湧起怒容，老鏢師孟遐齡正在拿着那張字帖看，金刀陸建侯低着頭措着手來回在屋中走着，碧天一鶴晏翼，沉吟不語。這時櫃房只他們這幾人，馬師們和武肅生，陸明，鍾雲，全云歇息，季場主回到座位上，冷笑一聲道：「看起來，在這關東三省，想立一點事業，實不是那容易事，我這牧場還沒有整斗的賺金子，就有人不肯叫我立足，可是反想起來，還不如手底狠

辣一些，昨夜無論如何，不叫索五再出牧場，草除根，永絕後患，那還有今日的牽纏，這真是人無害處心，虎有傷人意，你想留他，他依然不肯留你，沒有別的，他既不肯罷休，我季萬方倒要看看索雲形，有什麼厲害的手段，二次施展。我單人獨騎，趕奔盛京，我們那兒遇上那兒算。」正說到這兒，外面一陣鑼鈴響，一匹駿馬蹶蹄翻騰，直到櫃房，門前停住。這牧場輕易沒有牲口直放到櫃房前，大家聽着可疑，季萬方却從鼻孔中「哼」了一聲，跟着聽得門外有伺候櫃房的伙計說：「姑娘，櫃房裏有好幾位遠客呢。」一個女子答說：「但憑什麼人，我還見不得麼？門開開，一個少女，一身緊趁俐落的衣服，頭上藍絹包頭，橫弓跨彈囊，一派的英勇之氣，向季場主萬福行禮，招呼了聲：「爹爹，你給我引見引見。」寶馬金弓季萬方本在盛怒之下，趕到這位姑娘一進來，他竟把怒氣全消，這正是他寄身關東道上，惟一的愛女，季蓮貞，季萬方喪妻之後，只這父女相依爲命，任憑多麼着急的事，只要這個女兒到面前一解勸，立刻一天雲霧滿散，季萬方更把一身本領傳與了女兒，所以季場主所會的功夫，女兒季蓮貞全能拿得起來，季萬方對於這個女兒，愛若掌珠，今年他已十七歲，在關東道上長起來的，又幹的是牧場營業，所以季萬方竟把他當作男孩兒看待，決不過分的拘束他，這位姑娘季蓮貞沒有第二個地方去，這兩天他竟已被盟叔開源牧場主張攸峯接去，因爲那裏有一個女伴，彼此不斷的來往，今日他是聽得一點信息，場主張攸峯出去的馬撥子，在虎頭崗得着信息，說是老林季家牧場昨夜出事，季蓮貞放心不下，趕緊回來，張場主打發一名掌竿的跟了來，尙在外面候信。這時季萬方先給女兒挨次引見了，季蓮貞匆匆的問：「爹爹，牧場可是昨夜出事麼？我盟叔得着了信息，打發牧場的人跟了來，問你老這裏有用盟叔之處，只聽您一句話，他立刻前來。」季萬方道：「出了一點小事，值不得介意，這裏正和晏老前輩商量要緊事，我盟弟打發來的人，我不見他了，你去告訴他，我有用人之處，定然去送信。」季蓮貞答應着轉身出來，把來人打發走，自己到櫃房，站在父親身旁，不肯到後面去。因爲這位姑娘從小就是胆大心細，他看到爹爹的情形，認爲

還有未了的事，遂向一旁靜靜站立，要聽聽他們牧場出事的情形。季萬方扭着頭說道：「姑娘，你還不到後面歇息等什麼？季蓮貞道：「爹爹，難道牧場裏的事不許我問麼？」季萬方道：「這件事叫你知道也沒什麼，不過不是妳能管的，你可不許妄自行動。」季蓮貞道：「沒有爹爹的話，我決不多管閒事。」季萬方這才又向云天一鶴曼鸞說道：「晏大俠，我季萬方也是四五十歲的人了，決不是少年負氣，索雲彤他果蓄毒謀，定有一番辣手，這次我不和他拚個起落出來，我還有安生之日麼？」這位晏大爺微笑不語，金刀陸建侯道：「萬方，你雖然自知不會鬧少年的火性，你也得把氣沉下去，事情要從長計議，我們不要再有顧此失彼的情形，你要趕奔盛京，這牧場是你的根基地，難道你就不不要了麼？依我看，晏二爺對於這件事看得這麼重，不能認為那索雲彤準準奔了什麼地方，晏二爺若是確信他奔了盛京，就不至於一步不肯放鬆，綴他下去了，這索五狡詐萬端，防不勝防，可是若是這麼看他，還有別人的活路麼。不過我們對付這種強敵，要處處把脚步站穩，不能再有漏空的地方，依我看，你還是坐鎮牧場，晏二爺已經走下去了，我們來意已然全告訴你，我們不急於走，也不是忙在五天的事，我想帶着我兩個師弟，我們跟蹤趕下去，萬一能够在盛京一帶碰上他也是可以把你們的事作澈底解決，無論如何，不能讓他沒了沒休，牧場中更得嚴密隄防，不能稍有疏忽，須要防備他又故作佈疑陣，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聲東擊西，他明說是奔盛京，有所圖謀，事實上他反倒勾結其他的黨羽，仍然向這裏下手，我的拙見，晏老前輩以為如何？」

碧天一鶴曼鸞始終一句話沒說，此時聽到金刀陸建侯問到自己，微然一笑，點頭說道：「所見相同，陸老師你叫我晏老大還拿出什麼主意來，就這麼辦吧。」季萬方忙說道：「陸老師，我還不以爲然，既然是牧場也極關重要，我還是屈尊諸位，在此稍留幾日，我親自走一遭。」碧天一鶴曼鸞哈哈一笑道：「季場主，這不是你掛火性的時候，懲治鬼影子索雲彤，是我們弟兄二人的主張，他已連番失敗，絲毫沒有愧悔之心，反倒變本加厲，刻不容緩的就要想來報復，季場主，晏老大在你面前說句

放肆話，遼東二老，走過了關東三省，往江湖上闊盪不下四十年，什麼盛名露臉的綠林也見過，這次我們弟兄才算遇見了對頭，晏老二墜下去，我晏老大能在這裏等着麼？你就是每天味列八珍，晏老大吃不下去，明人不作暗事，我這個火性倒按不下去了，咱們回頭見。」說到這兒，這位老英雄也真够厲害的，他是刻不容緩，立時起身。季萬方，金刀陸建侯，老鏢師孟遐齡全想攔着，可是這位風塵異人，他是言出隨必，誰也留他不住，竟自出了櫃房，季萬方身爲主人，隨在身旁，連連說：「老前輩就是依你主意，你也得稍等一等再走，何妨再計議一下。」碧天一鶴晏銳回頭來向季萬方道：「手場主，少和我客氣，咱們辦的是事，我也用不着你們相送，咱們回頭見了。」碧天一鶴晏銳說到這兒，身軀一轉，鏢掌一穿，驕身而起，兔起鶻落，輕快得如同飛箭一般，撲奔東北角的柵牆，竟自闖出牧場而去。季萬方和金刀陸建侯等愕然了半晌，嘆息着回到櫃房。這時季蓮貞把桌上所放的那張字帖，已經看過，大致亦已然明白，知道牧場中禍尤未已，不祇爲父親暗暗着急，可是眼前有這般風塵俠隱，成名的武師，大家幫忙，還稍覺安慰，金刀陸建侯回轉屋中，向季萬方道：「遼東二老，這種古怪的性情，真是難得，俠心義胆，名不虛傳，萬方現在的事你就依我的辦法，好好的防備一切，你我的交情，不是泛泛的朋友，遼東二老，爲你的事情，頗與素雲形爲仇作對，我陸建侯再走在他們後面，可就叫人笑話了！沒有別的，我也跟着走了，說着話，陸建侯就要往外走，這種人就是這種性格，認爲應該辦的事，不論眼前有多大阻難，決不肯畏縮退避，說得到要做得到的，言有相顧，當時實馬金弓季萬方擰着道：「陸老師，你這是何必，遼東二老他們老弟兄對我季萬方總有些客氣之意，陸老師跟我季萬方，另當別論，我是你一手成全起來的，我知道你赴湯蹈火定所不辭，可是不見得鬼影子索雲形他就有什麼出類拔萃的手段，把我季萬方毀個一敗塗地，我們也不見得就那麼容易就被他毀了，陸老師還是等着我們計議計議，要是走也一同走。」陸建侯道：「萬方，我們既然不是那浮泛之情，你也不必再和我作無味的客氣，我意已決，你不必再攔阻我，我只有請孟老鏢頭在這裏和你緊守

底營，再有我兩個師弟武南生，陸明，幫着你防範牧場，諒也不至於就叫他們再逞什麼手段。」剛說到這兒，武南生和陸明已從外面走進來。金刀陸建侯說道：「你們來的正好。」草草把二俠送信的情形，說與了他兩人，自己要追了下去，搜尋鬼影子索雲形的蹤跡，這兩人不敢不聽從他的分派。陸建侯又招呼伺候櫃房的弟兄，把大弟子鍾雲招呼了來，告訴他自己要奔盛京，叫鍾雲也在牧場等候，不必跟隨。陸建侯把兵刃包裹取在手中，立時向老鏢師孟遐齡說了聲：「老鏢頭，多辛苦吧，你們辭候佳音。」大家全送了出來，季場主這個愛女季蓮貞，他聽父親的囑咐，只一旁靜靜的聽着，不敢多參與一句話，陸建侯已走出櫃房，回身向大家說道：「難道大家還和我客氣嗎？咱們回頭見了。」當時倒想着追蹤遼東二老，搜查鬼影子索雲形的行動，不信得不着他的下落，金刀陸建侯他打算好了，用全力對付他，還不至叫他逃出手去。那知道意外的變故又起，自非遼東二老和金刀陸建侯始料所及，陸建侯和寶馬金弓季萬方，此時分別，幾乎成了隔世，再相逢時，寶馬金弓季萬方，已經是九死一生。

季場主和孟老鏢頭，武南生，陸明，以及鍾雲，把金刀陸建侯送走之後，回轉櫃房中，季蓮貞因為當着父親的生朋友，自己不便在這裏多說話，可是暗中已看出這場事恐怕還有一番大週折，不是那裏容易就能把他消滅了，自己滿腹言語，當着人不便向父親說，告辭回轉後面，他們所住的在這櫃房後邊，離開一箭地，單有一道院落，圍起一道矮牆，那是他父女住宿之所，季蓮貞回轉後面不提。前面一般馬師拚鬥了一整夜，全因為累得筋疲力盡，這白天又沒有什麼事，放心大胆各自歇息了多半日，趕到他們起來，才知道走了兩位貴客，馬師們來到櫃房，十分抱愧的認為慢待了朋友，季萬方提議精神和他談談講講，不願意叫大家看出自己心中不能容事，可是這種出於不自然來應酬朋友，總覺貌合神離，本來在這種情況下，季萬方身為場主，自己在關東三省闖出這點名望來，實非易事，如今竟出了這種事，分明是要把自己折在江湖道上，不容立足，事業和名譽立得住立不住全在這一回了，

他怎會不走心。在晚飯之後，他吩咐所有的馬師們，仍然分班巡查各處，尤其是馬圈裏，更要注意着防備賊人下毒手放火焚燒。季萬方更騎着馬圍着牧場的柵牆轉了一週，他親自調集了一班弟兄，分派好了，全是什麼地方應該明守，那一處應該暗防，立時把人全分派出去，這種防守的情形，不只於是牧場四週，離開牧場一箭地外，凡是樹木掩蔽身形的地方，全按了暗卡子，這種佈置十分周密，全分配好了，這裏謊老鏢頭，更自動的請求，願意前後夜和武南生陸明，鍾雲分班巡查各處，季萬方很慚愧的說道：「衆位師父們，不必這麼辛苦了，我這才是一人無能，累死千軍，我季萬方自己影厭不住，才有這場事，老師父們是看得起我季萬方，拿我當朋友，全是輕易不能見面的，竟肯賞臉來到牧場，我應該盡其朋友之情，好好的款待諸位一番，才是我作主人的道理，不幸得很，出了這種逆事，索雲彤竟自和我善成不兩立之勢，帶累的一般好朋友在我牧場中担着多大驚險，一時不能安生，叫我季萬方於心何安。現在雖然是這麼佈置隄防，不過不能不過強防備，可是本場中一般馬師，尚還能夠多替我們辛苦，老師父們自管到時候安歇，有事時還會不帶累大家麼？老鏢頭謊退歸哈哈一笑道：「季場主，你怎麼越鬧越世故了，我們是親交情麼？遇到了這種情形，不是你願意的，我們全是江湖道中人，路見不平，還要拔刀相助，何況我們友誼不是一般浮泛的交情，你就不必和我們客氣了。」季萬方心緒不寧，不便再向大家多謙讓，遂任憑他們自便。自己趁着天色尚早，往大圈上又轉了一遭，各處排房裏也看了看，順便回轉自己所住的這座小院。季蓮貞正在屋中坐着，見父親進來，趕忙站起讓坐，季萬方點點頭，向女兒說道：「你坐下，我正好話和你講。」季蓮貞答應着落坐，隨說道：「爹爹我在前邊不敢多言多語，我也正好好多話想和爹爹說呢！」季萬方道：「日常的頂事，不必向我談了，我們父女大約不易在這裏立足了，說不定那時這塊牌匾就算扔在這裏。」季蓮貞道：「爹爹，這鬼影子索雲彤和他有什麼深仇大怨，他非要把你毀個一敗塗地？」寶馬金弓季萬方道：「江湖上的事，不能找真理，不能論人只能論事，我當年初下關東，才立起一些事業，他也沒入「風子

幫」，（即盜馬匪）我們不過因為江湖道上一點小過節，他竟自發狂言，要我將來總要認識認識他。那時他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我那會把他放在心上，不想這二十年後，他竟在關東三省成了非常的人物，他更專和牧場爲難，他吃「風子幫」，竟不知那裏學來本領，再沒有比他手段厲害的，如今找到我們頭上，他不把我季萬方這點事業弄個瓦解冰消，他焉肯罷手，事情湊巧，趕上這武林一般同道，來到牧場中，昨夜竟沒容他得手。雖然一下手把我的匾牌算挑了，仗着遼東二老：以一身絕技，保全着我，索雲形鍛羽而去，可是像他這種成名的巨盜，明知道他不肯甘心，遼東二老天馬行空晏鴻，竟目發覺了他形跡，聽得了他們黨羽暗中密議，另有圖謀。晏二俠雖未言明，他究竟要用什麼手段，可是二俠走得過急，足見索雲形等未可輕視，這次我已竟遇上了這個對頭，那算是前世冤家，這點事業我還不把他放在心上，可是我不能就輕輕毀掉，我也要我個值得。好在我從少年來到關東三省，除了一身以外，全是在關東道上找來的，現在就是叫我落個事業全完，我也沒有什麼疼惜，只有你是我心頭一塊大病，現在也顧不得許多，我打算叫你先到盟叔那裏，暫時相依，只要我這裏事情弄出起落，我們父女依然在關東道上，耀武揚威，實在敵不過他那也就無法了！我已竟快五十歲的人了，人生七十古來稀，難道我還可以活五十年麼？你明日收拾收拾，到你盟叔那裏去住，這裏事用不着你牽掛，我倒可以放手和姓索的拚一下子。」說到這裏，女兒季蓮貞眼圈一紅，幾乎落下淚來，今夜知道爹爹說的全是肺腑話，寶馬金弓在關東三省，不是無名無姓的人，他若不是事情真個沒有十分把握，絕不會說出這種灰心話來。季蓮貞和鶯鶯聲音說道：「我看爹爹不必這樣想，你老應該想想，索雲形他當年爲了一點嫌怨，他竟能懷仇二十年，今日找來報復。爹爹爲什麼不能忍耐一時？名成業就之下，要依着女兒就該早早收場，雖然我們沒撿下多大家業，只就這現在牧場中這點資產，我們不幹了，父女二人找個地方一忍，不一樣也能過活下去麼？父親一年比一年老了，雖則牧場這行買賣，沒有多大危險，可是事情也難逆料，今日這場事誰又想得到呢？得罷手時且罷手，爹爹你看開些，不必

負一時之氣，爭一時之短長，我們把這牧場不幹了，他總不能放過我們，我們沒有事業牽纏着，正像爹爹所說的，沒有別的牽掛，也容易放手對付他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暫避一時，也不算丟人現眼，依我看爹爹何不暫時忍耐了罷！」

寶馬金弓季萬方冷笑一聲道：「胡塗丫頭，你懂得什麼？爹爹憑這一身本領，和一般朋友，樹立起這片事業來，好歹的關東三省誰不知有這幾個寶馬金弓季萬方，落在江湖道中。吃這碗江湖飯，愛名勝於愛命，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能叫名存人不在，不叫人活名俱亡，你聽爹爹話，明天到開源牧場去吧。」季蓮貞悲聲說道：「爹爹你聽女兒的話不聽，我不管了，反正我不能走，有你在我能活着，爹爹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就不願意偷生人世了，我怕什麼，我躲什麼。」季萬方站起來道：「任憑你吧！我管不了許多了。」季萬方趕奔前頭去查看一切，這一夜間沒有一點警動，安然無事，一連就是好幾天，大家認為索雲形定已離開此地，這天孟老鏢頭鏢店中有人到來。

是鏢局子中出了一點麻煩事，請老鏢頭立時回去，孟老鏢頭到也正合心意，因為到甯古塔探探仙參事，所聚合的人，已竟全散開了，牧場中這些天，又是安安靜靜，既然那鬼影子索雲形大致是奔了盛京，自己鏢店中雖不知出了什麼麻煩，正好趁這機會趕了回去也好，趁勢訪查索雲形是否真到了那一帶，遂向季萬方道歉告辭。季萬方因為這種情形，倒也不便挽留，遂把這位老鏢頭也送走，又過了四五天工夫，仍然是沒有一點風波，一點意外，季萬方十分後悔，自己未能跟着遼東二老一同趕奔盛京和索雲形早算清舊債，未免晝夜擔心，這天已竟距離着遼東二老走的日子，差不多有半月光景，遼東二老既沒回來，金刀陸建侯也絲毫沒有消息，季萬方十分悶悶不樂，在中午之後，正在櫃房中和管帳先生劉成瑞說着本年生意，忽然櫃房外一陣緊急脚步声，慌張張跑進一個弟兄，紅頭眼臉，神色慌張。季萬方把面色一沉，喝斥道：「什麼事值得你這樣」。這名弟兄喘吁吁說道：「場主你快看看是怎麼回事，來的許多官人，已竟闖進牧場了」。季萬方雖則一驚，仍然沉着氣說道：「我姓季的一

「不欠官糧，二不欠私債，官人又該怎樣，來，就叫他來好了，別在我面前嘮叨，快去看看是怎麼回事？」這名弟兄被場主喝斥着，不敢再多說，答應了聲，轉身出去，可是跟着外面一陣馬蹄聲響，是有半幾匹牲口聲音，季萬方此時有些心驚了！站起來剛要往外查看，門已敞開，竟從外面闖進兩名武官，帶着四名護勇，全把腰刀拔出來，一看這兩位官全是四五品頂帶，在營伍中職位已經不小，進得欄房，四名護勇分左右站立兩旁，這兩位武官，迎面站着，內中一人喝問道：「那個是這牧場場主季萬方？」季場主此時趕緊向前迎了一步，答道：「小民季萬方，正是這牧場的主持人。」他這話還沒音落聲，旁邊的護勇厲聲喝道：「好大的架子，見了我們參將守備大人，還不趕緊叩頭，你太已大膽了！」

第四章

誣服成大獄賢孝女夜探大牢

季萬方看這種情形，就知道其中出了什麼事，護勇們既說出來，這是一位參將一位守備，自己是一個幹牧場平民，此時不再失禮了，忙跪倒叩頭道：「草民季萬方，叩見大人。」這兩位武官向屋中看了看，這時武南生，陸明，鍾雲，亦趕緊站在一旁，這兩位武官向他們喝問道：「你們全是做什麼的？」季萬方趕忙代答道：「這全是草民的朋友，一個叫武南生，一個叫陸明，一個叫鍾雲。」內中一人說道：「季萬方，我們是盛京將軍府，奉札飭令下來的，我叫金開甲，將軍府參將，這位是守備哈國泰，我們是奉公事來的，季萬方，你可得放明白些，給我老老實實的講說，我們必要格外的照顧你。」季萬方此時如墜五里霧中，他這種聲色嚴厲，分明是事情嚴重，並且這時外面脚步聲移動，從門縫中已然看到另有軍兵把這欄房四週完全把守着，遠處更有一片馬蹄聲響，聽出不是自己牧場中的牲口放青，雖則不知准是什麼事，可是大半是禍不是福了，不敢多問，祇有答應了兩個是字，這位參將金開甲說了聲，站在一旁，遂和守備哈國泰走到迎面桌子，兩旁一同落座，參將金開甲說道：「季

萬方，現在的事，你明白，一個在江湖上闖的漢子，絕不會用我們費事，你這牧場中除了眼前這幾個人，還有什麼人？」季萬方一聽這種話風，立刻是冷水澆頭，趕忙跪在面前說道：「小民經營這季家牧場，除了這幾位至近的朋友，就是牧場作事的馬師們，和伙計們。」守備哈國泰道：「有幾個馬師，多少伙計？」季萬方扭頭向帳桌子那兒站立的管帳先生劉成瑞說道：「把水牌子摘下來，叫大人看看。」管帳的劉成瑞成此時的面色焦黃，把三尺寬二尺高一面水牌子摘來，放到了近前桌上，說聲兩位大人請看。這位參將金剛甲，守備哈國泰仔細看了看，問道：「你這些馬師們全在牧場？」季萬方答道：「除了胡國泰因爲山東大營採辦馬匹，買的馬多，他隨同押馬進關，其餘的人全在。」那參將金剛甲點點頭道：「很好，你這牧場的力量不小，居然能養着一百多人，很不容易了，現在你得趕緊給我們個交代，任憑那一個只要敢藐視國法，你可知道我們是奉行將軍的命令來的，我們可有權當時處治，現在你是得跟我們走了，馬師們也是有重大的嫌疑，他們得陪你到盛京走一遭，所有牧場的伙計們，由該管地面暫時看管，你的官司若能摘落出來，你這牧場依然能夠幹下去，叫你受不到一草一木的損失，你聽明白了麼？」季萬方聽他們這樣交代，自己如同五雷轟頂，忙向上叩頭道：「草民幹這牧場生涯，已經是十幾年的功夫了，從來是守法安分，不敢作一點犯法的事，小民經營這牧場，不過是一個平民老百姓，上人們奉命而來，小民只有低頭領命才是，不過小民究竟是犯的什麼案，至於查抄我的牧場，捕拿全場的馬師，求大人開恩明示小民，也叫我明白明白。」守備哈國泰厲聲說道：「季萬方，你現在在我們面前，還想狡賴，任憑你擄個一清二白，我們是奉命而來，也沒有權放你逃走，你不是自找難堪麼，既然在關東三省作奸逆的事業，漢子做事漢子當，案子發作了，不能含糊，那才够江湖道上的朋友，我們看你這份相貌，這份年歲，定是一條好漢，所以處處賞你面子，和你好言好語的講，難道你不識抬舉麼！」季萬方叩頭道：「守備大人開恩，小民天胆也不敢，我最近三個月來，始終沒離開過牧場，我不我知犯了什麼罪，求大人施恩格外，把我犯的案情說與小民，大人放

心，小民決不肯叫大人費事，任憑天大的禍事，我季萬方是一身一口，來到關東三省，是憑着一個人立起這個買賣來，現在大禍臨頭，我決不怕死貪生，只要是罪有應得，就是把我剝了，我自己認命，大人你開天地之恩，把我的案情說明吧。」參將金開甲向季萬方道：「你是明知故問，還是實有屈情？這種事我們全不領情，奉命捉你來的，我們把你交案，官司由你去打，如今你一再叩頭追問，告訴你又有何妨，你在盛京所作的案，也過於胆大了，祇十天之內，你連做了四案，連將軍府你全敢去，所以我們佩服你够一條漢子，如今我們趕到這裏，你居然不戰不降，這還够個朋友，現在你要聽從我們的話，趕緊隨我們走，你可要放明白些，我們既敢來收拾你，就有預備，你只要生別的心，那可怨不得我們手段辣，只有先把你廢了，就讓你官司掙出來，也叫你終身殘廢，季萬方你聽明白了。」季萬方叩頭道：「小民全聽明白了，我這是被仇家誣陷，王法難敵，也不能發我這無罪之人，小民不叫大人費事，一切聽憑大人的命令辦理，我問心無愧，把我帶到那裏，我也自信終會掙扎出來。」守事哈國泰說道：「很好，這算你明白。」說到這兒，向門外招呼了聲：「來呀！」立刻從外面進來四個人，可全是便衣，內中一個手底下是真快，口中說了聲：「朋友避點兒委屈。」嘩啦的一聲，一掛鐵練已經套在季萬方的頭頸上。跟着把鎖頭按上，季萬方還沒站起來，扭頭便看這進來的四人，就明白他們是公門中的捕快能手，跟着一掛手鐐子也給帶上，那參將金開甲喝令給武南生，陸明，鍾雲全上刑具，季萬方這時可實在不能忍耐，竟自挺身站起道：「大人，任憑我季萬方作了多少孽，有多少人命，我一人承當，連門三人全是我的朋友，並且全是有家有業，有出身有來路，案情我一人承當，不能再牽累別人，大人你多開恩，你要是連他們一同交案，小民寧願死在坡場，不能隨大人往盛京去投案。」這時武南生，陸明，鍾雲全，看到禍從天降，季萬方先前竟自終至不肯抗拒，竟任憑他鐵鎖加身，現在因為牽連上朋友，他反倒有抗拒之意，武南生忙說道：「季場主，不必為我們這事恐了你自己，沒有什麼要緊，我們跟着走一遭，也省得你一個人寂寞，案打實情，我們怕什麼？」季萬方冷笑

道：「你們來到牧場，不過是清早看望朋友，我遭到這種陷害，我自己認命還可以，叫我把好朋友也一塊耽送了，姓季的甯死不爲。」那位守備哈國泰把桌子一拍，厲聲喝叱道：「季萬方，原敢這麼放肆，足見你不是安善良民，你這可要自找難堪！」季萬方這時可有些豁出去了，竟自不顧一切的說道：「一人犯法，一人承當，牽連別人，我季萬方至死不承認，大人你不開恩，那可非要逼出事來。」守備哈國泰冷笑道：「你還敢造反麼？」這時所進來四個便衣官人，全是一擦衣服，各自把兵刃亮出來，向季萬方說道：「朋友，我們可拿你當一個漢子，你要是這麼不給我們辦官差的想，我們可要對不起了。」這時武南生，陸明，鍾雲，一看這種情形，非要擠出意外不可，俗語說，光棍不鬥勇，現在只要過份的強暴，非要吃大虧不可，雖全是江湖上的朋友，但是這一般人從來是守法安分，明明知道這是被人設計陷害，雖則真像不明，不見得就冤沉海底，何必現在先落一個拒捕毆差的罪名，武南生陸明忙向參將守備面前一跪道：「大人既然是非連我們帶着走不可，我們情願意跟隨走一遭，是非曲折，總有個水落石出之日，求大人多施恩典吧。」參將金開甲道：「這還像話，案情是季萬方一個人作的，到時候自然是牽連不上別人，現在你們只可認一時的晦氣，定然沒有你們多大干係，立刻向進來的四個公差喝聲：「把他們也鎖上。」每人是一掛鐵鍊，一付手鐐子，季萬方此時只有俯首低頭，守備哈國泰道：「季萬方，你這牧場除了馬師伙計以外，還有什麼人，」季萬方道：「小民妻室早亡，只有一個女兒，名叫季淑貞，我們就是父女二人，大人你可得開恩，我沒有犯了滅門九族的罪名，你可別連我那女兒帶走。」參將金開甲道：「季萬方，你要明白，我們作的國家官，辦的是國家事，誰家中也有妻兒老小，官差由不了自己，我們全是奉命而來，按着公事辦，公事以外的決不能過份的故意刁難，除了你們這取主要的人，你的家屬以及牧場的伙計，沒有他們的什麼事，你盡管放心。」說着話，立刻喝令把他們的身上全洗一下子。好在這時身上全沒帶什麼，立刻留人監視着這四名犯人，這位參將金開甲，守備哈國泰，帶領這軍兵出去拘捕馬師呂燕雄，杜明，鐵金誠，左隆，把

這四人全帶到櫃房，這時季蓮貞已經聽到了信息，竟從後面闖出來，如飛的跑到櫃房，外面把守的軍兵攔阻着不叫他進去，季蓮貞那裏肯聽，竟把把守門口的兩名軍兵險些推倒，闖進了屋中，撲到季萬方的身上，哭着叫道：「爹爹，你惹了什麼禍，他們要把你弄到那裏去，咱們不能就這麼瞑目受死，我們沒犯法，就這麼擅捕良民，還不如死在這裏呢。」這時櫃房中雖然有官人們監視看守着，終因為季蓮貞是一個姑娘人家，所以沒肯過分的阻攔她，這時場主寶馬金弓季萬方看到女兒前來，想到禍從天降，雖說是問心無愧，可是官司那是容易打的，賊情盜案，只要把你牽連上，就不容易逃出來，非落個破家蕩產不可，俗語說的：「一字入公門，九牛拉不出。」此時只有低聲招呼道：「你不要胡鬧，咱們父女的事，你還有什麼不明白，我會闖出滔天大禍來嗎？這分明是有人懷恨，明着闖不過我們爺們，却用陰謀手段來陷害我季萬方，公道自在天壤，是非不容顛倒，我們怕什麼，這不過是一時的晦氣，何況我還有一般好朋友來替我維持，你不要擔心，我現在最討愧的是：把好朋友牽連在內，太對不起人了，你在我起解之後，收拾自己應用的東西，不必在這裏呆了，把我那匹牲口帶着，往你盟叔張小寨那裏暫時住一時，我這場官司早晚是誰抖落淨了的，這裏有地面官人看守着，咱們不用管了。」

季蓮貞悲聲說道：「爹爹，我不到盟叔那裏去，死活咱們老兒兩個在一處，我跟你到盛京。」季萬方道：「好胡塗的孩子，你要知爹爹是守法安分，官家的事情是有尺寸的，不能由着我們隨便，任你一個姑娘隨着一夥犯人那裏能行，好孩子，我已經够着急的了，你要聽爹爹的話，到盟叔那裏，我倒可放心了。」季蓮貞看了屋中的監視官人們，恨恨的說道：「爹爹你也得替我想，你被他們帶走，一路上誰來照應你，你叫女兒也放心麼？」說到這裏，參將金開甲，守備哈國泰帶着手底下兵弁，已經把馬師們拘捕，本地面官人，也已趕到，官家這方面對於辦理這種案件，因為犯人全是闖江湖的漢子，他們可不敢有過分非法行為，恐怕鬧出意外來，除去把他牧場以及他個人的住房，全檢查

了一番，本來季萬方並沒有犯法違禁的東西，除了這幾年牧場的營業好，積蓄些資財，這位參將金開甲，全令地面官開了清單，有若干錢財，多少兵刃器械，前後圍部有多少馬匹，牧場中尚有多少名伙計，全在點完了，交付與地面官看管，立時分付起解，他們這一集合起軍兵，趕情他們帶來兩哨隊營中挑選出來的勁卒，整齊了隊伍，弓上弦，刀出鞘，他們這連主犯帶從犯計有：場主寶馬金弓季萬方。馬師呂燕雄，鐵金誠，杜明，左隆，來的朋友中是：武南生，陸明，鍾雲，一共是八名，可預備了五輛轎車，季萬方是單獨一輛，有兩名大班跨在車兩旁，嚴厲的監視，那四轎車是馬師和這三位武師分坐，只有鍾雲，因為年歲輕品貌端正，這位參將金開甲很有愛惜他之意，單獨叫他自已坐在後面一輛車上，這般人可全上了刑具，他們這四輛車，每一輛有兩名磨刀的官兵，跨在兩案車轅下，監視着車中人，兩位提案的官員，跟兩名辦案的大班，全騎牲口在後面趕解，兩位哨官率領着兩哨軍兵在車輛兩旁繞着，前面單派出四名馬隊，先趨出半里地去，以防路上有意外。可歎寶馬金季萬方闖到這樣的身份，在關東三省已經算是有名的人物，今日竟成了階下囚，一聲嘆喏，被官兵押解着走上征途，他唯一的愛女季蓮貞，看到官兵起解的情形，自己也知道無所說的思想着，一問走，果然是不行了，一灘牧場門，任憑什麼人休想近前，雖着老遠的只要被官兵看見，立是張弓搭箭，喝令躲開，自己不過另有主張，跟隨了一程，護着的官員金開甲，哈爾泰，還因為他是犯人的女兒，竟由着他跟隨車輛，非出一萬多地來，金開甲在馬上喝令他回去，季萬方在車中眼睜睜呼女兒，叫他趕緊回去投奔盟叔，季蓮貞高聲喊着：「爹爹你可保重，女兒可管不了你了。」季蓮貞說了這句話，在道旁不住的掩面哭泣，寶馬金弓季萬方也不由的在車中洒了兩點英雄淚，季蓮貞看到爹爹的車輛和大隊的軍兵走遠，被樹林子遮着，這才回轉牧場。不過半日的功夫，可嘆這座偉大的牧場，已經換了過去的風光，木柵門守衛牧場的弟兄，一個沒有了，換了四名官人在那兒守着，裏面更是淒涼十分，伙計們一個看不見，全都躲在排房裏去，誰不肯出來，眼看着很好一片買賣，只這短短的半日功夫，弄了個七零八

八落，自己實在不忍再下去，趕緊回到自己屋中，收拾了個人的包裹兵刃，在小圈上把父親的那匹銀尾火溜駒牽出來，向着守衛的官人打了招呼，這還是提案的參將金開甲恩典，早留下話准許他離開牧場，若不然是這種情形下，他焉能再由你出入，這位姑娘離開牧場之後，他那裏肯去投奔盟叔，他竟自抄着小路反越到前面去，趕到前站等候這撥犯人，他要暗中保護着爹爹和一般馬師們。這種大隊官兵，押解着這撥主要的犯人，他們不管公事如何緊，可不敢錯開驛路，因為這撥大隊的兵馬，一路上不叫辦官差的供養，商店客房他們打點不起，所以只有接着驛站走，兩天的功夫，走出兩站來，可只有一百五十餘里。當年驛路上的情形，官站上距離的遠近可沒有一定，大站有時就許一百餘里，小站也就是四五十里，只要是正式的驛官，就有地方官驛承，他們是專門管供應官差，可是像這撥大隊的官差，輕易是遇不到，不過他們來時，沿途上已經派官弁把公事走下，驛站小的，縣衙門那裏早早派人佈置一切，佔用民房店房，那一站也不敢少微待慢了，好在辦這種官差，地方官只要能逢迎打點的，完了事不過是一筆帳，可以作正常的報銷，裏面尙能分潤些好處，所以被捉解的犯人，除了在車中被刑具束縛着，和不好走的道路，車中多受些苦楚，倒還沒有遭刑別的虐待，這天由石馬驛到青林驛，這一站是這一路上最長的一段路，兩站距離是有一百四十里，他們護解這種差車，不能走得快，計算着道路，必需從黎明時起程，也得趕到日暮後才可以到，金開甲和哈國泰兩人路上閒談，算計着路程，再有兩站，就算到了盛京，雖是苦差事，總算是事情順手，到了地方伸手就把案拾下來，在這麼風平浪靜的把案交上，咱們公事上也就不難說的下去了，哈國泰道：「大人說得極是，這種差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從一被派出來，我自己已經許下愿心，真能够痛痛快快的把公事交待上，我情願把這個月的餉銀全賠上，不過……」說到這兒，哈國泰看了看左右軍兵們，離着很遠，他接着說到：「我可沒想到這件案子能够這麼辦下來，就憑所出的事，我認定了我們這總差事非把這個頂戴搞掉了不可，這不算很高幸麼！」金開甲點頭道：「我也是那麼想呢。」說話間，日已偏西，

計算途程，到青林驛還有二十多里，守備哈國泰道：「金大人，咱們吩咐哨官要緊趕一程才好，你看太遲這可不要快下去了，並且到青林驛這二十多里路，沒有多少村鎮，地方很是荒涼，尤其是黃沙崗那一段不是什麼平靜地方，總是趁着天不黑，趕過去好。」參將金開甲微微一笑道：「老兄你也太過慮了，我就聽見說過，真會有老虎嘴上拔毛的，我們又不是買賣客商，帶着兩哨官兵，會有人敢來劫掠我們，那真是稀奇的事了！」守備哈國泰道：「金大人，我不是那樣想法，我們所押解的這幾股差事，實不是甚麼安善良民，總是謹慎提防一些才好。」金開甲微笑不語，這時大隊的官兵倒全自勤的因為天色晚了，腳底下全加快，不過前面已到了黃沙崗，這裏道路很窄，人馬能够緊走，這四輛車更要緊走可就危險了，他們又走出不足十里，天色可就快黑了，稍遠一點，已經看不清楚，荒林曠野，路上已經沒有行人，只有一羣羣的鳥鴉掠空而過，隱隱的遠處有幾縷炊烟。將將的過了黃沙崗，前面的蕭澗的兵卒，已經出去很遠，護差事的兩哨官兵，因為在黃沙崗這段道上，只能容一輛車，他們只好先竄到頭裏去，這時路已開展，這兩哨官兵排好了行列，等待着這四輛轎車趕上來，好仍然兩邊鑼着走，就在這時，靠左邊一片荒林中，吱吱的一片胡哨聲起。竟從裏面竄出六個短衣襟小打扮，各持着兵刃器械，縱躍如飛，向這邊撲來。並且內中一人高喊着，鷹爪孫們想要命別叫太爺們費事，好好的把我們瓢子留下，那個敢大胆的阻攔，你們是不要命了。這一來官兵這邊知道有人出來劫差事，兩個哨官，吶喊了聲：「弟兄們護差事！」這兩個哨官兵，原本是奉命戒備着，就隄防路途甲出了什麼意外，已經是弓上弦，刀出鞘，此時矚矚的連射出兩排箭去，可見所來的匪黨，駁打着亂箭，還想着往車道邊衝，內中一個身手尤為矯捷，他竟飛登了車頂子，守備哈國泰，他雖是作綠營的武官，但是他精通真教人，一身武術，手底下很是利落，見有匪徒飛登車頂子，還是重要犯人寶馬金弓率萬方所座的這輛車，上來這匪徒提一口朴刀，他想跳到車的裏懷，避開放箭的官兵動手，哈國泰大喊了聲：「大胆的匪徒，你們真敢不要命。」他已騰身躍上車尾，用腰刀向那匪徒扎去，這匪徒用

他手中刀，往外一掃，把哈國泰的刀磕開，保護車輛尚有盛京下來的兩名捕快，他們兩人是緊把住車轅，提防犯人往外闖，這時見匪徒在車頂上竟和哈守備動手，左邊這名捕快，名叫韓寶義，他見匪徒一轉身，正好露了空，他一縱身，竄上車轅，用刀向他背後扎去，那知道這匪徒手底下十分厲害，磕開哈守備的刀，背後人的暗算已經被他一眼瞥見，他身軀往前一俯，鳳凰單展翅，一刀斜向後劈去，這捕快韓寶義噯喲一聲，倒下車轅把一條右臂被他砍去半截，守備哈國泰刀雖被匪徒磕開，可是他還沒退下車尾，見匪徒刀傷捕快，他猛然一抖腕子，刀尖子扎在了這匪徒的左腿上，竟自翻下車去，摔在地上，有兩名官兵，撲過來，想捆他，從車右邊飛縱過來一名匪黨，一口鬼頭刀，左右展動，已經把兩名官兵砍倒，把地上受傷的匪黨帶了起來，從車前如飛的闖過去，那參將金開甲却也和匪徒交不了手，但是他那裏是他們的對手，肩頭後被匪徒扎了一刀，幸虧這一隊官兵弓箭手多，嘯嘯的幾條箭，把匪徒們逼的不能近前，那措着受傷的匪黨，一邊往後退着，都扭頭向這邊喊着：「李場主，鷹爪孫太扎手，我們絕不會不管你，前邊再會了。」呼哨一聲，其餘的匪黨，也跟着四散逃開，這李哈國泰帶領着兵弁，追趕了一陣，劫差事的匪黨逃得無影無蹤，官兵受傷的十幾名，那名捕快韓寶義，在重傷之下，已經昏沉不醒，參將金開甲，傷痕幸還不重，集合官兵，把受傷的全叫弟兄們搭着，回差事是一股滾滾走，官兵帶着火把，整齊了隊伍，嚴密的戒備着，往前緊趕了一程，直到了二更左右，才到了吉林驛，這裏連驛丞和新民縣派來的接待官差人，全迎了出來，一看這種情形，全是大驚失色！知道路上出了事，接近了驛鎮，參將守備因為已經中途有人劫奪犯人，這裏可就不敢准保不出事了，這令這縣裏的官差，飛報縣官，告訴他，黃沙崗出事，是他該管地面，參將和官兵等受傷多人，現在住在吉林驛，這地面上要是有了他的責任，請他趕緊調撥得力的人，協助保護，我們所帶的官兵雖多，也得換班歇息，本縣要是認為不是他的應該責任，那就請他不必派人來，有什麼事我們到盛京再說了。其實參將守備就是不這麼交派，縣官他那收不來，驛館裏留四十名哨兵防守，把差事

全從車上提下來，押進裏面，參將金開甲已經有手下弁勇把他傷痕上藥紮裹，那捕快韓寶義，情形是十分危險，血流過多，看那情形恐怕要不保性命，這青林驛是學得着信息，今天接應這撥官差，倒是全給預備的一點沒誤事，這驛頭上兩座棧房，完全把客人趕走，房間滿騰出來，所有飲食一切，十足的供應，不過這時押解差事的首腦人，對於那路上的情形可有些不敢放心了，參將金開甲雖然帶着傷，連氣息也不敢歇息，把官兵中已經吃過飯的，挑了十六名，各帶着響箭，分佈在青林驛驛頭的四週，那裏只要一見着情形可疑，或是有匪黨想沖入驛鎮，立刻用響箭報警，那裏防守不利，哨戒不嚴，放進匪人來，即以該處放哨的官兵是問，參將守備，更帶着一隊人，把所有街道全盤查了一遍，這才回轉了驛館，所有的差事，完全拘禁在驛館的西廂房中，這一來季萬方等可算遭了殃，監視看守的，加了十二分的嚴密，絲毫不准隨意移動，隨意說話，可是這一般犯人，從出事之後，一個個垂頭喪氣，倒也省事，連半句話也沒有。這位參將金開甲跟守備哈國泰，這時才勻出功夫來，要責問這幾名犯人，並且要探探他們的口氣，遂一同走進這驛館的西廂房，寶馬金弓季萬方，跟武南生，陸明，鍾雲，此時被監視得最為嚴密，雖全是在一個屋中，一句話也不准隨便說，看守的人，完全是亮着兵刃在近前監視着，那種情形，只要再有一點意外的舉動，立刻就要動手，所以季萬方，和武師們惱喪萬分，這可真是有冤無處訴，彼此間對於眼前這個離奇事，連互相商量一下全不成了，這位參將金開甲，守備哈國泰走進屋來，向屋中看了看，這屋子是三間長，靠北邊北牆下搭着一舖大土炕，上面是四名重要的犯人，季萬方，陸明，武南生，鍾雲，靠南邊是他牧場的馬師呂燕雄，鐵金城，杜明，左隆，全在椅子上坐着，這屋中是三位盛京帶來的馬快大班和八名弁勇，全是提着兵刃看守着，參將金開甲和守備哈國泰，個背着手，向季萬方等看了看，這時監視差事的人，全向旁一閃，金開甲見犯人全低着頭，不由冷笑一臉道：「哥兒幾個，還算是運氣不好，到了現在依然未能趁心如願，你們一定是另想方法再圖脫身，可是你們這種行爲，叫作聰明反被聰明誤，你們也太以的把國家的王法同辦你

們的官人看得也太輕了。我看你們不是求生，簡直是活得不耐煩了，自己在生死簿上，要簽上名掛上號，這種目無國法，暗濟黨羽，半路想把你們救走，這般人那裏是你們的救命星，依我看，分明是你們的要命鬼，此次提解你們到盛京，雖是案情重大，可是你們不是沒有一點希望，安分守己的認命打官司，漫說你們全是盜案，就是殺人的重犯，小夥子要是捱得住，一樣是能够逃出去，你們這是孽由自作，我們弟兄兩個奉公事差派，和你們無冤無仇，官差由不了自己，不把你們交了案，我們漫說前程保不住，我們就許連命全送了，季萬方你可要放明白些，我身為參將，是單憑軍功掙來的頂戴，現在因爲提解你們的案子，我的肩頭後竟被扎傷，我們作武官的，若真是爲國家効力疆場，把命賣了還算值得，如今竟爲你們一般江湖盜黨，我反倒掛彩受傷，換在別的人，只怕未必叫你們還能够安生的坐在這裏，早把你收拾了，叫你們不死先去層皮，不過金開甲不肯那麼下絕情，我給你們留生路，把你們交到盛京將軍那裏，你們逃的出活命來，逃不出來，只有憑你們的本領，現在我和你們約訂，從齊林驛你們只要敢再生絲毫惡念，可別怨金大人無情，我把你們先料理殘廢了，就是你們能够從衙門裏再逃出命來，也叫你們作一輩子廢人，話說明白，信不信由你。」那守備哈國泰，是一語不發，季萬方先前只是低着頭，這時徐徐把頭抬起，向參將金開甲，守備哈國泰看了一眼，遂向這位金大人說道：「大人你的話，我全聽明，我身為犯人，遇到這種事，我有一百張嘴也無法辯別，大人！我現在雖是個奉命嚴拿的重要犯人，我季萬方的事，在二位大人前無法說了，我說是我仇家陷害，這件事漫說大人不信，連我自己也不願出口，可是我季萬方在老林經營牧場十幾年間，我自信沒作過犯法的事，我若有心拒捕，大人你們看，跟我季萬方被累的，全是這關東道上成名的武師；連我牧場中的馬師們，全是有一身的好功夫，我們要想走，在那時自己動手，自信還不至於逃不出大人的手下，我打定了主意，任憑天大的案情，姓季的問心無愧，所以我甘心隨大人到案打官司，總會有逃出來之日，我們全身刑具，在這麼多官兵大班監視之下，反想逃出手去，世上沒有這麼愚蠢無知，求生不成

反求速死的，可是一般匪黨分明是爲救我們而來，我們還能說什麼？誠如大人的話，他想救我們，反倒變成了給我們一道催命符，叫我姓季的一世不能翻身，盛京那裏有什麼案子，我只有好好的承認，二句話不用說了。這才叫情屈命不屈，現在我季萬方已經明白了，這裏的情由，這分明是我的仇人，再下毒手把姓季的置於萬劫不復，才肯甘心，大人！你法外施仁，不肯過分的凌虐我們，我們感恩不盡，我們事在大人看來不足爲奇，本來殺人越貨滾馬強盜眼中那裏有王法，劫奪犯人這是情理中的事，在我們本身可認爲事出離奇，現在更要向大人用出乎情理的要求，求大人祿位高陞，答應我們。我們弟兄們絕沒有想脫身逃走的請求，大人只管把刑具檢點一番，換重刑加鎖鑊，只管放手辦理，但盼把我們解到盛京，官司認頭去領，倘若再生意外，大人也只好先動手結果我了，我情甘願死，現在我們如同鳥在籠中，任憑仇家下手，叫我們有什麼法子抵禦他們，大人！信不信我們也不敢過分的請求了。一金開甲微微冷笑着，守備哈國泰却笑出聲來，向季萬方道：「季萬方你看看我們全是大年歲了，你大約把我們當作十幾歲的小孩子，用這篇胡言亂語，想把我們蒙騙動了，你趁早老老實實的呆着吧！老爺們從不到二十歲身入行伍，在外面年頭兒不多，也跑了一二十年，這點芝麻粒的軍功，全是從槍林箭雨中掙來的，哈國泰在關裏關外也跑了五六省，什麼樣的人物也全見過，像你們這路人，已經一眼望到底，幹什麼的趁早吐喝什麼，倒爽快，既然敢在關東三省闖，就算一條漢子，到現在說這種話，連小孩也未必信，哈老爺教給你，你應該這麼說，現在沒到盛京，前途上走着看，誰有本領誰施爲，逃不出手去那才算認命，你要這麼說，還不失關東道上好朋友的身份，如今還敢在我們面前說這種言辭，你也太藐視我們不懂什麼了。」寶馬金弓季萬方，此時是又愧怒，自己真有些按捺不住了，那武師陸明却也面紅耳赤的說道：「這位大人你不信我們的言辭，那有什麼重要，這也不是姓季的哀求你，叫你們怎樣開恩，我們全落在法網中，現在只有聽天由命，任憑大人處置好了，那個地方又短了屈死鬼，我們哥兒幾個。算是遭劫的在數，在數的難逃。」說到這兒，更扭頭向季萬方

說道：「本場主什麼話不必說了，認頭打官司，死汗把他置之度外，該着一百天的罪孽，九十九天也不會逃出來，還說那些無用的言辭，有什麼用？」守備哈國泰冷笑一聲道：「好！這才叫朋友，認頭打官司這才對。」那陸明還要說話時，一名大班提着手刀向前面一吼道：「呀！姓陸的，你敢再叫字號，爺們先賞你三刀。」寶馬金弓季萬方，認爲這種地方，就到憐得光棍不吃眼前虧，只要再和他們說上過份的話頭子，自我難堪，非吃個眼前苦子不可。趕忙說道：「朋友們！我們弟兄落在難中，遭了這場不自之寬的官司，到現在我們只有低頭忍受，可是我季萬方願意一身擔當所有的罪名，這全是我的朋友，被我所累，請你們多四個面子，我好季的到現在認定了，總有掙扎出來之時，朋友們不要過分的我不給我留餘地了。」那大班點點頭道：「季萬方你明白這些道理，就很好！既然是自己承認是江湖上的好朋友，就得作好朋友的事，順情順理到案打官司，現在誰也不能把你的罪名就定了，殺人放火滾馬彈盜一樣的滾出來，何必自我難堪，我們拿朋友待你，你們也別把出來游蕩的弟兄看成不懂什麼的就對了。」那武師陸明，此時也不敢再搭話，這種地方吃了他們的虧，沒地方訴苦去，參將金開甲，守備哈國泰，看了看犯人們都具齊全，這麼有人看守着，說還不致出什麼意外，遂回到驛館的上房，縣官那裏，到三更左右，派來一大隊城守營的官兵，和他縣衙的所有捕快壯役，全來這裏保護，把個吉林驛守衛的十分週密，一夜倒是安然的渡過去，外邊不出事，裏面又多添了麻煩，金刀陸建侯的弟子，鍾雲竟從半夜裏就折騰起來，又吐又瀉，寒熱交加，病勢一來還是真凶，他雖是形同犯人，但是在事實上他總是從犯，不是正點兒，他這種病勢來得太急，任憑官家法令怎麼敲，你不能說是禁止他不准鬧病，直到天已經快亮了，還是吐瀉不止，人已折騰的不像樣子，這一來把參將金開甲，守備哈國泰可急壞了，這麼重要的案子，路上又出過事，惟有趕緊起程走，能趕到盛京，那纔算一塊石頭落地，中途上只要一耽擱，萬一再生了什麼變化，那一來前功盡棄，可是這鍾雲，參將金開甲對於他不知怎的，從一見面就很愛惜他，此時這一病倒，二位護差的大人，一齊過來看他時，他已

經折騰的氣息奄奄，臉上全變了樣兒，金開甲不住搖頭向哈國泰道：「這可怎麼辦？你看他病勢很重，這種樣子要是再硬提着他走，我們雖然是辦的公事，也覺於心不忍，你說是爲他一個人就擱在這裏，我們又覺着事情太危險，這還有兩天多的道路，早把案件交了，我們才算把肩頭的擔子放下，何況這小伙子年歲又輕，我們若是不管不顧，把他搭上車去，死活由他，哈老爺咱們全是作官的，可有些在良心上交待不下去了。」哈國泰不住點頭向前招呼了鍾雲一瞥，仍是一語不發，換了換他的頭上，燒得燙手熱，哈國泰也是連連搖頭，季萬方等從半夜看到鍾雲這種情形，真是急死，可是也不敢多言多語，這才叫無可如何，此時見兩位護差的官員，全爲鍾雲爲起難來，季萬方才大着胆子說道：「犯人求大人開恩！容我說兩句話。」參將金開甲轉過身來，向季萬方道：「你有什么話講。」季萬方道：「這鍾雲是我季萬方朋友的徒弟，他師父陸建侯，在公主嶺是教場子的武師，大約關東三省凡是練武的，沒有不知道這位老師父的，這是他掌門大弟子，這次奉他師父命令，到牧場來看望我季萬方，不幸被我連累，突然間害起病來，大人若是這樣把他解着走，非死在中途不可，求大人開恩，在這裏就開一兩日找個醫生救他的性命，願大人們公侯萬代，祿位高昇。」金開甲皺着眉說道：「論人情應該是這樣，季萬方你應該明白，昨日要是不出事，還可以在這裏停留幾日，給他治病，現在我們這小小的道帶，實有些擔不起了，我們奉命出差，雖辦的是公事，我們也一樣是得順去理人情，這樣提解着他走，我們也覺於心不忍，季萬方，我格外的開恩，把他留在這裏，交本縣派官人看管，這可是我們私自作主，也就誇大了什麼罪名，他倘有脫逃，我們向誰說話。」季萬方道：「這鍾雲倘若有脫逃，或是被判勒索，我季萬方和武南生陸明擔當他全份的罪名，大人這麼開恩，對待我們，漫說我們還都是安善良民，就是作強盜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參將金開甲點頭道：「這倒是實情，我想你們一個堂堂男子漢，應該恩怨分明，我們好意對待你，你是能再恩將仇報，至於你們被屈含冤，於我們提拿的無關，我們決沒害你，咱就這樣了，這鍾雲倘有意外，惟有朝你三人說話了，到了盛京

交案之時，你們可要一力承當，不要含糊了。」季萬方道：「二位大人自管放心，我們不會作那種下流的行爲。一參將金開甲向守備哈國泰道：「我們只好就這麼辦吧！一哈國泰點點頭，一同出去，這位參將金開甲，算是在鍾雲身上作了德行事，他交派着由縣衙門留四名抽快看守，並且那捕快韓守義也在這裏養傷治療，由縣裏請有名的醫生，給他兩人診治，所有醫藥費用，自管開具清單，我們回到盛京，是要把本縣的情形報告上去，只要此人病勢稍好，就由本縣派差護送，押送盛京將軍府交案，藥用的款項，准其如數具領，這麼吩咐定了，立時將叱着所有官兵護差的人，一同起身離開吉林驛。這裏可給吉林驛找了麻煩，縣官那裏爲了這件事，更親自來到吉林驛看了一番，見着盛京押解的犯人，果是病勢十分沉重，連趕緊的從縣城中給請了一位醫生來，給鍾雲診治，服下藥去，倒是把腹瀉略減，嘔吐不止，並且寒熱交作，兩天的功夫並不見多大起色，縣官他那能盡自在這里料理這件事，更因爲這鍾雲病到這樣，絕不會再有脫逃的情事，遂囑咐他們小心看守，縣官回轉縣城，那韓守義傷痕雖重，可是經過了傷科接骨的診治之後，他反倒脫離了危險，只是血流的過多，精神頹敗而已。到了第三天，在旁晚的時候，這裏所留下的兩名抽快，一個叫韓德明，一個叫李萬勇，被派這裏監視鍾雲，兩人知道這等於教兩人歇工放假一樣，半死的人再不會跑掉了，兩個人也嫌鍾雲吐瀉的骯髒，但兩人總不肯近前，躲的遠遠的，那驛卒們更是不肯好好伺候，錯非那老驛丞趙守廉他還不肯那麼一些不經心，在白大已經看過兩次，到了晚間，他也曾來過一次，因爲留下看守差事的抽快韓德明，李萬勇，他們在驛館中一來是客情，二來他們也沒有把這個驛丞看的眼裏，老驛丞趙守廉倒不便去吩咐他們，只把驛卒招呼到面前，囑咐他們夜間多照顧着病人，他雖是犯了法，但是他現在被病魔磨着十分的苦痛，幸而若是能保住命，有什麼罪名受國法處治，那是另一件事，身在公門，正好修行，該着作點兒德行事的時候，何妨在這犯人身上作些好事，驛卒們那裏會聽這一套，原本像他們這種苦差事，平時沒有一點兒想頭，賺一點草料錢，那老驛丞還要查個三番五次，這時伺候不着的事，也要他

們伺候，他們那裏肯聽，口頭上答應的滿是好，其實他們才不肯管這事，鍾雲在當夜晚間腹瀉略減，嘔吐仍是不時的發作，不過身上冷燒比較輕了許多，自己心中也清醒了，看到別的人完全走淨，只剩了自己一人病臥在炕上，身上攤軟無力，喉中乾渴，眼前也沒有人來管，屋中一盞昏昏暗暗的油燈，半明不滅的愈顯得這眼前淒涼慘淡，自己仔細想了想，這定是因爲病發作太極了，場主賈馬金弓季萬方跟武老師，陸老師一班人等，已被官差解走，把自己仍然留在這裏，因爲看到屋中的情形，認識這個地方，自己是沒有離開原地，只是後窗戶還在關着，方才自己一陣吐，現在因爲人已清醒，反覺得屋中的氣味十分難受，可是想呼喚人，又知道本人已是待罪之囚，有誰來肯伺候，自己只得忍耐着，但是他冷燒之後，這口中時時的顯得煩渴異常，連嘴唇全焦了，想到眼前這些情形，真是生不如死，一個名武師之子，落到人家手內，任憑人家擺佈，如今偏偏鬧起這場病來，這簡直是我的陽壽告終，該着死在這裏了，心裏越煩悶，這種虛火上炎，又復連連嘔吐了一陣，他是越急燥越顯得不安定，鍾雲在關軍道上，雖說是沒成名，可是他隨着師父金刀陸建侯，也是盡作些快腸熱骨慷慨仗義的事，如今遭到這種難，他一個有血的少年，生龍活虎的性子，那里還能再忍耐下去，此時真恨不得一頭撞死，但是想那麼辦，也沒有那種力量了，這時外面梆鑼已交到三更三點，急燥得一身虛汗，這屋中靜悄悄死沉沉無可奈何之下，只好閉上眼，忍耐着，忽然覺得一陣涼風吹到臉上，非常爽快，不由的把眼睜開，心說這是那裏進的風，偏着臉看了看，不覺一驚，見後窗徐徐支起，鍾雲到了現在這種情形下，他可有些任什麼不怕了，打定了主意，任憑他怎樣噴治，我早早的閉了眼倒也甘心，他偏着臉看着，見一人來到面前，我也是絲毫不再動心，任憑他怎樣噴治，我早早的閉了眼倒也甘心，他偏着臉看着，見一隻很白淨的手，向裏往高處把後窗支起，忽的此人探進身來，鍾雲看着驚愕得幾乎出聲，分明是場主賈馬金弓季萬方的女兒季蓮貞，她把身形探進來，向屋中左右看了看，輕輕一長身，全身已經進了窗口，一撥身倒轉着身軀，把全身溜下窗台，這才把後窗的窗扇擡下，回手按了按背上背的劍，竟走到

鍾雲鵬的炕前，鍾雲他此時半躺半坐，見季蓮貞到來，這土炕前被自己嘔吐得十分骯髒，不願意她進前來，努力抬起右手向季蓮貞揮手，季蓮貞擺擺頭已經湊到近前，臉上顯出十分淒慘的顏色，兩隻晶瑩一泓秋水的眼子，已經要流出淚來，却低聲說道：「鍾師哥你不要怕，看守你的兩個捕快，他們已經喝醉了，如同死人一樣，驛卒們更是不肯來管你，我真想不到我們父女把你害成這樣，也太對不起你了。」鍾雲慨然說道：「季師妹何出此言，這是我自身命該如此，遭到了這樣的結果，我絕不敢怨到你我女身上，師妹你可知案情變化的過厲害，青林驛出事，給我們加增了罪名，連爹將金開甲全受了傷，捕快韓保義，斷去了一條右臂，事情可越鬧越糟了，我忽然病倒，把我一人留在這里，死活無須擱在心上，我看師妹你趕緊趕奔盛京，要打聽他們的詳細情形，設法搭救，我想事情鬧到現在這個地步，遼東二老他們絕不會放鬆了一步，你趕到盛京只要和他會上，事情追到這個地步，說不得什麼回守法安分了。人的命只是一樣，想法子先把人救出來，已經措上黑鍋，想立時揭下去，落個清白，只怕由不得你那醫從容去辦，師妹你快快走吧！不必管我。」季蓮貞搖搖頭道：「不要緊，我想事情變化的雖然危險，也還不至於立時就毀了，師哥你病到這種情形，別說是爲我們父女負屈含冤，就是爲你自己的事，落到這種地步，我們只要是道義之交，我焉能袖手旁觀，或是扔下你不管，我們問心無愧，路上的事，我是緊着跟綴下來，雖然不敢過於貼近了，也打聽了明明白白，這件事分明是鬼影子索索形一手所爲，他佈置下一班同黨，用這種反間計，故意的虛張聲勢，要救場主一班人，事實上不過是他把我們罪名扣實在了，叫我們無法再去擺脫，惡毒十分，到現在任什麼不用說，這算是前世的冤家，我們父女既或逃不出他的手中，也是命裏該當，我們絕不怨恨別人，師哥你病沒有人管，眼前也沒有保護你的人，場主他是一個極有血心，極重友誼，可是他有心無力，沒法子來照顧師哥你了，我既然看到你這種情形，我們憑天理良心，焉能再扔下你一走，別的事我現在決不再去管，師哥你的病多怎好了，他們定把你押解到盛京歸案，我隨着你去，師哥你放心，任憑案情怎樣重大，有我

爹爹一人承當，諒還不至於有什麼危險，總然身在牢獄中，一時不能出來。也得慢慢設法營救，師哥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鍾雲聽到季蓮貞這番話，感動的十分悲痛，她爹爹的事，她不顧了，不肯扔下我走，只是她是一個閨門少女，雖然生長江湖道上，可是和我鍾雲不過是泛泛的交情，現在我臥病床頭，並且還有捕快等看守，她要冒着險來看顧我，可是我三兩天就能走的了，真要是日期一長，這男女之嫌，落在外人口內，將來恐怕要無以自解，再若是她的行踪被官人查見了，也定有惡言惡語，從他們口中說了出來，到那時我鍾雲更是生不如死了，自己明明是願意有個近人不時來看顧，可是爲得師門中的名望，爲得季蓮貞的身份，咬牙忍痛，說道：「季師妹！你這一番好意，我十分領情，不過我們俠義道中人，固然不拘小節，可是師妹，現在倒不得不防索雲形一班匪黨，下手惟恐不毒，孤男寡女，易落口實，師妹你爲保全你自己的身份，爲季塢主在關東道上的威名，還是趕緊趕奔盛京，我大約這場病可以好些，延遲幾日，受些痛苦，算不得什麼，師妹你快快去吧。」季蓮貞搖搖頭道：「鍾師哥，你怎麼講起這種話來，我雖然隨着爹爹在關東道上，比不得閨門少女，我倒也懂得男女有別，瓜李之嫌，不過得個地方，身在患難之中，鍾師哥你病到這樣情形，再說是有什麼嫌疑，世上也太沒天理了，何況你爲了我父女落到這般光景，舉目無親，眼前沒服侍你的人，你倘若病死這驛館中，我父女總然把這場大禍逃開，只怕也一輩子良心不得安定了，鍾師哥，你不必過分固執，這由不得你，我絕不能走，我不等你病好了，任憑眼前有什麼大禍，我願去承當，這是我甘心願意的事，誰也管不了我。」說着話，到屋門口往外看了看，側耳聽了聽，一些沒有動靜，換了換桌上的那把壺，裏面的水還澀，斟了半盞，送到鍾雲面前，叫他把口中的乾渴潤了潤，更把手巾用溫水絞乾，叫鍾雲擦了擦那眼角的淚跡，鍾雲見她這種情形，也倒無可如何，這季蓮貞遂坐在炕邊，低聲和鍾雲仔細的談論着，路上匪徒的情形，知道這場事要想摘脫，實非易事，恐怕那索雲形還有什麼狠心辣手的事，兩人互相嘆息，直到了四更左右，鍾雲連連催促她，叫她趕緊離開，問她住在什麼地方，季蓮貞道：

「我就住在這驛嶺東鎮口，福源店內，師哥你要寬心的將養，只要你病好了，這場事完全是我爹爹一人的仇家，師哥你跟武老師陸老師全算是無辜的牽連，不至於有多大危險，或者到了盛京之後，我爹爹出不來，你們或者有解放的機會，我想師哥在這種時候，不必只顧武林的義氣，還是盡力的把自己先掙扎出來，對於我父女的事，不忍坐視，還是能够先脫出網羅，反容易用全份的力量，爲我父女幫忙。」鍾雲點點頭，季蓮貞道：「你想吃些什麼，現在我雖然沒法給弄來，我回到店中，全可以預備，鍾雲搖搖頭道：「我現在虛火還在往上湧着，什麼也不想吃，師妹你不必慚念了，你趕緊走吧，季蓮貞反有些依依不捨，又給鍾雲把炕邊收拾了收拾，才說了聲：「師哥你可自己保重，我自天沒法子來，咱們明晚見了。」她這次却不用拉後窗走了，從屋門出去，飛身上房，回轉店中，這鍾雲見季蓮貞走後，十分感嘆，場主寶馬金弓季萬方是關東道上慷慨的英雄，不幸身遭大難，自己雖被牽連，但是隨着師父行道江湖，重的是武林義氣，爲這種豪俠英雄賣命，也還值得，不幸中途鬧起病來，困在驛館之中，驛卒們和看守的捕快，他們只把我看作了囚犯一般，這種人全是公門中勢利小人，我身上又擠不出什麼油水來，死活他們毫不關心，任憑我病得多麼厲害，扔在這個土炕上，不問不問，真叫我想到難過處，生不如死，分明是能够活下去，那叫命不該絕，死在這裏，也不過落個清屈高平屈，想不到季蓮貞師妹，一個姑娘人家，她竟有這種豪俠的性情，胆大心細，暗中跟蹤下來，知道我病在驛館，絕沒有那種平常女子忸怩作態，拿出感恩涕德的心腸，冒着險，來到這裏，整整服侍我半夜，並且任憑我怎樣往外推脫，她是咬定牙關，非要等我病好了才肯走，自己居然遇到這種溫情的安慰，真個病不好，就這樣死了，也覺沒有什麼留戀了，鍾雲此時，無形中把他的病減去了三分，趕到天亮後，還是那老驛承先進來看他，見他情形好轉，老驛承到是很高興的，說了兩句安慰鍾雲的話，看守他的韓德明，李萬勇，直到辰時光景，才進來，轉了一週，他們這種粗心人，對於鍾雲毫不留意，他也萬想不到，夜間竟會有人暗入驛館，服侍起病人來，到了晚間，鍾雲又服過一劑藥，嘔吐

也止住了，身上作燒已減去七分，就是一天還得走動個三四次，趕到起更之後，鍾雲自己不知怎的，心情竟自不安起來，躺在那兒，身上痛苦略減之下，本可以安然多睡一刻，他反倒睡不着了，才閉上眼，無故的睜開，往後窗望了望，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意思，本不願意季蓮貞來，可是到這時就是放不下了，外面交了二更，他是始終未合眼，這時那捕快韓德明，李萬勇，他們白天是外面遊蕩一天，在地上騷擾够了，喝得醉薰薰的，回到驛館，躺下就睡，他們對於犯人鍾雲，倒是絲毫也不關心，因為知道他病的已經自己全坐不起來，萬不肯跑掉的，所以他兩人放心大胆，不再來監視，這時已經二更將過，鍾雲正在顛簸不安中，忽然門那裏黑影一閃，正是季蓮貞從外面進來，手中却提着一個鐵罐，很快的來到炕前，向鍾雲低聲招呼道：「師哥，我看你今夜比昨夜好多了，師哥可是見好麼？」鍾雲看到季蓮貞這種懇摯的關心，不由的眼中流下淚來，點點頭道：「叫師妹你惦念，我的病不功事了，今夜已好了許多，季蓮貞把手中的鐵罐放到桌上，把蓋兒揭開，上面還着一條很厚的手巾，揭下來，從鐵罐裏拿出一雙筷子，一隻細盤，一碟醬菜，最後從裏面拿出一個瓷瓦瓶來，裏面響着是現煮得的糯米粥，倒在盤中，却向鍾雲說道：「師哥，你可以再坐起些麼？你把這稀粥喝一些，也可以助一些精神，氣力，鍾雲皺了皺眉頭說道：「師妹，你這樣爲我操心費力，叫我於心何安，自己揮扎着往起來，可是氣力不支，這是見鐵打的漢子，也禁不住三天的大病，那季蓮貞看到他這樣情形，立刻不顧一切的跪到炕上，把鍾雲扶的身軀直起來，倚在牆那兒，鍾雲身在病中，又是一個有氣節的少年，心無雜念，但是被季蓮貞這一攙扶，頓覺着險似火燒，心頭騰騰跳個不住，自己閉上眼，穩定心神，季蓮貞不自覺的有些面紅耳熱，站在桌子前，怔了一怔，這才把米粥小菜送到鍾雲面前，把粥澆到仙手中。鍾雲是強自支持着，端着這盤稀粥，全有些力不勝任，吃了幾口，喘息了會子，季蓮貞看着他這種情形，有心向前把這粥盤接過來，可是自己覺得十分不好意思，那麼親近，本來在那時這舊禮教，把男女的界限，像一堵高牆擋着，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少失檢點，就算不可磨去的玷污，

季蓮貞雖是在關東三省隨着爹爹着這種遊牧生涯，行止豪放，不拘小節，但是在這種驛館，深夜無人，孤男寡女，終有些恐怕落出不好的話柄來，更兼無形中，對於這鍾雲起了一片十分憐惜敬愛之心，這種就是天地的至情，所以反倒不敢過於放肆了，人爲萬物之靈，這種細微之處，意念中一生防嫌之心，反倒牢結了情根，季蓮貞索性走到門前，往外查看了一遍，看了看外面無人，自己被門外涼風吹得心頭清淨，反倒又自己責備自己不應該小家子氣，身在世間之中，他遭這樣悽慘的景况，病倒驛館中，並且還被人當犯人監視，果真他是自己本身遭遇的禍事還可說，可是完全爲我爹爹牽累，我來照顧他，這是人情天理，問心無愧，我怎麼自己反倒起什麼疑念呢？自己轉身來，見鍾雲把稀粥吃了多半器，已經停箸不食，季蓮貞把盥漱接過來，小菜碟子也收拾到鐵罐中，把一條藏在鐵罐裏的手中拿過來，叫鍾雲拭淨了手，自己坐在炕邊，問鍾雲說道：「一師哥，你覺得怎樣？」鍾雲點點頭道：「叫師妹你這樣照顧我，我病減去七分。」季蓮貞微微一笑，向鍾雲道：「一師哥，你對於看守的和驛丞，千萬口頭上留神着一切，不要說好的太快了，你現在是身在法網中，由不得你，他們要早早把你解去，你經過這場大病，氣力大傷，總要多緩兩日才好。」鍾雲點點頭答應，季蓮貞這樣大方方的含着這種真誠的關心安慰，鍾雲把痛苦全消，愁懷盡散，季蓮貞直伺候到天光快亮還是鍾雲催促着這才走去，就這樣又一連三天的工夫，鍾雲病的厲害，好的快，雖然盡力掩飾着，可是那看守的捕快們，他們反倒呆膩了，他們催促着提解鍾雲，爲是把差事交了，也好安心，這樣鍾雲在這青林驛驛館，俟到第八天上，由本縣裏預備了轎車，更多派了兩名差役，押解起身，季蓮貞也在暗中跟隨，時時照應，只要住到店中，她不時的設法前去探望，這天已經到了盛京，原來他們被押在刑部大獄中，鍾雲交案之後，因爲他病在青林驛，早經提解差事的，差將金開甲，據實呈報上去，更因爲他是從犯，並沒有刁難追問，竟自把他收押到大獄中，身入監牢，反倒不如病中，店房裏舒服了，因爲他們全是最重要的犯人，一案牽連，所以連寶馬金弓季萬方，和武南生，陸明，以及馬師們，分押在兩個

囚獄中，那季萬方從收案之後，連問過三四堂，連遭刑訊，趕到過堂之後，季萬方已經知道自己恐怕不容易再逃活命了，所追問的案情過重，在這盛京連出的四處盜案，每處裏全是刀傷事主，內中竟有兩個匪黨，被捕之後一口咬定，他們的首領就是寶馬金弓季萬方，在他手下多年，明着是用牧場這種正當營業掩飾他，這樣季萬方焉能再逃得出去，連馬師們全連帶受了幾次刑訊，可是季萬方已經知道這正是自己的仇家，爲的把我季萬方按到裏面，死在他手中，我只有認了命把官司全攬在自己身上，用我一命承當，免得連累他人，再過堂時，他竟一口招認，所有盛京的案情是他一手所爲，不過他的黨羽完全散佈在各處隱匿，牧場中人絕不知他這種行爲，因爲他們若是知情，手下一百多名弟兄，風聲只怕早洩露了。官家那肯就信他這種口供，還是細問追究，季萬方咬定牙關，不肯改口供，但是這問官那肯就這麼輕輕叫他畫供，這位季場主連着過了幾個熱堂，竟把他拷問的受了很重的棒傷，更連馬師們以及被連累的武南生，陸明，也全受到刑訊，可是季萬方已經破出死去，咬定了牙，不肯再更改，連着幾個熱堂，從收案已經十幾天了，被押在這盛京刑部大牢，已爲待死之囚，季蓮貞保護着鍾雲投案之後，自己在這天夜間，要一探刑部大牢。

季蓮貞到此時一身是胆，毫無畏縮之心，把身上結束的緊趁俐落，這盛京地面刑部衙門是最容易找，因爲這陪都的地方，雖則設有各部，可是比較北京城差的多了。來到衙門附近，這種守衛的還是因爲最近收了季家牧場這一案，多添了些人把守，夜行人出入還是費不了多大事，季蓮貞繞到西牆後，這也正是大牢的所在，連翻過兩道牆頭，已找到這個大獄中，這裏防備的雖不什麼緊嚴，可是在夜間這種地方險森可怕，四下裏黑沉沉獄道中雖有燈火，但是也光微如豆，昏暗異常，聽不到別的聲音，只有被拘押的犯人，一陣陣發出哼嚙呻吟之聲，和鐐銼鐵鍊磨擦振動之聲，叫人聽着不由的心悸，季蓮貞已經來到獄房的屋頂，往下張望，還不知道父親和一般馬師拘押在那一處，眼前這條獄道很長，對面黑色門窗的囚室，足有十幾間，自己伏身在上面，正有兩名獄卒提着燈籠從裏面轉出來，

挨着洞兒往門裏望了望，更呼喝着要規矩些，別自己討打，這麼一間一間查完了，他們走向這條獄道，一間小屋中歇息，季蓮貞見時機已至，不敢再就擱，往下一飄身，落在獄道中，因為這條獄道，是由東往西，從東邊是開口處，也正守着獄卒，所住的地方，稍有響動，就容易被他們發覺，季蓮貞輕身飛縱，到獄道的西盡頭看了看，往北往南全有一條橫道，這東城一個丁字式，可是往北去還有一個木柵門通着別處，季蓮貞往這獄道的西頭，北面頭一間，往裏面查看時，季蓮貞那裏見過這種地方，只見這間屋中，只要一進門，就是一舖土炕，把這屋子完全占滿，地上只有三尺寬一條走道，裏面更放着尿桶，潮濕和臭氣，觸鼻欲嘔，自己忍着氣仔細看，只是牆上掛着一支瓦燈，那黑油燈子把那面牆照得全成了黑色，燈灺又小，那看的出土坑上所躺的人面貌，這幾個人全是囚首垢面，仔細看了半晌，全不像牧場中人，遂翻身到對面一間囚牢中，裏面的情形和對面是一樣，炕上一共是四個人，有一個正是側身向外，仔細看了看，頗像馬師鐵金城，扭頭往東看了看，獄卒沒有進來，季蓮貞遂用手指輕輕向牢門上彈了兩下，低聲招呼：「鐵師父麼？趕緊答話。」她這一低聲發話，裏面的人，已全驚醒，那鐵金城搶了搶頭，可是別人也很驚異，也全掙扎着往牢門這裏看，季蓮貞遂向獄道盡頭往裏注意着，提防獄卒們圍進來，這裏面果然是馬師鐵金城，只是獄道中也一樣黑暗，他也看不清究屬何人，低聲答應：「我是鐵金城，外面何人？」季蓮貞忙答道：「鐵師父，你聽不出我的聲音麼？我是季蓮貞？」別的囚犯也聽出外面來的是女人，認爲是劫牢犯獄，全想着趁勢脫逃，全不啻不啻的要掙扎起來，馬師鐵金城忙向牢裏的難友招呼道：「諸位可千萬別那麼胡鬧，我可不想走，我是打案實情，該什麼罪名，我願意領什麼罪名！我不能先落個越獄圖逃，把夜屈含冤自己造成真實的罪名，朋友要看姓鐵的是個朋友，可不能有別的舉動，我若真逃走，不和弟兄們一塊脫身，那算我對不起大家了。牢門外是我一個姪女。」他這聲招呼着，才把裏面的囚犯壓服住，趕緊向牢門外說道：「姑娘你跟誰一同來的？這個地方豈是你能來之地！可看見你爹爹了麼？」季蓮貞道：「鐵師父，我

焉能住牧場呆下去，今夜只我一人前來，並無人相助，現在我看見鐵師父了，就放心了，怎麼樣？受刑沒有？」鐵金城道：「不要緊，我們全死不了，都已落在這裏，只好聽天由命，姑娘你不必到這裏來了，馬主就從這裏往南一拐，靠東面的第二個監房中，他和武老師在一個監房內，別的人全在這條獄道東頭北面第二間，姑娘你可看見魯家老弟兄麼？」季蓮貞道：「始終沒見到，此時也不知老俠客們是何居心？難道置我父女不顧麼？」這位鐵師父說道：「姑娘不許抱怨，老俠客們，不是那樣人，他豈能袖手旁觀，這裏面看得很嚴，你不要就攔，快去看看馬主吧！」季蓮貞答應道：「鐵師父，你忍耐一時，我必要設法救你出去。」鐵金城道：「姑娘不必放在心上，我們受這點罪，算不得一件事，季蓮貞繼續不捨的離開了這座監房，轉奔了往南拐過來，見這裏只有三個監房，我到當中第二間，到監門前往裏查看時，這間囚室略微乾淨些，牆上的油燈也比較着稍亮，季蓮貞仔細看炕上躺着兩人，正是爹爹和武老師，臉上消瘦得已經如同大病一般，那位武師生也是形容憔悴，比較着略好些，季蓮貞已經忍不住悲聲招呼道：「爹爹！女兒來看你了！武師父！姪女來了！」她這麼招呼了兩聲，裏面的兩人全是一驚，武南生已經坐起，場主季萬方身體卻沒有那麼靈便了，雙手又帶着鐐子，按着炕擰着慢慢的起來，可是並不敢坐正了，只斜偏着身子，季蓮貞看出爹爹是棒傷甚重，父女關心，痛心到極處，竟顧不得什麼叫危險，一隻胳膊橫在木柵門上，臉俱在了胳膊上哭起來，裏面場主寶馬金弓季萬方，却在場叱道：「糊塗的丫頭，這是你哭的地方麼？還不住聲，難道找死？」季蓮貞吓的趕緊把聲音收斂，把臉緊貼了木柵的空隙間，向裏招呼道：「爹爹！可苦了你了，想不到竟把你害成這樣，叫我作女兒的怎樣活下去？你被打傷一定很重了，爹爹難道你不能逃麼？我能把這個門弄開，咱們父女一同走吧！」季場主也忍不住淚落滿面，向女兒蓮貞說道：「好孩子！不要說這話，我若是安那種心腸，我還等到這時麼？」我們問心無愧，情屈命不屈，落到這一步，這是個人的罪孽，命中不該死在覆盆之宮下，我們那也只好由他了，你怎的竟想起到這裏來？一個姑娘人家，這種干犯

法紀之地，豈是你所宜到的？好孩子！案情是就這樣了，我不該一口咬定，一切給他個不承認，只是人心似鐵，官法如爐。我不是銅筋鐵骨，那裏禁得住他們的三推六問，我總是個血肉之軀，我倒願意要他一刀之苦，什麼叫冤，什麼叫仇，一筆勾清，給他個來世再見，不比我慘死在獄中好得多麼？好孩子！你既然已經來了，總算我沒白養你一場，你等候着爹爹受了國法，你把我尸骨收斂起來，也就是了。」季萬方這番話，說得個季蓮貞如萬箭穿心，哭又不敢高聲哭，難過到極處，只是用頭撞木柵，慘然說道：「爹爹！我不能看着你這麼死！我們真個就這麼負屈含冤，任憑人家陷害麼？若是這麼暗無天日，把安善良民抓進來，治成死罪，那也太沒天理了，天理毫無，神鬼無靈，官衙黑暗，我們倒要死中求活，豈能甘心這麼領死，爹爹你安定這個心，我要死在你面前，省得看你遭了意外，我也不能再活下去，爹爹！難道那嵩嵩兩俠，就沒來救你麼？」季萬方忙說道：「口頭謹慎，不許多言，」武肅生一旁反勸着季蓮貞道：「好姪女！不要難過，你在外面好好的等候着，我認爲事情還不至致那麼危險，我們遍地賓朋，誰肯就袖手旁觀，時機一至，是有人救我們脫此大難，姑娘這裏可不是你來的地方，只准你來這一次，看見了你爹爹和一般同難的叔父們，全的好好活着，打這種官司，誰能逃開刑訊，你到這裏來，倘若形骸上一個不謹慎，落在獄中，可就給我們加上了罪過，你要明白，不可因小失大。」季蓮貞忙笑道：「姪女此來也自知過於危險，但是武師叔你老想，我那能放心得下，方說到這句，忽然聽得前面獄道裏面哎喲了一聲，一個人嚷，這是怎麼回事？我的燈籠怎麼會飛了，跟着不住的連聲咳嗽，這一來吓得季萬方，跟武肅生變顏變色，季蓮貞也是驚惶失色的往後一退，一羣身竄上了監房的屋頂，矮着身軀，縱到拐角往籠道裏查看，只見正有兩名獄卒，在那裏亂嚷亂叫，一隻鐵絲燈籠已經摔在地上，把短籠的紙完全燒了，這兩個獄卒一個哎喲着，一個往起扶他，那個就抱怨道「你是目我苦子吃，籠裏一點什麼事沒有，偏偏的無故這麼折騰自己，非露你好公事不可，趕緊回屋裏歇息，趁早明兒趕緊跟典獄史講求減道裏多派兩個人吧！幹這份苦差

事，難道這命要了吧？這兩人狼狽異常，拾起燒壞的紙燈籠，竟自回轉獄門旁那間辦公室內，季蓮貞看到這種情形已瞭然，這定是有人暗中捉弄獄卒不叫他進來，趕緊徵身進來，仍湊到柵門前，向裏招呼道：「爹爹，外面的人已經退去，我看還有別人也進了大獄，暗地幫忙，容我父女多講一些話。」場主季萬方似乎帶着意冷心灰嘆息道：「你快快的回去吧！無論如何這裏危險太多。」剛說到這兒，在這監房的簷頭有人噗哧一笑，季蓮貞往後一撤身退到柵門對面，右手已經捏着甩手箭的箭尾，低聲喝叱什麼人？房頭上一團黑影，往起一長身道：「姑娘，不要害怕，晏老大特來接你，答話聲中，已然落在獄道中，正是遼東二老碧天一鶴晏翼，季蓮貞驚喜交集，湊到近前，招呼了一聲，老師父你什麼這時才來？這位風塵異人晏大俠，微微一笑道：「姑娘我比你來得早呢！回頭却湊到柵門前向裏招呼季場主，你不要對不起「寶馬金弓」四字，受些折磨是我江湖道中人的本領，你若是壯志消沉，可就錯了，事尚可圖，有我弟兄在，那會就叫你冤沉海底，枉死獄中，安心等待，晏老大，晏老二，若是叫你們全毀在惡魔的手中，我們弟兄定作陪王伴駕的人，大家弄個同歸於盡，絕不叫你們單獨遭難，你還不放心麼？好好的振起精神，自有辦法，寶馬金弓季萬方見晏大俠已然現身相見，精神一振，向晏大俠說道：「老前輩，肯這麼捨死相救，我那能够那裏不自振拔，只是敵人的手段過毒，把我送入這王法森嚴之地，我著真個是殺人放火滾馬強盜，也倒任什麼不怕了，越獄圖逃不是不能辦到，那不叫敵人趁心如願，我要保全我這「安善良民」四字才甘心，受這種折磨，老前輩你可知道，人心似鐵也禁不住官法如爐，我不是金剛不壞的法身，實禁受不住這種嚴刑逼供，我所以才這麼低頭領罪自願就死，這樣解了冤不也就完了麼？我個人任憑遭到如何的慘死，我認爲情屈命不屈，這是我前生作孽，今生給我的報應，只有一般好朋友被我牽連跟着我遭過步難，我有些不甘心，老前輩請你盡力把他們設法救出去，我個人的事，就不足介意了，只有我這苦命的女兒，老前輩多多照顧她，不叫她落在那鬼影子索雲彤手裏，我就感恩不盡了。」碧天一鶴晏翼，仍然是含着笑說道：「季場主

你跟我說的道番話如同東風過耳，我一句也留不下，完全是這耳朵聽那耳朵散出去，你能顧朋友的義氣，這是你個人的行爲，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說到這兒，他又向武南生招呼了聲，武師傅受點屈，算不待一件事，秦瓊爲朋友兩肋插刀，現在你們刀還沒在落身上，咬着牙跟好朋友這場事，這是關東道上好朋友所爲，在這裏暫時等待，晏老大一時也沒有閑着，眼前也就叫你們看出我們弟兄跟秦雲形互較高低一分手段了。現在沒有工夫細談，咱們過兩天再見，說到這兒，向季蓮貞招呼了一聲，姑娘這裏氣味慳慳，多呆一刻沒有好處，有心教你爹爹跟晏老大走，辦正經事去，這位晏大俠說走就走，往後一撤身，已經飛身縱上監房，季蓮貞也不敢說再看望別人，只招呼了聲爹爹，我再來看你了，趕緊竄上監房，這碧天一鶴晏翼已經連翻過去兩排監房，到了這大獄的西牆下，他飛縱身上了牆頭，翻出牆外，季蓮貞絲毫不敢停留，緊隨着這位俠客後影，連翻過兩條街道，晏老俠停身站住，季蓮貞到了面前，碧天一鶴晏翼向季蓮貞問道：「你住在那裏」？季蓮貞道：「我就住在這刑部附近店中」，晏大俠道：「趕緊回去好好歇息，明天起更之後，這前面關帝廟就是我在身之處，廟中並無偷道，到這裏找我，帶你到一個好所在，叫你也開開眼見世面，季蓮貞不敢多問，只答應了聲「是」晏大俠一擺手說聲去吧！季蓮貞身軀還沒轉回來，碧天一鶴晏翼已經縱身飛縱起往一處高大的民房上落，那民房上竟又現出一條黃影，兩下裏竟湊在一處，略停留，已經一東一西，疾如電閃星馳，眨眼間，已經蹤跡不見，季蓮貞猜測着房上現身的那人，定是二俠天馬行空晏鴻了，自己心中稍感安慰，有這兩位老俠客暗中補助，爹爹這條命總可以保住了，自己遂轉回店中，安心等候，這一天並沒離開店房，也恐怕在外面露了形跡，只候到起更之後，店中已然清靜了，立刻結束好了，兵刀暗器全佩好，把燈火熄滅，屋門掩好，離開店房，趕奔昨夜晏大俠所指的那座關帝廟來，到近前見這裏是一個很小的廟宇，一段七八尺高的紅牆，只有一層佛殿，山門也是倒鎖着，飛身竄上門頭，迎面三間佛殿隨扇門吱咄一響，裏面有人走出招呼道：「姑娘你來得很早」說話的正是晏大俠，季蓮貞飄身而

下，碧天一鶴晏翼說了聲隨我進來，我們還要等一個人到來，季蓮貞隨着晏大俠走進殿中，裏面並無燈火，完全仗着隨扇門開着，外面星月之光，略辯裏面的形狀，正面神龕內是關聖帝君塑像，季蓮貞趕緊向上一拜，再看那神案上收拾得干干淨淨，香燭贖奸全都擺在地上，這座神案竟作了晏大俠睡眠之地，晏大俠向季蓮貞說道：「姑娘你看我找的這個地方不比較店中好麼？雖然有些冒犯尊神，可是我知道關聖帝君不會怪罪晏老大，他們桃園結義視同生死，我晏老大也是爲朋友賣命，關聖帝君也應當把這座神案借我一用了。」季蓮貞不敢答言，只有聽他一個人說，忽然隔扇外飛下一道黑影，才看到一些形跡時，人已到了裏面，正是二俠天馬行空晏鴻，季蓮貞連忙向前招呼道：「老前輩你老也到這裏了。弟子季蓮貞給老前輩行禮了。」天馬行空晏鴻擺手道：「姑娘不必多禮！你也趕到盛京，這才不愧我關東道上的義俠之女。」那位晏大俠却說道：「晏老二少說這些廢話，你可不要把事情看含糊了，現在已到了緊要關頭，這正如棋局最後一拚之勢，棋錯一步，滿盤全輸，這大獄中你要謹慎隄防，稍有含糊，我們就裁給鬼影子素雲形了！」這位晏二俠冷笑道：「大獄的事不用你多管，我此來是給你送個信，你要去請軍府可也得隄防着素雲形，現在又約出一般好友，已經全趕到盛京，我們的計劃不成，可就要爲他們所制了。」碧天一鶴晏翼點頭道：「好吧，咱們弟兄這般拚一下子，倒也值得，那裏不必就割，分頭行事，你先趕緊回去，我們這就走了。」天馬行空晏鴻答道：「這場事我們遠東二老，三十多年的江湖道，可沒有折在誰的手內，如今遇上了這種劫數，自己裁裁跟頭，一世英名付於流水，可把人家弟兄幾個全害了，所有牧場被捕的人，不論首從，休想出來一個，咱們救不成人，可就招人害到了底。」碧天一鶴晏翼嘆道：「晏老二，沒有那麼些講的，有我晏老大的在，最後的勝負，倒要看落在誰的手中。」天馬行空晏鴻答應了一個「好！」字，一擰身，已經竄出殿外，竟如飛鳥騰空，已經翻上廟牆，蹤跡不見。

第五章 聯袂下寧安宿荒山雙小遇禍

季蓮貞感嘆萬分，有這種風塵異人，這麼慷慨相救，把自己的名譽性命全不要了，要把朋友從虎口奪出來，爹爹和一般師父們，再要是逃不出活命，那可真是命裏該當了，這時碧天一鶴晏覲，從神案下換出一個布袋，更拿出一個紙包，完全放在神案上，他背着身子，鼓搗了半晌，佛殿中又暗，看不出他是在弄着什麼，見他一切收拾好，這才轉過身來，向季蓮貞道：「姑娘，今夜我要完全作個江湖綠林道的勾當，施展施展這偷盜竊取，神偷八法的本領，你看看晏老大這手底下怎麼樣吧。」季蓮貞不憚他說話的意思，只有含糊答應，不敢還言。這位老俠客收拾好了，更從這神案上拿起一個紙包，打開了把裏面的粉末子，倒在地上，更從一個淨水瓶中，澆在地上一些水，向季蓮貞道：「姑娘，把腳底下收拾一下，將軍府裏有幾處全是琉璃瓦釀，腳底下不預備一下，恐怕臨時誤事。」季蓮貞對於這個倒是懂的，趕緊把鞋底下向水上踏濕了，紙包倒出來的是松香末子，鞋底子在上面來回擦了幾下，晏大俠也照樣的把鞋底子收拾好了，頭一個走出殿門，向季蓮貞道：「一路上要謹慎小心，避着敵人的耳目，總要不露了形跡才好。」季蓮貞忙答道：「老前輩，腳底下可收着點，弟子輕功上可弱得多，我的道路也不熟。」碧天一鶴晏覲說了聲：「不會把你丟下，隨我走。」晏大俠騰身而起，飛縱上西牆頭，飄身落在牆外，伏下身去先向四下裏查看了一番，儘檢着黑暗障身之地，一路疾馳，已然出來里許，前面就好走了，儘是一處處的街道，高大的民房，一片片的店舖，這位老俠客，方向不礙，往北連越過了四遺長街，突然把身形停住，隱蔽在一座高大民房的屋脊後，季蓮貞跟蹤趕到，晏大俠低聲說道：「姑娘，你可要仔細留神，眼前就是我們所到的地方了，話沒落聲，人已縱起，季蓮貞全無暇細辨眼前的形勢，越過一道很寬的橫街，見晏大俠竟翻過街心，穿進一條很寬的長巷，往北緊走，季蓮貞緊緊跟隨，見所經過之處，靠西面是一段長牆，這段牆一眼望不到邊，一路上

並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宅第，和衙門，就知道是將軍府無疑了。果然走出數十丈來，往前看去，還有很遠的地方才是這牆的轉角，因為聳着轉角處牆頭建築着更樓，上面有燈光閃動，碧天一鶴晏鸞把身形停住，向季蓮貞道：「姑娘，這就是將軍府，你看着我的行動作事，往前趨用不着你管，你給我照應濟身後，隄防着萬一有我們對頭人跟綴下來，我好早早的把他們打發了，免得就誤了我們的事。」季蓮貞不敢出聲，點頭答應，碧天一鶴晏鸞雙臂往上一揚，身軀輕如狸貓，雙臂攀住了牆頭，往裏略一探望，手底下一按，整個身軀已到了上面，回身向季蓮貞一點手，季蓮貞一翻身，也竄上牆來，往前一打量，好大的勢派，只見好些花草樹木，掩映着一處處的屋脊，看不見裏面的形勢，只覺出地勢太大，房屋太多，在這種地方，真想找尋什麼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更兼到處全有花棚樹木，假山亭榭，這裏若有潛伏把守的人，任憑你有怎麼本領，也叫你寸步難行，可是這位晏大俠已經飄身落在下面，季蓮貞跟蹤而下，順着一條舖滿綠草的小路，穿着一處處的花棚，亭榭，晏大俠好像是在這裏走過多次，他決不用查看，竟往西南一帶穿行，連繞過幾處精緻的房屋，眼前現出一段迴廊，這座迴廊蓋成了扁面形，座北向南，形如滿月，迴廊內是一片很精緻的房屋，竟有三面的門窗，形式古雅，圍着這迴廊前，遍種花木，在關東這種風高土厚的地方，像這種建築，輕易見不着。碧天一鶴晏鸞帶着季蓮貞，直撲到迴廊前一片樹木後，把身形掩住，仔細的看了一看，這迴廊一帶，幸而是沒冒昧的往前闖，趕情迴廊下在靠當中的門旁，有兩名保衛，像木彫土塑的站在那裏，走廊底下又黑，不到近前看不見那裏有人，這時晏大俠伸手在布囊中抓出了一件東西，更示意季蓮貞把身形再往樹後退了退，晏大俠猛然把手中的物件擦着地皮，在迴廊前橫打出去，在黑暗中季蓮貞雖看不出是什麼，已知道絕不是暗器。更不想傷那守衛的人，他這件東西打出手去，在地上一溜，藍汪汪的火光，直出去兩丈多遠才消滅，這一來迴廊內兩個守衛，已經看見，竟自輕着脚步，跑出迴廊，向地上查看，這時晏大俠跟着在樹後手一揚，往外一抖腕子，季蓮貞覺出這位晏大俠手底下用的力量很大，又打出去一個黑彈丸

，竟往那迴廊對面一座花欄上打去，跟着花欄上冒起一團藍火，忽暗忽明，兩個守衛一齊的往花欄下跑去，各自把腰刀撒出來，趕到他們兩人跑進前去，花欄上面的火已熄滅，這兩人不住的連聲咳嗽，他們兩人正要轉身，碧天一鶴晏罷，第三粒藍火彈，又打出去，這次打的更遠些，已經離開迴廊前有五六丈，這藍火彈落在一棵樹梢子上，藍火苗子竄起半尺來，可是隨風消滅，晏大俠低聲向季蓮貞說道：「把地上石沙子抓一些須備在手底下我們趕緊到迴廊中橫槍上，有停身之處。」季蓮貞對於晏大俠這種手法，雖然沒看見用過，可是懂得這種方法，不過老俠客是行俠作義的人，這種手段完全是江湖上綠林中吃黑錢的所用方法，這分明是調虎離山移火流光法，不過他所用的這種東西，竟沒有一點硝磺之氣，這是最難得的，聽得老俠客的招呼，立刻會意，趕緊把地上的碎石沙子隨手抓了一把，放入箭囊中，晏大俠手腳俐落，已在招呼季蓮貞的時候，連着向兩名守衛那邊，打出兩個山石塊，晏大俠身形縱起，已到了迴廊內，季蓮貞跟蹤而上，晏大俠在門左邊，往裡微一躲身，已經掙着上面橫槍，季蓮貞也是略一看，把身形翻到上面，雖然能在上面存身，季蓮貞雖然學得一身馬上步下的功夫，可住，仍然不能向屋中查看，這種地方就在功夫強弱上分了，季蓮貞雖然學得一身馬上步下的功夫，可是那小巧之技實在是差得多，這時見晏大俠，猛地把身軀的下盤往上一翻，兩腳掛在橫槍上，半身往下一垂，倒掛着，是臉向外，他忽然身軀往後一挺，只憑兩腳上的力量，整個兒的身軀倒翻着，往後拔起，雙手竟抓住冰紋式風門的橫槓子，身體這麼倒翻着，這完全仗着氣功，已然把窗子點破，往裏查看，季蓮貞只可注意到外面那兩個守衛，見他們提刀搜尋了一番，竟自往回下走來，季蓮貞才知道晏大俠的用意，是叫自己給他巡風，把守阻擋兩人，好容他窺探裏面的動靜，季蓮貞趕緊避從晏大俠的吩咐，把囊中的碎石沙子連着打出去兩塊，盡檢那花欄樹梢子上叫他發出響聲，果然這兩名守衛，竟自在驚慌恐懼，東張西望，兩人更不住的低聲商量，這時忽然屋中一陣脚步之聲，門開處從裏面走出一名差弁，一推風門，就招呼劉衍等，趕緊把燈籠掌起胡大人這就下來了，這名差弁一邊招呼着，

已經走出門來，看見兩名守衛拿着刀，在迴廊前，張慌失措的情形，趕緊把風門掩上，把聲音放低了指揮道：「劉得勝你們是什麼事，大人若是下來，你們這算怎麼當差，還不趕緊把燈籠點上。」這兩名守衛趕緊把刀插入刀鞘中，緊走起來，內中一個道：「今夜這裏實有些邪性，我說句該打的話，真有點活見鬼。」由屋中出來這個差官喝叱道：「劉得勝，你還要說些什麼，你別是差事幹够了吧，真不想幹了，那是極容易，我給你向胡大人回一聲，立刻把你送到寧古塔軍台効力，叫你那裏呆幾年不好麼？」那劉得勝立刻把兩手往下一垂，恭恭敬敬的說道：「吳老爺，你可別和我取笑，那一來你豈不是送了我不孝，我再不敢胡說了。」屋中出來這位差官說道：「趕緊的好好伺候着，胡大人說是今天接到軍機處一份緊急公事，大約這盛京附近，有幾處隊伍調動，其實要是調動軍隊，本是平常事，據說這裏牽連着幾件重大的事，駐防在三江營一帶，第六七鎮標，兩鎮的兵馬，因為剋扣軍餉，更有通匪的嫌疑，將軍這裏奏報上去，不知如何消息洩露，這兩鎮怕有些不穩，萬一譁變起來，恐怕要造大亂，雖然不能牽動了這盛京一帶整個的局面，倘若地方上受了害，將軍也擔着處分，所以連夜的調集附近的軍兵，和他這鎮鎮換防，將軍爲這事，那還能安心歇息，所以方才傳出話，叫胡大人在這裏等候，聽取各處的報告，將軍少時也許跟着過來，你們在這種時候，偏要胡鬧起來，豈不是自找苦吃。」這兩名守衛并身聽到了這番話，吓得諾諾連聲，站在那裏，只有連說：「全仗着吳老爺的恩典。」這名差官招呼他們把燈籠點好，胡大人少時或許到前面調取一份公事，你們好好伺候着，我到後面去看看，將軍如若不信過來，我也好早來打個招呼，免得你們誤事，真有了不是處，也是大家的罪過。說罷這位差官順着迴廊前向後面走去。季蓮貞聽到下面說話的情形，不覺暗暗着急，屋中的人不單什麼時候出來，難道我們就困在這裏不成，我倒看看這位老俠客有什麼方法。那位差官已經走遠，守衛的軍兵，在走廊下埋兩個紗燈點起，兩人連話也不敢說，站在那裏伺候着，忽然屋門開處，從裏面走出這位幕府胡大人，此人是參與機要的幕府，又有學識，又有胆略，隨着這位盛京將

軍已經多年，參贊我機頗得將軍的信任，此時來到迴廊下，向兩面守衛的軍兵道：「隨我到前面取一份公事來，這裏先不用守衛着，我沒有耽擱，這就回來，」兩名守衛答應着，持燈引導，向前面走去。季蓮貞暗笑，這有些賊星發旺，該着他老人家露臉，居然給這個機會，少在上面受些罪。那晏大俠已經飛身縱出迴廊下，季蓮貞也跟着飄身落在地上，竄出迴廊，這碧天一鶴晏翼，也不再向季蓮貞打招呼，竟自穿着這片花園子的花棚樹隙，直奔北面走來，前面一帶假山阻路，兩傍開着兩個很大的圓洞門，晏大俠沿着左邊的石洞過來，這後面另有一片不同的建築，畫棟長廊，巍峨的樓閣，這種建築好像皇宮一樣，這位晏大俠脚下停了停，向前面打量這一帶的形勢，却向季蓮貞一點手，季蓮貞趕緊湊到近前，碧天一鶴晏翼低聲說道：「腳底下怎麼樣，這前面所有的屋頂上面，多半是琉璃瓦，你可不要疎忽大意，不成時可不要勉強。」季蓮貞道：「老前輩，你可得估量着我的力量，我不致疎忽大意，可是有的地方我功夫不够，可別叫我勉強跟着你。」碧天一鶴晏翼道：「姑娘，我只叫你小心，沒告訴你害怕，不要胆小，我是爲得慎重，我作活時，叫你替我巡風，以防萬一，你看前面那個門了，那段牆並不高，接連着門內就是一段院落，你伏身在山牆角，隱防着萬一有人闖來，打個招呼，沒有事時，你一切不用管，叫你看個熱鬧吧。」季蓮貞答應着，碧天一鶴晏翼已經施展開「八卦趕蟾」的輕功提縱術，身形縱起，真像筋繩弦一般，直射向那牆頭上，輕輕一落，已經二次騰身，更向裏面路東的一座高大屋脊上落去，眨眼間已失蹤跡，季蓮貞誠恐這位晏大俠的囑咐，自己也趕緊騰身而起，竄上牆頭，果然全是很滑的琉璃瓦，仗着靴底子上在關帝廟已然收拾過，又加着十二分的小心，還不覺怎樣費事，自己找到房屋轉角，隱住身軀，果然這裏是個很好的地方，能往門裏看出很遠去，更可照顧到門外，看看房上的四週，這時已不知晏大俠的去向，幸喜伏身半晌，沒敢帶出一點聲息來，敢情下面也有守衛的官弁，就在這門裏不遠的房簷下，季蓮貞等候了很大的時候，沒有一些動靜，自己正在不耐煩，眼中忽然覺得有燈光閃動，趕忙查看時，竟從後面閃出一片燈光，四名衣冠

整齊的差弁每人提着一支圓形的紗燈，全是輕着脚步，向前走來。可是他們後面並沒看見有人跟隨，這四名差弁一直的出了這道小門，向着假山前石洞門前分立兩旁，跟着後面又有脚步的聲音，見正是方寸在前面迴廊中那座精舍內出來的那位差官，他匆匆的走向前面，跟着後面又是兩盞紗燈，緊跟着一位官員，穿着一身便服，藍紗長褂，青緞官靴，光着頭頂，在燈光下，見這人好威嚴的相貌，身材非常魁偉，紫色臉膛，劍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輪，掩口的黑鬚，那種氣度雍容，頗有些不怒自威，有鎮攝人的氣魄，後面跟着的兩名，却是全身武將官服，跨腰刀，保護在後面，向門外走來。前面提燈籠的離着這位官員也不過是五六步遠，季蓮貞看着，猜出大致這是盛京將軍了，就在這位將軍一脚跨出了角門，全身還沒過來，突然離開這位將軍四五尺外，地上陡起一片火光，更有一條黑影，在火光上橫捲過去，挾着一陣風，這位將軍驀然一驚，竟自失聲喊出來，後面保護將軍的兩名將弁，聽得將軍的呼聲，雖然將軍擋着門當中，從將軍的身側也望到門外地上一片火光，這兩名將弁各自拔腰刀，將軍已然往後退了一步，把門口閃開，這兩名將弁，已經縱身出去，因為前面那四個執燈籠的，已到了假山石洞前，距離已遠，這兩名將弁趕出這道小門來，只看見地上尚有些火星子，被風捲動，四處飛揚，隨着消滅，兩人大發聲喊：「什麼人大胆，在這裏散弄火光。」山洞那邊掌燈籠的差弁，也聞聲飛奔過來，因為只有這片火光一現之下，再沒有一點別的聲息，因為這角門是一個風最大的地方，那地上火星子也隨着消滅，執燈的將弁，已經飛趕過來。這兩位將弁很是心細，要查看地上的形跡，倒是怎麼燃燒，忽起火光，這時盛京將軍竟沒有別的舉動，保護的人又全在前面，也跟出了這個小門，那兩名將弁看着地上全發出驚異之聲，把燈籠要過來，向地上照時，將軍也來到近前，不由的手捻着鬚，「哦！」了一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只見地上有一個斗大的黑字，字跡清清楚楚，是一個「寬」字，將軍看着驚異，將弁們也覺毛骨悚然，除了這個「寬」字以外，地上乾乾淨淨，這兩位將弁，遂蹶在地上，用刀尖子向這個字跡上一撥動時，只是一堆凝結的字灰，將軍不住搖

頭，這時連差弁們在附近一賊搜尋，一些蹤跡沒有，這地上所遺的字跡，也隨着被風吹散，將軍向這兩名親信將弁道：「這種事千萬不要張揚出去，其中恐有隱情，走，到前面去。」差弁們提着燈籠，仍在前面引導，可不敢像先前那樣離開，還沒走出幾步來，突然在那假山左邊石洞門口，又是火光一亮，這次喇啦的一聲響，假山附近地上的石沙飛向半空，那假山上面所點綴的花草，也全同時搖動，枝葉花瓣，紛紛往下落，這種情況下，任憑你胆量多大，也不由的驚疑却步，將軍以及隨從，全在一停止注視左右石洞門時，忽然右邊那個石洞門口，又是火光一閃，跟着照樣的石沙飛舞，草木發聲，將軍恨聲說道：「我作官二十餘年，上不負君，下不負民，我沒有什麼虧心事，我也未曾屈害了善良，這是什麼妖怪邪怪，敢在我面前興風作浪，我却不信這些，走到前面去，回頭把拾鎗，調進一聲來，分散在各處，只要再見到這種怪異事，用拾鎗轟擊，看他還敢作怪不敢，將軍雖是拿着這種話，可是仍然帶着差弁們，把假山兩旁石洞全查看一番，這才帶領着守衛的將弁，奔前面走去，這時把個季蓮貞看得驚異十分，明知道這全是晏大俠弄的手腳，只不明白他用什麼方法，作出這種怪異事來，並且自己在暗中注意着，她更沒看見他的蹤跡，這時將軍與一眾隨從，已然走遠，忽然身旁微風動盪，季蓮貞趕忙閃身查看時，只見碧天一鶴晏翼，已然闖到身旁，却候聲說道：「事頗棘手，我們再去竊聽一番。」季蓮貞低聲問道：「老俠客是用的什麼方法，火光現字，才現即隱，難道你還有什麼奇術麼？」晏大俠微微一笑道：「少時自會告訴你，現在無須多問。這位老俠客說話間，翻身而起，翻到下面，竟往那黑影中，仍舊撲奔那片花園，一直來到那扇面形的迴廊後，貼着那迴廊的後身，圍着五個方形的小窗，這種窗戶，寬不過三尺，高不過一尺五，離地有八九尺，只是這種地方，平坦的牆上，沒有容身之處，碧人一鶴晏翼向季蓮貞道：「姑娘，你看上面窗口，只有一二寸的木格子，必須運用氣力，把身形定在上面，才可以窺察裏面的動靜，因為方才我弄那種手腳，這裏護衛的人，必定加多，你正好隱身在花木中，給我巡風瞭望，提防着有人闖來。」季蓮貞知道這種地方自己

沒有那麼純的功夫，不便勉強去作，遂點頭答應，碧天一鶴鼻翼來到當中的小窗下，往起微一長身，腳尖一用力，身軀騰起，用狸貓上樹的姿勢，雙手攏住那二寸寬的木框邊沿，腳尖點着磚縫，身軀已懸在後窗那邊，上面是糊着綠紗，正往裏察看，只見裏面燈火輝煌，那位幕府已在陪着將軍說話，靠門旁已經多了四個穿跨馬服，帶亮白頂子的，武營將弁伺候着，聽他們所談論的，全是調動盛京附近兵馬，撤查兩位總鎮的公事，那位幕府把公事一一回明，看那將軍的神色，十分滿意，很客氣的向那位幕府胡大人說：「胡子燕你辛苦了！」這時話風忽然轉到將軍所見的異事，向這位幕府說起後面所有的情形，這位胡大人十分驚異的道：「真有這種怪異事麼？」將軍說道：「我從來就不信這些怪力亂神，我只因果報應，認定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那是必然之理，可是今夜是我親眼所見，不由得不信了，莫非我們所查辦的這兩位總鎮，有什麼情鬼之處，可是這種事何嘗與我們相干，雖然在我管轄之下，可是公事是由兵部下來的，更不是由我提參，這兩鎮只要沒有抗拒命令，擁兵叛變的情形，好好的聽命移防，決沒有什麼危險，這又有什麼冤屈，不過事情太以巧合，竟在今夜今時發現這種事，子華你可知道最近有什麼牽連不決的事，有那負屈含冤不能昭雪的案件麼？」這位幕府胡大人皺着眉，思索了半晌，向將軍說道：「現在有二樁案件，值得重視，一件是盛京地面連續所出的盜案，以及將軍所失的珍玩，這件案情，作案的人竟自到處留名，可是差派官兵，三三口抽拿盜賊季萬方，伸手就把案辦下來，雖然是交由刑部審訊，屢次那季萬方已然承認，借着收場隱匿行藏，不斷的在外作案，並且一口咬定，他是獨行大盜，連同被捕的人和他作案沒有牽連，任憑如何拷問他，追繳原贓，可是始終沒問出實情來，只說是所得珍玩細軟，隨手變賣，我看不出賊贓之人，案情就是這樣，晚生早有懷疑，認為這其中或有不實不盡處，不過若說這姓季的是好人，可也未必了，在提督他們到盛京歸案，青松驛竟有大胆的匪徒想劫掠他們，參將金開甲竟自帶傷，分明他不是好人，這裏邊實有隱情，除了這件案子可疑之外，想不出什麼值得這種鬼神示警，在將軍面前顯這種靈跡伸冤。」

這將軍聽了點點頭道：「我們受朝廷重恩，掌握這種大權，只有處處慎重，明日可以調取刑部這一案的宗卷我們看一下，更對於這換防的兩鎮，也要加以慎重處理才好，碧天一鶴暴翼，這時輕輕的足尖一登磚牆，倒縱下來，落在地上，向季蓮貞一點頭，從那可以隱身之處，如飛的離開將軍府，一路上更是隱蔽着行藏，仍然趕回關帝廟，回到關帝廟中，不過是四更左右，這位老俠客向季蓮貞道：「咱們席地而坐，我有點事和你商量。一季蓮貞遂和他對面坐下，碧天一鶴暴翼道：「今夜這事辦得十分微倖，就是與我們為仇的敵人，始終沒有趕到破壞，看起來正是季場主等一班人尚有福命，我所弄的那種手段，只能欺騙將軍府這一班人，若是有江湖道中人不成了，那火光現字，完全是用一種不值一笑的手法，用稍黃青鹽合成墨中，寫在火紙上，那沒有墨跡的地方，完全用稍黃塗擦過，沾火立刻燃燒淨盡，只有那個斗大的冤字凝結着，在臨時使用這種方法時，全憑手法的巧妙，只要燃燒着這張火紙，更要有一陣風，把字跡以外的灰燼完全撲去，他才乾乾淨淨只有一個黑字落在地上，可是因為裏面也含有稍黃，漸漸的把字跡也燒散了，只要有微風或是稍微撥動，也就立刻分散開，這種事只能蒙蔽當時，更在深夜之中，突然眼前現出這種舉動，在驚異之下，任何人也起些恐懼之心，他無暇細查一切，那會不上了當，認為是鬼神顯示靈異，只是今夜的事好險，將軍那裏正因為駐防的兵馬發生事故，有兩鎮移防恐怕要叛變，我們險些個替別人作成了現成的手脚，那可是天意該當了，在我後窗竊聽時，幸虧是將軍想到牧場這一家，他那裏的幕府說了幾句與我們有利的話，將軍意一動，對於這件案情，已經注了意，正好利用這樣時機，我們作一件他人所不敢作的事，但不知姑娘你有胆量沒有，季蓮貞聽到要大伏的話，遂說道：「老前輩，是什麼事，你老先講出來，我倒不管我胆量如何，尤其是今夜隨老前輩出去，我更知道了我的武功本領，太以的沒有功夫，江湖上能人太多，像我這樣的沒有什麼能耐的女子，怕作不出什麼大事來。」碧天一鶴暴翼道：「事在人為，你若有意，明天闖到將軍府前去賊窺，有夜間這種事，將軍定然注意你，只要蒙他收案之後，不論是何人審問，

你只把胆量放開，把鬼影子索雲形和牧場結仇經過，這次完全是他陷害，安心把你爹爹和牧場朋友置之死地，不過你可要仗住了胆量，因為你雖也算關東道上吃江湖飯的人家，但是你父女全是正人君子一流，沒見過官家那種威嚴可怕，你爲得救你父親不致於冤死獄中，話要說得明白，情辭懇切，這件事就有萬一希望。」季蓮貞道：「老前輩，我一箇姑娘人家，爹爹遭了這種禍事，我已經無投無奔，無家可歸，只盼着爹爹能够災消難滿，逃出虎口，可是案情這麼費手，別無門路可投，我一身生死不足惜，我有什麼可怕，任憑他刀山油鍋，爲救我爹爹我也敢闖他一闖，不過我看沒有這麼容易事，只憑我一面之辭，焉能就叫將軍深信不疑。」碧天一鶴晏翼微微一笑道：「只要是這麼去作，那就叫多此一舉了，只要你能夠見着將軍，你可以當面請求，現在將軍那裏又有一件極爲難的事，就是爲得寧古塔，劍峯谷發現了仙參，朝廷裏追得很緊，將軍那裏選派了多少參行的能人，全未能把這仙參採來，責獻朝廷，時日就延越多，這枝仙參倘然遭踏了，或是被能人得去，盛京將軍和寧古塔將軍全要担了欺君之罪，你可以當面請求，願意承當採取這枝仙參，只要能得到手中，獻與將軍以贖父罪，並且還要把話要求在頭裏，說明了你父女所認識的，全是關東道上練武的朋友，已經聽得傳言，有許多飛賊巨盜，安下這種野心。要到寧古塔盜取仙參，他們得到手中，是否獻與官家或者存了什麼修望，那就不得而知，只要將軍允許，你要請求准其保釋你父親季萬方以及一班被牽連的武師們，暫時出獄一同趕赴寧古塔，討一月的限，到時候不能把仙參得來，定然重行投案，二罪歸一，那也就自認情屈命不屈了，就是有你父親一班人，還恐怕力量不足，尚須約請能人一同前往寧古塔，倘若能邀將軍的允准，這種事不許遲延，遲則生變，你立時請求保釋你父親出來，我們在盛京地面能找出四處的連環保，保證着如期到案。」季蓮貞遲疑着問道：「老前輩，這件事情我們作得到麼？我們人地生疎。」碧天一鶴晏翼笑說：「姑娘你急糊塗，孟老鏢頭人傑地靈，這件事情他焉能不一爲援手，你只這樣請求下來，只要將軍能够允許，你立時隨着將軍府差弁或是刑部的官人，到大東關振東鏢局，不論老鏢

頭在不在，我在那裏等候你，自能辦理一切，這件事成不成雖然沒有十分把握，只可看大家的造化如何。」李蓮貞道：「我爹爹連遭刑訊，不是一時就能休養復原，他能够趕到古塔採取仙參？」碧天一鶴道：「我只爲得叫他出來，少受些牢獄之苦，難道真個用他去採取仙參麼？一切事只有我們擔承，姑娘你放心好了。」柔蓮貞道：「老前輩爲我們的事，這樣不顧一切破死命的搭救我爹爹和牧場中一班人，我是他親生女兒，我是一無顧及，任憑行與不行，我要做出這條命去，將軍府走一遭了。」碧天一鶴道：「姑娘你把你的寶劍暗器可全要放下，身邊不要帶一些凶器，只管放心去作，有我晏老大在，我就不能看着你父女落在索雲形這猴崽子手中，真能够蒙將軍開恩允准，把季場主暫時安置在振東鏢局，我們到寧古塔還有一場熱鬧戲可唱呢！那鬼影子索雲形他定然要和我們一較最後的高低，這枝仙參他決不容我們容易的得到手中，咱們拚到最後看吧。」季蓮貞毅然站起，向晏大俠面前一跪叩頭說道：「我父女的生死，全在老前輩一手成全，我現在只有爲老前輩祝福，萬一將軍府喊冤觸怒將軍，我也滾入虎口，一切事只有仗着老前輩週旋了。」晏大俠也站起道：「姑娘不必講這種話，我老頭子已經是七十多的人了，我本身是從來不計利害，但是在姑娘你身上，我不是看得準拿得穩，我決不肯叫你這樣去作，你就去吧！季蓮貞把寶劍暗器完全交與了碧天一鶴晏鸞收存，這位老俠客見天色已到五更左右，不過到天明還有些時，不甚放心，因爲他現在連防身之器沒有，便親自把季蓮貞送回店內，晏大俠又囑咐了一番，在曉色朦朧中，晏大俠囑咐季蓮貞要到午時左右，再去將軍府喊冤，晏鸞遂趕奔鎮東鏢局，季蓮貞收拾完畢，他遂趕奔將軍府，雖說季蓮貞不是平常懦弱女流，此時去辦這種捨死忘生的事，也覺心驚胆戰，來到將軍府附近，今日的情形，似乎將軍府正在辦着重大的事，府門外停着許多車輛馬匹，軍兵棄弁不住的來往着，季蓮貞心想，我想在這裏喊冤告狀，倘若一個辦不好，不止於白費了事，要就誤了大事，這將軍府是比不得平常衙門，處處全有尺寸，我這裏喊冤，倘若屬下不肯替我往回稟，把我交到地方官手中，事情可就毀了。自己心中這一轉念，遂不

敢冒險往前闖，想要等個機會，看看巡撫衙中情形，季蓮貞因在將軍府的附近，這時將近中午，府門口所有的車馬多半散去，季蓮貞一想：我等等多久去也沒有那麼湊巧，將軍就會出來，破死命的闖一下看，那知也是季蓮貞這番孝心感動的，只這剎那間，府前一帶形勢一變，衝出一撥隊伍，把街道磨濶，路上行人全要避入小巷，先不准在街上走，地方的官人們也在各處把守着，將軍府從儀門一帶，馬步隊排下來，這隊伍直拉到半趨衙，季蓮貞隨着許多路上人退到一個橫巷中，聽得旁邊談論着，原來是將軍親自到東關外檢閱收編的兩鎮兵馬，據說先前是令第六鎮第七鎮移防別處，可是一夜之間竟自由北京城下來兩道嚴厲的公事，這兩鎮兵馬不再移動，就地改編，兩位統兵官全調任到別處，到現在算是轉險為安，因為先前很有不穩的消息，所以將軍這時要親自把這兩鎮兵馬檢閱一番，這次的事看着沒有什麼要緊，若不是事前有佈置，這兩鎮兵馬，若是真個叛變起來，盛京地面，此時就許已遭塗炭，季蓮貞是已知大概情形，想不到事情竟變化得，和昨夜探查情形不一樣了，自己又暗暗的微停，這真是神佛默佑，父親不致於含冤莫白，給自己這個機會，我若是在將軍面前把命送掉，也倒值得了，她拿定了主意，暗暗留神，這時街道上除了佈防的兵馬，那將軍府府門一帶，所有兵弁官員，隨從着將軍去檢閱的，全在儀門兩旁鶴立伺候，靜悄悄鴉雀無聲，跟着轟轟的三聲鐵炮響過，儀門大開，從裏面闖出八匹駿馬，全是亮白頂子，穿四開襖跨馬服，跨腰刀，按品級是六品軍功，這八匹駿馬，直衝出儀門外，後面又是一大撥馬隊，服裝整齊，器械鮮明，這一撥馬隊過去，就是將軍親信的差弁，後面是儀仗，儀仗後面有兩位藍頂子花翎的官員，各騎着一匹白馬，緩緩的走着，最後面就是四十名步隊，滿是精雕弓跨箭囊，帶腰刀，當中就是將軍這乘大轎，大轎後也有四十名軍兵，保護着，這種氣象嚴肅，街道上只有脚步聲和馬蹄聲，聽不見一個說話的。季蓮貞看到這種凜凜不可侵犯的威勢，自己只得咬緊牙關，任憑他死生也得闖一闖了，他看到將軍的大轎，離着他停身的地方，只有五六丈遠，她猛然把自己身旁的人往兩下一分，已經縱身竄進街道，這兩旁全有軍兵把守，驀然間

有人往裏這麼一闖，立時有人喝叱：「幹什麼的？這麼大胆抓住他。」這時已有兩名兵丁攔了過來，季蓮貞那裏容他們阻擋，季蓮貞輕輕一縱，已到了將軍大轎前丈餘遠，口中大喊：「冤枉！求將軍替民女伸冤。」喊聲中他已然跪在街道當中，這一來可把所有的官員將弁全吓着了，立刻有將軍府親兵護衛，帶兵官張祿副將，他一按馬鞍子，已經飛縱過來，腰刀已經撤出，向季蓮貞的面門上一提，喝聲：「你是那裏來的？且無國法的女子，擅敢闖將軍的大隊，綁！」立時一板親兵已然圍攔來，張弓搭箭，刀槍齊舉，把季蓮貞四圍層層包圍，在這位副將喝喊中，已有軍兵把季蓮貞雙臂攔上，倒綁了起來。季蓮貞此時真是馴若綿羊，任憑擺佈，只有低着頭，連眼皮不撩，生死任憑處置，這一亂，將軍在大轎內也自一驚，因為相逼不遠，已然看出喊冤的竟是一個年歲很輕的女子，驕已然停住，將軍竟自傳話：「這個女子豈敢攔轎喊冤，她定有極大的冤枉，不可難爲她。只是檢閱軍隊不能耽擱，把她押回府中，等候本府回來再行審問。話傳下來，立刻把季蓮貞押進將軍府，這裏仍照樣前到東關外去檢閱那兩羣兵馬。季蓮貞被押解着來到將軍府中，由差弁們監視着他，看季蓮貞這種模樣年歲，全十分訝異！一個姑娘人家，竟有這麼大膽，不住的有人盤問：季蓮貞只是一句話不肯說，任憑怎樣引誘他，叫他吐露真情，季蓮貞只是一語不發，直到中午之後，將軍已經檢閱回來，到了日沒之後，將軍把一切要緊的事處理完，這才問下來，「那喊冤的女子，身旁可有冤狀？」將弁對答：「任什麼沒有，他請求面見將軍，親口陳述。」將軍點點頭，就在大客廳中，吩咐把呼冤女子帶進來，這裏是隨便問話的地方，只有十幾名親信將弁伺候在將軍兩旁，花廳前，有十六名護衛保護着，季蓮貞被帶進來，吩咐喚着客廳門內，將軍坐在迎面的太師椅上，向下招呼道：「這喊冤女子，你抬起頭來。」季蓮貞一揚臉，將軍仔細端詳他的面貌，從眉目間看出季蓮貞是一個極正氣的女子，遂問姓名，年歲，以及住在什麼地方？季蓮貞叩頭答道：「民女姓季名蓮貞，住家在三江口，」這位將軍聽對他姓名住處，不由哼了一聲，道：「你姓季，家住三江口，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季蓮貞道：「

老父季萬方，經營牧場。」這位將軍把桌案一拍，喝叱道：「好大胆，你原來是那連作巨案，借着牧場掩飾形跡，到處搶劫偷盜的飛賊季萬方之女，大膽的丫頭，你有幾個腦袋，還敢闖到本爵面前喊冤告狀，來呀，把他拉出去砍了。」外面答應一聲，立刻刀聲响，四名護勇，全拔刀走進來，李蓮貞本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叩頭說道：「願將軍公億萬代，容民女陳述下情，我死而無怨。」這時將軍厲聲說道：「你還有什麼說的，那季萬方是著名的盜匪，竟被他橫行多年，也是惡貫滿盈，竟敢來擾亂我盛京地面，劫取巨商富戶的財物，刀傷事主，更敢入將軍府盜取珍寶，事實俱在，把他捕獲之後，更有他的黨羽半路遠劫，這惡賊罪大惡極，你是他女兒，不把你一同緝捕歸案，已經是法外施仁，你還敢闖到本爵這裏，你也可太以渺視本爵沒法懲治你們了。」季蓮貞叩頭說道：「求將軍恩施格外，容民女把下情略陳陳述，將軍就是不能採納民女的下情，民女死也認命了。」將軍喝叱道：「念你是個無知女流，有什麼話講？」季蓮貞道：「我父親季萬方，在三江口經營牧場，關東三省，無不知名，關內外商家軍隊上採辦馬匹，每年經營的情形、有目共觀，我父親不只於靠着這牧場能够有下半世的生活，連馬師以及夥計，也全靠這買賣能够磨養他一家老小，這慶安居樂業的經營這牧場，不欠官糧，沒有私債，除去牧場中挑費，每年總有盈餘，我父親何致於再作那種犯法的勾當，無論如何，影藏嚴密，悉歸是紙包不住火，沒個不走露風聲，瓦罐不離半口破，關東道上的綠林，有幾個能逃出法網之外，一宗飽暖千家悲，那是水路上的常情，樹大招風，我父親名利雙收，未免就有人忌妒，早已就有人想不利於他，不過我父親一身很好的武功，更有不少好朋友照顧他，所以這幾年來，尚能安生的經營這個買賣，不料一月前，竟有關東道上著名的盜馬賊，他竟對我們牧場下了暗算，他早年更在我父親手中吃過大虧，這次他率領黨羽，趕到牧場中，動手盜取馬匹，一來爲是洩憤，二來也爲是叫我父親栽個大跟頭，可是正趕上有我父親一般朋友住在牧場中，這盜馬賊雖則手段惡辣，他劫取了幾匹良馬，已經離開牧場，竟被我父親和一般朋友追回來，這盜馬賊的首領，當場受辱，可

是我父親及一般朋友，不願多和他結怨，仍把他放走，那知他不知道愧悔，反倒更加了陷害之心，在盛京誣作巨案，嫁禍於人，完全扣在我父親身上，以官家去抄捕時的力量，我父親若是真是那江洋大盜一流，決不肯就那裏束手就擒，拒捕脫逃也不是走不開，只爲心懷坦白，自己是安分守己的牧場主人，覺得這冤惡窄陷害，到案後定能求官家查個水落石出，那知道我父親到案之後，竟自橫遭構陷，在嚴刑審訊之下，竟自屈打成招，我父親若果是那種綠林巨盜，決不致於這麼自投羅網，早已脫身逃走，民女遭受這種奇冤，眼看着無法昭雪，這才冒死闖到將軍駕前，叩求將軍闡天地之恩，民女情願約請我父親的一般武林舊友，縛捕正兇，把誣陷我們的人，攜獲交案，民女更願以身贖罪，寧古塔劍鋒谷所發現的仙參，也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情願冒險前去採取這枝仙參，獻與將軍，亦求將軍能够念民女的冤枉，把栽贓誣陷的正兇，緝捕歸案之後，審問出實情，明正典刑，總然民女粉身碎骨，死亦瞑目了。」將軍聽到季蓮貞這番話，微微含笑：「季蓮貞，你這片話說得太以輕鬆，作有多大木頭，竟敢放這種狂言，能够緝捕正兇，探取仙參，這種無稽之談，本爵能輕信你麼？」季蓮貞道：「民女天胆也不敢蒙蔽將軍，民女自幼雖是隨着家父練過些年武功，可也沒有那大的本領，敢担当這種大事，只要將軍開恩，准許民女的請求，民女要請出武林中兩位老前輩來，叫他們幫忙，救我父女的性命，更有這盛京地面振東鏢店老鏢師苦叢齡，可以担保一切，將軍當給限期之後，我們不能把案中主要的犯人擒獲，以及那仙參不能探到，那時不只於我們情願領受一切罪名，就是那保人他也甘心聽憑將軍的處治，決無怨言，家父現在因爲受刑過重，已經病在獄中，民女請求保釋他出來之後，他也不能出頭親自辦理，只有同案被捕一班武林老師們，全託請他們伸手幫忙，這還得求將軍格外恩典。這位將軍聽到季蓮貞這種苦苦哀求，遂向季蓮貞說道：「季萬方案情過重，你先下去，等待本爵斟酌一番，遂吩咐把季蓮貞仍然帶下來，這位將軍立刻把幕府請到，一商量這件事，論起來季蓮貞替父母室。不能輕輕這麼答應，只是將軍從昨夜花園所見那種異事，已有些驚心，更兼事機湊巧，朝廷

裏更有旨意到來，認爲盛京將軍，甯古塔將軍，全是辦事不力，對於甯古塔發現仙參，本是一件祥瑞事，朝旨意把這枝仙參貢奉內廷，可是延遲了一月光景，依然沒把這枝仙參採取下來，頗有欺君之罪，一方面更接到京中的禦友飛函報告，這枝仙參不設法採取下來，貢獻上去，恐怕非要担了處分不可，御史已經預備提參，將軍是對於這種事十分着急，季蓮貞他親自要求，能够採取仙參，職與官家，正好借他們的力量。把這件事交待下來，幕府胡子華他竭力主持着，叫將軍答應這件事，叫他交連環舖保，只給他們十五日的期限，若是逾限不能把正鬼和仙參一同交案，那時連舖保一同治罪，這就是一言與邦，一言喪邦，將軍竟自答應下來，叫季蓮貞交到兩家連環保證，叫所有被押的人，連季蓮貞全要具保由保人保證，全要照着限期完全辦到，這一來季蓮貞真是喜出望外，帶着將軍府的差弁，到了振東鏢局，碧天一鶴晏觀，已經在那裏等候，老鏢頭雷臨馬正在鏢局，現在這種事求到他面前，他不顧一切的滿往懷裏担，親自在舖京地面更找出兩家舖保來，連他鏢局是三個字號的保，把所有一切甘保完全寫好了交上去，由將軍那裏用公事給刑部把賈馬金弓季萬方，和金豹掌武南生，銀髻嬰陸明，老武師陸建侯的大弟子鍾雲，馬師呂燕雄，鐵金城，杜明等，全放出大獄，季萬方依然是不能行動，由鏢局子雷老鏢頭帶着人來接迎，晏大俠可是始終不出頭露面，把放出獄來這般武師們，全上了驕車子，一班夥計們圍隨着，回轅振東鏢局。季萬方到了鏢局之後，被扶到後面雷老鏢頭的臥室中安置下。碧天一鶴晏觀，和季蓮貞來到他面前，季萬方此時知道這場事完全是遼東二老一手成全，不由感激涕零，悲聲說道：「爲我一人帶累得一班朋友跟着我受了這番牢獄之災，現在雖然微倖的保釋出獄，可是後患正多，結果尚不知如何，我季萬方真是慚愧的無地自容了，晏老前輩，爲我這場事費盡心機，我現在怪傷未愈，尚不能親自去尋訪，那鬼影子索雲彤，和他一拚生死，真要活活的把我急死。」碧天一鶴晏觀坐在一旁慨然說道：「季場主，現在不是你抱愧的時候，眼前的事，晏老大並沒有十分把握，我的打算是有分力量用一分力量，我暗地偵查這裏敵人，行藏非常的隱秘，

並且你已經被他陷害到這樣，他已經認定了你不易再逃出他的這種毒謀詭計之下，所以他們在暗中等候着一切的變化，此時想在盛京地方捉拿這索雲彤，和他這次所請出來的一般黨羽，是不是件容易事，所以我和晏老二商量，只好用最後的手段，季蓮貞姑娘替父伸冤，並且把甯古塔採取仙翁這件事，明着張揚出去，也正爲是誘他入網，我們在劍鋒谷一較最後的手段，倒可以省了許多牽纏，死活也就在此一舉了。」寶馬金弓季萬方點點頭說道：「劍鋒谷的仙翁，就擱這些日來，只恐怕已落在這班惡魔之手，我們這就沒有什麼指望了！」碧天一鶴晏翼搖搖頭道：「鬼影子索雲彤，跟那夏九州，在盛京地面，我們雖然沒跟他正式對敵，可是他始終的沒離開盛京地面，這是我弟兄暗中所得的實際情形，此後的事倒不敢說了，這個惡魔看到我們現在的舉動，他必不肯甘心，所以這裏絲毫不能耽擱，我們預備明日起身，只是季場主你這裏更要謹慎防敵人或者對你有什麼不利之處，那全是保不定的事，本應該多留下幾個人，把蓮貞姑娘也留在這裏保護你的安全，可是此去劍鋒谷，不只於對付鬼影子索雲彤這一般惡黨，還得提防着別人同時下手，也要奪取這枝仙參，所以人少了實不是分配，蓮貞姑娘更是這次解釋你們出來，請求採參捕盜的重要人，不能不親自去一遭，所以我只好託付孟老鏢頭，保護季場主你的安全吧。」季萬方道：「老前輩，不必爲我一身打算，我能夠脫身圍困，不能立時跟隨到劍鋒谷，已經夠我抱愧的，若再用人保護，那真也太對不住大家了。好在這一出來，身上的傷痕雖然沒全好，有一兩天的工夫，稍微休養，足可以行動如常，我難道連自己全不能保全麼，我雖則不能同時起身，趕奔寧古塔，只要我稍好些，我定要隨後追趕了去。」碧天一鶴晏翼說道：「季場主，你好在是一個很懂事的人，現在可不必存那種朋友場中的客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和索雲彤拚死的最後一步，你不要爲了這些不過節兒誤了通盤大事，你們父女談着，我到外面去一轉。」碧天一鶴晏翼遂來在櫃房中，老鏢頭孟遐齡已經預備了整桌酒席，給一般武師們應酬慶賀，正打發人來請晏大俠出去，晏翼向大家略一週旋之下，向孟老鏢頭道：「孟老師父，晏老大這個主意出得不錯，很

能照顧你吧。」孟暹齡哈哈一笑道：「老師父我十分感謝你這麼照顧我，你只看得叫我孟暹齡賠工夫，賠錢，我可不那麼想，我孟暹齡就是預備了龍肝鳳髓，想請老師父賣臉到我振東鏢局，恐怕大家也沒有那麼閒工夫。爲了季場主這場事，能叫我振東鏢局驚動得羣雄聚會，這是我幹鏢局子以來，最大的一件冒險事了，晏老師父，照這樣事多照顧我幾次，關東三省，幹鏢行的還屬別人麼。」大家哈哈一笑，正在飲酒中間，忽然外面有人進來報：「有一位姓陸的老師父，拜望鏢頭。」孟暹齡竊然間想不起是誰來，一怔神的當兒，碧天一鶴晏覲說道：「大約是建侯陸老師來了，我看他一定給我們帶得些信息來，快快的往裏請，」老鏢頭孟覲齡也趕緊往外迎接，果然到門外一看，正是金刀陸建侯，孟覲齡齡往裏相讓，一同來到裏面，陸建侯進得屋中，一見晏大俠在這裏，他是驚喜異常，忙向前行禮問候道：「晏老前輩，我正疑心頭事忽然變化得這樣快，果然是老前輩暗中維持，這一來我們無所懼了，老鏢頭趕忙讓坐，碧天一鶴晏覲道：「陸師父這些天你大約沒在盛京地面，你到那裏去了？」金刀陸建侯道：「說起來十分慚愧，自從牧場得着老前輩的信息，知道鬼影子索雲形和夏九洲，尙不肯甘心，我離開牧場之後，竟自在齊家灣紮上了兩個面生可疑的綠林，他們並沒有在牧場一帶停留，竟自奔甯安府下去，我忽然想起我們只顧牧場出事，把我們原來的計劃完全放在一旁，我們原定約集一班武林同道，劍鋒谷採取仙參，此時忽然發現這兩個綠林道走向這條道路，我遂暗中跟蹤他們，直到甯古塔，這劍峯谷一帶，他也沒到過，我到那裏時，竟已遇到四個人，全是持參失敗，暗中探聽得他們入谷底，死了好幾個回去的人，絲毫未曾得手，落個勞而無功，可是我跟蹤的這兩個綠林道，果然也是想下手，取得那枝仙參，在一個深夜之間，他們居然大胆的盤下谷底，可是我雖然沒看真切了，因爲谷底陰沉黑暗，隱約的看到那條怪蟒出現，這兩個綠林在下面一場拚鬥，算是把活命逃出來，內中已是一名帶傷，他們還算是早預備下消毒的靈藥，不過摔傷的也很重，在劍鋒谷附近又耽擱了兩天的工夫，才離開那裏，從口風中竟聽出他們正是鬼影子索雲形的黨羽，奉索雲形之命，到劍鋒谷採

伯參，那索雲形却在盛京地面，預備對付我們這班人，他這種變管齊下，也正是見他的手段惡辣，他對於季場主百般陷害，一方面更把這仙參得到手中，就該是我們這班人把官司平反過來，他把仙參獻與將軍，不具於平安無事，他反倒得官得賞，我聽到這層情形，越發不敢離開他們兩人，一路跟蹤着，來到盛京地面，這兩個綠林道竟住在東關外，一家客店中，他們在昨夜才入盛京，那鬼影子索雲形，隱匿在北關一片廢宅中，我因為他狡詐萬分，所以十分謹慎着，沒敢過分的貼近了他們，只有遠遠的望着鬼影子索雲形一陣叫罵，恨怒十分，他最後恨恨的說：「倒要在劍鋒谷和我們一決雌雄，我在今日中午，酒館中才聽到季燕貞姑娘替父喊冤，已蒙將軍恩准，所有案中被捕的人，完全放出，全聚在振東鎮店，我這才找了來。」碧天一鶴憂鬱點點頭道：「陸師父，你來得很好，事情明着是緩和，暗中可越發緊急了，這鬼影子索雲形必不肯甘心，我們事不宜遲，也得趕緊下手，只有劍鋒谷走一遭，和他拚最後的輸贏了。」金刀陸建侯道：「老前輩說得極是，現在已弄成這種局面，誰走錯了一步，就算是失敗到底，我們也不要耽擱，這惡魔實在不是容易對付之人，我們稍一放鬆，被他走了前步，可就無法挽回了。」碧天一鶴憂鬱道：「我們明早起身，趕奔劍鋒谷，不過這裏季場主的安全，只有託付孟老鏢頭謹慎保護他，免得遭了這惡魔的毒手。」正說到這，伙計進來說是，季場主請陸老師到後面，金刀陸建侯正想看望季萬方，遂跟隨伙計到後面，金刀陸建侯對於季萬方視同骨肉一般，見他遭了這種大禍，雖然能够得脫身牢獄，但是已經折磨得骨瘦如柴，金刀陸建侯竭力的安慰季萬方一番，等到晚間，全聚在前面，計議着第二日趕奔劍鋒谷，現在一切的分派完全聽從碧天一鶴憂鬱一人的主張，晏大俠向大家說道：「這劍鋒谷採取伯參，我們去人少了，不敷分配，可是季場主這裏也十分重要，幸爾有孟老鏢頭擔當着，季場主的安全，這只好請孟老鏢頭從現在起，鏢局子先少作兩次買賣，所有的鏢師們，也託付他們，念在江湖道的義氣，多辛苦幾天，在夜間分班防守，季場主手下的師父們，那更是義不容辭，也叫他們幫同保護鏢局，不過這劍鋒谷平時是個人跡不到的地方，必須

有一個道路較比熟的人，作爲嚮導，不知那位師父會到過那一帶？」金刀陸建侯道：「老前輩，想得極是，就連跟綴那兩個綠林人，一離開寧安府，走上山道時，山裏面道路太多，若不是跟綴着他們，這劍鋒谷還真不易尋找，他隱在亂山之中，一個道路走錯了，就得困在山中，就連我雖然去了這一次，現在只怕仍是辨不清道路了。」這時那馬師鐵臂呂燕雄却說道：「老師父們，我呂燕雄沒投入牧場時，曾在寧安府參行呆了數年，也曾跟隨他們進山幾次，雖則沒有親自動手採參，可是我從旁看也看會了，對於往日山甯安府一帶，寧古塔附近，全到過，劍鋒谷雖則和當初變了形勢，反正有他方部位在着，我還可以大致的看出那裏的道路來。」碧天一鶴晏覲點頭道：「那就很好了，這倒省了許多麻煩，若不然到了寧安府之後，我還得我兩個參行裏採參的師父們，呂師父既然全明白，我們就不用再找外人了，應該用什麼東西，和採參時所用的傢具，呂師父要趁今夜把他預備齊了，我們雖沒有十分的把握，可得作必勝的打算。」呂燕雄道：「老前輩不用再操心，這些事完全由我去辦了。」剛說到這兒，聽得門外發頭輕輕一響，似有人飄身而下，衆人全是一驚！剛要向外面查看時，碧天一鶴晏覲笑吟吟招呼道：「可是晏老二麼？」門外一人應聲而入，正是天馬行客晏鴻。大家全站起迎接着，二俠向大家拱拱手，晏覲問道：「怎麼樣，那鬼影子索雲形可是要往這裏來麼？」天馬行客晏鴻說道：「你倒想他往這裏來，湊熱鬧了，這場事已到了最後的關頭，寧古塔你們倒是想去不想去？」晏覲道：「不到那裏走一遭，這件案子怎麼了結。」晏二俠道：「既然是打算去，就該早早的打算一下，那猴崽子可是一步沒肯放鬆，大約現在他已經起身了，碧天一鶴晏覲道：「很好，我正怕他再作別的计算，不肯到劍鋒谷和我們一會，我們也沒有什麼就擒，黎明時，立刻起身，我們請老鏢頭這裏給我們預備快馬，咱們連夜趕下去不會誤事吧。」天馬行客晏鴻道：「我們還別把他看輕了，這個老猴兒崽子，心腸惡辣，手底下也真毒，我們還提防着，萬一這枝仙參不能到手，他安着同歸於盡的歹心，把這支仙參毀了，於他無損，我們的事就全毀了，碧天一鶴晏覲點點頭道：「倒是有這種情形，

真得提防他下毒手。」晏二俠也到後面看了看季萬方，季萬方對於遼東二老這種仗義相救，感激萬分，更託付晏二俠，對於季蓮貞要多多照顧，這一夜間誰也不肯睡了，天色黎明，各自結束停當，由孟老鏢頭這裏預備了八匹快馬，一同從鏢局起身，在這裏殘星初退，宿露未消下，這般草野奇人，風塵豪客，離開了盛京地面。

這八匹快馬，疾走如飛，一路上絲毫不敢就攔，到第二日夕陽卸山時，已趕到寧安府，遂在甯安府西關寶和店落店歇息一夜，第二日一早從這裏再起身，可就得起牲口完全存放在店中，出了甯安城，這裏離城附近，尚不算十分荒涼，沿着大路走出四五里來，前面已是山道，每人全是一份包裹，全副的兵刃暗器，各帶着乾糧水袋，預備進山之後，不能準保定有幾天的就攔，這山上雖然是產參之地，可是因爲這一帶野獸太多，山中並沒有居民，平常雖也不時有獵戶入山打獵，也全是結隊而行，衆人走進山口，呂燕雄指點着說道：「眼前這一段道路，沒有什麼難走的地方，順着這條山道往東北出去二里多地，就不好走了，這一班風塵豪俠，按着馬師鐵胳膊呂燕雄指示的道路，果然再走出二里多地，這種道路可真不容易走了，沒有一條通行的道路，就是可以走的地方，也全是巉崖峭壁間的崎嶇小路，並且已經很久沒有人走的地方，到處全被荊棘荒草掩蓋着，任憑你多好的功夫，腳底多麼輕靈，也不敢放開脚步任意的縱躍，總得仔細辨查一下，看好了落脚的地方，是不是有那深澗懸崖，這種地方腳下一個登滑了，立刻就有性命的危險，並且眼前這般道路，忽高忽低，盤旋曲折，有的時候走到較矮的地方，四下裏亂峯起伏，看到左右前後找不出一些道路來，這就只仗着辨別劍鋒谷的道路去走了，這種路在平時好走的山道，一天能走四千里，遇到這種道路，連二十里也走不了，一直走到黃昏時候，鐵胳膊呂燕雄登在一個較高的地方，仔細的查看了一番，向遼東二老說道：「我們今夜趕不到劍鋒谷了，按着眼前的方向，和我所記憶的還有十幾里才可以到達，劍鋒谷盆地，當初劍峯谷沒塌陷之地，極容易辨別，那一帶只有那個形如寶劍的高峯，遠遠的就能够看到，所以道路也不會走

錯，能够少走了好多枉路，眼前這段道路，在白天還這麼不容易走，天黑了之後，雖有月色也不易辨識了，我想我們找一個能够安身的地方，暫時歇息下，渡過他這一夜去，趕緊起身，可以早早趕到劍鋒谷，也可以把下面的形勢查看好了，因為動手又是得在夜間，這種仙參不到夜間正子時不易現出來，我們就是現在拚命的趕到那裏，也恐怕不能下手，何況路上危險太多，大家全認爲屠燕雄所說的十分有理，遂一齊在附近一帶找尋安身之地，只是這種亂山全沒有多少較大的石洞，最後費了很大的工夫，才走到一處，斷崖的下面，上面一段岩石，探出來有數尺，下面的山壁，却縮進去有七八尺，這裏足可避風抵雨，把這地方找尋好了，就擱的工夫已很久，天亦昏黑，露縮在這種亂山之中，最應注意，提防的是那毒蛇野獸，遍地全是荒草荆棘，裏面不知潛伏着什麼，所以必須把這一帶修理一下，大家把兵刃亮出來，先砍了一堆枯乾的荒草，用火種引着，在這懸崖下燒起一堆荒草來，借着火光照耀着，把斷崖下一帶，完全清理好了，把礙着事的荆棘蓬蒿全除去，用那乾草，把所呆的地方全鋪平了，爲是夜間大家好隨便歇息，碧天一鶴晏翼，天馬行空晏鴻，更把斷崖上下附近一帶，全仔細的搜尋了一番，把形勢也全查看一遭，大家這才聚攏在斷崖底下，坐在乾草上，把帶着的乾糧水袋取出來，進着飲食，碧天一鶴晏翼向陸建侯道：「陸老師，我們這時竟成了原始人的生活，又好像野人的部落，這倒十分有趣，天馬行空晏鴻，却微微冷笑着道：「別只顧往好處想，這種地方如同置身虎口一般，你們看附近一帶，形勢多麼險惡，這一夜須要謹慎隄防，別弄個劍鋒谷沒到，先喂了狼羣，方才清除野草時，大家先看見了，地上狼糞很多，這羣東西是十分討厭，夜間還要謹慎的隄防。」大家倒很以爲然；在進過飲食之後，各自隨意的在附近散了會子步，金刀陸建侯向武南生和陸明說道：「你們二位老師，夜間要多辛苦些，還是稍微隄防一切才好。」季蓮貞道：「陸老師，這夜間防備着附近，由我擔當吧，這種地方我再也不會睡着了。」陸建侯也知道他所說的倒是實事，鍾雲也願意替大家守夜，陸建侯道：「大家驚醒一些就是了，在這種地方，誰也不會睡覺在了，」彼此又說了些

到劍鋒谷下手的事，天馬行空晏鴻，却叫鍾雲和呂燕雄把所燒的那堆乾草，完全熄滅了，不叫他再起濃煙。這位晏二俠認爲鬼影子索雲形，他也趕到劍鋒谷，說不定他就許到來，這深夜之間，在月光上來時，這麼荒涼的亂山中，悠悠的濃烟湧起半空，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見，大家在這裏存身，極容易被他們搜尋着，所以晏二俠認爲這種地方，需要小心一下，可是晏二俠雖然是這時想到了，已經算晚了一步，這就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以逸東二老這種精明幹練，慮過週詳，依然免不掉疏忽大意，當時把餘火熄滅，斷崖下地方是很大，各自分散開，隨意的歇息，走這種山路，任憑多好的功夫，也未免勞乏，武南生，陸明，呂燕雄，在荒草上已然酣睡着了，晏翼晏鴻全坐在巖斷崖的底下倚在那兒盤膝靜坐着養神，鍾雲雖是年輕，他也沒走過這種費力氣驚險的道路，雖是一個年輕好事的青年，他本不想再睡的，坐在那兒歇息着，竟自在一陣精神不振之下，倚在那兒也是迷離的要睡着了，季蓮貞因爲自己是一個姑娘人家，和一班老師父們一塊兒歇宿，頗覺不宜，更因爲這種地方處處叫人驚心，他遂離開衆人的近前，在四週清靜的地方，有時轉半週，有時在那石頭上歇息一下，這時已到夜深，一陣陣山風揚起，颯得草木一陣唼啦啦作響，季蓮貞雖然是生長關東，又會一身武功，可是遇到這種地方，一陣陣也覺得心驚，林木間每一作響，就要查看一下，他漸漸的走向偏着這段懸崖東邊較矮的一個斜坡，這時半輪月色，已到中天，附近一帶全可以看出形勢來，可是越是在這種月光下，荒涼無人的地方，遠遠的有那夜鳥悲鳴，狼嚎鼠竄，顯得四下裏全帶着一種陰森可怖的情形，季蓮貞遂轉身往懸崖邊走來，才走出兩三步來，突然覺得身後道旁的草中，唼啦啦的一響，一回頭見有一條黑影，竄得很高來，往斜角裏落下去，季蓮貞趕緊也往旁邊一叢荒草內隱身，趕緊把左助下箭囊推了推，隱約的聽得四五丈外，那段亂石的高崗上，似有人聲低語，只隱約的聽到了說是不會錯，他們走在頭裏了，季蓮貞一驚之下，便伏身不動，仔細往對面那段亂石崗上注目查看，忽然從上面飛墜下一條黑影，身形輕快異常，往懸崖左側亂草間一落，只有那亂草唼的一響了一下，也就像是被風搖撼的一

般，季蓮貞聽到話聲，和他撲奔這邊，定是鬼影子索雲形的一黨，不懷好意而來，那邊全在歇息睡着了，倘然這賊子們暗中下手，最容易吃他的虧，還不如先下手為強，季蓮貞正是斜着身子左肩頭往那一人高的荒草裏斜靠過去，爲是掩蔽身軀，正好右手一捏，甩手箭的箭尾，嗖的甩出一支箭去，直望那條黑影落身處打去，這一箭可竟自招出禍來，那對面亂草中竟自一聲冷笑，跟着一條黑影凌空而起，猛撲過來，這季蓮貞是面向着東，因爲來勢過猛，只有先行避開，往東一縱身，竄出去兩丈左右，這一來是離着懸崖下更遠了，此時若是高聲喊一下，那邊人自會跟着過來接應，可是來人這種身手，十分厲害，他身形撲過來，一個雪亮的刀剃下來，季蓮貞縱身躲避開，可是這人腳下方一落，一擡身飛縱出來，竟自跟蹤趕到，二次灑刀季蓮貞已經把背後的劍撤出來，他是人到刀到，手底下是既賊且滑，只一照面，刀光一閃動，連着就是三招，季蓮貞一而接架，遂喝問賊子！與你素不相識，你爲什麼暗中潛伏窺探，難道是索雲形的一黨麼？這個夜行人生得矮小精悍，他一邊動着手，嘻嘻冷笑道：「我認得你了，你定是那季萬方的女兒，好拿你先作個押賬，好叫你爹爹前來，他口中這麼輕懈無禮的，手中的刀竟施展的是劈閃單刀賊，滑，巧，快，他這刀法非常厲害，季蓮貞一動上手，就不是此人的敵手，可是從來好強心盛。他竟不肯開口招呼，一般人來救援她，勉強又招架了兩招，會點了一劍，看定了靠右首的一段石峯下，正好掩蔽身軀，用連環甩手箭傷他腳下，用力一點，騰身縱起，已把寶劍交到右手，身形往那段山峯下一落時，往下一塌腰，一斜身，喇喇的一連甩出三箭來，那賊人還是跟蹤追趕，這三支甩手箭打的是十分疾，這賊人躲閃的任憑他怎樣快，可是已經有一支穿着那賊人的左臂衣服上打過去，左臂竟自滑傷，這賊人怒叱聲好了頭！你這是我死，他在這喝叱中，才往起縱身，季蓮貞見連環三箭沒把他打躺下，就知兵刀暗器，全不是他的對手了，他甩手箭一共十二支，若容賊人逼近過來，自後是沒有退路只有往左縱出去，竟是一堆亂石的上面，落腳的地方極險，在情勢緊急之下，那賊人二次撲過來，季蓮貞已經騰身而起，才往這亂石堆上一落，脚下還沒站

穩，突在靠南邊蓬蒿中，竟有人低着聲音吶道：「下去吧！話聲發後，李蓮貞就知又有賊黨在暗中襲擊，可是想縱身閃避，已經遲了三粒鐵蓮子完全向身上打來，這堆亂石上禁不住季蓮貞腳下過分的用力，他猛起縱，腳下的石頭已然活了，原本可以竄到七八尺高，可是腳下力量是這一辭，只起到四尺左右，竟被一顆鐵蓮子打在右腿迎面骨上，身軀懸着，立刻一翻，向亂石堆下摔去，這時在身後丈餘外，猛縱起一條黑影，竟往季蓮貞這邊奮力撲過來，猛把季蓮貞橫着往外一推，這一來把她硬摔下的力量減了，橫着出去，滾在了草堆中，寶劍也丟出去，這來人正是鍾雲，他在解救了季蓮貞這個危險的武子，把所跨的鷄爪雙鑷撤出來，却厲聲喝道：「大胆的賊黨！你們這是惡貫滿盈，只怕再叫你們逃不出劍峯谷」，那個使刀的匪徒已經縱身趕過來，向鍾雲吶道：「晚生下輩，這種地方，豈容你賣弄，他身形縱到面前，掄刀往鍾雲斜肩旁劈就劈，鍾雲用左手的鷄爪鑷向他刀身上一攔，右手的鷄爪鑷向他胸膛砸來，這賊人一斜身，刀已撤，一個翻身反臂，刀橫着向鍾雲的腰上砍來，這時在兩三丈外更有一個尖銳的嗓音，招呼道：「甘老師，這小子是金刀陸建侯的徒弟，我收拾他，你把那丫頭先給我送走，」人隨聲起，竟飛撲過一個匪徒，他竟是赤手空拳，已到了鍾雲的身左側，那使刀的竟自撒身避開，鍾雲聽到這兩個匪徒竟自安心想把季蓮貞擄走，季蓮貞倘若落在匪黨手中，所有的老師父們還有什麼臉見那寶馬金弓季萬方，此時可算到了自己拚命的時候了，鍾雲這對鷄爪雙鑷，並非是軟弱，此人赤手空拳撲到，鍾雲在憤怒之下，雙鑷往右一推，腕子上已經用足了力，向來人的左助上砸去，這種兵刃，只要沾掛上一點，敵人就容易走開，那知鍾雲的雙鑷揮出去，此人一幌身，竟隨雙鑷往右轉去，反撲到自己的身後，鍾雲左腿向前一上步，立刻一個反臂翻身，避開他身後的襲擊，雙鑷帶回來，向身後便砸，這一招一式之快很快，背後這人竟自往起一擡身，如一縷輕烟往上拔起，鍾雲是不想和他戀戰，在這兩招撤出之後，趁着此人一縱身，鍾雲一甩肩頭，倒托鷄爪雙鑷，身軀縱出來，他是備着季蓮貞師妹，果然那個匪徒已然竄過去，鍾雲撲過來，無奈已經晚着一步，可是

自己身形往地上一落，背後一聲冷笑，說了聲：「小娃子，你還往那兒走！」自己覺得背後的風聲已到，再往前縱身，算逃不開了，右手的鷄爪鏟在左肋下壓着，身形轉不過來，這條右臂可能夠向後面翻，那知才掄起來，自己的右腕已被人抓住，竟被他用左掌打在右肋上，砰的一聲，鍾雲身軀露出四五尺來，滾在了亂草內，可是那邊那個姓甘的匪徒，在一俯身想抓那季蓮貞之時，猛然在山道旁一片小樹後，發出一聲暴喊，猴兒崽子們在這裏了，掠空飛縱出兩條黑影，全用的是燕子飛雲縱，輕功絕技，一個撲奔了那個姓甘的匪徒，一個撲奔了掌傷鍾雲的匪徒。

第六章 採參劍峯谷鬥羣凶一戰成功

這兩條黑影一落正是遼東二老碧天一鶴晏翼，天馬行空晏鴻，只爲救應來遲，鍾雲季蓮貞險遭毒手，這兩條黑影往下一落，匪黨們以已認出來人，那個姓甘的也就是草上飛甘亮，襲擊鍾雲正是那江湖驚魔影子索雲形，碧天一鶴晏翼，撲到草上飛甘亮的身旁，遞掌便打，甘亮一輕身，翻起往上一掠，可是他看出來人手下，竟自猛然一換招，把翻上去的刀鋒往自己身左一帶，他身軀倒轉一個盤旋這口刀橫着往碧天一鶴攔腰斬來，晏翼將身軀往下一縮，草上飛甘亮刀一橫砍過來，他的身軀一轉，丹田氣一提，右脚尖一用力「飛鳥換林」，竟往那道左邊一片亂草上飛縱出去，身形是眞輕真快，這種式子變化得叫你一絲看不到他是想撤身逃身，身軀已經縱出去，晏大俠罵了聲：「猴兒崽子」，我偏不叫你走，身軀是矮下去的，猛然往起一長身，肩頭往左一擰，左掌往外一穿，身隨掌走，已經飛縱出來，緊攝草上飛甘亮的後蹤，可是甘亮已經二次騰身而起，便打了一聲胡哨，碧天一鶴晏翼，身形往那亂草頭上一落，那草上飛甘亮已經又縱出去三丈多遠，他忽然一斜身，喊了聲：「晏老大，你接着，隨手甩出一件暗器，向碧天一鶴晏翼而門上打來」，晏大俠微一斜身，把這暗器讓過面門，却用左手食中二指橫着向暗器上一點，叭的一聲，打落在峯頭上，竟是一個石塊，可是那草上飛甘亮三

次騰身，却竄入了一片樹叢中，碧天一鶴晏翼罵了聲，暫放你這賊子逃命，反正這寧古塔就是你葬身之地，碧天一鶴晏翼，話才出口，離開身旁丈餘外，一條黑影疾如飛箭，掠空而過，晏大俠望到他影子時，這人已經出去五六丈，却自向這邊招呼道：「晏家老兒，劍鋒谷就是你們葬身之地，再見了。」碧天一鶴晏翼一聲狂笑，一彎身飛撲過去，這逃過來的正是那鬼影子素雲形，晏大俠定要追上他，可是背後已發喊聲道：「留着力氣，劍鋒谷使用去吧，先看看這兩個受傷的要緊。」碧天一鶴晏翼一聽，招呼自己的正是二弟晏鴻，急忙轉身飛縱回來，那邊崖下一般人已聽到胡哨之聲，金刀陸建侯，武南生，陸明，也全飛趕過來，遼東二老也趕緊翻回來，好在季蓮貞傷痕不重，已經醒轉過來，晏大俠到她身旁，招呼道：「馬師呂燕雄把火摺子幌着了，看了看他還沒有什麼妨礙，只是鍾雲却昏迷不醒，金刀陸建侯把鍾雲托起來，晏翼晏鴻老兄弟架着季蓮貞，武南生把地上的兵刃檢起，一同趕回懸崖下，碧天一鶴晏翼，向晏鴻道：「這就叫棋錯一步，滿盤全輸，我們才到時，點起那把火，算是引火燒身，自己找來的煩惱，現在我們的蹤跡已落在素雲形的眼內，這倒不必再隱秘行藏了，趕緊再升起一把火來，好給這兩個孩子治療傷痕，大家也認爲蹤跡已露，無須再怕什麼了，遂堆起許多松枝亂草，用火摺子點着了，立刻烟火騰騰，這懸崖下一帶，到處全照明了，天馬行空晏鴻，已經取出治傷的靈藥，用帶着的水袋給鍾雲跟季蓮貞服下去，更把鍾雲的上邊衣服解開，查看傷在右肋，所幸在這一掌雖是致命的官天，但是被他掌心打實，雖然暫時閉過氣去，還沒有妨礙，只不過得休息兩日，這倒是令人十分着急的事，事情已經刻不容緩，現在也不能把他兩人送出山去，季蓮貞已經清醒了，却是又羞又愧，自己討了這個守夜的差事，一時任性，竟自誤了大事，鍾師兄受到這麼重的傷，幸爾保全了性命，自己也覺太對不住他了，何況敵人已然趕到劍鋒谷，採取仙參，竟要因爲自己這一耽誤，再被素雲形得了手，那一來個人真是生不如死，對不起一般老師父們，何況父親的這場官司，完全仗着這般俠義道老前輩們在劍鋒谷和敵黨一拚，以定成敗，季蓮貞只急得不住哭泣，金刀陸

建侯却勸慰道：「姑娘你難過些什麼，這次從盛京來到這裏，我們並沒敢操必勝之券，抱定了是盡力而爲，現在變生意外，並不是我們想像到的事，好在你兩人受傷還於大局無關，現在我們行跡已露，鬼影子素雲形等已到，他也定然是急於下手，那麼天亮之後，設法給你們找尋安身之處，我們一面趕奔劍鋒谷，無論如何，也不會容他動手採取仙參。」季蓮貞拭淚說道：「這件事叫我太以痛心，老前輩們擔着多大的風火，爲我們父女的事，跟江湖惡魔素雲形結下這種仇恨，劍峯谷採取仙參，就讓沒有這種厲害的敵黨，阻礙下手，入劍鋒谷盆地已經危險萬分，如今有這種勁敵，已經跟蹤而至，結果如何，尚不敢逆料，姪女本身竟自弄出這場禍事，倘若完全因爲我一人，把這場事弄得一敗塗地，我豈對不起一般老師父們，更有何面目見我父親，鍾師兄身受重傷，也是完全毀在我一人之手，他倘有不測，叫我更是抱恨終身。」金刀陸建侯正色說道：「姑娘，你不必這麼想，我們與場主全是多年道義之交，遼東二老，更是俠肝義胆，他們自己就願爲關東三省除此惡魔，這素雲形這樣橫行，既被老前輩們發覺了，就是和你們父女沒有淵源，也不會不去找他們，這次入寧古塔，和這般敵黨相遇，算不得什麼，現在站到存亡勝敗的局面，只有各憑本領，各憑力量，誰也不便再顧忌什麼，只有放手去作，好在所來的人，沒有一個怕死貪生之輩，既和這種惡魔已然挑開了帘兒，只有前進，不能後退，好在你們雖則受傷，全保住了性命，這還是萬幸的事，我們劍鋒谷一拚之下，這場事也就作了決斷，並沒有多少牽纏，等天亮後，把你兩人先安置一個地方，至多三天之內，也就有最後的結果，我和你父親是怎樣的交情，我們不應該說那麼浮常應酬的話，你要好好休養傷痕，你要是存着抱愧之心，那麼我們不能保全你，又該怎樣說呢？姑娘你不要難過了，你看東方已經發曉，事情不能就擱，我和他們商量一下。」

鍾雲經過這一個多時辰，藥力已然行開，傷勢算是沒有妨礙了，神智清醒，金刀陸建侯把遼東二老約到一旁，低聲說道：「老前輩，現在的事不容稍緩，一時也不能再就擱下去，我們費了多大的心

機，受了多少的苦惱，最後一步，不能叫鬼影子索雲影佔了勝場，我們在關東道上豈能甘心，就毀在他手中，我想不能姑息這些小事，我們得不到自己的幫助，不能被自己人牽掣。」碧天一鶴晏翼點點頭道：「陸老師，你倒深能往大處着想，不過這兩個孩子也得找一個安身之地，附近數十里內可能找到什麼人家。」金刀陸建侯道：「因為我們是直奔劍鋒谷這條路，這是一條死地絕路，平時不會有人往這裏來，所以這附近也就沒有山居的人家，可是附近是可以找到那終年倚仗着打獵採野參爲生的人家，我想令呂燕雄師父，和陸明，武南生三人，護送他們在附近一二十里內，能够找到了山居的人家，向他們說明我們來歷，把他兩人暫時安置，把陸明留下，保護着他兩人，好在呂師父是認識道路，他和武南生趕到劍鋒谷聚會，我們事情完了之後，再把他們帶回盛京，這樣一來，免得牽掣我們不能放手去作。」碧天一鶴晏翼點點頭道：「陸老師所想的辦法很好，我們就這樣辦吧。」計議已定，還是絲毫不敢耽擱，由武南生，陸明，呂燕雄保護着季蓮貞，鍾雲，去投奔山居人家，休養傷痕。遼東二老，和金刀陸建侯立時起身，按着馬師呂燕雄所指示的道路方向，趕奔劍鋒谷，只是這一帶雖說是有人指示了方向，不過他並沒有一條正式的道路，這樣翻山越嶺，一面往前走，一面辨着方向，但是這方向辨起來，可就容易有出入了，你走錯了一些，就能够把所去的地方錯開，還仗着這三人全是精明幹練，在江湖道中歷練多年，測度形勢，遍查所經過的一帶，是否有呂燕雄所說的情形，不過這樣走起來，可不能甚快了，也是時時在隄防着，恐怕錯走了道路，按着鐵路脚呂燕雄所說，從起身處到劍鋒谷，大約也就是二三十里，可是這三位風塵異人，整整在亂山中奔馳了一天，還算是好，到日色西沉，已然辨別出眼前就到了劍鋒谷，因為這裏呂燕雄說的極詳細，圍着劍鋒谷四周全有什麼山形，什麼樹木，遼東二老和金刀陸建侯，在暮色蒼茫中，竟自走上了劍鋒谷。

這時天色已晚，四下裏老樹參天，山勢更是十分險峻，三人登到最高的地方，望到了下面這片盆地，方圓足有里許，可是並不是一直的塌下去的一個深坑，就是這亂山崩潰之下，有的地方已經整個

兒的山峯陷下去，有的崩去一半，危石聳立，雖則名叫寧古塔，但是入山的人，又往那裏找這古塔的跡象，往下面看去，這個深谷中草木叢雜，更是到處雜生着老樹，和聳起的石峯，更兼這時天色已晚，數十丈下越發是黑沉沉一片，看不清什麼，碧天一鶴晏翼，向金刀陸建侯道：「陸老師，我雖是在遼東成名，但是一生來多半的寄跡邊荒，多險惡的地方全到過，但是還沒有看到像這裏這麼奇險驚人，這次事微倖成功，也算不虛度此生了，我們現在不必盡自白費這些力氣，這一天的道路走得叫人煩惱了，我們找一個乾淨的地方，好好歇息會子，等到月色上來，我們再到這裏仔細查看形勢。」陸建侯點點頭答應着，退下高峯，找尋了一個隱僻的地方，席地而坐，把帶的乾糧水袋，取出來，各進了些飲食，全倚在石壁上調息養神，這種地方也就是武林中這樣成名的人物，帶一身武功絕技，有過人的胆量，依然能處之泰然，太陽一落下去，黑沉沉數尺外就辨不清景象，風聲過處，草木皆鳴，夾雜着野獸吼叫，夜鳥飛鳴，聽在耳中，真叫人疑心置身在鬼域一般，這三人在這裏歇息了一個多時辰，東方月光湧起，眼看漸漸的能够辨別出景象來，遼東二老，站起來向金刀陸建侯道：「好了，月光已上，我們趁此時到劍鋒谷查看一番，」陸建侯隨着站起，碧天一鶴晏翼走在頭裏，天馬行空晏鴻背後跟隨，低聲說道：「我們不能這麼行跡敗露，去查勘，鬼影子索雲形他今夜必到，我們還是分散開爲是。」碧天一鶴晏翼只說了句：「我也這麼想。」身形飛縱起，已隱入樹蔭中，金刀陸建侯也不能再等二俠打招呼，也檢那林木較多之處隱蔽身形，往劍鋒谷淌下來，相隔不遠，這種矯捷的身手，縱躍如飛，已然全到了劍鋒谷口，在這深夜間，雖則月色已經湧上來，但是到處荒林野樹，蓬蒿荊棘，全被風吹着發出嚮聲，凡是暗影的地方，全顯着好像有鬼影幌動，這三位風塵異人，對於這種陰森可怕的地方，倒全不放在心上，只是盡力的留着神隄防着，鬼影子索雲形等一般盜黨的暗算，碧天一鶴晏翼，天馬行空晏鴻，金刀陸建侯，各自找了一處可以隱蔽身軀之所，可以往下查看，趕到往谷底盆地看時，只是下面太深，這月色不到中天，決照不到谷中的景象，現在月光還在偏東，只斜照

着下面西邊峭壁一半去，再下去黑極了，雖是竭盡目力，仔細的向下面查看，可是只能看到的是谷底那一片片蒼松古柏，一人高的荒草，在不住的搖動着，那其間時的發出怪聲，更有那藍汪汪如同星光一樣的閃動，聽到耳中，看到眼內，完全是一片恐怖景象，這種地方慢說還有強敵在暗中圖謀襲擊，只憑谷底這種可怕的情形，已經不是一般平常人所敢妄行涉足，這下面分明是聚集着不少毒蛇，怪獸，在這下面查探，那仙參出現，真不是一件易於嘗試的事，這簡直是一片鬼谷，金刀陸建侯向遠東二老招呼說：「看到這種情形，若是非等月中天再下去，萬一那鬼影子索雲形和鐵爪神獼夏九洲率一般黨羽，趕到則可就拼完了生死，再看福命如何，並且這仙參出現，有時錯過那夜間子時去，就不易再發現他，可是下面究竟是怎樣的情形，我們總得先查看他一番，即或現時不能動手，也好有個準備，天馬行空晏鴻點頭答道：「正合我意，趕此時正好下去查看一番，免得在緊急時被這種從來未曾涉足的險地所累，陸老師可以先不用下去了，你在上面給我們巡風瞭望，提防着匪黨前來，只要你事先向我們打個招呼，我們也好叫他管管遼東二老手下的厲害。」金刀陸建侯答應着，碧天一鶴晏翼向二俠道：「你手底下東西可齊全麼？」晏二俠含笑說道：「從這回事，我已預備更行改業，千里火搖山動綿繩套索，預備個齊全，手底下不會悞事的。」碧天一鶴晏翼也微微一笑，雙俠已經各自騰身而起，從這懸崖邊上施展開輕身術，在這巉崖峭壁間輕登巧縱，左右迴轉着，借着山壁上的處處凸起的岩石，和那多年的藤葛，攀緣縱躍，這種輕巧的身形，真比那猴子還快，這老弟兄二人，從這數十丈高峭壁懸崖直達谷底，天馬行空晏鴻才一落到下面，身形不用找隱藏的地方，落腳的所在，是一片一人高的荒草，他趕忙向晏大俠招呼道：「大哥你可留神，這種地方趕情這麼討厭，整個的谷底簡直是被林木荒草全蓋上了。」碧天一鶴晏翼已經離開二俠有六七丈遠，他正落在一排古樹旁，身軀往下一落時，在腳底下嗚嗚的兩聲響，竟是一條六七尺長的毒蛇，被驚得竄出去，晏大俠也覺着這種地方真有些令人頭疼，聽得晏鴻招呼，忙答應了聲：「你我先順着這谷底四週轉他一遭，看看四下裏，

這懸崖峭壁上，是否全是這樣不容着足。說罷，自己却沿着東邊往後面圍來，覺着剛在上面望着這谷底盆地，不過是遍生草木，一看許多處平坦的地方，可是趕到身臨谷底，可就跟上面所看的不同了，簡直找不出一些可走的道路，全被這荒草荆棘和多年的古樹，把這片盆地佈滿，晏大俠此時可絲毫不敢輕視了這種地方，把一身小巧之技，盡量施展出來，有的時候，飛昇到那枯死的老樹上查看一番，再縱身下來，有時又猛升懸崖峭壁上找尋往前落腳停身之處，只是這下面你說他是盆地，四圍這種高峯環抱，累年積月的雨雪山水存到下面，應該到處全有積潦，可是所經過的一處處，只有豐潤的土地，決沒有存儲的積水，這倒怪事！像這種地方，應該塵沙雨水把這種絕地成了一種積潦，腐草，淖泥，污穢不堪之地，可是他反倒土脈肥潤，只看這草木豐茂的情形，就看出這是反正之地，自己已經圍着道谷底轉到北面上，這裏比較着方才下來的那一段地方，略微的有些平原草地，碧天一鶴晏覲在這裏略微停頓一下，向四下裏打量一番，自己不住搖頭，這樣看起來，想採取仙參恐怕終歸妄想了，因為凡是產這仙參之地，附近數丈內地上所生長的植物，能顯出異狀來，只要是懂採參這一道的人，就能見出來，不過在這深夜間，這麼大的谷底，那容易找尋查看，定然得趁着白天下面明朗清晰，才可以仔細勘查，自己想今夜恐怕勢難如願了。自己方在思索之間，耳中突聽得身後草裏頭嘯嘯的連響，碧天一鶴晏覲就知道草裏頭有什麼惡物，要撲向自己，微一縱身，竄出丈餘遠來，回身查看，只見草梢一陣顫動，突然嘶的一聲，從裏面竄出一條七八尺長的毒蛇來，整個的身軀，全是青綠色，兩隻蛇眼放着藍汪汪的光芒，趕到他身形一現，一伸一縮之間，竟向碧天一鶴晏覲撲來，晏大俠絲罵了聲：「好畜牲，你想傷我！」身軀往左一閃，這條蛇他是奔晏大俠的胸口噬來，晏大俠上半身只微閃了閃，容他蛇頭已到胸前，却自再往旁一幌身，可不往左邊竄，却迎着蛇身，往後一縱，伸手向蛇尾上便抓，這種東西無論多麼毒，你只要避開他的蛇涎，就不妨事，可是身形要避得快，手底下得俐落，晏大俠這樣一竄過來，往他身上抓時，那知這東西是靈猾異常，他的知覺更是敏捷，一口咬上，他前

半身往下一沉，只搭到草梢上，後半身猛然的縮回去，晏大俠竟自抓空，自己倒十分驚異，以個人這種身手，不能制服他，在這種情勢下可沒有遲疑思索的時候，這條毒蛇牠前半身往下一塌，蛇尾往回下一縮，唰的一聲，他竟自把後半身五尺多長掃着草梢，反捲過來，甩得非常快，那一片草梢，全被他蛇身捲得一順的倒下去，足見他這種力量的猛烈，碧天一鶴晏翼雙臂向上一抖，已經凌空拔起，竄起一丈五六來，斜往右邊落下去，已經離開丈餘遠，這條毒蛇，二次捲空了，他竟自全身一縮一放，竟自如同箭頭子一般，復向晏大俠身上撲來，晏翼這時已嘗到他身形的矯捷，他的蛇頭相隔還有二尺多遠，這次可不敢和他太接近了，因為蛇口太毒，就是被他的毒涎甩到身上，大有危險，雖則在倉猝間，還沒辨別出這條蛇究竟是某一種毒物，可是這種東西寧可在他身上多謹慎些，却不敢稍行大意了，右腳往後一探脚尖，反往身後的左邊探出來，雙臂往右一帶，身軀旋轉，脚下却用的是連枝繞步，這種身形同風車一般，身形一轉動，已經兩個翻身，這條毒蛇，蛇頭撲了空，已經往地下落去，這時碧天一鶴晏翼也在一轉身，又和他正對面相隔只有四五尺，晏翼掌中早已扣定了一對子母珠，這種打法是一對鐵丸，可是磨成了銀光燦爛，比蓮子略大一些，是完全圓形，扣在食指和無名指指縫間，用姆指按住，打時是用陰手反打，借甩掌之力，碧天一鶴晏翼子母珠扣好，故意的離他很近，這要看他當時的行事動手，毒蛇若是仍然甩尾捲過來，晏大俠這對子母珠決不發出，這條蛇身軀微轉，他看到沒走開，身軀又是一伸一縮，蛇頭先往起一揚，碧天一鶴晏翼一振腕子，自己趕忙的往後一縱身，這對子母珠完全打入蛇頭內，立刻嘶的一聲，地上連草根子全被捲起，這一陣翻騰捲吸，四五丈內，完全被這條毒蛇翻滾殆遍，連荊條連草根子，一陣暴響，全被他甩起多高來，可是他一路翻騰之下，居然還再要找尋晏大俠停身的所在，碧天一鶴罵了聲好孽畜，騰身縱起，竄到了這條毒蛇的後面，趁着他重傷之下，身軀的靈活已經減去一半，竟自把蛇尾抓住，晏大俠却用了十二分力量，猛向身後甩出去，離着那懸崖峭壁，足有十幾丈遠，可是這條毒蛇竟被飛擲出去，整個的身軀撞在山壁

上，被掉得血肉模糊，晏大俠哈哈一笑，自己趕緊把手在那青草上拭了拭，對於這種地方，更起了戒心，知道過夫的傳言，這劍鋒谷果然是奇險惡之地，可是天地間，盡是這些反常的事，這種人跡難留毒蛇怪蟒盤據的地方，偏偏會產出參玉靈草，曠世難逢的寶物，這不是怪事麼？除掉這毒蛇之後，可是並沒見天馬行空晏鴻邁過來，自己遂順着這段山壁，往西轉過來，穿着一處處叢林茂草，那小的蟲蛇之屬，到處全有，碧天一鶴晏翼仗着身手輕靈，倒還沒把這些小的蟲蛇放在心上，直轉到這谷底半週，試着打了一聲招呼，仍不見天馬行空晏鴻聲音，晏大俠心想這個可怪了，晏老二難道才下來就葬送在谷裏麼？碧天一鶴晏翼正在猜疑之間，猛聽聽到十幾丈外，一片荊棘荒草中，陡起叱咤之聲，晏大俠辨別着聲音的來處，一身身飛縱起，撲向谷底的西南角，一連兩個縱身，已經過來有七八丈遠，才往荒草中一落時，離開身旁兩丈左右，兩條黑影一前一後，飛縱起來，倏起倏落，已然出去有六七丈遠，前面那條黑影，一邊往山壁那邊撲過去，却吱的一聲響了一聲胡哨，碧天一鶴晏翼看出前面那個準是敵人，後面追趕的這個正是二弟晏鴻無疑了，晏大俠縱身一縱，偏着南邊橫奔這懸崖峭壁，爲的是橫切那逃下的敵人，可是這兩條黑影全是一樣的輕靈巧快，縱躍如飛，碧天一鶴晏翼追到山壁下時，頭裏那條黑影已經翻到懸崖的半腰，後面追趕的也跟蹤而起，這種身手在一起一落之間，就已上去五六丈高，碧天一鶴晏翼忙的發話招呼道：「晏老二窮寇莫追。」這個「追」字沒落下去，竟在那懸崖峭壁的半腰上，忽然一聽喝喊，只聽喊出「下去」兩字，一塊巨石竟向後面追的這人頭頂上猛砸下來，後面這條黑影在猝遭襲擊之下，雙足一踹懸崖上的亂石，倒翻下來，上面砸下那個大石塊，隨着他身形落處，碎的一聲，落到谷底，碎石紛飛，那被迫落下來的是天馬行空晏鴻，碧天一鶴晏翼，招呼了聲：「晏老二咱們不能吃這個虧，我也見識見識這猴兒崽子，」晏大俠在喝喊中，却騰身而起，順着這懸崖峭壁縱躍如飛，可是身軀不住的左右移動，就爲得防備敵人在半腰上的暗算，那知道才熬上十幾丈來，突然聽得天馬行空晏鴻竟自大聲招呼道：「陸老師已遭匪黨的襲擊，

趕緊接應。一碧天一鶴晏翼正落在一塊突起的岩石上，聽得晏鴻這一招呼，身形在上面略一停止，一回頭見晏鴻順着山壁下往東撲過去，自己上面更看得清楚了，只見往東出去不過十幾丈外，那谷底荒草小樹開不住的有黑影子幌動，更夾着刀光不住的閃爍，忽隱忽現，晏大俠趕緊翻下懸崖峭壁，往東直撲下來，天馬行空晏鴻在喝喊中已然飛奔過去，趕到碧天一鶴晏翼撲到近前時，看出正是金刀陸建侯與一名匪黨正在纏戰，此人手下非常厲害，一口九耳八環刀上下翻飛，金刀陸建侯的刀法也是十分厲害，不過此時頗有些力盡筋疲，晏大俠更見天馬行空晏鴻追趕一條黑影，順着山壁下已然出去很遠，不問可知，金刀陸建侯先前還被兩個匪黨圍困住，動手多時，這時自己這一趕到，立刻大喝一聲：「陸老師請你把這個猴兒崽子讓給了晏老大，我見識見識這又是那道的朋友，」他話聲出口，已經猛撲過來，赤手空拳竟向這匪徒的背後遞掌就打，金刀陸建侯已空砍一刀，翻身縱了出去，這位晏大俠竟施展開擒拿手的功夫，空手進力，和這匪徒纏戰在一處，碧天一鶴晏翼施展的截手法，在這口九耳八環刀刀光閃爍之下，用刁，拿，鎖，扣，縮，小，綿，軟，巧的功夫，隨着他的刀鋒如同一個旋風，忽前忽後，行左即右，起落進退，忽攻忽守，暗中可用的是打穴法，這種綿軟巧的功夫，是正剋制他這片剛勁的刀法，兩下這一搭上手，就是二十餘個回合，猛然在懸崖峭壁上面連響了兩聲咕哨，這動手的匪徒竟自一個夜戰八方，九耳八環刀橫刮着晏大俠的中盤，一連兩個翻身旋轉，碧天一鶴晏翼往後縱身閃避，這匪徒已經一斜身飛縱起來，向懸崖峭壁間落去，碧天一鶴晏翼喊了聲：「猴兒崽子，還沒到了你走的時候，你怎麼不辭而別，我送你一程。」晏大俠一矮身，方要縱身追趕時，突然從懸崖峭壁上嘍囉連打下一片鐵彈丸，足有十數粒，碧天一鶴晏翼把往前縱的身形往回一帶，退出丈餘來，那逃走的匪徒已經一連兩個翻身，竟翻到六七丈高，碧天一鶴晏翼向上喝罵道：「猴兒崽子們，敢暗算老夫，難道你就怎麼阻擋得住老子麼？」跟着上面一聲狂笑道：「晏老大不用你賣狂，劍鋒谷要叫你得了手去，姓索的也就枉在關東道上闖了，這劍鋒谷就是你這兩個老東西葬身之地，就

等着刨坑往裏埋吧！」碧天一鶴晏翼抬頭喝問：「什麼人敢這樣狂妄？」上面答道：「鬼影子，我索雲形要和你見個最後的輸贏。」碧天一鶴晏翼道：「猴兒崽子，牧場裏晏老子手下留情，反倒留了後患，你竟敢這麼下毒手陷害季萬方，叫他家敗人亡，你可別忘了關東三省有晏老大，晏老二在，却不容得你們橫行呢，猴兒崽子咱們手底下分高低吧！」碧天一鶴晏翼也不再向上追趕，上面的鬼影子索雲形也自隱去，碧天一鶴晏翼來到金刀陸建侯面前，只見他正在把刀插在地上，把身上措的小包裹解下來，從裏面取出一個藥瓶子，更把一個短衫撕碎，碧天一鶴晏翼道：「陸老師怎麼樣？敢是受了傷麼？」金刀陸建侯點點頭道：「我被兩個匪徒襲擊，這次他們動手的情形分明安着勢不兩立之心，我這左臂上被一個使鋸齒刀的割傷了一下，若不是二位趕到，或者也許早已送命在他們手中。」碧天一鶴晏翼道：「陸老師，可以把我的鐵扇金瘡散敷上一些，陸建侯道：「我自己的刀傷藥也很有效力，好在傷痕不重，諒還不致就妨礙着動作。」晏大俠遂替他把傷痕紮裹好，天馬行空晏鴻，也在這時趕了回來，說是：「追趕的那個，正是鐵爪神彌夏九洲，這賊子此時竟不想和我作對手，任憑我如何譏誚他，只是絲毫不肯停留，翻上劍鋒谷，陸老師就是被這猴兒崽子所傷麼？」金刀陸建侯點頭道：「正是他。」碧天一鶴晏翼嘆息一聲，道：「像鬼影子索雲形，和這夏九洲全有這麼好的一身本領，落入綠林道中，竟自這麼執迷不悟起來，實在可惜，我在季家牧場會到他們時，實起了一片憐才之心，想不到鑄成大錯，我總認爲像這種有本領的人，決不是那愚蠢之輩，他的聰明智慧，實比平常人高着許多，可是越是這樣人，反倒不容易感化，這也正因爲他們處處的認爲見解比別人高，又有這一身本領，作他的護符，尤其是助長他作惡之心，像這兩人若能迴心向善，痛改前非，在江湖道中，何嘗不能成名露臉，只是這猴甘心作惡，終歸是落個一敗塗地，到他們知道後悔時已經全晚了。當時真若是下絕情，施毒手，把這猴兒崽子了結了，我晏老大定要遭到江湖道中的人指謫笑罵，我們不爲他人留餘地，可是到現在呢，依然逼迫的你只有各走極端，誰還肯手下留情，這劍鋒谷照這樣情形看起來，

還不知結果如何？」金刀陸建侯道：「事情的成敗，雖不敢逆料，可是從來的事，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索雲形等一般匪徒們這樣不顧天理人情，叫我害他們的覆滅就在眼前。天馬行空晏鴻說道：「匪黨們這麼疾的跟一趕到，他們定然要以今份的力量破壞我們採取仙參，我們可得好好的提防這羣猴兒崽子們安下毒惡之心，一方面破壞我們，一方面他設法把仙參毀壞了，我們可就無論怎樣拚命，勞而無功，於事無補了，呂燕雄不能即時趕回，我們不能在今夜趁着子時動手，那麼就得等到明晚，我們必需守在這谷中，不能再離開了，可是下面這種惡蟲怪蜂，也頗叫人煩腦，這半夜的工夫，我們只有在這一帶巡查防備，無論如何不能再叫索雲形等到下面來。」碧天一鶴晏覓點點頭道：「晏老二你說的話的確不差，現在只有這樣辦，不這麼謹慎提防一下，我們又不十分懂這仙參出現，這地方有什麼特徵，倘若是一個照顧不到，被她們下了手，我們弟兄可就殺到家了，彼此商量好，只可在這劍鋒谷盆地裏守候他這一夜。」碧天一鶴晏覓，天馬行空晏鴻與金刀陸建侯在這劍鋒谷內轉着四週，來往巡查，因為金刀陸建侯身上又有傷痕，所以老弟兄二人對於他十分留意，雙俠互相絆着他總不叫他走單了，這時月到中天，這谷裏到處全有了光亮，這遼東二老看到這谷裏的形勢，彼此全不敢絲毫大意，這種地方形勢也過於險惡，並且蟲蛇之類太多，時時的提防着被這種毒物所噬，遼東二老在這谷底又轉了兩週，雖然不時的遇到些狐鼠蟲蛇，倒還是隨手殲除，不足為奇，只是找不到那仙參產生之所，在先前彼此全認定了這種仙參所產生之地，必是在草木叢生之處，可是在谷底盤旋兩週，把那草木多的地方全查看過了，只不見一些異樣的情形，遼東二老和金刀陸建侯全有些灰心，直到第三次又從谷底當中穿行過來，這三人可是十分注意着四週，時時向那懸崖峭壁上查看提防着鬼影子索雲形從上面暗籠下來，這時走的一叢亂樹前，這裏是狹窄谷底的北面，這叢亂樹長得雖不整齊，也有傾斜也有稍乾，有的樹皮全剝落殆盡，殘枝葉，圍着這一團有歡許大的林邊，堆積有半尺多厚，這種地方誰也不願意穿林而行，遂繞着這片亂樹的東邊，是奔北山麓下才走過一半來，天馬行空晏鴻向碧

天一鶴晏翼招呼道：「大哥你先別走，這情形不對，這裏這片樹林子和別處不同？你看，圍着這樹林子邊上所有的樹木，沒有一顆完整的，這是什麼道理？」碧天一鶴把腳停住，仔細看了一下，也覺着十分可疑了，隨向天馬行客晏鴻道：「二弟，你說得不差，果然這裏情形不對，我真個忽略了。」天馬行客晏鴻道：「若是這片樹林子地上的土脈不好，應該是完全枯乾，可是你只要細看一下，只要圍着這樹林子的四週樹木，沒有完整的，可是裏面的樹木，分明是青枝綠葉，連地上全是很高的青草，這不是怪麼？」金刀陸建侯聽到這老兄弟的猜疑，驀然有些觸覺，忙說道：「二位老俠客，我雖然見聞淺陋，可是也曾聽人說過，這仙參產生之地，常常有些稍通靈性的毒蛇怪蟒，和那常到這一帶的猿猴，他們也在情記着把這種寶物得到口中，是可以延年益壽，增長他們的一切力量，所以仙參產生之地，附近一帶，常常被這種凶惡的毒物踐踏着，至此草木全中了毒，腐爛枯乾，不能再生長，這種仙參，得天地之靈氣，好像是保護他自己常常的隱匿得不容易被毒蛇猛獸所見，這片亂樹林子裏，我們又何方搜尋一下，不過還是留些神才好，我們全進了這樹林子內，地方雖然不大被這樹林子遮擋住，目光不能遠望，鬼影子素雲形等若是趁機衝下來，實與我們不利，我看我們趕緊搜查一下，不要耽擱，急速退出才好。」碧天一鶴晏翼點頭道：「陸老師說的很是！」天馬行客晏鴻頭一個闖進亂林中，這位晏大俠也跟蹤而入，金刀陸建侯把刀撤下來，隨在晏大俠的身後一同向裏走來，這裏的樹木全長得不成行列，更見樹底下盡是些腐草和折斷的樹枝，非常的難走，這裏邊又放不開腳步，穿着樹林子走進有三四丈來，突然覺得鼻中嗅到一股子清香之氣，天馬行客晏鴻回身招呼道：「你們可留神，這腳底下這種氣味分明是一種花草之香，莫非是仙參就在這裏了。」晏大俠和金刀陸建侯也全嗅到這種香氣，遂往這樹林子裏邊走來，往裏又走出沒多遠來，見眼前的形勢跟林邊不一樣了，草木顯着格外滋潤，夾雜着許多不知名的鮮花靈草，顯得這一帶一片清香之氣，碧天一鶴晏翼向金刀陸建侯道：「陸師傅眼前這種情形，可有些跟我們平常聽到採參人所傳說的情形差不多了，有這仙參出

生之地，必有些奇花異草，可是傳說雖然是很容易辨別，不過實際上恐怕就不容易了，別的我們全不懂，從樹林子外到裏邊就看不出這是產參之地，因為這野參極容易生，產參苗子，到處可以看到，倘若這裏真是仙參出產之地，決不會就單獨的產生一隻參王。」金刀陸建侯答道：「不過這種地方，反正有些異樣，在樹林外看到所有的樹木，那種枯敗的情形，和裏邊這種草木繁茂恰成相反，相隔開沒有多遠，難道土質就會變成兩樣麼？」大家全在懷疑猜測中，仍然向前搜查，只是遼東二老和金刀陸建侯，對於採參這件事，完全是門外漢，何況這種仙參生產之地，有很多特徵，就讓是有人全給講解明白了，趕到真個身臨其境，搜尋時也很不容易，遼東二老和陸建侯把這林中走遍，只是找不到這種仙參生長之處，不過有時在這草地上看到一行行曾經踐踏過的痕跡，可是那種痕跡又不像是被人踐踏，所遺留存兩處地上很深的青草，竟成了尺許的深溝，可是草木折斷和精乾的地方，全是一順繩，有的是從林外往裏倒下來，有的是從林裏往外倒下去，碧天一鶴晏翼，對於這種情形十分注意，仔細查看了半天，向晏二俠說道：「二弟，你看這地方青草被踐踏的情形，決不是獵戶和採參人從此經過，這劍峯谷又是奇險之地，那懸崖絕壁，輕身衝沒有十分造就的不容易上下，何況這裏決不是獵戶願意到的地方，參場的人尤其沒有這種好身手，這種跡象又不是三兩人短短的時間所能踩到這種情形，二弟你想草地上這幾條痕跡是什麼意思呢？」天馬行空晏鴻仔細想了想，向晏大俠說道：「照這樣看起來，果然我等所料不測，這種地方還是不宜久留，劍峯谷盆地裏我們決不信會有許多人能到這裏，草地裏這種情形顯像是毒蛇巨蟻出入這其中，被他那巨大的身軀把草地上留下這種跡象，所以那青草折倒的地方，由東往西的全是順着倒下去，由南往北定是在這裏轉了一週，仍然退出樹林，這種情形可十分像，」碧天一鶴晏翼和金刀陸建侯認為晏二俠的話十分有理，碧天一鶴晏翼道：「二弟你既看出這種情形，參苗出現的時間已過，我們不必留在這裏，還是退出林中，在劍峯谷盆地中潛伏把守，候着呂師傅到來，趁着白天他能够仔細的把這一帶查看一過，能够找到了仙參出產之地，我們早早的

下手才好，」彼此商量定了，遂從樹林中退出來，在裏面就攔的時間很大，望了望天空的星斗，已經到了五更左右，遂在這懸崖峭壁一帶，各自把身形隱匿着，盡力的監視四面的嶺頭，東方漸漸的發曉，鬼影子索雲形並未到下面來過，這三人遂在谷底用了些乾糧，在那懸崖峭壁的半腰找了容身之地，用那山壁上的荊棘藤蘿把身形掩蔽着，歇息了有兩個時辰，聽了聽上面毫無動靜，碧天一、天晏翼向金刀陸建侯道：「呂燕雄他們找尋寄宿之處，到這時無論如何應該趕到這裏，可是到這時不見找來，奔着劍峯谷呂師傅決不會把道路走錯，那索雲形等也在附近隱藏，呂師傅萬一被他們截留襲擊，他人單勢孤，萬一落在索雲形手內，我們可就要前功盡棄了。」天馬行空晏鴻忙答道：「大哥斷不放心的，好在這白天也不能動手，我去接應呂師傅一番。」碧天一鶴晏翼道：「二弟你去趟也很好，現在我們事情的成敗，完全繫於呂師傅一人身上了。」天馬行空晏鴻遂從這懸崖峭壁上翻了上來，到了嶺頭上面，自己恐怕鬼影子索雲形仍在附近潛伏，仍把身形隱蔽着，只見這嶺頭上死沉靜寂沒有一些異樣，遂從那一批老樹後轉過來，找尋往下面去的山道，耳中隱隱的似乎聽到遠處有胡哨之聲，不過這一帶樹木太多，地勢又是高之處，山風震撼的樹木發出一片海聲，遠遠的聲音辨不真切，天馬行空晏鴻把身形矮下去，仔細的辨察那胡哨聲的方向，隔了好一刻，才又聽到了一聲胡哨聲，那聲音來自東北，天馬行空晏鴻一驚，這種方向正是自己這般人的來路，難道真個呂燕雄被匪黨所阻麼？天馬行空晏鴻趕緊的按着這一個先翻下這段高嶺，直撲東北，自己越發的把身形隱蔽着，這在白天山路雖然險峻難行，可是晏二俠一身木領施展開，依然是縱躍如飛，直撲東北有一里多地，驀然聽得前面有喝罵之聲，天馬行空晏鴻趕緊的脚下加快，一連的幾個縱身，已經又出來有十幾丈遠，找到一株合圍的大樹，一鬆身向樹上爬去，直升兩丈五六來，身形已然落在了樹梢上，續升而上，已達樹頂上面，往前面看時，這一帶情形是十分險惡，靠北邊一段亂石起伏的高崗，靠南面一片一人多高的荒草，並野樹叢生，簡直是找不到道路，眼中看到在那荒草中，有一人正向這面飛奔過來，可是才走

出沒有數丈，從他後面一排樹木中竄起一人，向前面這人的身後撲了過去，他往下一落，把那荒草蹣的倒了一片，前面這人回身抵禦，停身之處，那荒草往四下一倒，現出了身軀，竟是那馬師呂燕雄，晏二俠見呂燕雄此時狼狽異常，滿臉的汗，左肩頭和右腿上的衣服已破，兩眼全紅了，定是和敵人已經拚鬥多時，天馬行空晏鴻見兩人這時已然又動上手，仔細再看那趕呂燕雄的這個匪徒，原來是那那鬼影子索雲形的得力助手草上飛甘亮，晏二俠知道呂燕雄決不是他的對手，自己若不趕緊接應他一下，恐怕呂燕雄非毀在他手內不可，天馬行空晏鴻在樹頂子上上一長身，在樹頂子上高聲喝喊：「甘亮你原來在這裏等死？晏老二特來送你歸西。」晏二俠在樹叉子上雙足一頓，騰身而起，從樹頂子上又竄起有兩丈多高來，躡着地有四五丈高，往下一翻，如同飢鷹搏兔，飛墜下來，落在了馬師呂燕雄的身旁，那草上飛甘亮，他奉鬼影子索雲形之命，監視着劍峯谷的四面，他恐怕這一般人還有接應，並且又知道遼東二老尚入劍峯谷，原本是來了八個人，現在劍峯谷所見的，只有遼東二老，和金刀陸建侯，他恐怕遼東二老尚有接應，所以派草上飛甘亮在入劍峯谷的要路口把守堵截，馬師呂燕雄安置了季蓮貞，鍾雲，留下武南生，陸明兩人保護他們，落脚的地方十分安全，是一夥子獵戶住的地方，更向獵戶們說明了出身來歷，獵戶們對於寶馬金弓季萬方，是早已聞名的人，在關東道上沒有不佩服他的，所以慨然應允，要保護這般人的安全，萬一有了意外的情形，立刻點起狼烟，離着劍峯谷不過十幾里地遠，是可以看見，雖則不能立時趕到接應，也可以知道這真是出了事，呂燕雄安置了他們，自己因為事情緊急，不敢耽擱，趕緊往劍峯谷趕來，因為知道鬼影子索雲形等潛伏在劍峯谷附近，所以自己趁着黑夜間緊趕回來，為是易於隱蔽形跡，直走到天亮，離着劍峯谷已近，道路不遠，這一夜間，把呂燕雄可累得够了，因為原本就兩三天沒有睡眠，這一整夜奔馳，覺得十分疲倦，正走向荒草坡一帶，被草上飛甘亮發現他的形跡，馬師呂燕雄他也是關東道上的一個強梁漢子，並不是那怕怕死貪生畏刀避劍之輩，不過自己此時可另有打算，因為劍峯谷採取仙參，雖然全仗着遼東二老對付那鬼

影子素雲影，可是查他苗苗和動手採取，非得自己趕到不可，現在匪黨攔截，因為關係着這場事的成敗，所以決不願意和他們動手拚鬥，在和甘亮略一接觸之下，馬師呂燕雄只想着設法逃開，可是呂燕雄那有甘亮那般矯捷輕靈的身手，雖仗着荒林野草，可以隱蔽形跡，但是已經兩次被他追上，這草上飛甘亮是關東三省有名的飛賊，呂燕雄那是他的對手，右腿被他割傷，左肩頭衣服也被扎破，呂燕雄眼看着落在他手中，也是呂燕雄熱心交友，爲場主這場事捨身報答他的情義，才不致死在甘亮之手，天馬行空晏鴻趕到，呂燕雄縱身竄向道旁，晏二俠已經撲過來，這甘亮見晏二俠已經到了身旁，他明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對手，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焉能够不拚一下，他把掌中刀施展開，這晏二俠口中一邊罵着，一邊施展開巧打神拳的絕技，用三十六路擒拿法，空手對付他，晏二俠認定了和鬼影子素雲影這場事是各走極端，再不肯留情了，掌底下也是加上十分的力量，把一身小巧的功夫施展開，身形快似秋風，疾如雷閃，封，閉，擒，拿，踢，彈，掃，掛，身形隨着草上飛甘亮的刀，如同旋風般攻守進退，盤旋起落，這種絕技施展開，草上飛甘亮雖然是佔着便宜，用掌中刀對付，晏二俠這一雙肉掌，可是他絲毫佔不了上風，兩下裏一展眼間，已經連着拆了二十餘招，草上飛甘亮暗暗也驚心，這天馬行空晏鴻的武功造詣，實在是不容易對付，這時在這片荒草地上，忽進忽退，倏左倏右，那草上飛甘亮正是往左一縱身時，身形落在了一個斜坡的山道邊上，晏二俠口中還喊着：「猴兒崽子，我看你還往那裏去？」從他身後趕到，探掌向草上飛甘亮的背上點來，草上飛甘亮他是正要這應避招，他往左斜着一跨步，一個「鶴子翻身」式，身形猛往起一縱，身形這一翻轉，連刀帶人在往下一落時，正朝天馬行空晏鴻的左肩背劈下來，他這一式子，把自己身上的功夫完全用上，他往前逃，落腳處又是個斜坡，這一轉身硬要把身形拔起，翻到了斜坡上，撲到晏二俠的背後，這一刀下去，就是晏二俠能够閃避，可是身形也得被迫的往斜坡下撞去，他這次安心下毒手，左手已經從鹿皮囊中扣了一隻梭子錢，只要晏二俠往斜坡下一縱，他的梭子錢跟着發出去，任憑晏二俠身形怎樣快，也只怕難

於躲閃，定要死在他梭子錢下，草上飛甘亮這一手用得還是真個陰毒險狠，刀砍出來，晏二俠果然一掌打去，足下一用力，往斜坡下竄去，可是甘亮那邊等晏二俠走開，一抖手，梭子錢打出來，可是天馬行空晏鴻以四十年武功造就，焉能够就叫這種後生晚輩把自己算計上，往下一縱身時，已經猜透了草上飛的心意，在身軀縱出，左脚往下一落時，脚尖一沾地，雙臂已然用力，仍往左一揮，把自己的身形帶得向左半轉，右腳可也抵住了山道的斜坡，那支梭子錢竟從晏二俠左肋旁穿過去，天馬行空晏鴻一聲冷笑，右腕子往外一抖，已經兩粒鐵彈丸脫手而出，返向草上飛甘亮的兩眼打去，手法勁疾，那草上飛甘亮自以為准可以得手，那知道晏二俠的鐵彈丸竟能這麼快的還回來，往起努力的一揚頭，算是把雙眼閃開，這兩粒鐵彈丸全擦着頭皮打過去，包頭也打破了，天靈蓋被一彈丸震傷，甘亮一擰身，猛力的向那荒草中竄去時，天馬行空晏鴻喝喊了聲：「猴兒崽子們，敢對老前輩下毒手，我看你還向那裏逃！」跟着已經身形竄起，縱上山道的斜坡，這一起落之間，已經追到甘亮的背後：「雲龍探爪」式，向甘亮的背上打來，這草上飛甘亮究竟不是什麼容易對付的手兒，他在受傷之下，已然要和晏二俠拚最後的一招，身形往上草中一落時，晏二俠這一撲過來，草稍被帶得倏的一響，草上飛甘亮他竟自身形往前一探，一擰身，竟自用反臂撩陰刀向晏二俠小腹撩來，可是左手又是一只梭子錢，刀錢是一塊兒進，晏二俠一掌打出他的刀錢，隨着自己往外打之式，也全遞到，晏二俠身形往左一幌，刀從自己的右膀擦上去，錢也從面門旁打過去，晏二俠把右掌四指一伸，竟自照定了甘亮的右腕子上橫劈下去，甘亮再想撤招，那還來得及！竟被晏二俠這一掌劈在腕子上，刀一出去，他往右猛一縱身，竄了出去，晏二俠哈哈一笑道：「相好的，想走別忘了把傢伙措着。」草上飛甘亮此時那還敢答話，竟自縱躍如飛拚命的逃去，天馬行空晏鴻把甘亮這把刀檢起，馬師呂燕雄也趕了過來，向晏二俠感謝救命之恩，天馬行空晏鴻道：「呂師傅，我們同心協力，全是爲季萬方効勞，肩頭上和腿上的輕微傷痕，也紮裏好了，隨着天馬行空趕奔劍峯谷，來到劍峯谷前，往返這一耽擱，已到了中午時候，

碧天一鶴晏駕，跟金刀陸建侯全在那劍峯谷的山頭上瞭望着，一面是查看着山頭上面，一邊看着谷底一帶，這時見晏二俠和呂燕雄到來，金刀陸建侯忙迎接過來道：「晏老前輩去得真巧，竟把呂師傅接應回來了，」可是忽然看到呂燕雄神色十分狼狽，胳膊上更有傷痕，趕忙湊到近前問道：「呂師傅你受傷了麼？」呂燕雄點點頭道：「陸老師，我被索雲形派出的黨羽攔路邀劫，幾乎落在他們手中，若不是晏二俠趕到接應，我也許來不到劍峯谷了，金刀陸建侯憤恨的說道：「賊子們竟敢這麼猖狂，真叫人難以忍耐了，好在事情了斷就在眼前，呂師傅到這邊歇息一刻吧。」天馬行空晏鴻，却走向晏大俠面前，說道：「我們還算應付的不慢，索雲形這個惡魔，他這次真是想和我們作最後的拚鬥，他居然一步不肯放鬆起來，無論如何，我們在今夜要和他們爭了斷吧。」說話間一同轉到那個石洞前，彼此落坐，晏大俠又重新給呂燕雄服了幾粒藥，叫他減去了傷痕的痛苦，更問到他：「季蓮貞跟鍾雲投宿的所在，是否安全，他們那裏若有變故，我們這裏能否立時登杳？」呂燕雄道：「老師父不用耽心，他們的安全倒可以保準無虞，遇到的是一般獵戶們，對於寶馬金弓季場主十分器重，他們願意爲場主効勞，這種人雖然沒有多大本領，一來全是有血性的漢子，二來人傑地靈，又有那武南生，陸明兩位師父，保護他們，老師父不必爲他們担心了，我只怕鬼影子索雲形再勾結了強敵，那一來我們的人力比較單薄，動起手來，恐怕要多費手脚。」碧天一鶴晏駕冷笑一笑道：「呂師父這倒不必耽心，我倒還沒把他放在眼內，就讓他再勾結來狐羆狗黨，我尚還可以應付他們，現在只有呂師父你要多下一番辛苦，趁着白天，把這劍峯谷底詳細的查看一番，最要緊的是，能够把這仙參產生之地，勘驗出來，到了仙參出現之時，動起手來，才可不致誤事，呂燕雄點點頭道：「老師父所說的極是，不過我怕老師父笑話，我對於輕身術實沒下過功夫，到這谷底去，我得很費些手脚，不要給老師父們悞了大事，叫我悔恨一生才好。」天馬行空晏鴻，忙答道：「呂師父，不要介意，這件事我自自辦法，不致於費着多大的手脚，說話間天已到了巳時左右，呂燕雄歇息了這半晌，藥力也行開，精神覺得恢復了

許多，遂向遼東二老說道：「趁這時還不到中午，這種仙參出現，多半是正在子午時，我們何不趁此時刻下面去查看他一番，萬一能得些跡象也未可知，」碧天一鶴晏翼點頭道：「很好，立刻一同離開石洞前，天馬行空晏鴻，却搶到頭裏，施展開輕身術，從那懸崖峭壁上，縱躍如飛，翻了下去，只見翻到半腰，從那崖壁上的蓬蒿亂草中，扯起了一條極長的藤蘿，在那石壁的縫隙中，連根搗斷，把這根藤蘿慢慢盤到一處，只這一根，就有十幾丈長，跟着又找到了一根，聯結到一處，用一條左臂盤着這兩根粗藤蘿，翻到上面，向呂燕雄道：「呂師父，有這件東西，足可以省却你許多氣力了吧。」呂燕雄點點頭道：「全仗老師父之力。」晏二俠把這根藤蘿從崖頭上拋了下去，這邊找到一顆老松，拴在樹根上，晏二俠在上面監視着，防備鬼影子索雲形趁機襲擊，或者砍斷這根藤蘿，呂燕雄緊盤着這根藤蘿下去，天馬行空晏鴻，容他已經到了藤蘿那一頭盡頭處，喝令他在懸崖上，自己把這邊繫在松樹上的一端解開，提着藤蘿的這一端，順着懸崖峭壁直翻到呂燕雄停身之處，又把這藤蘿牢結在突起的石筍上，呂燕雄仗着這根藤蘿，竟自安然到了谷底，晏二俠和陸建侯全早到了下面等候，天馬行空晏鴻，帶領着呂燕雄和晏二俠聚在一處，說道：「我們雖然在懸崖上面監視着谷底，但很多隱身之處，到處全有，我們還不要自信太深，咱們圍着四週先查看一番。」碧天一鶴晏翼認爲晏二俠說的很是，遂帶着陸建侯由東往南下去，晏二俠跟呂燕雄却由西往南，沿着山壁下搜尋下去，到南邊山壁下聚合，晏二俠向呂燕雄道：「昨夜我們探查，把這谷底全走過了，竟沒看出一點異狀來，只有最後在谷當中，見到一處林木中的情形十分可疑，只是找不到什麼異樣的草木，更看不出那裏是產參之地，我們弟兄對於這種事，真可以說是門外漢，呂師父現在隨我們到那裏查看一下，」呂燕雄抬頭望了望天空，見太陽正在頭頂上，向晏二俠道：「既然有這種可疑的地方，要走還是趕緊走，正好是午時，這只看季場主的命運了，天賜良機，能够在白天發現了這支仙參，那可真是萬幸了！」天馬行空晏鴻在頭前引着路，金刀陸建侯，碧天一鶴晏翼，全隨在身後，直

奔昨夜所見的那片樹林，走出有半里路來，呂燕雄一邊走着，一邊查看這一帶的形勢，還不住的問：「晏老師父，那片樹林在什麼地方？怎麼還不到？」晏二俠用手一指道：「就在前面，你看不甚遠了，那片荒草過去，有一排濃密的窟木，就是我們所說的地方。」呂燕雄點點頭，脚下疾走，這遼東二老也跟隨緊趕過來，從這片一人多高的荒草叢中穿行着，雖着這片樹林只有數十步，那呂燕雄忽然驚慌的招呼道：「老師父們可留神腳底下，最好把家伙亮出來，這裏邊怕有野獸毒蛇，這股子氣味不對！」他話聲未落，就在他面前不遠荒草的半腰裏，唰的一聲，帶得那荒草有丈許長一片，齊向這邊倒來。竟是兩隻野狼沒命的竄過來，呂燕雄已經提着刀，要向狼身上劈時，可是這隻狼已經往斜刺裏沒命的奔去，就在這一剎間，那荒草根子下，又是唰啦一響，這時呂燕雄趕忙往旁一縱身，可是在荒草中身形竄不出多遠去，竟有一條丈把長的青蛇，從草根下竄出來，呂燕雄雖是因避得快，可是已被這條青蛇望見，牠竟自一甩頭，向呂燕雄猛撲過來。碧天一鶴晏鷺，天馬行空晏鴻，從呂燕雄一招呼時，已然十分警戒着，在狼竄蛇來的一剎那，雙俠掌中各扣了暗器，同時一抖手，各人是兩粒鐵彈丸打出去，金刀陸建侯也從旁竄起來，掄掌中金背刀，向這條青蛇後半段猛劈下去，呂燕雄身形往旁一縱，他知道這種毒蛇的厲害，他這一起畏懼之心，更兼身上的傷痕未好，他脚下又到的是荊棘，腳底下一絆，身形倒下去，金刀陸建侯這一刀，在那青蛇的身上砍了個正着，這條青蛇竟自欄腰斷成兩節，這種東西最厲害的是，身軀折為兩段，他依然沒死，竟自發着一種刺刺的嘶聲，雙俠的鐵彈丸也全打中，可是這毒蛇竟自斜着一捲，仍向呂燕雄身形倒處撲去，這種情形任憑誰也沒法治了，刀也刺上，暗器也打上，他還這麼掙扎，這金刀陸建侯一刀斬斷之下，見呂燕雄竟在五六步外，倒下去，蛇的前半段，也撲過去，可是呂燕雄見身軀一倒，在荒草上一滾時，全身竟埋入荒草中，這條蛇一撲之下，竟從草上滑過去，他可是更知道後面傷他的人，一甩頭血淋淋的半段蛇身，又往回下一捲。此時碧天一鶴晏鷺可怒極了！掌中又扣了兩粒鐵彈丸，在這蛇頭一轉過來，要向陸建侯撲過來時，晏大俠

把腕力運足，掌中這對鐵彈丸奮力打出，竟自把蛇頭打碎，這半段毒蛇，在荒草裏翻騰了一陣，才算死去，晏二俠已經縱身過去，伸手向草裏拉呂燕雄時，呂燕雄已然挺身躍起，看到那蛇已死，可是他臉色已經吓得如同白紙一樣，向晏二俠說道：「我這又是兩世爲人了，好厲害的東西！」可是他說了這句話，忽然很着急的道：「晏老師，快快走，大半這附近就是仙參產生之地了。」遼東二老和金刀陸建侯聽了，也自心驚，這枝仙參就是不落在索雲彤手中，爲毒蛇野獸所毀，也算前功盡棄，季萬方的案情無法解決，所以全很着急的穿着這樹林中往裏走來，馬師呂燕雄頭一個闖進了樹林的當中，臉上十分驚慌的四下查看，他忽然回頭向晏大俠，晏二俠招呼道：「事情還算是萬幸，這枝仙參定然就在這裏，真是微倖的未被毒蛇野獸糟踏了。」說着話，他很仔細的撥着地上綠生生的青草，向晏大俠，晏二俠和陸建侯說道：「老師父們仔細看一下，這一帶的野草有什麼與別處不同之處？」遼東二老和陸建侯全仔細的看來，果然那裏所長的野草，綠色與別處的實有不同之處，從草根子到草梢，全是那麼滋潤得從裏面透出一種深綠色，到了草根子底下全是一種殷紅之色，但是這種情形，若不是經呂燕雄說出，決看不出來，這種地方極容易忽略過去，碧天一鶴晏翼向呂燕雄道：「所以我們這次到劍鋒谷，想取這枝仙參，定要仗着呂師父你來幫忙，我們雖會到過此處，只有看出這一帶的草色，比較旁處繁茂，可是也決看不出這就是準產仙參之地，因爲在吉林省是一個產參之區，尤其是老山的參，更是常見的，可是這一帶竟和別處完全不同，看不出有一點參苗來，所以這裏極容易把這仙物放棄，要費到如此的力量，再向別處搜尋，不是我們也是枉在關東三省這些年了，對於眼前這種情形，還有許多可疑之處，據呂師父說，最怕這枝仙參被毒蛇野獸毀壞了，那必然是野獸們也知道這種仙苗的寶貴，他們爲什麼不長久在這裏守候？」呂燕雄道：「這種事說起來好像有什麼神祕含在裏面，其實也是理所當然，天產這種靈芝仙苗，野獸中稍具靈性的全願意得到他，不過終究是缺欠人的智慧聰明，他們發現這種地方仙苗產生，但是他們決不會準準的在子午時來到這裏，並且同類中互相殘殺，往往在極

好的時候，竟自被他們自己的凶暴爭奪，把機會誤過，且這種仙參最怕的是血腥氣，只要在他出現時，野獸毒蛇搜尋到這裏時，物以類聚，他們決不會是單獨的一種見能夠到這裏找尋這種寶貴難得的仙參，所以他們不能就把這仙參奪去，完全就誤在他們自己的身上，老師父們，看這一帶草地上，分明是有野獸毒蛇踐踏的痕跡麼？樹林外面那種樹木枯落枝葉滿地，一來是因爲仙參產生之處，把這一帶的土脈精華全聚集到這裏，離開十幾丈外的土脈，會現得比較別處疏薄，並且只要在這樹林四週，毒蛇猛獸相遇時，定要起一場凶狠的鬥爭，外面所見的情形，也就是這個緣故。」金刀陸建侯道：「這真是隔行如隔山，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了。」呂燕雄道：「現在時候已過，我們只有等到半夜子時動手，老師父們，看起眼前這種情形，也就知道得取這種仙參，實非容易，這劍峯谷底屢次的毀了採參的人，也就因爲谷底這幾條巨蛇爲患，現在更有一般敵黨暗地裏潛伏着，所以現在的局面，若非是老前輩們全有一身絕技，恐怕不易應付吧！」天馬行空晏鴻微搖了搖頭說道：「我們今夜和鬼影子素雲形等爭取最後的生死存亡，事情真還不敢樂觀，現在只有爲季場主賭命運了。」碧天一鶴晏翼又圍着這樹林子中轉了一週，仔細的查看了一番，遂一同出了這樹林子，這位晏大俠竟自低着頭沉默無言，似在想什麼心事，這種情形，爲晏大俠生平所少見的態度，陸建侯知道現在應付一般敵黨和採取這枝仙參，實在是沒有十分的把握，只有盡人力而聽天命了。」出了林子，晏二俠說道：「既然是確知這枝仙參出現的時候，我們不必留在谷底，還是翻到上面，好好的歇息半日，養足了精神，預備今夜和素雲形等拚個最後一招吧！」晏大俠點點頭，一同從那懸崖峭壁揉升上來，晏二俠仍然是把那兩根長藤蘿在山壁上拴結牢固了，爲得呂燕雄可以憑藉他上下，一同來到劍鋒谷上，在那山崖下石洞前，互相進了些飲食，各自找了一塊乾淨的草地，躺下去歇息着，緩息精神，這種荒山野谷，這四位風塵豪客，各自躺在這峯頭上面，各人心中全有一番說不出的苦楚，應付眼前這種局面，尚不知那鬼影子素雲形究竟有多少羽翼，這種地方採取這種仙參，就讓是沒有這種勁敵環伺，只就這谷底下那種凶猛的

毒蛇，已經够應付的，何況素雲形等，個個全是綠林能手，以遼東二老行道不下三十餘年，什麼大風大浪全經過見過，決沒有像眼前這種事這麼難料理的，所以這四個人這一天有睡著的，有在這嶺頭開瞭望，彼此是相對無言，這正是個人已知今夜這個關頭是難過了，天色漸晚，還峯頭上漸漸的起了夜風，那一排排的參天老樹，被風震撼得，越顯得這劍鋒谷籠起了一片殺氣，天色黑暗之後，遼東二老碧天一鶴晏駕，天馬行空晏鴻，反倒精神抖擻起來，晏大俠把自己身上結束倒落，向天馬行空晏鴻道：「晏老二，這到了咱們弟兄的吉日良辰了，我認爲劍鋒谷，或者就許是我們老哥兩個反漢歸真之地，晏老二你不高興麼？」天馬行空聽到了晏大俠這個話，不由哈哈的狂笑起來，笑過一陣，向晏大俠說道：「大哥，你這真是我所說的話，全替我說出來，我認爲今夜我們不易再鬧過去，找這麼一個好地方，作爲遼東二老埋骨之地，也倒很好了，我生怕大哥你心中難過呢！」碧天一鶴晏駕冷笑一聲道：「晏老二不必和我逗口，我自入江湖以來，把這老骨頭，早就預備着埋在關東三省，我沒希望着魂返故鄉，咱們眼前說眼前的事，月色沒上來，時候尙早，你我何不在附近一帶搜尋一下看看，這幫猴兒崽子們潛伏在那裏？」天馬行空晏鴻道：「很好！我們現在先活動活動手脚，到了動手時更顯得痛快，跟着一起頭，向陸建侯，呂燕雄道：「你們二位在此瞻候片刻，我們把這四週搜尋一下。」話聲一落，這老弟兄二人，已自飛身縱起，一個順着劍鋒谷東，一個奔西，縱躍如飛而去，馬師呂燕雄向金刀陸建侯道：「陸老師父你看這二位大俠，他們爲了季場主的事，竟自不顧一切的賣命相助，視死如歸，決不把眼前這種難關放在心上，依然是談笑自若，這種風塵異人，實在是太少見了，可是他們老二位成名在遼東，方才聽他們口頭上說着，他們竟是關裏人，對於他們出身來歷，這關東道上的朋友，竟沒有一個知道詳細的，陸老師對於他們二位的過去，可有些耳聞麼？」金刀陸建侯道：「他們老弟兄在遼東上道，已經有二十多年，所以認識他們的人，沒有一個知道他們的出身來歷，可是我弟兄二人始終不到關裏去一步，這其中定有原由，想見他們當年在關裏一帶，定也是個江湖中人

物，有不能立足的事情，遠走關外，這種情形正和你們拳場主差不多呢！要知道他們老弟兄的出身來歷，我認爲只有一人，就是那久走東邊那位活藥王盧九先生。」說着話時，陸建侯和呂燕雄也在這劍鋒谷上轉了半週，這時東方月上，這峯上漸漸的辨別出一點形跡來，只是峯頭上山風越發的大了，颯得那樹木殘枝落葉，不時飛揚起來，叫人覺得四下裏時好像有敵人襲到一般，才轉到劍鋒谷的東側，忽然背後一陣風撲到，金刀陸建侯在一驚之下，一個斜身側步杳着背後，只見碧天一鶴晏襲，天馬行空晏鴻身形已落到近前，陸建侯覺得這二位老俠這種身手，實在是武林中所見的人物，可是他們對付鬼影子索環形等，也顯出十分扎手來，足見出這種強敵的手段如何了，這件事若非遼東二老一力担承，只怕拳場主這條命早斷送在他們手中，趕忙向前打招呼道：「二位老師可有什麼發現？」天馬行空晏鴻道：「這羣猴兒崽子們不知隱匿到怎麼地方？劍鋒谷四週四五里內決沒有他們的蹤跡，我們不必再等待，趁這時月色已上來，我們到谷底各自找隱身之所，等待他們，倘若在子時前他們趕到時，我們弟兄二人和陸老師應付他們，呂師父你身上已有傷痕，不必勉強動手，那產仙參之處，有那些樹木，呂師父你早早的採弄上去，暗中把守，倘若在仙參出現之處，他們有人衝到那裏，你只用暗箭收拾他們，不能應付時，你趕緊連響三聲口哨，報警給我們，我們也好趕過來接應，我們盡力來應付這班惡魔，倘若索環形另外還有什麼厲害的黨羽，也不要叫這惡魔把那仙參得去，寧可把仙參毀了，落個同歸於盡，我們索性把拳場主等救出盛京，遠走高飛，也一樣能脫過這場劫難，事情雖然這樣說，可是我以為這不可就會被猴兒崽子追近得走到最後的一條路。」呂燕雄答應着這些話時，自己心中已經盤算着遼東二老只往敵黨的身上打算，可就忘了這仙參出現之地，那毒蛇怪蟒的厲害也不減於這般巨黨，呂燕雄雖然心中這麼思索着，可是對於寶馬金弓季萬方實有過命的交情，在牧場中這些年，頗受他的重視，不至平常弟兄看待我，遭到這步大難，這才是，弟兄們換心的時候，我還願什麼自身的危險，我呂燕雄爲朋友賣命，賣個值得這自己拿定這種心意，再無所畏懼，所以晏二俠說什麼

他答應什麼，自己身上帶着傷痕，決沒有遲疑退縮之意，還有碧天一鶴晏翼聽二弟吩咐完了之後，却向金刀陸建侯道：「陸老師，你可得當心關照着呂師父守護仙參出現，萬一那時候有什麼凶猛的毒蛇野獸，也來侵犯，叫呂師父一人應付力量稍有未足，我們也要落個前功盡棄，陸老師你千萬的協助着呂師父採取這枝仙參，萬全功。」金刀陸建侯答應着，大家商量已定，遂從這劍鋒谷的上面，盤了下來，天馬行空晏鴻在呂燕雄也落到谷底之後，他把那兩根藤繩從上面摘下來，怕得為敵人利用，上面雖然月色已然湧上來，可是這時谷底還是黑沉了一片，這遼東二老此時全如生龍活虎一般，精神振奋，圍着谷底又搜尋了一週，趕到重聚合一處，這時遼東二老竟自把那輕易不肯脫掉的長衫脫了下來，裏面短小的衣服，各自收拾個落，金刀陸建侯和呂燕雄，不止於這次在牧場和這兩位風塵異人相見之後，沒見過他們使用過兵器，就是過去這些年來，也不斷的聽到江湖道中傳說遼東二老各以一雙鐵掌，在關東三省已經是威震江湖，那知道是二位老英雄竟自各從腰間摘下一條拿兵刃來，每人是一條龍頭鞭，看不出是銅是鐵打造的，各自把這條兵器抖開，彼此相視一笑，天馬行空晏鴻說道：「我們這兩條兵器，差不多有二十年未曾使用了，但不知還能應用否？」碧天一鶴晏翼道：「這種兵器，決不會放過後失去了靈活之力，你不信施展幾招就知道，這種兵器當初打造之妙了。」這位晏二俠答了個「好」字，把手中這條龍頭鞭往起一抖，立刻就是一個盤旋，鞭頭往前一顛，身軀已然縱出去，隨着往下一落，這根鞭猛然翻起抖腕子往前砸去，吧啦一聲，這條鞭在谷底石地上，震得碎石紛飛，跟着盤旋飛舞，人和鞭裹在一處，鞭身也是漆黑的忽左忽右，只有聽得鞭身上帶起的風聲，這位晏二俠竟靠着山壁下所有的那一排排的樹木身上，施展開這條龍頭鞭的力量，只聽得一片的暴響，那樹枝樹皮隨着龍頭鞭所到之處，紛紛飛起，趕到這位晏二俠把式子一收，飛縱到面前，把龍頭鞭纏往腰中一圈，真是氣不湧出，而不改色，金刀陸建侯和馬師呂燕雄，對於這遼東二老越發的驚服，他們的武功出衆，本領過人，以這種身手來對付一般匪黨們，真是仍失敗在這般賊黨

手中，那可真是天意了，這時晏二俠向晏大俠說道：「這條兵器果然仍舊不減當年威力，我們今夜要和這羣猴兒崽子們拚一個最後榮辱了。」一說話間，彼此各自分開，先令金刀陸建侯和馬師呂燕雄撲奔那仙參產生的那片樹林中，這老弟兄二人，仍然使着一身輕身絕技，翻到劍鋒谷上又查看了一下，四下裏看不到什麼形跡，各自翻到谷底，又在下面搜尋一番，這時呂燕雄已經遵照着二老的吩咐，到了參苗產生的樹林中，揉升到一棵大樹上面，把身軀隱藏在上面，暗器預備在手下，樹林中這片草地上，此時是靜蕩蕩的，裏面因為有四週的樹木遮蔽着，夜風襲不進來，草梢兒連動也不動，晏大俠和二弟晏鴻向陸建侯打了招呼，叫他注意着這樹林子四週，這老弟兄二人，竭力的掩蔽着身軀，在谷底潛蹤匿跡，在這四週往後盤查，不時的仰望着天空的星斗，計算着時候，趕到那月光從西面嶺頭上已經昇起來，這時候已經到了三更左右，按着時辰說，亥時已過，這遼東二老知道已經到了緊要關頭，老弟兄一東一西，順着谷底，貼着山壁一帶，全找到極隱僻的地方，把身形隱藏住，所停身的地方，兩下裏是可以把四週的懸崖峭壁一望無遺，天馬行空晏鴻正是在西邊峭壁下，離着谷底一丈五六高的懸崖上，把身形貼住，忽然的眼中望到靠北邊的峯頭上，恍惚似有黑影一閃，可是因為上面太高，雖有月光照着，可景也望不真切，仔細注目查看，也看不出什麼來，正遲疑之間，忽然發現離谷底兩三丈高的山壁上，唰的一下，一條黑影已經飛落谷底，晏二俠心說此人的身手這麼快，大約是索雲形這賊子到了，這人落到谷底之後，立時把身形隱去，跟着偏西北角又發現兩條黑影，在那懸崖峭壁間蠕動着，忽左忽右，倏隱倏現，眨眼的工夫，也全到了谷底，却聽得輕輕擊掌的聲音，有風吹草木的聲音擾亂着，不是凝神注意聽着，決聽不出來，晏二俠眼中所望到的，已有三個人到下面來，那麼東南兩面定也有人從上面摸下來了，自己輕輕一縱身，落到下面，仍然借着荒草隱蔽着身軀，這時見那三條暗影全矮着身形，如飛的撲向谷底的當中，晏二俠一看這種情形不好，這分明是已知仙參的所在，到這劍峯谷底，雖則是仗着在江湖上的經歷，能够看着天上星斗的部位，辨別時辰的早

晚，但是不可能辨別的那麼準確，現在是捷足先登，誰誤了一步，誰就失敗到底，晏二俠可不敢過分的遲疑查看他們舉動了。遂也把身形施展開，先從貼着山壁這邊飛奔正南，也撲向那樹林的一帶，在晏二俠從這邊轉過來時，竟發現由正南那邊有兩條黑影，全在那荒草中穿行，腳底下全很快，到了這種時候，晏二俠也把平生所學盡量施展出來，離着當中那片樹林，還有二十多丈遠，晏二俠運用自己獨有的輕功絕技，身形起落如鷺鴻一瞥，如飛的撲到林邊，竟自向一棵樹頂子上落去，身形往樹枝上面一停，往下一矮身，蟠伏在上面，可是跟着向隱伏在裏面的呂燕雄和樹林下面的金刀陸建侯招呼警告着他們，提防賊人已到，在上面向外查看，見那所撲過來的五條黑影，已經分散開，晏二俠眼中所望到的，只有兩個，一個已經貼近樹林，也在盡力的掩蔽着身跡，那一個竟自飛登在樹頂子上，身形十分輕快，晏二俠又覺驚心，按索雲形那般身手，還不像有這麼輕巧，這又是何人，自己望到下面潛伏的那個匪黨，離着自己停身的那棵樹下，有丈餘遠，晏二俠在上面一長身，想迫踪樹上這人，身形還沒移動，突然聽得那邊枝葉一响，迎面竟有一件暗器打過來，直奔晏二俠的面門打到，晏鴻往下一矮身，辨別出一支瓦面鏢，擦着頭頂過去，此人腕力很大，發鏢後是有兩丈多遠，可是打空了，這支鏢往身後出去是有三四丈，落在樹頂子上，晏二俠喝聲：「好猴兒崽子，敢暗算晏老二。」在樹枝上一聲身，騰空拔起，飛撲了過去，可是龍頭鞭已經從腰中撤了出來，人和鞭一塊兒落，竟自酒出了那棵樹頂子上，樹上那人却一聲冷笑，身形也拔起來，却往樹林外草地上落去，這一鞭碰空，可是把那樹梢子撞得枝葉新飛，晏二俠一斜身，腳下一踹樹杈子，身形已然撲了過去，也往草地上一落，口中却在喝喊道：「相好的！既來了就得算一份兒，晏老二要領教領教你的手段。」此人身形也是十分瘦小，並且在這一起一落之間，晏二俠已經看出決不是索雲形，見九洲，廿亮，李玉昆四個人，面目很生，並沒見過他，晏二俠身形撲到，掌中龍頭鞭二次翻起，向這人頭上砸去，這人微一幌身，斜往西南縱出三丈多遠，一轉身却從背後才把兵刃撤下來，晏二俠一看這賊黨，一亮兵刃，就是

一驚，綠林道中使用日月雙環的，在關東道上三十年來，就沒見過一人，自己雙手一擡龍頭鞭，魔聲喝問：「相好的！既到劍鋒谷，參與這場事，請教朋友，報個「萬兒」來，咱們也好動手招呼。」這人却哈哈一笑道：「你就是遼東二老的天馬行空晏鴻嬰？這關東三省只有你弟兄的天下，綠林道算是沒有立足之地，你先不要問我姓名，我手中這對傢伙，你能勝得了，那時自然叫你知道我是何許人。」晏二俠聽這人說話滿口江南的語調，分明不是關東三省的人物，並且狂妄無禮，晏二俠喝聲：「不識相的東西，好言好語問你，你和晏老二這麼當狂，我叫你嘗嘗晏老二手底下是什麼味道。」說話間，把手中的龍頭鞭猛向自己身後一甩，一振腕子帶回來，這條鞭已經抖直了，身形隨着龍頭鞭一塊進，這種腳力，竟能把鞭當作硬兵器用，鞭上的龍頭，直向這人胸前點去，此人看到龍頭鞭已經到了他的胸膛前，不及數寸，左手環往起一轉，反絞龍頭，右手的環卻從下往上猛捺，一出手就是用雙環交錯之力，來奪晏二俠的這條鞭，晏二俠見他這還招接架，並且認識這種兵刃的招術厲害，所以一撤鞭就用虛實莫測，鞭頭撲出去，倏然的身形一橫，左腳一上步，腕子上用了力量，猛然往後一振腕子，鞭頭轉往回一撇，身形仍然是橫着，左肩頭在前，右肩頭在後，這條龍頭鞭，唰的一下，鞭身從自己身右側翻起，從上面翻過來，鞭頭竟向這人的頭上砸去，天馬行空晏鴻嬰這種招術施展出來，手法這種靈活勁疾，變化得真厲害，那人却在雙環穩定之下，晏二俠這一變招，鞭頭已經到了，他竟自把左腳也是往左一閃，斜錯過半步去，右肩頭往後一移，兩人成了平行的對面，他這雙環翻起，右手環找鞭鞭的龍頭左手環却牽了鞭尾的龍頭下，這就是接這種兵刃的訣要，雙環往起一翻，晏二俠並沒撒招，這種招術，兩下一個用，一個拆，變化的全如電光石火一般，立刻兩下裏兵器接到一處，噹的一聲，這兩下力量全合上了，晏二俠的鞭頭向上飛起，此人的雙環也往下一落，各自是知道了對手的力量，這一下子彼此知道功力悉敵，晏二俠在龍鞭頭往下一落，右腳已經擦着地面往後探着，一個旋轉，右手中一用力，把這條龍頭鞭帶得旋轉過來，竟向那人攔腰打去，

那人雙環往下一沉，左腳往後一滑，身軀從左往後一個旋轉，往西退出一步去，身軀轉過來，晏二俠的龍頭鞭已甩過來，他掌中雙環正和晏二俠的鞭頭迎了個正着，他左手的環竟向鞭頭上套去，猛然左臂往開一展，他那日月環，左手的套住龍頭，右手的環猛往軀身的當中砸去，這一招，他是非要叫晏二俠把鞭鞭出手不可了，這種式子一接近，任憑手段多麼巧快，也變不過式來，龍頭鞭和他的左手環一接觸之下，晏二俠猛然把身軀往下一沉，身軀已然轉過來，右手往自己的右側猛一坐鞭尾，左手變成掌式，却自猛向這人的右肋下劈去，這種式子，用得是危險萬分，晏二俠是把整個身軀全撲進來，這種招術就仗着身上功夫純，手底下尺寸準，才敢這麼使用，果然這一招往外一撤，那人左手環往下砸的式子，却不得不變式，腕子往右一帶，把往鞭身上砸的這隻鋼環斜往自己的身右側一展，向二俠的左臂上猛砸下來，不過這力量一分，他左手可用不上力，晏二俠左掌劈出，右手的鞭一抖，鋼哪一聲，鞭鞭龍頭從鋼環中退出來，身軀可也隨着又一盤旋，原本是矮着身軀，借着左臂之力，左臂也往前一幌，閃避那人右手的鋼環，身軀帶轉，龍頭鞭「秋風掃落葉」式，又盤旋着向這人的雙腿上纏來，這人往起一聳身，又向西面出去兩丈左右，晏二俠這一鞭又掃空，龍頭鞭鞭往地上一沉，往起一聳身，騰身縱起，撲了過來，身形往下一落，耳中聽得偏北邊那片一人多的荒草，唰唰一響，跟着一條黑影，如飛的撲到近前，一條蛇骨鞭竟向自己肩頭上猛砸下來，晏二俠左腳往前一步，抖龍頭鞭鞭反方向暗襲過來的這人蛇骨鞭上砸下去，跟着又聽得有人高喊了聲：「猴兒崽子，你死我活，你活我死，反正今夜別想善罷干休。」在喊聲中，晏二俠已然聽到，正是兄長晏翼，一個「燕子飛雲縱」的身法，已然撲到，往下一落時，那個使雙環的竟自橫截過去，舉雙環向晏大俠砸去，天馬行空晏鴻更辨別出使這蛇骨鞭的，正是今夜的對頭人鬼影子索雲彤，可是，那使雙環的才和晏大俠一動手時，晏大俠已然發着笑聲，高叫道：「今夜真算是幸運，想不到的主兒全來了，老朋友你還肯到關東來？真是我萬想不到！」那人却一邊動着手，厲聲說道：「我駱松齡不爲得你們這兩個老

怪物，還不肯多伸手呢！今夜劍峯谷也叫你認識認識，江湖道中還有和你弟兄作對手的」說罷，他這對雙環上下翻飛，碧天一鶴晏翼掌中的龍頭鞭也盡量的施展開，可是一邊動着手，一邊却在招呼晏老二你就不認得此人，這就是橫行江南那個惡魔，江南燕駱松齡，我這個老對頭，居然也套上了，這倒好！臨死別拉來世債」，他們這兩對動手的情形，真是江湖中所少見的對手，全是各具一身過人的本領，兩下一搭上手，已經是二十餘招，遼東二老此時全把一身所學盡量施為出來，可是動招工夫稍微一大，碧天一鶴晏翼已然覺出情形不對，先前這江南燕駱松齡還是破死命的進招，時時想着毒手，可是兩下連拆到十餘招後，他竟把自己的門戶閉住，只用射，擱，格，架，閃，展，騰，挪，竟自不肯還招，明顯出故意有纏戰之意，晏大俠醒悟了，這兩個硬對手分明是想把我們弟兄絆住，叫我們兩下不能兼顧，他另分羽翼到參雷出現之地去動手，心中轉念之間，可是手底下應付這種勁敵，絲毫不敢遲緩，耳中聽得樹林那邊竟自連連的啊起口哨，這種聲音辨別的很清楚，正是金刀陸建侯發出來呼援之聲，碧天一鶴晏翼在情急之下，虛點了一鞭，竟自翻身飛縱起，向那樹林這邊撲來，那江南燕駱松齡哈哈一笑道：「老朋友，你認了吧！可惜你英雄一世，也有今夜這場失敗，你還想得取那仙參，可惜你晚了。」這江南燕語含諷誦的喊着，已經追了過來，碧天一鶴晏翼，只作沒聽見，盡量的施展開輕身提縱術，撲進了樹林，身形才往樹隙間一落時，樹後邊發出一聲冷笑道：「你才來。」晏大俠一聽這種語聲，知是敵人，身往後倒翻，晏大俠這種進退靈活，一隻梭子鏢，隨着自己往後縱的身形打過來，碧天一鶴晏翼，脚尖一沾地，伸手把這支梭子鏢接住，這時從樹後面縱出一人，身形起落如飛鳥凌空，飢鷹捕兔，往樹林前一落時，碧天一鶴晏翼，辨別出是那鉄爪神獼夏九洲，碧天一鶴晏翼，哈哈一笑道：「這才是死冤家活對頭，走到那兒也合得上，一見面兒叫你費心，我原帖壁謝吧，」一抖手那梭子鏢竟反打回來，離着夏九洲還有尺許遠，他往右一轉身，用左手仍把梭子鏢接去，可是晏大俠見他阻擋着，樹林裏邊定還有羽黨，怒叱了聲：「夏九洲，晏老大有老林也會對你十

骨客氣，你還敢跟着那索雲形任意作惡，晏老大再難容你。」夏九洲冷笑一聲道：「晏翼，你倚老賣老，把綠林道的朋友看得一文不值，這次我們倒要看看你們這兩個老兒究有多大的本領，」夏九洲一晃鋸齒刀，揉身而進，刀頭猛奔碧天一鶴晏翼的胸膛便點，晏大俠閃往左一上步，抖掌中軟鞭，向他鋸齒刀的刀背上便碰，這種兵刃，兩下只要一捲，就不易再分開，晏大俠也是承心要和他一拚了，竟自一撒手遞招，往他兵刃上便纏時，錢爪神獮夏九洲，鋸齒刀往下一沉，身形也往地上一撲，竟自一展腕，這口鋸齒刀向晏大俠的雙足斬來，碧天一鶴晏翼騰身縱起，斜着往左一落，已經閃出六七尺，掌中的軟鞭，盤旋着從右往左一旋身，竟向夏九洲左肋上橫鞭過來，夏九洲不往外撒身換步，鞭頭已到，反往裏一轉身，掌中這口刀帶着風聲，竟向晏大俠的項上劈來，夏九洲這種護招的情形，頗有安心拚命之意，碧天一鶴晏翼，口中却喊了趕：「好猴兒崽子，想跟晏大俠併骨。」他脚下倒踩七星步，斜往左一轉，讓開刀鋒，又往右側斜着一搶步，猛然一個翻身，脚下這三次移動，竟是三個方向，掌中鞭已然從自己的身左側猛翻起來，向右砸下來「烏龍攪水」式，鞭身已到了夏九洲的頂樑上，夏九洲只微閃上半身，脚下是原舊的步眼不動，把鞭頭讓過，鋸齒刀往起一翻，從軟鞭的當腰用刀向上一穿，往外一展，刀刃子滑着軟鞭向鞭頭削出去，噹的一聲，帶起二尺多長的火星來，晏大俠覺得自己這條軟鞭還吃得住，他這一刀，竟在這兵刃一合之時，腕子上猛一坐力，身形斜轉，把軟鞭帶回來，向夏九洲攔腰便纏，這種式子換得也出乎夏九洲意料之外，可是兩下裏雖然連遞了數招，不過一剎之間，碧天一鶴晏翼這一縱撤出來，錢爪神獮夏九洲，他沒往起縱身，身形反往下一矮，他的鋸齒刀尖向上一穿，正接着晏大俠的軟鞭，「嘩嘩」軟鞭把刀頭下纏住，晏大俠往外一坐力時，眼中忽看到一條黑影，往樹林的左側一落時，身形跟着又扶起來，竟自落到樹頂子上，晏大俠隱約的看出正有那江南燕駱松齡，他這麼一聲不响，飛撲向林中，就知道匪黨們已知道樹林裏兩人的力量單薄，要趁着把自己弟兄二人絆住，他們及時下手，晏大俠在情急之下，那夏九洲更把鋸齒刀上的力量

實足，兩下裏各自往外一奪兵刃，碧天一鶴晏翼猛往外一送鞭，腕子上暗暗一用力，夏九洲還次他可算上了晏大俠的當，力用得過猛了，身軀隨着他鋸齒刀往前一撞，左手一按地，鋸齒刀的刀頭，也扎進泥草間，晏大俠已經騰身而起，也飛縱上樹頂子，望着那江南燕駱松齡的影子，緊撲過去，那鐵爪神獼夏九洲，總算是當場輸招，栽在晏大俠手內，可是他竟望着樹頂子上狂笑着，招呼道：「晏老大，最後的勝敗，那才算今夜의 結局，我看老兒你有什麼臉面再落到劍峯谷。」夏九洲跟着竟從北面繞進樹林。這時碧天一鶴晏翼已然運躍過兩排樹頂子，那江南燕駱松齡在前面似已覺查，他竟自猛然一翻身，反撲過來，向碧天一鶴晏翼，招呼了聲：「晏老大，你要找我創好的那個坑，却沒在這裏，有胆量隨你駱老爺這裏來，我送你入土。」他腳下一踏樹下的橫枝，竟撲奔了這樹林子西邊一排矮樹上，稍一墊步，已經落到樹林子外，碧天一鶴晏翼抽冷子，連吹了兩聲胡哨，呼應裏面，金刀陸建侯和馬師呂燕雄因為望到天空的星斗，認為子時已到，到了動手的時候，跟着裏面却回了一聲胡哨，可是耳中已聽到裏面一片喝罵和兵刃相撞的聲音，碧天一鶴雖是擔心着裏面的情形，可是自己這裏這種厲害的敵人步步逼緊，無法撤身，只有飛追出樹林，那江南燕駱松齡已經蓄勢以待，晏大俠此時也真對眼前的事認為到了最後關頭之時，再不肯說那些無味的閑話，猛的向江南燕身旁一縱，一抖鞭向駱松齡斜肩帶臂碰了過去，那駱松齡往左一擦身，業已閃開，掌中那對金環一分，揉身而進，從晏大俠左側撲過來，左手金環向前一點，右手金環却在右臂猛一撤時從下向上斜翻出，向晏大俠的左肩頭劈過去，兩下裏搭上，碧天一鶴把鞭上的功夫施展出來，這條鞭鞭上下翻飛，只向江南燕駱松齡致命處下手，這江南燕也是提着十二分的力量，和晏大俠纏戰，這時忽然聽到樹林裏胡哨連響了三聲，分明是陸建侯和呂燕雄情勢危急，極待救援，可是自己的身形撤不出去，忽然天馬行空鼻鴻遠遠招呼：「兄長咱們要中了猴兒崽子們誘敵之計，樹林中恐有閃失了。」在天馬行空發喊聲中，已到近前，晏翼一面動手，却猛喝喊了聲：「晏老二何爲你把素雲形放去？」晏鴻却答道：「猴

兒崽子們居心險惡，勝負未分之下，忽然逃走。」這時晏翼掌中鞭鞭一連就是連環四式，身軀忽然猛縱出去，口中却在喊着，晏老二別叫姓駱的走脫，話聲中身形已然向樹林中闖去，天馬行空晏鴻遂趕忙縱身過來，抖擻鞭和江南燕拚鬥在一處，那碧天一鶴晏翼竄入樹林中，真是心慌意亂，就在他身形才進來離着樹林當中還有三四丈遠，耳中突然聽得一聲怪異之聲，晏翼暗說不好，緊自往裏分撲過來，離着林中空地越近聽得更真了，一片劈拍砸地之聲，夾着呼呼的風聲，鼻中還嗅得一股子腥氣，碧天一鶴晏翼再一縱身，貼近了林中，那片曠地的樹木後，趕到一看時，不覺驚心動魄，只見裏邊這片草地上偏着東南這邊，正有一條兩丈多長的怪蟒，和那鬼影子索雲形正在死拚着，腥血滿地，那索雲形已經發着喘現出力盡筋疲之色，這條毒蟒似已被他所傷，可是凶猛十分，那種威力絲毫不減，所有那怪蟒經過之處，地上的青草連根拔起，那索雲形身手那麼快，可是這條怪蟒竟能把他絆住，使他無法脫身，縱躍如飛，想要避開怪蟒穿入樹林中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可是索雲形每一縱身而起，那怪蟒口中發着嘶嘶的叫聲，非常刺耳，牠那身形也越發的快，那麼長的身軀，一伸一縮能够飛縱出三四丈去，並且最厲害的是他前半身貼地，後半身能够甩起，連着索雲形兩次往外竄，全被那怪蟒後半截尾端截回，他一條蛇骨鞭不斷的揮動着，晏大俠在一看到了怪蟒和索雲形這一剎那，索雲形的蛇骨鞭兩次打在蟒身上，竟自未能收拾那怪蟒，反倒激怒起來，越發向索雲形攻擊得緊了，那怪蟒的叫聲尤其是能够叫人把勇氣減去一半，說不出的叫人心驚胆戰，碧天一鶴晏翼正在伏身看着，忽然覺得身後有一陣草葉子暴响之聲，晏大俠深知這種地方怪蟒只要一出現，還有許多形體較小的，聽到他這叫聲和他身上的腥風散佈開，附近潛伏的這些東西，好似應接一般，成羣趕到，晏大俠一蹁身往上拔起，抓住一根樹杈子，把身形懸住，再低頭一看時，果不出自己所料，又是一條丈許長的白蟒，穿着地上的亂草，嗖的一聲已經竄入樹林當中，晏大俠心說，好險，自己趕緊翻往上面把身形遮蔽住，向裏張望着這條怪蟒，又添了這麼個助他的伙伴，立刻越發的拚命向鬼影子索雲形撲纏猛噬，這一來，

索雲形受到前後夾攻，越發脫身不得，晏大俠這時仔細查看，陸建侯和呂燕雄怎會一個不見，難道全落在索雲形的手內或是爲這怪蟒所嚇，自己悄悄的從樹上往這東南角一排樹頂子上輕登巧縱，身形隱隱，俯看下面這兩條蟒不時把草根子下泥土子打捲起，甩向半天，再往下落，這種聲音連續不斷，晏大俠脚下總然有些聲息，也不致被下面覺查了，圍到東南角這裏，自己心頭騰騰跳個不住，就在東山壁下一片綠草的當中，堆起許多浮土，分明是這裏才經人創出什麼了，這定是那支仙參已被採取下來，可不知準落在何人手內，索雲形爲這怪蟒所困，難道這件東西就在他身上，急切間毫無辦法，忽然發現在停身處的第二棵樹下，蟠臥着二人，碧天一鶴晏鷲驚得一身冷汗，認定了不是陸建侯便是呂燕雄，一飄身落倒樹根下，趕到一湊近了才發覺這人並沒死，不過傷痕已重，不能動轉，更昏迷過去，這正是那草上龍甘亮，晏大俠伸手向他身上摸了摸，決不像他帶着那支仙參，因爲呂燕雄說過，這種仙參在未採下來前，不得用手去摸，採下來後，也得經過七天才能用手沾它，不致於把仙參糟踏了。一個處理不當。就把這千百年不易見的東西白廢了。可是他兩人難道已把仙參採得先行逃出去。不過早已約定。他必須用口哨打招呼。那金刀陸建侯更是極有經驗的人，他焉能作那種莽撞事晏大俠遲疑思索之間，突然聽得那邊怪蟒的叫聲，越發慘厲，地上如同起了烟塵一樣，那兩條怪蟒竟自把索雲形圍住，無法脫身，突然這時從林外如飛的撲進一人，正是那鐵爪神獼夏九洲，他這一掙到裏邊，看到索雲形被困的情形，他把那口刀施展開，也和那怪蟒拚鬥上，他這一給鬼影子索雲形優勢，索雲形連打了兩聲胡哨，身形已退回樹林子西北角，那條白蟒從背後撲過去，那夏九洲一翻身，一支鋼鏢打出來，正打入那白蟒的眼中，正在致命處，不過這種東西，氣命長，不會立時就死，越發的像瘋狂了一樣，向夏九洲撲去，那條黑色的怪蟒也正追了索雲形去，就見索雲形猛然往起一縱身，竄起兩丈多高來，往一棵斜橫的樹子上一落，不知什麼時候，竟被他撈着一塊巨石，那條怪蟒身軀往前一縮，猛然前半身向上蹿起，那情形只要挨上了，索雲形他就別想逃開，可是索雲形這一塊巨石，却等到那

怪蟒的頭已到了樹杈子相齊，索雲形這塊巨石，猛然向怪蟒頭上砸了下來，這一下子砸個正着，那怪蟒嘶嘶的連叫了數聲，身軀却在那草地上左右一陣翻騰，這東西是真厲害，頭骨已碎，他下半身依然甩起來，尾端正捲到索雲形身旁的樹杈子，唳啞一聲，高口粗的樹杈子折斷下來，索雲形雖然拚命的一窟，可是也力盡筋疲之下，倒在地上，那條大蟒身軀尚在蠕動着，可是不能掙扎了，那頭白蟒尚在和夏九洲惡鬥着，被夏九洲攔腰一刀砍中，竟把他斬成兩段，就這樣這條白蟒身軀斷開，一段頭一段尾，仍然掙扎一陣，被夏九洲又連賞了他兩刀，斬為數段，這兩條毒蟒，到此才算除掉，可是那索雲形好像死人一樣，直挺挺躺在那兒，不能動了，夏九洲連着擡臂打胡哨，吳大俠索性暫時隱住身軀，看他作何舉動，正要暗中聽聽他們是否已把個參得去，或者是還未得手，跟着外面已經撲進來的，是那江南燕駱松齡，還有一名滿頰濃情的綠林漢子，此人始終沒有見過面，這兩人一進了樹林中，晏太俠心想，今夜的事，可真怪了，晏老二難道已毀在他們手中麼？有他對付着江南燕，怎會叫他脫身進來，這兩人一闖進樹林，已經驚得目瞪口呆，直撲到夏九洲面前，江南燕招呼道：「夏老師，怎麼索五爺竟過了危險了？」夏九洲道：「今夜的事，我們算是完全毀了，索五爺的生死尚不能保，這兩條怪蟒幸被殲除，只是他現在是中了蟒毒，還有那位廿老師也被一個敵黨所傷，那件東西倘若能够微倖的帶走了，我們還稍解心頭之恨，現在沒有功夫細講了，那逆東二老大約這就可以翻回來，我們先把這兩個受傷的弄出劍峯谷，有什麼事再說。」碧天一鶴晏翼聽到這種情形，事情已是全盤失敗，這仙參也被他們得去，索雲形已中蟒毒，雖不能活，可是於自己的事毫無益處，若容他們全走開，難道真個就回到盛京認罪作那犯法圖逃的事麼？還不如好歹先捉兩個拿他們投案，先搪一下子，碧天一鶴晏翼一聲喝道：「夏九洲你還想把這猴兒崽子弄出劍峯谷就算完麼？他是正點兒，趁早跟老子們到案打官司。」晏翼已經飛縱出來，這次夏九洲和江南燕以及那滿頰濃情的盜徒，各自一擺兵刃，齊撲過來，靠東面的樹頂子上，更有一人高喝道：「猴兒崽子們手段狡猾，我看你們還有什麼手段再逃出劍峯

谷。」這時正是天馬行空晏鴻已經飛縱下來，落在了樹林的當中，原來這晏二俠對敵這江南燕時，他這對日月雙環實在是招術驚人，手法非常的高妙，晏二俠一時間不能取勝，他忽然虛點雙環，撒身逃走，撲向劍峯谷的東面懸崖峭壁間，往上面飛縱去，趕到晏二俠追近了，上面竟有三四件暗器同時打下來，在那峭壁上的藤蘿蔓草中，全潛伏着盜黨，這一阻攔間，那江南燕已經從容翻上劍峯谷，晏二俠雖是被暗器襲擊，但是馬肯就這麼任他逃出手去，二次從斜刺裏飛撲上去，連避開兩隻袖箭，竟是闖了上來，可是江南燕已逃得無影無踪，晏二俠忽然醒悟，這是誘自己離開劍峯谷，就在這時身旁不遠，忽然冷笑一聲，有人說道：「可惜這雙俠竟自處處走了空招，季萬方死無葬身之地了。」晏二俠忙一回身，喝問：「什麼人！」驀然見三四丈外拔起這條黑影，竟向劍鋒谷底懸崖峭壁間倏起倏落，那身形的快法，晏二俠驚異十分，遂追着他的後影，從東北角仍然翻下谷底，這人的蹤跡又失，只看着一點影子，他是從東北角這裏撲奔了谷底當中，晏二俠遂緊追過來，才越過一段枯草地，忽然聽得那道旁的草堆中有微微呻吟之聲，晏二俠撥着草搜尋查看，竟自發現了金刀陸建侯和馬師呂燕雄全在被綁，那呂燕雄身上更帶着兩處傷痕，陸建侯也是昏昏迷迷，晏二俠趕忙把他們解纜解開，可是陸建侯依然昏沉不醒，馬師呂燕雄看到晏二俠到來，啞了一聲道：「晏老師，我們的事完全一敗塗地了。」晏鴻此時真是心似刀割，遂匆匆回道：「你們何致全受這麼重傷？竟自不報警叫援，全落在人家手內。」呂燕雄道：「現在還講什麼，索雲影這次他竟帶來不少黨羽，四下潛伏，我們竟事前沒在覺，以致動手後才落個孤衆不敵，我們被他四下盜黨包圍，由那李玉昆領率那其餘動手的人，也全是綠林中的扎手人物，動手時不容我緩手呼援，我已被獲遭擒，可是陸老師拚死的和盜黨們動手，還想脫身退出林中，誰想到仙參在此時出現，有一條極大的怪蟒，也正在這時到來，陸老師一邊跟這怪蟒格鬥，一方面還受盜黨的襲擊，終於被怪蟒毒氣所傷，我們全倒在林中，被他們伏守的黨羽們把我們拊到這裏，捆綁之後，他們仍然飛撲入林中，那支仙杖或許落在他們手中也未可知。」晏二俠聽

到呂燕雄的話，咬牙切齒道：「呂師傅現在你們二位生死安危，晏老二實在顧不了，好歹我也得找到索雲形和他弄個同歸於盡，朋友咱們來世再會了。」天馬行空晏鴻憤怒填胸，已然連連飛縱起，翻回樹林中，正是晏大俠已經預備和那林中的盜黨一決最後生死，晏二俠也飛墜在草地上，那夏九洲和江南燕，濃髯盜黨也全撲過來，雙方才一交手時，突然在面向樹頂上有人高聲喝喊：「你們兩家趁早給我住手，就讓你們弄個同歸於盡，又有什麼用處？夏九洲你還癡心妄想，那枝嶺世奇珍的參王，已落到你們手中，不要妄想了，我叫你落個勞而無功，索雲形再過一個時辰休想活下去，不想活着也先等一等。」衆人往回一縮步，從那樹頂子上捷如飛鳥的下來一人，衆人全是驚異十分，只見這人年紀總有七八十歲，很長的鬚鬚，穿着綢子長衫，白布高腰襪子，粉底便履，背上背着一個小箱子，手中也沒有兵刃，只是這種身手不凡，在這種地方這種時候出現，雙方倒全要看看此人是何來路，這人往近前撲過幾步來，向遼東二老道：「老弟兄難得不認識我這賣野藥的先生了麼？」翠天二鶴晏翬看到他面貌，聽到他說話，驚問道：「尊駕莫非活藥王盧九先生麼？」這老者哈哈一笑道：「正是老朽。」這時夏九洲等也全驚疑却步，此人在關東三省實是不能招惹的人物，他久走邊荒一帶，他一身本領，在關東一帶就沒遇見過敵手，此人今夜出頭，他又向遼東二老打招呼，若果然與他們爲敵，恐怕一個休想逃出手去了，夏九洲道：「這位老前輩我們今夜的事，與老前輩毫不相干，何必多管我們閑事。」活藥王盧九先生冷笑道：「夏九洲你先住口，我盧九管了三十年的閑事了，不能因爲你就把我的行爲改變了，夏九洲你也是關東道上綠林中鐵錚錚的漢子，你已往的行爲尙還能顧全着江湖道義，唯獨這次和索雲形辦的這件事，實爲智者所不爲，你跟他弄個一敗塗地，自己就這麼把不容易闖出來的「萬兒」扔了，未免可惜，現在你應該明白索雲形害人不淺，反害自身，眼見得他就要死在蟒毒之下，夏九洲你還掙扎什麼？」夏九洲道：「索老五雖則自己送了命，仇總算報了，姓夏的爲朋友捨命，雖死猶榮，我有什麼可惜。」活藥王盧九先生道：「夏九洲你還在夢中，你認爲那枝仙參已落在

你們同黨手內，被那李玉崑帶走，那知道我這賣野藥的已把他留下了，李玉崑他敢和我老頭子爲難，我已懲治了他，我盧九願爲你兩家解冤釋怨，夏九洲，我認爲你還是江湖中的好朋友，你把那惡念收起，趁早把索雲彤搭過來，我給他把毒治好，保全他的性命，倘若因循自誤後悔無及了，不過夏九洲你可答應老夫，索雲彤和季萬方從此新仇舊怨，一筆勾消，季萬方案情完後，立刻去整理他的舊業，將來不得再尋仇報復，夏九洲你可肯擔承麼？」夏九洲尚沒答話，那半鬚鬚子的匪徒却冷笑一聲道：「盧九你不要用這種生意經來騙我們，我就不信那仙參會到了你手中，我要親眼得見才算哩。」

「盧九先生哈哈一笑道：『我還忘了領教你的「萬」兒，我老頭子對於成名的人物認識得太少，看着朋友你有些眼生。』這匪徒帶着怨氣說道：『你那會認識我這無名小卒，我姓尚名玉龍。』鐵爪神獮夏九洲道：「飛鏢尚玉龍也是我們『風子幫』中的同道，久走遼河一帶，倒還是綠林中的一條好漢。」

「盧九先生道：『久仰久仰，既然是尚老兄要個證據，這還不容易麼。』說着話把胸前的十字扣解開，把藥箱解了下來，包裹打開，掀開藥箱的蓋兒，上面有夾板，揭開了，從裏面取出一個紅綢子的扁包，把調子解開，用手把這包兒端起，裏面是一個八寸大的藥盤，上面墊着黃綾子托着一枝仙參，肢體如完整人形，色作乳白，在黑月之下透着一股子瑩潤，活藥王盧九先生才說了聲：「尚老兄你看不假麼？」那飛鏢尚玉龍他猛然一抖手，一隻飛鏢向活藥王盧九先生托的那金盤上打去，這一鏢出其不意，眼看着鏢已打出，盧九先生一聲怒叱，左手往下一沈，右掌輕翻，竟自把飛鏢用三個手指箝住，碧天一鶴呈翼，天馬行空晏鴻一聲怒叱，全是一樣身一齊撲過去，那飛鏢尚玉龍他本是安心要把仙參打落地上，只要一沾到地上的鱗血，就算沒用了，那知盧九先生的手法驚人，鏢波箝去，遼東二老已同時撲到，尚玉龍已竟把刀握在手中，向頭裏撲到的晏二俠劈去，晏二俠一幌身左掌往上一撥，右掌「毒蛇尋穴」一手向飛鏢尚玉龍的下腹上劈去，可是碧天一鶴也同時撲到他背後，單掌同他脊骨上猛劈下來，尚玉龍兩面受敵之下，往左一擡身，鷗的向左竄出六七尺來，可是耳中聽得活藥王盧九

先生喊聲：「你還想索麼！」嘩啦啦一聲响，一隻虎撲已打中了葉蓋穴上，尚王龍哎喲一聲，仰身栽倒了地上口吐鮮血，這時夏九洲和江南燕，一個亮齒齒刀，一個亮日月雙環，就要動手時，活藥王盧九先生罵聲叱道：「夏九洲和這位駱朋友，要想拚命那還容咱們先講完理動手不遲。」夏九洲道：「現在何必再講，強存弱死而已。」這時活藥王含笑說道：「夏九洲我盧九是安着息事甯人之心，並沒有絲毫惡意，這惡魔他竟敢對老夫下這種毒手，我盧九焉能再放他逃出手去！現在你們若想捨命一拚，諒你們也不會再逃出劍鋒谷吧！還是納老夫的忠言，救索雲彤不死，教他指悔前非，兩全齊美，若是執迷不悟，不過是耗作了谷底遊魂，何適何從，但憑便。」夏九洲把露齒刀往地上一扔道：「完了，我夏九洲到這時若是再執意動手，反顯着我姓夏的不識相了，不過不教我夏九洲落個賣友求榮就是了。」碧天一鶴走向夏九洲面前道：「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怎麼算是賣友求榮？」那江南燕駱齡章向盧九先生及遼東二老一拱手道：「我駱松齡栽在朋友們手內，這裏沒有我姓駱的牽連，咱們改日再會了。」夏九洲還在招呼他時，他竟自掉頭不顧縱出了樹林如飛逃去，碧天一鶴嘆道：「小輩還是不服，咱們再遇上再說吧。」盧九先生却把藥箱打開，取出一瓶藥來，倒出几粒藥丸來遞給了夏九洲教他趕緊給索雲彤納入口中，更取出一只水葫蘆來，教他把索雲彤口中藥給水滾下去，跟着又教夏九洲把草上飛甘亮也架了過來，告訴夏九洲，甘亮並非中了蟻毒，不過掌傷略重，尚易治療，這里有六粒藥給他服下三粒去，還有三粒可給那東南角山墮下輪的那個李玉崑服下去，他也可保住性命，至於尚王龍這個惡魔傷中要害，不必白糟踏我的藥了，他絕不會再活下去，自作自受。這是他自己找死，怨不得我盧九無情了。」說着，向遼東二老道：「你們隨我來，快去找那陸建侯要緊。」這位邊荒異人拾起那隻虎撐向外便走，夏九洲却向遼東二老招呼道：「晏老英雄我夏九洲有一點小事奉告，信不信由你們，我盼望你們趕回盛京為妙，那裏已有人去了，季禍方倘若仍落在他們手中，豈不顯得我姓夏的不够朋友。」天馬行客晏鴻喚了聲道：「這事倒許有。」活藥王盧九先生道：「江南燕

賭松齡走得頗有可疑，不要再生甚麼惡念？好，夏九洲咱們再會了，這位老俠一聲身穿林鹿縱，遶東二老也跟蹤趕了出來，全撲到那片草地前，幸而這裏易於掩蔽形跡，二人安然的隱匿在草中，盧九先生如法給二人服下藥去，天馬行空晏鴻道：「老俠，我原想先行一步趕奔盛京去以防萬一，」盧九先生道：「晏二俠這倒不用你忙了，倘生意意外，你幫夫也遲了。」這時樹林那邊一陣葫葫聲，知道是夏九洲呼應靈羽，他們好把受傷的弄走，碧天一鶴晏寬見陸建侯漸漸醒轉，盧九先生更給他服了幾粒丹珠，這時見那偏僻谷底的西邊，有一行人影接蹤奔逃，出劍鋒谷，這裏也在天色朦朧發曉中，由遼東二老把陸建侯和呂燕雄背到了谷頂上面，才上得谷頂，盧九先生嘆的一聲驚呼道：「這是那裏焚起狼煙？」呂燕雄驚呼道：「晏老師傅，這可糟了，這定是季蓮貞，鍾雲他二人又遇敵人了，雖有武南生陸明保護，終恐匪黨們勢衆，若是落在他們手中，那可就毀了。」碧天一鶴晏寬道：「老前輩可否暫留，我去察看一下。」這時晏二俠把石洞存的包裹等已取來，盧九先生道：「晏老師我盧九圍雲野鶴慣了的，再不顧作那種無味的應酬，我此來原也爲是探這劍鋒谷仙參，是否真個出現，在中途得知了鬼影子與季場主的事情，這才趕到這裏，恰巧全遇到我手內，秦雲形近年來也過癲狂妄，我這才藉着這個機會懲治他一番，他受此重創諒無能爲力了，這仙參請你們帶去吧，我只是認爲這種天帝奇珍，終要獻納與富貴人，實不合理，現在關係着李萬方的生死，我只好不再多事了，改日我們再會吧。」這位老俠客遂把仙參交與了呂燕雄，包裹背在身上，老俠客拱手告別，縱起身形，竟從那亂峯起伏間如飛而去，功成身退，二老等十分微服，晏大俠囑咐晏鴻照料着陸建侯，呂燕雄，立刻起身，自己要趕到亂草坡南去察看季蓮貞鍾雲的吉凶禍福，不能等待了，晏鴻道：「大哥你請吧。」晏寬遂前去接應，這裏大家也收拾好了，扶着陸建侯趕到荒草坡南，還離着一箭地遠，只見季蓮貞，鍾雲，武南生，路明全從山道向這邊走來，晏大俠在後面跟臨，陸建侯這才放了心，聚在一處，這才知道從後半夜劍鋒谷逃出幾名匪徒，他們無意中撞到這裏，內中竟有認識季蓮貞的，想把季蓮貞攔走，武南生

等一面報警，一面拒賊，竟把這幾名匪類殺得狼狽逃去，晏大俠趕到時，已竟了事了，這時大家由痛苦中帶着欣幸之意，出了山口，店房取了馬匹，一同趕回盛京，鏢局子中果然有匪黨行刺季萬方，被老鏢頭孟選齡擒獲了二名，已交官處治，事情不敢就擱，當日就令季蓮貞隨着季萬方到將軍府獻仙參，將軍問起採參經過，季蓮貞從實述說一遍，將軍十分讚嘆，傳見遼東二老以及孟選齡，陸建侯，武南生，陸明，呂燕雄，鍾雲，將軍除獎勳外，各贈以一義俠可風匾額，更由將軍主持季蓮貞鍾雲結爲連理，季萬方含冤被誣，除將牧場發還，更賞銀千兩，作爲與鍾雲婚嫁之資，季萬方死裏逃生，重返牧場，在慶賀筵中爲女兒和鍾雲完成佳禮，這一對患難小夫婦，從此結伴行俠，時出現於白山黑水之間，傳爲佳話。

（邊城俠侶完）

上海新開路 5 號

良 品 精 製



廣興中

五